LOGOS & POLIS

思想與社會 Logos & Polis | 奥古斯丁作品集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上

[古罗马] 奥古斯丁 著　吴飞 译

SJPC 上海三联书店

封面图片
勃鲁盖尔，《反叛天使的堕落》，1562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思想與社會
Logos & Polis
奥古斯丁作品集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上

[古罗马] 奥古斯丁 著　　吴飞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总　序

λόγος和πόλις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

成尾随者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目录

上帝之城卷二

上帝之城卷三

上帝之城卷四

上帝之城卷五

上帝之城卷六

上帝之城卷七

上帝之城卷八

译者说明

对于《上帝之城》这部如此重要而又规模浩大的书，理应有一篇比较详细的研究性导言，来说明它在思想史中的位置，其中的基本结构和思想，以及它对汉语思想的意义。不过，译者在交出这部书的第一部分译稿的时候，剩下的十四卷还只有一个极粗略的初稿。这不仅意味着读者们不能马上见到该书的全璧，而且译者还没有能力就全书整体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导言。如果勉强写出，势必误人子弟，贻害非小。因此，译者恳请读者见谅，并保证在全书译竣之时，给出一篇合格的导读。

在此，仅就几点相关的问题试作简要说明，希望对于读者理解此书略有助益。

《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与《忏悔录》和《论三位一体》一起，并称奥古斯丁的"神学三部曲"，由此可见它的重要地位。不过，《上帝之城》既没有《忏悔录》运笔之精微，也没有《论三位一体》思考之深邃。因此，虽然对它的赞誉颇多，但真正悉心研究它、诚心喜欢它的人，在三部书中应当是最少的。比起另外两部书，奥古斯丁写于晚年的《上帝之城》的特点是无所不包。这不仅在于它篇幅极大(虽然还没有《〈诗篇〉解》长)，而且在于奥古斯丁思想的主要方面，几乎都可以在这部书里找到痕迹。当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远远不如在讨论该问题的专书中讲得透彻明白。而恰恰是这一点，使《上帝之城》难免芜杂拖沓之诟病。因此，若是要简单了解奥古斯丁思想的全貌，应当没有比《上帝之城》更合适的了；但若细究他对某个问题的深度讨论，还非要研究其他著作不可。

讲到这里，我们需要澄清对《上帝之城》的一个常识性的误解，即

把它当作奥古斯丁政治神学或政治哲学的专门著作。虽然它的题目看上去很有政治意味，而且书中也有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段落，但严格说来，奥古斯丁在这部书里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所谓"上帝之城"，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是由上帝为王的，由天使和圣徒组成的天上之城。他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把这个团体称为"城"，因为这并不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建构和等级秩序的城邦，而只是基督徒得救之后的理想状态。反映在尘世中，现实的基督徒团体就是尚未到达终点的上帝之城。奥古斯丁称它们为"羁旅中的上帝之城"（或"朝圣途中的上帝之城"）。这个基督徒团体既然组成了教会，就应当有教会中的政治问题。不过，奥古斯丁对这个意义上的政治问题丝毫没有涉及。

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最关心的问题，与他在《忏悔录》、《论三位一体》等著作中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他所思考的，是人的真正美好生活在哪里，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美好，等等。

柏拉图的《理想国》关心的也是美好生活，但这并不妨碍《理想国》成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确实，严格说来，政治就是为了解决美好生活的问题，才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但奥古斯丁对美好生活的思考，为什么没有产生一部真正的政治哲学著作呢？

而这个问题，恰恰说明奥古斯丁与柏拉图是不同的。在卷四第三章的一个注里，我们谈到，柏拉图发现"正义"的德性必须通过城邦的德性来理解，而奥古斯丁却认为，必须先理解了人自身，才能理解国家。在柏拉图那里，政治问题就是美好生活问题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而在奥古斯丁这里，个体的美好生活是更根本的，国家反而不那么重要。因此，要讨论人的美好生活，完全可以抛开政治问题不谈（像在《忏悔录》中那样），而即使谈到政治问题，也要把它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来处理（像在《上帝之城》中）。

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很少有哪一部像《上帝之城》这样大量讨论和批驳希腊罗马的宗教。正如我们在注中一再指出的，奥古斯丁之所以会对古典宗教有这样一个态度，根本上是因为他已经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接受柏拉图哲学，来看待生活与信仰了。哪怕柏拉图、瓦罗，或

无论哪个古典哲学家讲出了类似一神论的观念，奥古斯丁的态度都不可能从他们自然发展出来。奥古斯丁的出发点，是从耶稣和保罗那里听到的新消息。而这个新消息的核心，就是三位一体的、至善的上帝。从至善的上帝流溢出的美好生活，与柏拉图那里产生自“好”的理念的美好生活，是根本不同的。

因此，奥古斯丁研究上帝之城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思考上帝这个至善的存在。他在《忏悔录》中是通过自身的经历来思考这个至善的存在的；在《论三位一体》中，是通过被造物（特别是人心）与上帝共同的三位一体结构来理解这个至善的存在的；而在《上帝之城》中，他是通过对比上帝之城与罗马这个地上之城的命运，来思考这个至善的存在的。

因此，书中关于地上之城的部分，需要放在与上帝之城对比这个大的目标之下来理解。而在这种对比之下，他往往也不是在讨论罗马的政治本身，而是在罗马的宗教体系之下来看待罗马政治的兴衰存亡。

我们这样讲，当然不是说奥古斯丁没有他自己的政治理论。而且他关于政治的最重要思想，当然就是在《上帝之城》中。我们前面的意思只是说，当我们读《上帝之城》这部书的时候，总体上不能把它当成一部讨论政治哲学的专书。但在他关于美好生活和宗教的思考之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关于政治、历史、社会、战争等问题的丰富论述，使得任何研究基督教政治社会理论的人都无法绕开《上帝之城》。

和别的很多著作不同的是，奥古斯丁在写作《上帝之城》的时候，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各种各样的基督教异端；他所要讨论的，也不是一个具体问题。面对罗马异教徒的指责，奥古斯丁需要全面树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他一方面要全面清理和批判罗马的古典宗教，另一方面要相对地肯定罗马的政治（因为基督教不会取代这个政权，反而要依靠它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再为基督教的价值和合理性作辩护。因此，《上帝之城》的副标题是“驳异教

徒”。这个任务决定了本书无所不包的特点，也决定了奥古斯丁讨论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

我们上面已经谈到，本书的前半部分（卷一到卷十），是奥古斯丁处理古典宗教最集中的地方。早年浸淫于古典文化的奥古斯丁不仅非常熟悉希腊罗马的神话，而且可能还很喜欢这些。他对维吉尔非常崇拜，对瓦罗敬重有加，对柏拉图更是五体投地，甚至对严厉批判基督教的波斐利也没有否定的言辞。但在原则问题上，奥古斯丁还是不得不搁置内心的崇敬，而要全面批判这些博学的思想家；或者，像 John Rist 所说的那样，给这些他喜欢的古典思想家施以洗礼。本来，古典思想对宗教的态度有很多辩证的成分。苏格拉底不信某些神话不是要否定希腊神话的体系，柏拉图删诗也不是要否定所有诗歌。但奥古斯丁却抓住了这些古典思想家看似矛盾的地方，从基督教的角度，把古典宗教思想中的辩证法理解成自相矛盾。这一点成为他攻击古典宗教的有力武器。但我们现代读者，需要特别注意这些地方，从而理解两个文化体系之间的根本不同。

奥古斯丁虽然全面否定古典宗教，但他并未全面否定古典政治。一方面，他认为政治不可能把人带向真正的幸福生活，因为地上之城一定是以不义为基础的。该隐杀弟是所有地上政治的开端，罗慕洛杀弟是罗马的开端（中国人一定会加上，唐太宗杀兄杀弟是贞观之治的开端），所以，没有不义就不可能有地上的政治。由于这样一个罪恶的基础，地上之城里的幸福永远是短暂的、相对的、不稳定的，甚至虚假的；但另一方面，地上之城中的幸福又不是毫无意义的。虽然它有这么多限制，但其中的好是不容否定的，而且这种好也是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的。奥古斯丁以基督教式的辩证法取代了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任何政治都不可能完全正义，这是柏拉图很清楚的。但恰恰是在这不可能完美、不可能绝对正义的城邦中，人才可能追求真正的美好生活。而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但在奥古斯丁看来，城邦的辩证性在于，它虽然不可能像上帝之城那样完美，但毕竟是上帝所赐福的好的事物。

对于罗马我武维扬的辉煌，对于王道教化的繁荣，对于廉洁方正者的高尚，对于运筹帷幄者的智慧，奥古斯丁无不津津乐道。卷五第十八章对罗马的良臣贤士的赞美是由衷而没有保留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之城》的前半部分是从基督教角度写的一部罗马历史书，就是把它放在李维或塔西陀的历史著作中间也并不逊色。其中涵盖了罗马历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而且总是附有极为精辟的评价。奥古斯丁虽然从基督教的角度批判罗马的历史和政治，但对历史的讲述和评价并没有偏见。或许正是因为地上之城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奥古斯丁在评论地上政治时反而更加冷静和明智，能够从政治本身来判断得失功过，远非古今中外各种胶柱鼓瑟的宗教狂热分子所能相比。

在奥古斯丁看来，基督教所讲的是真正完美的幸福生活，而且是天上的、永恒的、真实的、稳定的、最高的。基督教所能提供的生活，是罗马的多神宗教根本无法企及的；而基督教所针对的生活维度，也与罗马这个地上之城毫不冲突。因此，基督教应当取代古典宗教，得到罗马皇帝的推崇和保护。他在卷五末尾谈到了几位基督徒皇帝，而他们与教会的关系，就是奥古斯丁所设想的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的理想模式。要论证这个上帝之城的完美，奥古斯丁不仅要依照圣经来上溯它的历史，而且要从他关于人性的思想出发。因此，奥古斯丁在别处思考很多的人性理论也成为他论证上帝之城的理论工具。关于原罪、内在的人、身体—灵魂—灵性三元结构、第一次死亡和第二次死亡等说法，都出现在了本书的后半部。后面十二卷，可以说是奥古斯丁整体神学思想的一个全面展示，虽然未必是最深刻的展示。

这部书的基本特点，一是奥古斯丁在其中全面展示了自己的整体神学思想，一是他在此集中处理了罗马的宗教、历史和政治问题。这些特点使《上帝之城》仍然成为奥古斯丁非常重要的一部书，虽然读这部书不会像读《忏悔录》和《论三位一体》那么充满乐趣，而且只有在掌握了他的总体框架后才能看出此书的价值。

在这部书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奥古斯丁与古典思想之间的连续

和断裂。但重要的不仅是他与古典的关系，而且是它与后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现代思想中一些核心理念之间的关联。我们知道，基督教思想是到奥古斯丁时才成为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而这样一个体系之中，已经蕴含着现代思想中的很多原则，虽然这些原则还要花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充分展开。

正是在奥古斯丁这里，对人心的理解变成了一种心理学的研究；正是在奥古斯丁这里，自由意志成为人性善恶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在奥古斯丁这里，政治问题失去了整全的视野；正是在奥古斯丁这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以在城邦之外实现。而这几点，无不是现代思想的根本特点。当然，奥古斯丁打造的这根接力棒，需要先传到托马斯·阿奎那手里，经过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改造，最终才传到了现代人的手中。

奥古斯丁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这一点正是中国学界为什么需要《上帝之城》这部书的根本原因。西方思想史上有很多重要著作，但并不是每一本都需要尽快翻译成中文，因此，仅仅因为这部书很有名，我们就应该读它，这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中国思想界译介西著已历百年，为什么自严复以来的译家并没有感到这部书需要急切地翻译过来？每个时代面对的问题不同，每个时代对西方的认识不同，所以对西方的需求就有所不同。正如严复需要翻译《国富论》和《天演论》，商务印务馆需要翻译"汉译学术名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需要翻译韦伯和海德格尔，今天我们也有必要把奥古斯丁等思想家介绍过来，不是因为中国需要基督教，而是因为中国学界对现代性的认识让我们感到，有必要更深地理解现代文明的西方源头。当下中国学界的基督教哲学研究和对汉语神学的思考，无不是围绕这个中国问题展开的。而奥古斯丁恰恰是这个源头上的关键人物。

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已经决定了本书的翻译原则和读者范围。总体而言，我们是为了更大范围的中国学人翻译此书，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基督教徒（我国台湾吴宗文先生的译本就是主要针对基督徒的）。虽然中国的基督徒未始不能从中受益，但我们的遣词用字、所作的解

释与注脚，更多是从相对中立的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的。

严复先生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是译者的基本依据。这意味着，不仅要尽量做到这三点，而且在三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以信为首要，其次是达，而雅却是有时不得不割舍的原则。为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概念，我们力求全篇的翻译一致。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改变一下译法。比如 bonus 和 molus，我们意识到，在奥古斯丁时代并不都是道德上的善恶，因而我们一概以"好"、"坏"，而不是以"善"、"恶"来翻译，虽然某些地方会读起来拗口些。有些地方把 bonus 译成"善好"，力求体现其概念的关联。再比如 res publica 和 imperium，我们分别译为"共和"（或"共和国"）和"帝国"，尽管有时候其含义与今天这两个中文词的意义并不相同，目的是为体现出概念的一贯和背后更深的理念，而不是应合读者头脑中既定的观念。对这些译法，我们在相应的注中多有说明。

本译本尽量参考了原文和各个译本中的注释。对于奥古斯丁所引书，除特别引了中文译法的，一般只注出书名和章节编号，但不注出版信息，因为都是古典著作，其编号是各版本统一的，不必强求读者找特定的版本。圣经尽量用和合本。新教圣经没有的内容用思高本天主教圣经。在妨碍理解奥古斯丁意思的地方，译者按奥古斯丁的理解改动译文。除此之外，译者保留了拉丁文本的每卷提要，并在每卷开头以"译按"的形式作出自己的概括。译文中也有一些"译按"，或为澄清理解的歧义，或为点出思想的意义，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其中参考了对《上帝之城》的诸多研究，特别是 Gerard O'Daly 的 Augustine's City of God(Oxford, 1999)。书中出现的主要历史人物，大多作了注释，但神话人物和圣经人物没有注释。对于"柏拉图"、"苏格拉底"、"恺撒"这些在中国读者当中已成常识的名字，注释较为简略，对于人们并不熟知，且影响到对正文理解的，尽量详注。

另外，本书分上、中、下三本出版，完全是从篇幅上考虑，在内容上并无特别的考虑。

最后说明一下版本情况。《上帝之城》的拉丁文本已有多种，但每

种都有打印错误。本译本的底本，是 Jacques-Paul Migne 编辑的 *Patrologia Latina*（1844—1865，巴黎出版）中的《上帝之城》（以下简称 PL 本），同时参考了意大利人新近编辑的网上奥古斯丁著作版本，见 www. augustinus. it/latino。书中分段没有像很多译本那样再分，而是完全按照拉丁文本的章号，虽然每段都会长一些，但查找起来会方便。当然，鉴于译者的拉丁文水平还不值得完全信赖，我们分别参考了两个英译本。一个是 Marcus Dods 主持翻译的后尼西亚教父本，一个是 R. W. Dyson 翻译的“剑桥政治思想史系列”中的《上帝之城》。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在它们不同的地方，我尽量依照拉丁原文作出判断。在少数地方，我认为两个译本均误而按照自己的理解译出。另外，我还参考了服部英次郎的日译本《神之国》（岩波书店版，感谢舒炜和曾庆豹帮我弄到此版本）。日译本帮助我校正了两个英译本均误的一些地方。另外，一些概念的译法也参照了日译本。日本学界翻译西学的情况，实在值得中国同行学习；因为文字相近，很多概念的理解也可参照。

不得不指出的是，在翻译期间，也大量参照了原有的两个中文本。吴宗文先生的译本《天主之城》（感谢曾庆豹帮我找到这个本子）不失为好译本。但是译者主要是针对教徒的，而且翻译上比较随意，很多地方没有逐句翻译，漏掉的内容不少。王晓朝先生在香港出版的《上帝之城》要比吴文宗的本子全面，很多地方值得我参考。本译本是建立在这两个本子之上的，希望汉语学界对此书的理解能够因为这种积累而不断深化。

当然，对于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书，一定有很多疏漏和错误。谨希望读者指出来，以便将来修正。

译　者

2006 年 8 月于北京承泽园

上帝之城：

驳异教徒

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的回顾

〔《回顾》[1](*Retractationum Libri Duo*)卷二 43.1—2〕

哥特诸部族在他们的王阿拉利克(Alaricus)带领下劫掠了罗马[2],这场巨大的灾难性攻击使罗马饱受摧残。众多伪神的崇拜者,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异教徒的,总想把这种摧残归罪给基督教,从此用更加尖刻和更加野蛮的方式污蔑真正的上帝。因此,我为上帝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3],于是决定写《上帝之城》诸卷,以反对他们的污蔑或谬误。这项工作花了我很多年,因为中间有很多不能耽搁的事打断,而我必须先解决它们。但《上帝之城》这部二十二卷的浩大著作终于完成。其中的前五卷反驳的是,那些认为要追求人事的繁荣,就必须崇拜异教徒习惯崇拜的诸神的人。因为这崇拜被禁止了,他们坚持说,出现了诸般坏事。随后的五卷反对这样一些人,他们承认,在必朽者当中,这些坏事从来都不少,将来也不会少,只是因为地点、时间、人物不同而时大时小。但对于诸神的崇拜和祭祀,他们主张,为的是对死后的生活有用。这十卷反驳了攻击基督教的两种虚妄意见。

为了避免人们说,我们只反驳别人,却不愿讲出我们自己的主张,于是有了此书的另一部分,包括十二卷。当然,在必要的地方,这部书

① [译按]这是奥古斯丁晚年回顾自己一生著述的一本书。由于受 retraction 一词的英文含义的误导,以前很多学者把它的标题译为"订正"。但是,拉丁文中这个词的主要含义并不是"订正",而且奥古斯丁在此书中虽然对以前的著作有所订正(如下文的两处),但这往往不是主要内容。他对自己的大多数著作是满意的。因此,我们还是把它翻译成《回顾》。我们把《回顾》中谈《上帝之城》的两段放在本书开头,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如何看待写作《上帝之城》的缘起、目的,以及全书结构。对这一部分的翻译,参考了服部英次郎的日译本。

② [译按]此事发生在公元 410 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后,焚烧掠夺两三天后扬长而去,震惊了整个罗马帝国。

③ 《诗篇》,69:9;《约翰福音》,2:17。

的前十卷中也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后十二卷中也纠正了我们的反对者。这随后十二卷的前四卷，包括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这两个城的起源；后面四卷是两个城的发展过程；第三个，也就是最后的四卷，是两个城应有的结局。这就是全部二十二卷书，虽然写的是两个城，还是应该用更好的城来命名，因此题为“上帝之城”。在其中的第十卷，我提到，在亚伯拉罕祭祀的时候，有火焰从天上来，把他的祭肉分为两半。这不应该被当作神迹，因为这是他亲眼所见的④。在第十七卷，我提到撒母耳时说：“他并不是亚伦的儿子。”⑤更好的说法是：“他不是祭司的儿子。”在祭司死后，祭司的儿子继承，这是更合法的习俗。在亚伦的子孙中，有撒母耳的父亲；但他不是祭司，而且，说他是亚伦的子孙，也不是说他是亚伦所生的，而是像说他们整个民族都是以色列的儿子那样说的。

此书的开篇是：无上光荣的上帝之城……

---

④ 《上帝之城》，10：8；《创世记》，15：17。

⑤ 《上帝之城》，17：5。

上帝之城卷一

[本卷提要][①]当时，哥特人使罗马城生灵涂炭，于是异教徒把这地上灾难归罪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禁止崇拜诸神。奥古斯丁在此批判他们。他认为，利益和不利总是好人和坏人共有的。随后他驳斥那些老顽固，他们因为基督徒妇女被士兵蹂躏，就说她们失去了贞节[②]。

前言：写作本书的计划和观点

无上光荣的上帝之城[③]，或是在时间的穿梭中，因信得生[④]，在不

① [译按]每卷前面的提要和每章的标题，都是PL本的编者所加。虽然这些提要和标题未必完全准确，但在《上帝之城》的研究史上起到了不小的影响，所以我们都翻译出来。另外，本译本完全依据PL本所分的段号，而没有像后来的各种译本那样重新分段。虽然这可能会导致有些段落太长，但我认为，这样对于查找和引用都比较方便，所以如此处理。

② [译按]虽然奥古斯丁一再强调，前面五卷是他的第一部分，但这一卷更像独立的一卷。这一卷主要是就着哥特人的侵略，为基督教辩护，因此是全书总体的一个引子。奥古斯丁本来的计划，只是写三卷。但是到了第三卷写完要发表的时候，他才更改了自己的计划。

③ [译按]拉丁文中的civitas既是“城市”，也是“公民权”。奥古斯丁谈到上帝之城时，有时指上帝之城整体，有时是指上帝之城中的公民。为求统一，中文随拉丁文不作区分，请读者注意。

④ 《哈巴谷书》，2:4；《罗马书》，1:17；《加拉太书》，3:11；《希伯来书》，10:38。

敬的人们当中旅行(peregrinor)[5];或是稳稳地坐在永恒的宝座上(现在她正满怀耐心地期待着那宝座[6],直到"公义要转向审判"[7],然后靠了那最终的辉煌胜利和完满的和平,终将获得)。我最亲爱的孩子马凯利努斯(Marcellinus)[8],我因你而着手这项工作,并给你许诺,反对那些认为自己的神祇高于这个城的创造者的人们。这是一项浩大而辛苦的工作:但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9]。而我知道需要怎样的力量,才能说服骄傲的人们,谦虚是怎样的一种德性。谦虚把我们提升到整个大地的最高点,超越蜿蜒在尘世的无常,但不是靠人高傲的僭越,而是靠神恩的赐予。这个城邦的王和创建者,我们现在就要谈到的那一位,在他的选民的经上用下面的句子展现了神圣之法: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10]。这其实是说上帝的话,但灵魂高傲的人受膨胀的意气影响,也喜欢听自己得到这样的赞美[11]:"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骄傲的人要征服。"[12]而这地上之城,虽然她追求统治,让各民族做她的奴仆,自己却被统治的欲望所统治着。因为我们这部著作的论述所

---

⑤ [译按]Peregrinor 是奥古斯丁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罗马的法律术语中,它本来用来指外邦人。奥古斯丁是直接从《歌林多后书》5:6 借来的这个词。在奥古斯丁这里,这个词(以及相同词根的名词)一方面指上帝之城的公民在尘世中是陌生人,他们在大地上的生活不过是旅行;另外,也指虔诚者逐渐走向上帝之城的朝圣之旅。读者需要注意,这个词当中有陌生之地的旅途和朝圣两方面的意义。

⑥ 《哈巴谷书》,2:3;《罗马书》,8:25。

⑦ 《诗篇》,94:15。七十子本和圣哲罗姆通俗拉丁本均如此。但 King James 本及中文和合本均为"审判要转向公义"。

⑧ 伏拉维乌斯·马凯利努斯(Flavius Marcellinus),是奥古斯丁的亲密朋友和学生。公元411年,罗马皇帝霍诺利乌斯(Honorius)曾派遣他到迦太基解决大公教会与多纳图主义的争端。但后来,由于他手段过于严厉,遭到了多纳图主义者的报复,死后被教会尊为殉道士,奥古斯丁与他有很多书信往来。在他信中的一再要求下,奥古斯丁开始了《上帝之城》的写作。参考奥古斯丁:《书信》,133,136,138,139,143,151。不可把他与另外一个圣马凯利努斯(296 年的罗马主教)混淆。

⑨ 《诗篇》,62:8。

⑩ 《箴言》,3:34;《雅各书》,4:6;《彼得前书》,5:5。

⑪ [译按]奥古斯丁在本书第一卷的前言引用维吉尔的诗来对比,就像后来的但丁一样,预示了维吉尔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埃涅阿斯纪》开篇于特洛伊的被围攻与毁灭,《上帝之城》也开篇于罗马的被围攻与毁灭。《埃涅阿斯纪》的缘起,是埃涅阿斯抱着神像跑到了罗马,而奥古斯丁告诉我们,这些神像同样不能保护罗马。对罗马帝国的理解,奥古斯丁也大量依据维吉尔的说法。

⑫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853。用杨周翰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需，每当行文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她，而不是保持沉默。

1. 那些反对基督之名的人，在罗马城的涂炭中，野蛮人由于基督而饶恕了他们

敌人们都在这地上之城里，我们就是针对他们捍卫上帝之城。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改掉不敬的错误，成为上帝之城中足够合格的公民；但这里还是有很多人仍然对她充满仇恨的烈火，对于来自她的拯救者那么明显的恩惠全无感恩之心。但如果他们不逃过敌人的刀剑，在救世主的圣所拾回他们现在自我吹嘘的性命，他们今天根本不能摇唇鼓舌攻击她。是因为基督，那些蛮族人才饶了这些罗马人，而他们不是反倒成了基督之名的敌人吗？对于这些，那些殉道者的纪念地和使徒们的圣所都是见证，在罗马城涂炭之时，它们接纳着那些逃来的基督徒和异教徒⑬。敌人的血腥屠杀至此而绝，那些刽子手的怒气至此中止。有些有悲悯之心的敌人把他们在别的地方宽恕了的人送了过来，以免撞上那些不具有同样的悲悯之心的同伴⑭。在这个地方，其他地方适用的战争法必须终止，那些在别处凶残成性、气势汹汹的野蛮人，当他们来到这里时，他们野蛮的天性也要受到制约，掳掠的欲望也要收敛。很多人因此逃过大难，但他们现在却在指责基督教时代，把这座城遭受的坏事归于基督；而对于真正的好处，即他们因为基督的光荣所致得以活命，却不归于我们的基督，而归于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能正确地认知，他们更应该把敌人带来的苦楚和艰辛归于上帝的神意，上帝经常用战争修改和矫正人类的腐败风俗，通过这样的折磨来考验必朽生活中正义与值得赞美的人，要么把经受了考验的人送上更好的地方，要么让人们在这地上付出更多的服务。无论是在随便一个地方，还是在特别献给基督的地方——往往是很大的地方，选这些地方是为了足以装下尽量多的人，以显示更慷慨的悲悯——因为基督的名，残暴的野蛮人违背了战争的习惯，赦免了他们，他们应该把

⑬ 奥罗修斯(Orosius)，《历史》，7：39。

⑭ 据哲罗姆《书信》154 记载，玛西拉和她的女儿普林西皮亚就有这样的经历。野蛮人把她们带到了圣保罗教堂。索若门努斯(Sozomenus)《教会史》9：10 中也记载了其他被放过的女人。

这归于基督的时代，因此应该向上帝感恩，真诚地奔向他的名字，逃出永恒的惩罚之火，而不像很多人那样，虚伪地使用了这个名字，只能逃脱眼前的惩罚。你看到，那些莽撞而蛮横地侮辱了基督的仆人的人，他们中有很多要不是把自己假装成基督的仆人，就根本不会逃过他们的灾难和毁灭。而现在，他们在自己卑劣的心中不感恩而高傲，糊涂又毫不虔诚，抗拒他的名，必将被罚入永远的黑暗。他们用花言巧语和狡猾的伎俩曾经逃向了他的名，只能享受暂时的光。

2. 还从未记载过这样的战争，胜利者因为被征服者的神而饶恕了被征服者

无论是在罗马建城以前，还是在它兴起成为帝国之后，历史上都记载了很多次战争。让他们去读，找到这样的段落，在异族攻占城池之后，敌人宽恕了那些逃到自己的神祇的庙里的人；或者是在打进一个村镇时，某个蛮族酋长下令，人们若逃到了这个或那个庙里，就不会遭到杀戮[15]。埃涅阿斯不是看到了普利阿摩斯吗："在神坛前，用他自己的血玷污着他自己尊奉的圣火。"[16]狄俄墨德斯和尤利希斯不是吗："杀死守卫，把对特洛伊生死攸关的神像起了下来，并且竟敢用沾满鲜血的手玷污了这位处女神头上的彩带。"但随后说的根本不是真的："从此幸运之流改变了，希腊人衰弱了。"[17]此后，希腊人还是取得了胜利，此后他们用刀与火毁灭了特洛伊，此后他们屠杀了逃上神坛的普利阿摩斯。特洛伊灭亡了，并不是因为失去了密涅瓦。密涅瓦自己先失去了什么，从而灭亡了呢[18]？也许是她的护卫者？这是千真万确的；在护卫者们被屠杀之后，她就可以被拿走了。人不是靠偶像保护，而

⑮ [译按]奥古斯丁没有读到希腊文和拉丁文中的这种例子。但在亚历山大征服了推罗(Tyro)之后，凡是逃到赫拉克勒斯的庙里的，都得到了赦免〔见亚利安(Arrianus)《远征记》(*Anabasis*)，7:24〕。还有关于阿哥西劳的例子，色诺芬、普鲁塔克等都记载，在克罗尼亚(Coronea)战役后，阿哥西劳(Agesilaus)带领的希腊及其盟军饶恕了躲在雅典娜神殿中的忒拜人。色诺芬，《阿哥西劳》，2；色诺芬，《希腊史》，4:3；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阿哥西劳》，19。

⑯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501—502。

⑰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166—170。

⑱ [译按]按照语法，此处既可以理解为"密涅瓦先失去了什么，从而灭亡了"，也可以理解为"密涅瓦先失去了什么，从而导致特洛伊灭亡了"。我们按照前面的理解翻译。

是偶像靠人保护。如果她无力保卫自己的护卫者，她要得到怎样的崇拜，才能够保卫他们的祖国和公民？

3. 那些神不能保卫特洛伊，罗马人却相信他们会带来福泽，把他们当作保护神，这是多么不明智啊

看啊，罗马人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城交给了怎样的神来保护啊。啊，多么可怜的错误！我们在这样谈论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会对我们发怒；但他们却不对写那些神的作者发怒，他们要缴纳学费才能得到关于那些神的知识；这些博学者自己则身居高位，拿公家的薪水，有无比崇高的荣耀。至于维吉尔，三岁顽童就要读他，他们的心灵浸淫在所有诗人中最杰出、最优秀的这一个，轻易不会遗忘他。就像贺拉斯说的那样："那已时间久远的陶器，要让它总保持新鲜的气味。"[19]在这个维吉尔这里，朱诺被说成一个敌视特洛伊的神，挑动风神艾奥鲁斯（Aeolus）与他们作对："有一支我憎恨的族系正航行在提连努姆海的海面上，他们想把被征服的伊利昂的家神带往意大利。"[20]为了不被征服，难道明智的人能够把罗马交给那些被征服了的神祇吗？但这是朱诺说的，她就像一个发怒的女人那样，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埃涅阿斯自己，那个总是以虔诚著称的人，不是也这么说吗："在城堡上阿波罗神殿当祭司的奥西里斯之子潘土斯，逃脱了希腊人的袭击，手捧着圣物和被征服的神的塑像，拖着他的小孙子，疯也似的跑来请求庇护。"[21]这些神已经被毫无疑问地说成是被征服的，与其说是埃涅阿斯被托付给了他们，不如说他们被托付给了埃涅阿斯。诗里不是这样说了吗："而今特洛伊把她的一切圣物和诸神都托付给了你。"[22]既然维吉尔如此描述了那些被征服的神，而且说他们一旦被征服，要依靠人才能逃脱，那么，认为把罗马托付给这样的守卫是睿智的，认为罗马只要不失去他们就不会灭亡，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呀！而今我们真要礼敬这些被征服的神，把他们当作守望者和护卫者，这根本不是礼

---

[19] 贺拉斯，《书信》1：2.69—70。

[20]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71—72，译文有改动。

[21]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319以下，译文有改动。

[22]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293，译文有改动。

敬好神，他们全是坏神！也许我们这样认为反而更智慧些：并不是如果他们不先灭亡了，罗马就不会遭到毁灭，而是如果罗马没有能够尽力保护它们，他们早就灭亡了！因为每个人只要转念一想，谁看不到，认为在曾遭征服的护卫者之下不会被征服，罗马之所以会毁灭，是因为失去了这些护卫的神，这是多么虚妄？或者，导致罗马毁灭的原因只能是，他们选择了那必将毁灭的保卫者？那些诗人，当他们在描述和歌唱那些被征服的神的时候，他们是不爱说谎的，作为明心见性的人，真理逼他们说出真情[23]。在另外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我们会更详尽和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24] 现在，我已经讲到了忘恩负义的人，我会尽快地并尽我所能地说清楚这个问题：那些坏事，本是由于卑下的品行，他们应该承受的，他们却亵渎地归给了基督；他们还是靠了基督得以免于这些灾祸，却根本不肯考虑这些，而是疯狂地极尽亵渎之能事，摇唇鼓舌攻击他的圣名。而他们正是使用了这唇舌，谎话连篇，借着他的名字才活下来。或是在基督的神圣殿堂，他们恐惧地翘舌噤声，得到了他的守卫与保护，在敌人面前才毫发未损，但从里面出来后，他们反而充满了憎恨与敌意来攻击他。

4. 朱诺在特洛伊的圣所，没能从希腊人手里救出一人；但使徒们的教堂，却护卫所有逃到那里的人不落入野蛮人手里

如我所说，就是在诸神的神殿那里，罗马人民的母亲特洛伊[25]也根本不能保卫她的公民免受希腊人的火与刀之苦，虽然希腊人同样礼敬这些神；相反，“在朱诺的圣所的空荡荡的廊下，在朱诺的保护之下，菲尼克斯和那威武的尤利希斯被选出来守卫着战利品。从各处火烧的庙宇抢劫来的特洛伊的珍宝、神的供桌、真金的酒樽、抢来的衣服，都堆放在这里。周围还站着一长列的儿童和面色惨白的妇女”[26]。显然，希腊人选中这位大女神的神殿，不是不准人从中带走俘虏，而是要自

---

[23] [译按]此处可与后面关于诗人的神话神学作对照(卷六)。在此处，奥古斯丁说，是真理逼迫他们讲真话的；而后来，当诗人们讲述诸神的神话故事的时候，就未必是在讲真话了。

[24] 《上帝之城》，3：2。

[25]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6。用王以铸、崔妙因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

[2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761—767。

由地在里面关押俘虏。而今我们不必提那些品阶一般的神的，也不必提那乱哄哄的诸神的圣所，而只要提朱诺，朱庇特自己的姐妹和配偶、众神中的女王的这个圣所，用这和纪念我们的使徒的那些教堂比较。在那圣所，从付之一炬的诸神的神殿里劫掠来的战利品都搬了进去，不分给被征服者，而是在战胜者之间瓜分；而在教堂里，哪怕是在别的地方所找到的被征服者的东西，都被恭恭敬敬地、带着最虔敬的态度送了回去。自由在他们的圣所丧失了，却在我们的教堂保存起来。在他们的圣所，人们被关押；在这个教堂里，俘虏得到解救。在他们的圣所，被征服者成为敌人拥有的奴隶；在我们的教堂，俘虏被悲悯者领进来解救了。然后，轻浮的希腊人选择了朱诺的神殿来放纵他们的贪婪和高傲；而在基督教的教堂里，凶残的蛮族人也表现出悲悯与谦卑。也许，希腊人在取得了胜利之后放过了他们与特洛伊人共同礼敬的神的殿堂，不敢杀死或俘虏那些逃到里面的可怜的战败的特洛伊人，那么，维吉尔按照诗人的习惯，骗了我们。但他描述的就是在劫掠敌人的城邦时的一般风俗。

5. 恺撒[27]谈到的毁灭被征服者的城邦的一般风俗

根据以真实著称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所记，即使恺撒在向元老院讲出他的关于喀提林那阴谋的演说的时候，也不能略去这样的回忆："少女和少男遭到蹂躏，小孩子们从他们的双亲的怀抱中被夺走，家庭的女主人要屈从胜利者的意旨，神殿和家宅遭到劫掠，还有杀人放火的勾当；简言之，到处都是武器和尸首，鲜血和眼泪。"[28]如果他没有提到神殿，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些敌人有饶恕诸神的住所的习惯。但这还不是来自外邦的敌人，而是喀提林和他的党羽，是无比高贵的元老院成员，是罗马的公民，却把罗马的神庙毁掉了。这简直是一帮弃民对祖国的弑父之举。

---

[27] [译按]这一章里的"恺撒"原文均为"加图"。但这些话是恺撒说的。拉丁文本的编者已改为恺撒。盖乌斯·裘力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 100 年—公元前 44 年)，罗马贵族、将军、政治家、历史学家。公元前 48 年击败庞培后成为唯一的元首。共和派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于公元前 44 年刺杀了他。

[28]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51。

6. 即使罗马人在征服城池时，也不会饶恕神殿里的被征服者

但我们何必花这么多笔墨来谈，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在他们的神的住所宽恕被征服者？我们看看罗马人自己，比如，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下面的赞美是专门写他们的："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骄傲的人要征服。"[29]据说他们更愿意忽略伤害，而不是追究已做的坏事[30]。他们为了开疆拓土，攻打、征服、摧毁了那么多的重镇名城，我们想知道，他们曾经习惯于放过什么神殿，使得凡是逃到那里的人都得解救？或者他们这么做了，但记载这些的历史学家却没有说吗？其实，那些历史学家在努力寻求最该赞美的东西，而这能表明虔诚的最光辉的事情，他们反而会忽略不计吗？杰出的罗马人马可·马凯鲁斯[31]夺取了最美丽的城市叙拉古[32]，据说曾经哀痛她的毁灭，在使她流血之前先要抛洒泪水。他甚至要保存贞节，哪怕是敌人的。就在这征服者下令进城之前，他发布命令，不准侮辱自由人的身体。但是根据战争惯例，城市还是被掳掠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读不到，这个如此有操守和仁慈的指挥官曾发布法令，规定逃往这个或那个神殿的人能够得到保全。既然作者连流眼泪和保存贞节那样的小事情都不保持沉默，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忽略的。法比乌斯(Fabius)[33]在攻下塔伦廷的时候，因为禁止掳掠神像得到了赞美。当他的文书问他应该怎样处置所俘获的那众多神像时，他以一个玩笑表达了他的谦逊。他问它们是什么样的，然后得到报告说不仅有很多高大的神像，而且有些是带着武器的。他说，让我们离开这些愤怒的特伦提努斯神吧[34]。对于一个的哭与一个的笑，一个颇有操守的悲悯和一个微笑的节制，罗马的史书作者从来都没有保持沉默。那么，如果有某人禁止在神

---

[29]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853。

[30]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9。

[31] 马可·克劳迪乌斯·马凯鲁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将军。于公元前222年对高卢人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在经过了长期的围困后，于公元前212年攻陷叙拉古。

[32] 李维，《罗马史》，25:24。

[33] 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Quintus Fabius Maximus)，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将军，在迦太基人于公元前217年打败罗马后，曾任元首。普鲁塔克曾为他作传。

[34] 李维，《罗马史》，27:1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法比乌斯部分。

殿中杀人或抓人，从而为他们的神增加荣耀，又怎么可能被忽略呢？

7. 在罗马城的毁灭中所发生的残酷事件，符合战争的惯例；而其中的仁慈，都来自基督之名的力量

在最近罗马遭到的灾难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涂炭、屠杀、掳掠、焚烧、折磨，做这些是符合战争惯例的；但是这里面却有一种新的做法，很是不同寻常：本来很残暴的野蛮人，露出温和的面孔，他们选出最大的教堂，确定在里面装满他们赦免的人，那里没有人被打，没有人被抓，满怀悲悯的敌人带着很多人来到那里，解救他们，使他们不被残忍的敌人拖走成为俘虏。凡是看不到这是因为基督的名，归之于基督的时代的，就是瞎子；凡是看到了而不赞美的，就是忘恩负义；凡是抱怨这种赞美的，就是糊涂。认为这是那么粗野的野蛮人的功劳，当然不是明智的想法。是上帝限制、阻止、奇迹般地控制了那最嗜杀最凶残的心志，正像他早就通过先知说的那样："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35]

8. 利益和不利，很多是好人坏人共有的

8.1 有人会说："为什么那些神圣的悲悯会降临给那些不虔诚和忘恩负义的人呢？"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不正是每天"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36]的那一个所给的吗？这当中会有一些人思考和忏悔，让自己一改不敬的做法，还有一些人，正如使徒所说的，"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们竟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37]。不过，上帝的忍耐力欢迎坏人的忏悔，而上帝的鞭子会教给好人耐心；上帝的悲悯会拥抱他所喜爱的好人，正像上帝的严厉会矫正他所惩罚的坏人。神意愿意在以后的时代为义人准备好处，这是不义者所不能享受的；为不虔诚者准备坏事，是好人所不会承受的。而在此世，上帝愿意让两种人拥有共同的好事和

㉟ 《诗篇》，89：32—33。

㊱ 《马太福音》，5：45。

㊲ 《罗马书》，2：4—6。

坏事：好人不该贪婪地追求坏人们也会同样享有的东西；他们也不该卑下地躲避坏事，因为很多好人也要遭受这些。

8.2 人们如何使用那些吉利的事，或是那些所谓不祥的事，其间有很大区别。在这尘世之中，好人不会因好事而膨胀，也不会被坏事打倒；坏人在幸福中会被腐化，遭受不幸就是惩罚。不过，上帝就是在分配现在的命运时，还是经常表明他在起作用。一方面，如果他现在就给所有的罪施加明显的惩罚，就没有什么留给末日审判了；另一方面，如果神不公开惩罚现在的任何罪过，那神意就无人相信了。在好事上也是这样，如果上帝不赐给那些向他祈祷的人以很明显的慷慨，那我们就会认为那些赏赐不归他管；但如果他不加分别地赐予所有祈祷者，我们岂不是会认为服侍他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奖赏？那么这服侍就不会把我们变得虔诚，反而变得充满欲望和贪婪。虽然如此，好人和坏人在遭受同等的苦难的时候，两者之间不是完全没有区分的，虽然在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之间没有区别。即使在相同的苦难中，遭受的人还会不同；虽然遭受的是同样的折磨，他们却不是德性和罪过一样的人。在同样一团火下，黄金发亮，秕谷却冒烟；在同样的连枷敲打之下，空粒变瘪，谷粒得到清洗；在同样的重物挤压之下，橄榄中的清液不会和橄榄油混淆：因此，同样一种残酷的压力会成就好人，清洗他们，净化他们；却谴责坏人，毁灭他们，清除他们。在同样的折磨之下，坏人会憎恨上帝，亵渎上帝，好人却向上帝祈祷，赞美上帝。这样大的区别不在于受什么苦，而在于谁在受苦。因此，虽然是在同样的骚动搅扰之下，污泥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圣油却散出芬芳的香气。

9. 好人和坏人同样遭受鞭笞，如此矫正的原因何在

9.1 那么，基督徒遭受了这些涂炭中的苦难，这不是可以促使他们带着更多的信仰思考下面的问题吗？首先，人们会谦卑地思考，是什么罪导致上帝愤怒地在整个世界布满这些灾难。他们就会认为，自己虽然远离羞耻和不敬的邪行，但他们并不是真的离谬误那么遥远，以至哪怕做了坏事也不必遭受尘世的惩罚。且不说每个人不论在过多么值得赞美的生活，也都要多少屈服于肉体欲望的诱惑——因而即使没有邪行之野蛮、无耻之恣睢和不敬之可厌，但还是可能极偶然犯

下大罪，或是更经常地犯下小错——先不说这些，我们又怎能找到一个人，他能够按照应该的那样根据人们所犯的可怕的骄傲、奢侈、贪婪，那应该诅咒的邪恶和不敬来评判人？上帝早已发出警告，他将使大地变得荒凉[38]。在他们当中生活的人，怎能按照应该的那样生活？我们总是不能教育和警告，甚至不指责和纠正他们的坏事，这要么是因为我们懒得去做，要么是因为要谨小慎微不敢冒犯人，要么是为了避免敌意，为了我们在此世的事务中不受到阻挠或遭到伤害；而之所以顾忌此世的事务，或是为了实现和追求我们的欲望，或是自身的软弱让我们害怕失去。因此，虽然坏人们的生活是为好人所不喜的，好人也不会和他们一起堕入此生之后的谴责，但由于他们对恶贯满盈的坏人的罪太过宽厚，即使他们自己的罪过微不足道，可以宽恕，他们按理还会在此世遭到鞭挞，虽然他们不会受永恒的处罚。因此，上帝让他们在此世与那些坏人一同受苦是正确的，他们应该感受严酷，因为他们对甘美过于贪恋，不愿严酷对待罪人。

9.2 如果每个人或是为了等待更合适的机会，或是为了不使自己对罪行的处置制造出更多的恶果，或是担心这样做会阻碍别的软弱者去过好的和虔诚的生活，给他们压力，让他们脱离信仰，而不愿指责和纠正那些做坏事的人，这好像不是出于某一时刻的贪欲，而是因为爱心的顾虑。但他们还是应该谴责的，因为虽然他们自己过着与坏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憎恶坏人的行径，却宽恕了坏人的罪，而那本来是他们应该教育和纠正的。他们害怕得罪那些人，怕他们在一些事情上伤害自己。这些事情，善良和无罪的人们本来可以合法地使用，但是他们对此的使用过于贪心了，而不是充满了对上界之国的希望的此世过客所应该的。不仅仅是那些软弱的人，要过婚姻生活，要生儿育女或希望拥有子息，要拥有居室和家庭（对这些人，使徒在教会里讲话时，曾教育和警告他们怎样生活，包括妻子如何对待丈夫，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儿子如何对待父母，父母如何对待儿子，奴仆如何对待主人，主人如何对待奴仆[39]），对于很多尘世的、地上的事物，物至则喜，物去则

---

[38] 《以赛亚书》，24：1 以下。

[39] 《歌罗西书》，3：18—22。

悲，因此当然就不敢得罪那些生活得无比污秽和无比罪恶的人，虽然他们不喜欢这样的生活。除此之外，确实还有人要把握更高生活的阶梯，不被婚姻的绳索束缚，蔬食布衣，但是他们却怕自己的名声和安全会遭受坏人的含沙射影和猛烈攻击，因此也不去谴责他们。这些惧怕还不会带来可怕的、无法无天的威胁，使他们径直去同流合污。虽然他们自己不会犯罪，但是，他们总是不愿意纠正那众多的罪过，而有时候指责倒可能真的可以纠正过犯。他们不这么做，是因为担心，他们一旦不能纠正恶行，自己的名誉和安全就可能陷入危险甚至毁灭。他们并不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名誉和安全对于引导人们很必要，而是有一个更软弱的想法，他们沉溺于奉承的话语和人间的日子，畏惧大众的评价[40]、肉体的痛苦和灭亡；这其实是受到了贪欲的羁绊，而不是出于爱的责任。

9.3 在我看来，在上帝想用尘世的酷刑来惩罚这腐朽的风气时，之所以坏人和好人同样接受鞭挞，其原因干系不小。他们同时受到鞭挞，不是因为他们都过着一种坏的生活，而是因为他们都喜爱尘世的生活，虽然程度不同，但毕竟同时喜爱。这本来是好人应该谴责的，以便坏人受到教训和改造，从而进入永恒的生活；他们如果不愿意结伴寻求永恒的生活，也应该忍耐甚至爱敌人。因为坏人们只要活着，就总是不确定他们的意志是否会变好。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之间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有些人会有严重得多的后果，如先知所说的："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41]这些守望者，人们的这些看护者，得到了教会的任命，他们必须纠正人们的罪，不能姑息。还有另外一些人也不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在别人的罪面前，虽然他们不是看护者，但是却和那些犯罪的人因为生活的必然关系有种种关联，知道他们做了很多应该警告和训斥的事，却因为害怕得罪他们，视而不见，不过是为了过分享用那些在此生可以使用的事物。为什么好人还要遭受尘世的坏事的鞭挞，最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正像约伯所遭受的那样：人的心灵自身得到上帝的考验，其虔诚有多大力

---

[40] 参考《歌林多前书》，4:3。

[41] 《以西结书》，33:6。

量，让上帝知道，不论是否受恩，都应爱上帝。

10. 在尘世中的事物逝去的时候，圣徒们什么也不会失去

10.1 正确地考虑和观察了这些事情后，请注意，是不是有些坏事会降临到虔诚的信仰者头上，而又不会转变成好处？难道要认为使徒的这话是白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42]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一切。信仰呢？虔诚呢？人类的那些内在的好处呢？那些在上帝面前非常宝贵的东西呢？[43] 这些就是基督徒的财宝。富有的使徒曾经这样对基督徒讲："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甚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甚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44]

10.2 那些在这洗劫中失去了地上财产的人，如果他们拥有这样的财富，不论外面多么贫穷，内心却像他们听到的那样，是富足的，用世物如同不用世物[45]，他们可以说，他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却根本没有被征服："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46]约伯是一个好的仆人，把他的主的意志当作巨大的财富，通过遵从这意志，他的心志变得富足，在他活着的时候，物质丢弃了，却不悲伤，因为他死后，这些很快还是会丢弃。而那些比他软弱的人们，虽说未必把这尘世好处看得重于基督，还是眷恋于这些好处，颇有些贪欲。他们在失去这些时，才感觉出，自己对它们的爱是多大的罪。他们会感到巨大的痛苦，这痛苦就像上面所引的使徒说的那样大，用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对于那些长久以来忘记了言词的教育的人，应该给他们以经验的教育。使徒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等等，他所反对的不是对财富的拥有，

---

[42] 《罗马书》，8:28。
[43] 《彼得前书》，3:4"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44] 《提摩太前书》，6:6—10。
[45] 《歌林多前书》，7:31。
[46] 《约伯记》，1:21。

而是对它的欲望，就像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所表达的："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47]那些如此使用自己的财产的人，巨大的收获会补偿他们很小的损失，而且他们在慷慨施舍时，也贮存了更安全的财富，他们得到充足的享受，而不像那些担惊受怕、小心翼翼贮存财产的人，在一朝失去之后更容易充满痛苦。在地上的东西本来就会灭亡，而这本就是他不愿带走的。他们接受了上主这样的训导："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48]在施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证明自己认识得是何等正确，他们没有蔑视那最真正的教师，自己财富的最忠实有力的护卫。很多人把自己的财产保存在某处，使敌人无法找到，他们那么高兴，那么，如果他们听从上帝的警告，把财产迁移到任何敌人都无法接近的地方，这样更稳固、更安全了，那该是多么高兴啊！例如我们的朋友诺拉(Nola)主教保利努斯[49]，自愿从巨富变成赤贫，成为最富足的圣徒，在野蛮人洗劫诺拉的时候，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后来得知，他发自内心地祈祷："主，不要让我因金银受到折磨。我的一切都在哪里，你是知道的。"上帝已预言了世界上的这些坏事的到来，他的所有财宝就掩藏在上帝教给他聚集和贮藏的地方。而遵循他们的主所警告的应该在哪里和怎样贮存财宝的人，他们地上的财宝也没有因为野蛮人的攻击而丧失。而另外那些人后悔没有遵从他。至于如何来正确使用这些事物，他们虽然没有靠先见的智慧，但毕竟在事后的经验中学会了。

---

[47] 《提摩太前书》，6：17—19。

[48] 《马太福音》，6：19—21。

[49] 美罗彼乌斯・庞提乌斯・保利努斯(Meropius Pontius Paulinus，353—431)，409—431年之间任诺拉主教，是奥古斯丁的朋友。他出自富贵之家。三十六岁那年，他八岁的儿子死后，他和妻子散尽家财，前去修道。他于395年成为神父。罗马沦陷后不久，诺拉也被阿拉利克占领。

10.3 而那些好的基督徒遭受折磨，被要求把他们的财宝交出给敌人[50]。使他们变得这么好的真正的财宝其实是不能交出，也不能毁灭的。而如果他们宁愿受酷刑也不愿将财宝交给那些邪恶的野兽，那不算什么好。他们应该得到提醒，如果他们那样受苦是为了钱，那他们为了基督应该承受怎样的痛苦，人们应该学会更爱那一个，而不是爱金银。凡是为他受苦的，他都赐给永恒的幸福，如果是为了金银受苦，无论因为说谎获得保存，还是因为说真话而丧失，都是最可怜的。若在折磨之下坦白了基督，没有人会因此失去基督；但对于金子，如果不是抵赖，就无法保存。因此，折磨有时会更有用处，因为它教会人们热爱不朽的好，而不是那些没有什么用处，却使它的主人因爱它而遭受折磨的东西。但确实有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可以交出的，但由于不被相信，还是遭到了折磨。这些人也许是希望拥有财富的，而不是出于神圣的愿望保持贫困；因此这就证明了，不仅实际的拥有，而且就是对拥有的欲望本身也该遭到折磨之苦。如果人们真的向往更好的生活，没有贮藏秘密的金银，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人身上是否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因为被认为拥有财富而遭到折磨；但是一旦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们在折磨之中就会坦白自己的神贫，因而也就坦白了基督。虽然这样未必就能让敌人相信，但是凡是坦白了神贫的人，在遭受了酷刑之后，不会得不到天堂的赐予。

10.4 有人会说，长期的饥荒毁掉了很多人，甚至包括基督徒。这里也一样，好的信仰者通过虔诚的忍受，把它转向好的用途。饥荒杀死那些人，把他们救出了此世的罪恶，就像救出身体上的疾病一样，而对于那些没有杀死的人，则教他们过一种更加宽容的生活，教他们完成更有收获的禁食。

11. 或长或短的尘世生命的终结

甚至有那么多的基督徒遭到杀害，而且很多是以各种各样的残酷方式被杀的。如果这很难承受，这却是所有来到此生的人的共同命运。我知道这个：若是注定不会在某个时候死，就没有人会死。生命

[50] 这里的“好”和“财宝”都是 bonus。

的终结使长寿与短命等同起来。没有哪一个好一些，哪一个坏一些，或是哪一个长一些，哪一个短一些，因为两者同样不复存在了。那结束了生命的人，如果不必从头再死一遍，以何种死法结束生命，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51] 每一个必朽者在变幻莫测的日常生活中，遭受数不清的死法的威胁，而长期不能确定，究竟哪一种会降临自己身上：我要问，究竟一死百了好，还是充满恐惧地活着好呢？我不是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更愿意选择在恐惧与死亡的威胁下长命百岁，而不是通过一次死亡消除以后对死亡的恐惧。但是肉身感觉懦弱而战栗地逃避是一回事，而用心志的理性仔细地辨明，从而认为好的生活之后的死不是坏事，是另外一回事。除非是那死后发生的事，没有什么使死成为坏事。既然人们是必然要死的，就不必太多费神于会以怎样的方式死，而应该问死了会到哪里去。于是基督徒知道，那神贫之人死后虽然被狗舌头舔噬，但他的死也比不虔诚的着紫袍和细麻的财主要好得多[52]，既然这样，对于那些好好活了的人，可怕的死法又有何伤呢？

12. 至于人的身体的埋葬，基督徒哪怕得不到，也失去不了什么

12.1 屠杀如此惨烈，有些尸体没有葬身之地[53]。虔诚的信仰根本不怕这个，因为信徒们怀有信念，即使被野兽吃了也不会妨碍他们躯体的复活，复活时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54]。那些敌人对死去的尸体所想施加的种种折磨如果能影响未来的生活，真理也就不会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55]也许有人认为，对那些能够杀死身体的，不应该在死前害怕他们杀死自己的身体，而是害怕在死后他们不能安葬被杀的身体，这真是荒谬。如果他们还能如此蹂躏

---

[51] [译按]这句话呼应了后面第十三卷中对第二次死亡的讨论。见13:8以下。本章中对死亡的讨论，奥古斯丁在第十三卷都有更详细的展开。

[52] 《路加福音》，16:19—31。

[53] 见奥古斯丁《论对死者的关照》(*De cura pro mortuis gerenda*)，2。

[54] 《诗篇》，79:2；《马太福音》，10:30；《路加福音》，21:18；《使徒行传》，27:34。

[55] 《马太福音》，10:28。

尸体,那基督说的"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甚么的"[56]就说错了。真理所说的是不可能错的。说他们在杀人时还能做些什么,是因为身体在将死的时候还有感觉;但是在死后就不能再做什么了,因为被杀的身体什么也感觉不到。有很多基督徒的尸体没有埋葬在地下,但是他们中哪一个都不会与天地分开,因为上帝在天地之间无处不在,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他所创造的人们复活。《诗篇》当中这样说:"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57]但这是为了极言施虐者的残酷,而不是受虐者的不幸。这些在人的眼睛里看来当然是残忍可怕的,但是"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58]。那么所有这些,包括葬礼的安排,墓穴的状况,排场的铺陈,更多是为了安慰生者,而不是帮助死者[59]。如果一个豪华的葬礼可以帮助不虔诚的人,那么简陋的葬礼,或甚至根本没有葬礼,就有损于虔诚者。童仆成群在人们看来展示了紫衣财主的隆重的葬礼,但是在上帝眼里,满身癞疮的穷人从天使们那里接受的却是好得多的葬礼,他们不会把他送往大理石的坟山,而是交到亚伯拉罕的怀中[60]。

12.2 我为保卫上帝之城而反对的那些人,会嘲笑这些了。实际上,对于葬礼的关心,就是他们的哲学家也早已表达了轻蔑。[61] 经常有整支的军队为了祖国的土地而战死,他们以后抛尸何处,或是成为什么野兽的美餐,他们并不关心。诗人对此的吟咏值得夸赞:"那没有裹

---

[56] 《路加福音》,12:4。

[57] 《诗篇》,79:2—3。

[58] 《诗篇》,116:15。

[59] 奥古斯丁,《论对死者的关照》,2,4。

[60] 《路加福音》,16:22 以下。

[61] [译按]尸体要埋葬,本来是希腊罗马很重要的一个风俗。古希腊人认为,死人的灵魂与尸体一起埋在坟墓里,埋葬的礼仪就出于这种远古的信仰。为了让灵魂可以在地下度过来生,必须用土来埋葬身体。没有坟墓的灵魂会没有居所,成为孤魂野鬼。参见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古代城邦》(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 页)。随着灵魂观的变化,有些哲学家开始反对这一风俗,只是一种豁达的看法,并不代表一般意见。表达过这一想法的,如犬儒派的第欧根尼、阿那克萨哥拉、西欧多罗斯等哲学家。参见塞涅卡,《论心灵的平静》(*de Tranquillitate animi*),14,《书信》,92;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1:42 以下。

尸布的人，被覆盖在天堂下。”[62]他们就更不应该因为尸体不埋葬来攻击基督徒了，基督徒得到了应许，肉身和所有器官都要得到再生，不仅从地里，而且会从尸体躺下的任何一个别的最隐秘的所在，在某个时间都会回归和重整[63]。

13. 埋葬圣徒的身体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死者的尸体也不应该受到鄙视和抛弃，特别是那些正义和有信仰的人，因为圣灵正是以它们为工具和器皿，把所有那些好事用作神圣的用途。如果一个父亲越是得到子女的爱，他的衣服、戒指，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死后也越是亲切，那么他们的身体当然不能遭到贱弃，因为我们穿着这身体，它比任何的衣服都更亲密和贴近。身体并不是什么装饰或辅助的东西，被附着在外面，而是属于人的自然(naturam hominis)自身的。因此，古代正义的人的葬礼是要求正规地、充满虔诚地安排，要有隆重的仪式，要准备墓穴[64]，他们甚至在生前就要嘱咐自己的儿子如何装殓或厝放自己的尸体[65]。多俾亚则因为埋葬死者取悦了上帝，有天使的话为证[66]。我们的主自己，虽然他在三天之后将会复活，但有虔诚的女人在他的肢体上敷上名贵的油，然后装殓他，他为这些女人祈祷善工，还让门徒们祈祷[67]。在福音书中，那些把他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小心地取下来的和充满尊荣地为他主持装裹和装殓的人，都得到了满怀赞美的描述[68]。引用这些例证当然不是为了证明，感觉还存在于尸体上，但是却证明了上帝的神意甚至延伸到了死者的身体上。这些虔诚工作取悦于神意，因为这坚定了人们对复活的信仰。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得知这样有益的一点：如果上帝那里都不会忽视那些悉心为咽气了的人的肢体所做的工作，我们给予活着和有感

---

[62] 卢坎，《内战》(又名《法萨利亚》，*De Bello Civilli sive Pharsalia*)，7:819。

[63] 《歌林多前书》，15:52。

[64] 《创世记》，25:10;35:29;47:29。

[65] 奥古斯丁，《论对死者的关照》，3。《创世记》，19:29—31;50:24。

[66] 《多俾亚传》，2:9;12:12。(这是和合本圣经中没有的，译文根据天主教思高本圣经。下同)

[67] 《马太福音》，26:6—13。

[68] 《马太福音》，27:35;《马可福音》，15:42;《路加福音》，23:52;《约翰福音》，19:38。

觉的人的工作,就应得到更多的奖赏。那些神圣的族长所说的,关于埋葬和厝放尸体其他的事情,其实他们是希望这些从先知书的意义上来理解[69];但是这里不是展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们说得已经够了。而至于那些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之物,比如食物和衣服,它们的缺乏会让人忍受严重的痛苦,但不会打破好人承受和忍耐的能力,也不会把虔诚从心灵中抹去,反而通过培养,使这些美德更加丰富;而那些一般用于死人的葬礼和埋葬仪式,如果缺乏了的话,当然就更不可能使那些躺在隐秘角落的虔诚者变得可怜!因此,虽然在伟大的罗马城甚至其他一些村镇被劫掠之际,很多基督徒的尸体不得安葬,但这不是生者的过错,虽然他们没法完成葬礼,也不是对死者的惩罚,因为他们无法感觉到这些。

14. 被俘的圣徒从不缺乏神圣的安慰

但是有人会问,很多基督徒不是也被抓住带走了吗?如果他们被带到什么地方,连自己的神都找不到,这确实是最可怜的事。而对于这种灾难,圣经里提供了巨大的安慰。三位青年当过俘虏[70],但以理当过俘虏[71],还有别的先知也当过俘虏;上帝是他们的安慰者,没有抛弃他们。就是当先知在鱼腹中的时候,上帝都不会抛弃他[72],当他的信仰者在一个强大的,虽然野蛮但毕竟是人类的部族中时,更不会被丢掉了。那些和我们辩论的人,宁愿嘲笑也不肯相信这些事,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是相信,美图姆那的阿里昂(Arionem Methymnaeum),最高贵的琴师,从一条船上掉了下来的时候,被一条海豚用后背托起来送到了岸上[73]。但我们的关于约拿先知的真实故事更加难以置信。之所以更难以置信,是因为更神奇,而更神奇是因为更有力量。

---

[69] 《创世记》,49:29;50:25。

[70] 《但以理书》,3:12。

[71] 《但以理书》,1:6。

[72] 《约拿书》,2:1。

[73] 希罗多德,《克里欧》(Clio,《历史》第一卷)23:24 最早记载了这个故事;又见奥维德,《宴饮》(Fasti),2:79—117;奥鲁斯·盖留斯(Aulus Gellius),《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16:19。

15. 勒古鲁斯的被捕，提供了一个为宗教原因而自愿忍耐的例子；不过他从自己所崇拜的神那里得不到益处

15.1 在他们的名人当中，也有因为宗教原因被抓，自愿忍耐的无比高贵的范例。马可·阿提里乌斯·勒古鲁斯[74]，罗马人民的统帅，被抓到迦太基去[75]。但迦太基人想用他交换自己被罗马抓去的人，而不愿把勒古鲁斯羁留在俘虏中。于是他们就特遣勒古鲁斯带使团一起去罗马，首先以誓言来限制他，如果他不能完成他们要他做的事情，他就要回到迦太基。他到了罗马，劝说元老院做相反的事，他认为，交换俘虏对于罗马的共和(res publica)[76]是没有好处的。劝说完之后，本来没人逼他一定要回到敌人那里去，但是由于他先前发过誓，他愿意实践诺言。敌人知道此事后，以残酷的折磨杀了他。他被命令站在一个很小的木笼子里，周围钉上无比尖利的钉子，因此无论他靠在盒子上的哪一个地方，无不会带来刺骨的痛苦，敌人通过剥夺了他的睡眠杀了他。罗马人赞美比如此巨大的不幸还要强大的美德，当然是对的[77]。而那些他发誓所指的神祇，据说因为对他们的信仰遭到禁止，人类就被带来了现在这样的灾难。这些神之所以得到崇拜，就是因为他们能带来此世的幸福。如果他们对于那些真心向他们发誓的人都愿意或是默许这样的惩罚，那他们是不是会愤怒地对那些发假誓的人施加更严厉的惩罚呢？而我为什么不能运用我的推理，得出双重结论呢？他如此坚定地崇拜那些神祇，为了忠于自己发的誓，没有留在祖国，也没有潜逃他处，而是毫不犹豫地回到了他的最残忍的敌人那里。

---

[74] 马可·阿提里乌斯·勒古鲁斯(Marcus Attilius Regulus)，公元前267年和公元前256年的执政官，公元前256年对非洲的远征中的将军，屡立战功。因为他与迦太基人讲和的条件过于苛刻，迦太基人重燃战火，他于公元前255年被打败。

[75] 奥鲁斯·盖留斯，《阿提卡之夜》，6:4；阿庇安(Appianus)，《诸内战记》(*Bellum Civile*，《罗马史》的一部分，谢德风的中译本题为“内战史”)，4。

[76] [译按]res publica本意是公共之事，后来成为民主制的共和国的专名。本书中提到的res publica，有些地方指的是民主的共和制，但很多地方是指国家。译者认为，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并没有今天那么严格的区分。正如中文的“共和”，也不是一开始就指民主制。故本书中的这个词全部译为“共和”或“共和国”，以体现这个概念的连续性，以及共和制度背后更深的含义。后文的“帝国”的译法也有同样的考虑。

[77] 奥罗修斯，《历史》，4:10.1。

如果他认为这对于他在此世的生活是有用的，那他无疑是错了，因为这给他带来了如此可怕的一个结局。显然，他的例子说明，通过对那些神的崇拜，人们无法获得此世的幸福，他对这一崇拜是那样的投入，却战败被抓，被带走了，就因为他不愿意违背他所发的誓，遭受了那种闻所未闻的、极端残酷的新刑罚，折磨致死。但是，如果对那些神的崇拜能够带来此生以后的幸福和回报，那他们为什么要诬蔑基督教的时代，说之所以罗马城遭受了这样的灾难，是因为她不再信仰他们的那些神？也许她可以无比热心地崇拜诸神，但是也不过会像勒古鲁斯一样不幸。对诸神的崇拜确实导致了一个人的不幸，而人们胆敢认为这就不能给整个城邦带来不幸。除非人们违背最清晰的真理，否则怎么会如此极端疯狂和盲目，以致这么认为呢？因为很显然，多数是由少数组成的；而他们那不能保护少数人的神，竟然更能保存多数？

15.2 如果他们说马可·勒古鲁斯甚至在被捕和遭受身体折磨的时候，充满美德的心灵仍能受到赐福[78]，那么，他们就更应该探讨那种能够让整个城邦得到赐福的美德。城邦之福和人之福并不是两回事，因为城邦不过就是很多人组合起来。在这里我并不想和他们争辩，勒古鲁斯有什么样的美德；但现在这个最高贵的例子足以让他们承认，人们不是为了身体的好处，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发生在人们外面的东西，来崇拜诸神；勒古鲁斯宁愿失去所有这些，也不愿冒犯他对其发誓的诸神。而那些为有这样一个公民而感到光荣的人们，却害怕有这样的一个城邦，我们能拿他们怎么办？如果他们不害怕的话，那他们就应该承认，那能够降临勒古鲁斯身上的灾难，也会降临到一个像他一样精心崇拜诸神的城邦，那他们就不该再诬蔑说是基督教的时代带来了这样的灾难。而现在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被俘虏的基督徒，让那些粗鲁而莽撞地批评我们最有救赎性[79]的宗教的人看看勒古鲁斯后闭嘴吧。因为，一个最热忱地崇拜他们的神的人，为了信守对诸神发的誓言，离开了祖国，而又没有另一个祖国[80]，在敌人当中做了俘虏，在

[78]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434。

[79] salubris 的意思可以是“有益”、“健康”、“安全”。在基督教里，它同时也是“救赎”的意思。

[80] [译按]这里的意思是，他只有地上的祖国，没有天上的祖国。

敌人那种新型的残酷刑罚之下遭受长期折磨而死去，如果这不是对他们的神的亵渎，那么在基督的那些圣徒被抓的时候，基督徒之名就更不该负有罪责，因为这些基督徒怀有真正的信仰，期待着上界真正的祖国的到来，知道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他们也是过客[81]。

16. 圣贞女被俘后，如果没有意志的赞同，奸淫是否能污染心灵的德性

他们为了夸张掳掠之祸，还加上说，野蛮人还施加奸淫，不仅对那些妇人和将会结婚的姑娘，甚至对一些圣贞女，以为这样就可陷基督徒于大罪。这与信仰、虔诚，甚至称为贞节的美德都无关，只是我们的讨论必须进入羞耻之心和理性之间这个狭窄的空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关心的首先不是如何回答外人，而是如何安慰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可以首先说出这么一个明确的立场：那些使我们正直生活的美德，居住在心灵里面，命令身体的各个器官，意志的神圣使身体也变神圣，如果意志保持不变和牢固，别人用他的身体做的，或施加给他的身体的事，如果承受者无力逃开以避免犯罪，就不能算是承受者的罪。而外在力量能够强加给身体的，不仅会有痛苦，还会有属于欲望的东西：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只要保持无比坚毅的心灵，就不会丢掉贞操，但是会产生羞耻，因为怕别人认为，这是心志甚至意志默许而做的；而发生此事时，不可能没有身体的快乐。

17. 因为害怕惩罚或羞辱而带来的自杀

如果她们因为这样的事情杀死自己，以免承受奸淫，凡是有人类的情感的人，谁不愿原谅她们？而那些不愿意杀死自己的人，是不愿用自己犯罪来避免别人的伤害。谁若指责他们犯罪，就自己难免陷入不智的罪行。只要法律没有宣判某人死刑，哪怕是罪人，任何私人都没有权力杀死他，因此，对自己施加的杀害当然算是谋杀。引起他想要自杀的原因越是无辜，他杀害自己所犯的罪就越大。如果犹大的行为确实值得我们憎恨，真理对他的审判是，他在投缳上吊的时候，这个

---

[81] 《彼得前书》，2：11；《希伯来书》，11：13。

罪过加重了他该诅咒的叛卖，而不是使他获得了赦免。因为他虽然悔恨，但是却绝望于上帝的悲悯，没有为自己留下空间来作朝向救赎的忏悔：而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犯下这样应该惩罚的罪的人，他们不是更不该杀死自己吗！在犹大杀死自己的时候，他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他在结束了自己的性命的时候，不仅因为基督之死，而且因为他自己的死而有罪。虽然他的自杀是因为自己有罪，但他的自杀本身又成为一桩罪。杀死自己就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那么，没有作恶的人怎能通过对自己作恶，来避免别人的伤害？怎能为了让别人不对他犯罪，而向自己施加罪孽？

18. 身体被强迫，不自愿地承受的别人野蛮的欲望

18.1 有人会害怕别人的欲望污染自己。如果那真是别人的欲望，那就污染不了；但是如果会污染，那就不是别人的。因为贞节是心灵的美德，与坚韧的美德为伴，人们靠这坚韧，可以忍受任何的坏事，而不肯赞同坏事。不论多么高贵和贞节的人，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自己的肉身，但是心志完全可以赞同或拒绝：如果一个人碰巧被抓住，遭到挟制，被别人用来发泄和满足欲望，而不是满足她自己的欲望，那谁能认为她自毁贞节了呢？如果这样贞节就能失去，那贞节就不是心灵的美德了，就不属于人们赖以生活的善好，那就应该算作一种身体的好，和力量、美丽和健康[82]等等一类；这些确实是好的。但这样的好即使被削弱，也不会削弱人的整体的善好和正义的生活。如果贞节不过是这样一种美德，那为什么让身体冒着危险来保护它不失去呢？但是，如果它是心灵的善好，即使身体遭到强迫，也不会丢掉。如果神圣而坚韧的善好不屈服于充满肮脏欲望的肉身，身体自身也会被神圣化，只要她的意愿能保持坚韧不屈服，神圣就不会离开身体自身，因为是意志使身体服务于神圣，而这意志还存在，只要它依然存在，那么它的力量就仍然存在。

18.2 身体的神圣性并不在于它的各个器官的完整无损，也不在

---

[82] 原文此处有 sana integraque，意思是"清醒和正直"，似误，故多数版本删去 integraque，把 sana 改为 sanitas(健康)。

于它不受到攻击玷污，因为它在各种情况下都总是面临外力的伤害，在医生进行手术恢复健康的时候，也会带来可怕的场面。一个妇科医生如果或是因为心存险恶，或是因为技术不高，或因为偶然，在伸手检查女孩是否处女的时候，弄坏了处女膜，我认为，不会有人想得如此愚蠢，以为那女子的身体的神圣性因此就失去了，虽然她的某个器官确实不再完美了。这样，只要心灵的观念保持不变，她就能把身体神圣化，别人暴力的欲望无法褫夺自己身体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是靠自身的坚韧得以保存的。如果一个女人心志败坏，改变了她向上帝发的誓言，前去把自己的贞洁交给勾引者，在她前去的时候，我们能说她保持了身体的神圣吗？——她心灵的神圣被遗失和毁坏了，而身体是靠此而神圣的。不该有这种错误。我们由此更该想到，即使身体被迫就范，因为心灵的神圣性保持不变，身体的神圣性也没有遗失，反过来，如果心灵的神圣性被糟蹋了，哪怕身体丝毫未损，它的神圣性也被破坏了。所以，当一个女子没有自己同意，而遭到暴力的强迫，别人对她犯了罪，她以死来惩罚自己，完全是不可取的；她当然更不该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前自杀。她不能为了别人侮辱自己，这种不确定的，而且不是她自己的罪，而犯下谋杀这种确定的罪。

19. 卢克莱西亚遭到强暴而自杀

19.1 在上面清晰的推理中，我们说身体受胁迫而没有失去贞洁的意念，不为所动，不认同坏事，那么这种羞辱就属于那强迫别人交合的人，而不属于那被迫交合、没有意志赞成的人。而在我们捍卫这些被俘虏而又遭受蹂躏的基督徒女子不仅心志，而且身体的神圣性的时候，对手敢反驳我们这一点吗？他们极力赞美卢克莱西亚（Lucretia）——古代罗马的一个高贵的女子——的贞节。塔昆王[83]的儿子用暴力胁迫了她的身体，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她向自己的丈夫柯拉廷诺

[83] 高傲者塔昆（Tarquinius Superbus），老塔昆之子，罗马第七任和最后一任国王（公元前534年—公元前510年在位）。他从岳父手中夺得王位，没有经过选举。虽然人们经常把他描述得很残暴，但他在文治武功上都很有建树。除了征服了很多部族外，他还修建了卡匹托利山。历史上经常把他的功业和他父亲的相混淆。

斯(Collatinus)[84]和他的朋友布鲁图斯(Brutus)[85]两个青年,两个无比显赫而勇敢的男人,揭露了这个纨绔子弟无比卑鄙的罪行,让他们宣誓为自己报仇。随后,因为痛恨和无法承受自己所发生的丑事,她自尽了。我们该说她什么呢?该把她当作淫妇还是贞女呢?谁会认为这需要费力争论呢?有个人漂亮而真切地谈到这个故事后,说:说来奇怪,但二人同床,一人犯奸。这话真是巧妙,再对不过。说是在两个身体交媾的时候,只有一个有无比肮脏的欲望,而另一个保持无比贞洁的意志。这样,他注意的不是肢体的交合,而是灵魂的不同,所以才说"二人同床,一人犯奸"。

19.2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个没有犯奸淫的,反而遭到的惩罚更重呢?塔昆只是和他父亲一起被赶出了罗马,而卢克莱西亚却身被极刑。如果说她无意而被迫所做的不算不贞,这一个贞女遭到惩罚就不公了。我对你们说,罗马的法律和法官,即使真有谁犯了大罪之后,你们也不愿意让罪犯不经过判罪就被杀死。如果谁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来审判,告诉你们一个不仅没有经过审判,而且还贞洁无辜的女子被杀了,你们不会对那个杀了她的人施加相应的严惩吗?这么做的人正是卢克莱西亚;就是这一个备受赞美的卢克莱西亚,她把那个无辜的、贞洁的、遭受了暴力蹂躏的卢克莱西亚杀了。你们判刑呀。如果仅仅因为她不现身,你们就不能惩罚,为什么你们又大肆赞美上面所说的那杀害了无辜而贞洁的女子的人呢?我相信她肯定在地狱中的法官面前,这是你们的诗人们在歌中唱到的,在那些法官面前,你们怎么还有理由为她辩护呢?她一定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曾亲手把自己杀死,但是他们并没有犯罪,他们只因厌恶生活才抛弃了生命。但是他们现在多想生活在人间啊!……但是神意不许可,这可憎的令人发愁的沼泽水把他们锁住了,这九曲的斯提克斯拦在当中,把他包围

[84] 卢修斯·塔昆·柯拉廷诺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高傲者塔昆的亲戚,卢克莱西亚的丈夫,后与布鲁图斯共同成为罗马共和国的第一任执政官。因为罗马人们不信任他名字中的"塔昆",他解除执政官之职,离开罗马(见本书3:16)。

[85] 卢修斯·朱纽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高傲者塔昆的外甥,领导罗马人推翻塔昆,与柯拉廷诺斯同为第一任执政官。他曾因为两个儿子帮助塔昆复辟而杀死他们,后来与塔昆的儿子在战场上同归于尽。

住了。”[86]或者也许她不在那里，因为她认识到自己不是无辜的，而是有罪的，才杀死自己？也许她自己才知道原因：在那个青年暴烈的欲望引诱之下，甚至也激起了她自己的情欲，于是也乐意交媾，那么，她就因痛悔而惩罚自己，认为可以通过死得到宽恕？如果她能够在她的那些伪神面前获得赦免的结果，她也没有必要杀死自己。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就不是二人同床一人犯奸，而是二人一起犯了奸淫，一个人主动袭击，另一个暗中默许，那么，她就不是杀害了自己这个无辜者，那她的博学的辩护者就会说她不在地狱中的那些人中间，在“曾亲手把自己杀死，但是他们并没有犯罪”的人中间。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就在下面二者中必居其一：如果她没有犯杀人罪，那就确证她犯了奸淫；如果她可以清除奸淫罪，那她就犯了杀人罪；这样的两难困境她是走不出了，因为我们可以说：“如果她犯了奸淫，为什么还赞美她呢；如果她是贞洁的，为什么被杀呢？”

19.3 有了这个贵妇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反驳那些完全不懂神圣的人，那些攻击被俘虏又遭胁迫的基督徒女子，只要用赞美卢克莱西亚时说得漂亮的那句“二人同床，一人犯奸”就够了。人们更加相信卢克莱西亚，认为她不会赞同奸淫，不会污染自己。那么，她虽然不是淫妇，却遭受了奸夫的蹂躏，她并没有杀死一个犯奸淫的女子，也不是因为热爱贞操，这不过是因羞耻而生懦弱而已。她为别人对她所做的苟且之事感到羞耻，虽然她并没有参与；作为一个罗马女子，她那么渴望赞美，真的担心如果她承受了那样的强暴活下来，别人会认为她是因为乐于承受而活了下来。她希望，她向自己施加的那样的刑罚，在别人眼里，能成为她的心志的见证，因为她并不能向他们证明自己的良知。她羞于被人认为，在别人向她做了苟且之事的时候，她自己愿意承受，成了同谋。基督徒妇女在承受同样的罪恶时，不会这么做，而要活下来。她们不会在自己身上报复别人的罪，不会在自己没有参与别人的恶行时反而给自己加罪；否则，就是敌人出于欲望和她们犯下了奸淫，而她们出于羞耻向自己犯下谋杀。她们在内心中有贞洁的荣耀，良知就是证据；她们面前有上帝自己的眼睛，不需要更多的见证。

---

[8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434—439。

只要她们做得正，就不需要更多见证；为了不偏离神法的权威，她们不会靠做坏事来避免人们的怀疑。

20. 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权威授予基督徒自杀的权利

在圣经当中，我们无法找到上帝让人自杀的诫命或应许，无论是为了使自己进入不朽，还是为了躲避或避免坏事，我们都不能杀死自己，这不是没有理由的。神法说：不可杀人[87]。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自杀是禁止的，特别是这里并没有加上"你的邻人"的字样。而在禁止作假证的诫命中，却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你的邻人）。"[88]但是如果谁对自己作了假证，他不能认为自己会免于这条罪状。要接受爱邻人的原则，人们也要爱自己；经上写着："要爱人如己。"[89]一个对自己作假见证的人，比对邻人作假见证，其假见证的罪名并不更小。在禁止作假见证的那一条诫命里，虽然只是禁止对邻人作假见证，但只有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条的人，才会认为，人是不被禁止向自己作假见证的。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人们是被禁止杀害自己的，因为在"不可杀人"这一条里没有加上限制，也没有把谁排除在外，更没有排除听这话的人自身。有人甚至想把这个说法延伸到野兽和家畜，从中看出这些也是不能杀的。[90] 那么，为什么不推广到植物，以及一切在大地上种植和豢养的东西呢？这些种类的东西，虽然没有感觉，但是据说也有生命，因此也可以死，那么在施加强力的时候，也会被杀。使徒在谈到这类的种子的时候，这样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91]在诗篇中也这样写道："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92]我们听到"不可杀人"的时候，难道就由此认为，连拔一根野草也算违反神法，默许了摩尼教那无比愚蠢的错误了吗？先把这种谵妄之辞放在一边，我们读"不可杀人"一条，不能认为这里说的包括了植物，因为那些是没有感觉的东西，就是那些无理性的动物，那些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87] 《出埃及记》，20:13。

[88] 《出埃及记》，20:16，《圣经》中并没有"你的邻人"的字样。

[89] 《马太福音》，22:39。

[90] 参见奥古斯丁，《论异端》(*De Haeresibus*)，41:1；《驳福斯图斯》，6:8。

[91] 《歌林多前书》，15:36。

[92] 《诗篇》，78:47。

地上走的和爬行的，不能和我们一样运用理性，因为造物主没有让我们和它们共享理性。造物主把它们的生死交给我们，让我们利用它们，这是最正义的规定。很明显，他说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只能理解为人是不可杀的，不能杀别人，也不能杀你自己。杀自己的人，和杀人没有不同。

21. 不算杀人罪的杀人

在不准杀人这条律法之中，上帝的权威还是允许有例外的。但是这种例外包括的，都是上帝命令要杀的，他或是给以法律，或是在某个时候给人以明确的命令。被命令执行这一任务的人，并不是自己杀人，而是像被使用者使用的刀剑。这样，他们所做的就并不违反上面的诫命：不可杀人，无论是以上帝的权威发动战争，还是让某些拥有公共权力的人依照上帝的法律（也就是，依照他最正义的理性的指挥）以死刑来惩罚罪人。亚伯拉罕要杀儿子时，并没有过犯，而是遵从上帝去杀；因此他不仅没有被认为犯有残忍之罪，而且以虔诚之名得到赞美[93]。耶弗他向上帝发誓，说在他从战场凯旋的时候，谁第一个迎接他，他就要把那人杀了来祭祀，他杀了女儿，因为她去迎接父亲，我们应该问一问他是否有上帝的命令[94]；参孙摧毁房子，把自己和敌人一起压死，若非那通过他显现神迹的圣灵暗中给他命令，他是没有别的借口来自杀的[95]。那么，除了这些例外（要么是根据神的普遍的法而被认可，要么是正义之泉上帝自己特别命令他们杀人），任何杀人的人，无论是杀自己还是杀别人，都算犯了杀人罪。

22. 自杀从不会表明心灵的伟大

22.1 那些对自己犯了这罪的人，虽然不会因为健康的智慧得到赞美，但还是有人崇拜他们心灵的伟大。如果你更仔细地运用理性考量，他们是不能正确地被称为心灵伟大的，因为凡是自尽的人，都没有力量承受艰苦或别人的罪。那无法忍受身体被奴役的艰辛，或是无法

---

[93] 《创世记》，22：1—19。
[94] 《士师记》，11：29—39。
[95] 《士师记》，16：30。

忍受大众的愚蠢意见的，更多应被认为是心志薄弱的人；而那些更能够忍受苦难的生活而不是逃跑的，那些能靠纯洁的良知之光，藐视人们的（特别是大众的）判断的人（因为他们总是陷入错误的黑暗中），才配称得上是伟大的心灵。如果认为让自己死亡的人就可以算伟大的心灵，我们不能找到比克里奥勃洛图（Cleombrotus）[96]的心灵更伟大的了。他在读柏拉图（Plato）[97]讨论灵魂不朽的书的时候，就急不可耐地自己去撞墙，这样就从此生移居到他认为更好的生活中去了。这里并没有灾难，也没有或真或假的罪名来逼迫他，使他无力忍受，从而让他自杀；他在急切地拥抱死亡、脱离此生的甜蜜羁绊时，只是想获得心灵的伟大。但是，他所读的柏拉图自己就可以作证，告诉他这只是一件出格的事，但不是好的事。那个心志看到灵魂之不朽，也看到了这不能做，从而给人们禁止自杀的命令；否则，他自己就尤其最可能这么做，甚至是急切地去做[98]。

22.2 很多人宁可杀死自己，也不愿落入敌人手中。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是否发生了，而是是否应该发生。健全的理性比事例更重要，而这里例子与理性相合，越是更卓越的虔诚者，越是值得模仿。族长们没有这么做，先知没有这么做，使徒们没有这么做，我主基督自己没有教给他们，为免于落入迫害者手中，他们可以动手杀自己，而是教导说，在遭到迫害的时候，要从一个城逃到另一个城[99]。他没有命令或教导他们，以这种方式让自己离开此生，虽然他曾经应许让他们移往永恒的家园[100]，显然，不管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101]举出什么例子，崇拜唯一真正的上帝的人，不准这么做。

---

[96] 参见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1:34.84。关于他的名字的拼法，西塞罗写作 Theobrotus，故事情节也略有不同。

[97] 柏拉图（约公元前 429—公元前 347），雅典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主要作品是哲学对话，绝大部分保留了下来。奥古斯丁关于柏拉图的知识大部分是二手的。他对柏拉图的系统叙述和批判，见卷八。此处关于灵魂不朽的对话，指《斐多篇》。

[98] 《斐多篇》，61;66b。

[99] 《马太福音》，10:23。

[100] 《约翰福音》，14:2。

[101] 《帖撒罗尼迦前书》，4:5。

23. 加图因为无法承受恺撒的胜利而自尽，他算怎样的例子呢

关于卢克莱西亚，我们上面说得看来已经足够多了，除她之外，被他们的权威认可的自杀不容易找了，除非是在尤提卡自杀的加图(Cato)[102]；这不是因为他是唯一这么做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教养、很优秀的人，因此人们会认为，他所做的是正直的人曾做的，因而也是可以做的。关于他所做的，我能说什么呢？除非是说到他的朋友，那些同样有教养，但更加明智的人，他们劝他不要那样做，批评说那种做法更多是心灵懦弱，而非坚强的体现，这样做证明的不是他在靠刚正拒绝羞辱，而是他的懦弱无法忍受敌对。就是加图自己也是这样告诉他亲爱的儿子的。如果在征服者恺撒之下生活是屈辱的，那父亲为什么成了儿子的这种卑劣生活的制造者，让他的儿子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恺撒的度量上呢[103]？为什么他不叫儿子和他一起去死呢？执政官托夸图斯(Torquatus)[104]的儿子因为不遵守命令擅自与敌人交战，虽然取得了备受赞扬的胜利，执政官还是把他杀了[105]，那为什么被征服的加图不能赦免自己，却赦免了被征服的儿子呢？难道不顾命令去征服，比不顾尊严忍受被征服，更屈辱吗？这样，加图其实不认为在恺撒的征服之下活着是屈辱的；否则，他就应该用父亲的利剑把儿子从屈辱中解救出去。他希望并且愿意他的儿子能得到恺撒的宽恕，但是不愿意恺撒宽恕他自己，其实是因为，他对儿子的爱不及他对恺撒的光荣的忌妒，

---

[102] 马可·波西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94—46)，即小加图，罗马著名的政治家，生性正直，共和派的重要人物，坚决反对喀提林、恺撒等破坏共和的人。庞培兵败被杀后，加图带领庞培的残部退守北非的尤提卡，在恺撒来临前自杀。

[103] 卡西乌斯，《罗马史》。

[104] 提图斯·曼里乌斯·因波留苏斯·托夸图斯(Titus Manlius Imperiosus Torquatus)，罗马著名的英雄。他的家族本来姓曼里乌斯，他父亲于公元前363年任元首，因极为高傲苛刻，被称为因波留苏斯(Imperiosus，独断专行的意思)，也成为儿子的姓氏。小曼里乌斯因为是个孝顺的儿子、勇敢的士兵、威严的父亲而为罗马人称道。他在与高卢人的战争中缴获了高卢人用作装饰的链子(torques)，于是他的同事在歌中称他为托夸图斯，以后这成为他的后代的姓。托夸图斯于公元前353年和公元前349年任元首(一说，他于公元前320年再度当元首)，于公元前347年、公元前344年、公元前340年三次任执政官。他任执政官期间，对拉丁人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而他杀儿子的故事，也发生在这次战争中。

[105] 事见李维《罗马史》，8:7。

忌妒这个词是恺撒自己说的[66]，或者，我们用个比它更温和的词，加图是感到羞耻。

24. 在德性上，勒古鲁斯胜过加图，而基督徒则远胜他们

我赞美神圣的约伯，他宁愿用自己的肉身承受可怕的坏事，也不愿以死来逃脱所有这些折磨，还有我们的有着最高权威和最尊贵的信仰的经书中记载的别的圣徒，他们宁愿被敌人俘虏和统治，也不愿意杀死自己。我赞美他们胜过加图，但那些反对我的人一定不同意；而在他们的书中，我则喜欢马可·勒古鲁斯胜过马可·加图。加图没有战胜恺撒，却耻于屈服于他的征服，为了不臣服恺撒，他选择杀死了自己；而罗马的指挥官勒古鲁斯指挥罗马军队，没有给公民们带来痛苦，而是从敌人那里取得了值得赞美的胜利。而在后来他失败之后，他宁愿被敌人俘虏，也不会自尽而死。于是他活了下来，忍受了迦太基人的统治，而又保持了对罗马人的爱，他没有把被征服的身体从敌人手中盗走，也没有把不可征服的心灵从公民那里盗走。他不愿意自杀，并不是因为他吝惜自己的生命。证据是，由于他对敌人的许诺和对神的发誓，他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敌人中间，虽然他在元老院说的话不比他在疆场上的征战伤害敌人更少。他是非常蔑视生命的，宁愿在凶残的敌人的任何刑罚下死去，却不愿杀死自己，无疑，他把自杀当作了重大的罪。在所有这些值得赞扬和显赫的有德之人当中，罗马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因为幸福没有腐蚀他，他虽然立下赫赫战功，却依然保持极端清贫；不幸也没有击倒他，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他毫不怯懦地回到敌人当中。这些最强大和高贵的人，是地上之国的捍卫者，也是他们的神的捍卫者（虽然是伪神，但是他们的信仰并不虚假），最真诚地遵守誓言。按照战争的惯例和法律，他们可以杀死被征服的敌人，但他们被敌人征服后却不愿自杀，虽然他们一点也不怕死，他们宁愿接受征服者的统治，也不愿杀死自己。而基督徒崇拜真正的上帝，憧憬天上的国，如果按照神的安排，他们某个时候被交到敌人那里来证成或矫正，他们就更不会做这样的事；而那最高者是不会

---

[66]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小加图 72；阿庇安，《诸内战记》，2：99。

放弃这些谦卑的人的，他为了他们也走向了谦卑。毕竟，他们没有受制于军事力量，也没有向军人发誓去打击被征服的敌人。人们不敢杀死那向他犯了罪或即将犯罪的敌人，竟然会因为敌人向他犯了罪，或为了防止敌人犯罪而自杀，谁会犯如此糟糕的错误，来这样设想？

25. 不该通过犯罪来避免罪

我们应该恐惧诫慎，以免身体在遭到敌人的欲望征服时，会调动心灵中最肮脏的快感，赞同犯罪。因此，他们说，这不是为了防止别人，而是预防自己犯罪，所以在这么做之前，先杀死自己。凡是把自己交给上帝和他的智慧，而不是身体的贪欲的人，他的心灵都不会纵容肉体的欲望，在别人的欲望引诱下去赞同。真理明确地认为，杀死自己是一件可怕的行为和受诅咒的罪恶，既然如此，如果说"我们现在犯罪吧，就可以以后不会犯可能的罪；现在我们杀人吧，以后就不会犯可能的奸淫"，这不是很愚蠢吗？如果我们真的被邪恶所牵制，不可能无罪，那就应该选择一个轻一些的罪。难道未来一个不确定的奸淫不比当下一个确定的谋杀更合适吗？犯下一个可以通过告解赦免的罪，难道不比犯下一个连告解补救的余地都不留下的罪好吗？我说这些，是针对那些男人和女子，那些不是因为别人的，而是为了避免自己犯罪，为了自己不要在别人的欲望下主动配合，从而想到对自己施加暴力褫夺生命的男人和女子。至于另外那些基督徒，他们信仰上帝，把希望放在上帝那里，靠他的救助来养育自己，他们的心志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我说，他们如此的心志，根本就不会被肉体的快感激发而屈服，去配合那卑下的事。但是，那不守规矩的欲望毕竟依然寄居在我们可朽的身体里，如果它不按照我们的意志的法，而是按照自己的法运行，一个不配合它的人当然是无罪的，正如睡觉中的身体的运动是无罪的一样。

26. 有些事是不该做的，但我们知道，圣徒们还是做了；我们该认为，他们是为什么做的呢

但是，有人提到，在被迫害的时候，有神圣的女子，为了不让破坏

她们的贞洁的淫徒得逞，跳到河里，被卷走和溺死；她们就这样死了，而她们的殉道得到大公教会的尊崇，不断得到隆重的赞美[107]。对此我不敢妄加评判。我不知道，是否教会有关于她们信仰的可靠的证据，神圣权威说服了他们，应该对她们隆重纪念；有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那就不是由于人的欺骗，而是来自神的命令，不是犯错，而是服从。就像在参孙那里，我们相信他没有违背神法[108]。如果上帝命令什么，并且自己毫不含糊地宣布他在命令，谁能把服从叫做罪呢？谁能指责对虔诚的遵从呢？但是，仅仅因为亚伯拉罕祭献儿子是值得赞扬的，人人都要向神祭献儿子，那可不是无罪的。按照法律，士兵要服从某些权力，如果他遵守这权力的命令杀人，他不会被城邦的法律判处杀人罪，如果他不杀人，反而因违抗和蔑视命令而有罪；但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权威杀人，就会因为使人流血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惩罚，是因为没有命令就去做事；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如果不按命令做就会被惩罚。两种情况的道理是一样的。指挥官的法律尚且如此，造物主的法当然更是这样！一个人听到过，法律不准自杀；但是，如果上帝命令他这么做，由于他不能蔑视上帝的法令，他还是可以这么做；但他必须明确看到，他是否得到了上帝毫不含糊的命令。我们通过耳朵知道别人的良知，因此不可擅权判断对我们隐蔽着的事。"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109]我们说这些，我们确定这些，我们以各种方式肯定：没人可以为逃避尘世中的烦恼随意自戕性命，因为这是陷入了永恒的烦恼；没有人应该因为别人的罪，而使自己犯下最大的罪，因为别人并不能污染自己；没有人应该因为以前犯的罪而这么做，因为他还需要活下去，才能靠告解获得救赎；没有人应该为了追求死后更好的生活而放弃此生，因为他因自己的死而犯了罪，死后不会有更好的生活。

---

[107] 教会赞美这类的殉道者，安布罗斯(Ambrosius)在《论贞女》(De Virginibus)第三卷，和《书信七(致 Simplicianum)》中都有提及。在尤西比乌(Eusebius)的《教会史》第八卷第二十四章，也谈到了这样的女子。

[108] [译按]Dyson 把这里理解为，"我们不相信参孙，就是违背神法的"。虽然语法上也可讲得通，但似乎不合上下文。

[109] 《歌林多前书》，2:11。

27. 能否为了避免犯罪而主动求死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早就开始说了的，有人认为自杀是有用的，因为，每一个自杀的人，都是为了避免陷入罪孽，无论是快感的诱惑，还是残酷的痛苦。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原因，那就会让我们得出这么个结论：应该鼓励人们，只要在重生的神盆里沐浴过了，得到了对所有罪孽的宽恕，最好快去自杀[⑩]。这时他既然已经洗去了所有以前的罪，就应该避免所有以后的罪。倘若靠自愿死去达到这点是对的，为什么不尽最大努力去做呢？那么，为什么每个受洗了的人还放过自己呢？既然每个人都有能力那么容易地杀死自己来避免犯罪，为什么每个已经得到解救的人又重新回到这危险的生活中呢？圣经里说："铤而走险者必将自毙。"[⑪]既然人们可以合法地离开人世，那他们为什么还爱（或者不是爱，是承担）这么多危险，留在人世呢？或者，难道说人心就是那么愚蠢而卑劣，要背离对真理的思考：如果每个人为免被俘、被统治、陷入罪孽都可以杀死自己，他自己却愿意活着，愿意让自己在所有的时日接受充满尘世的各种诱惑，不仅受一个统治者的压制，而且还要遭受别的无数的苦难，因为没有这些就没法在此世生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愿意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劝说，努力让那些受洗的人或是保持完整的童贞，或是守住寡妇的贞操，或是保持着对配偶的忠贞[⑫]——而我们有更好的、更简单的办法可以把人们从所有犯罪的危险当中解救出来，既然我们可以劝说那些接受了赦免已经远离罪恶的人抓住死亡，让他们更健康更纯洁地前往上帝那里？如果有谁真的认为应该这么做，或应该劝人这么做，那我就不会说他是傻了，而说他疯了；如果有人对着别人的脸说"杀死你自己，不要把你很小的罪变得更大，因为你生活在风俗败坏的野蛮人的统治下"，他一定也会说出这样极端有罪的话："你的罪过都经过清洗了，杀死你自己吧，不要回去再犯更糟糕的罪，因为你生活在这样一个淫乱肮脏、凶残卑鄙、充满愚昧和敌意的大地上。"因为这样说是不合神

---

⑩ 《提多书》，3：5。

⑪ 《圣经后典·便西拉智训》，3：26。

⑫ 参考奥古斯丁，《布道辞》，192：2；223：1。

法的，杀死自己也是不合神法的。因为如果人们能找到什么为自杀正名的理由，也就没有比这更像正确的了。但是连这都不对，就没有理由了。

28. 凭着上帝的什么裁决，他会允许那些敌人在贞洁者的身体上纵欲犯罪

28.1 虔诚的基督徒姐妹们，如果你们的贞节被敌人玩弄了，你们不应该厌倦了生命。只要你们保持虔诚的良知，不赞同那些被允许向你犯罪的人，你们就可以获得巨大而真实的安慰。但是，也许你们会问，为什么他们被允许犯罪，这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神意，"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113]。还是充满信仰地询问你们的灵魂吧，问自己是否过于夸张自己的正直、自制，或贞节，而膨胀起来，是否对人们的赞扬沾沾自喜，并且忌妒那些获得这些的人。我所不知道的，我不会指责，在你问你们的心的时候，它们怎么回答我也听不到。如果它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你们就不要因为失去贞节而大惊小怪(你保有它，只是为了取悦于人)，而应该珍视那些不能为一般人所看到的东西。如果你们没有赞同犯罪者，神恩就不会离弃你们，而且神的佑助也会到来；你们不该爱人的光荣，它会继之以人的羞辱。在两种情况下，你们都会得到安慰，心灵虚弱的人啊。你们在上帝那里得到证明，在人间受到谴责，在上帝那里得以称义，在人间得到矫正。但是，在被问到时，也会有人的心回答说，她们并没有因为作为处女、寡妇或人妻的贞节这善行而骄傲，而是"要俯就卑微的人"[114]，面对上帝的赏赐"当存战兢而快乐"[115]。她们不会忌妒那些因为神圣和贞节而杰出的同辈，而是把人的赞美看得很轻。因为带来赞美的美德很稀少，也只有很少的人会得到赞美；她们宁愿有这种美德的人更多，而不是让自己因为跻身少数有德者的行列而得到更多赞美。这些人如果遭到野蛮人的欲望的强迫，也不能抱怨野蛮人被允许犯罪，她们不能因为上帝让她们卷入那种犯了就该被罚的罪，就认为上帝忽视了她

---

[113] 《罗马书》，11：33。
[114] 《罗马书》，12：16。
[115] 《诗篇》，2：11。

们。邪恶的欲望导致的重罪，当下并不遭到神的审判，只是要留到末日审判时才昭示善恶。也有可能，那些女子的良知虽然知道，自己的心不应该因为贞节的善行而自我膨胀，但由于潜在的软弱终会滋生为高傲，于是在城邦遭到敌人的涂炭时，她们如果逃过羞辱，那骄傲就膨胀起来了。于是，她们因此就遭到了强暴，以免安逸改变了她们的节制，就像有些男人被死亡吞噬，但是邪恶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理智[116]。那些肉身永远都不会受到卑劣的罪污染的女子，常常为此骄傲；那些未曾被敌人的暴力侵犯的女子，也将为贞节骄傲。在这两种情况下，她们的贞节并未减少，但都该学会谦卑。前者疾病已成，应该治疗了；后者即将成病，需要防治。

28.2 对下面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保持沉默：有承受了罪的人认为，自制之好似乎就在于保持身体的好，只要身体不被别人的欲望操纵，那这种美德就可以持久；她们不知道，只有靠神的保佑和强壮的意志，才能保持身体和精神[117]的神圣；这种好，不是那种可以违背意志而被从心灵夺走的好，也许她们可以走出这个错误了。她们应该认为自己在依照良知侍奉上帝，并且以坚定的信仰认为，上帝是不可能遗弃这样侍奉他、这样向他祈祷的人的。她们不应该怀疑，自己的贞节会多么取悦上帝。她们应该看到，上帝是不会允许他的圣徒身上发生什么变故，使得他们的神性消退的，而这神性正是他创造的，也是他所喜悦的。

29. 当不信者非难基督并没有把罗马从敌人的狂暴中解救出来时，基督的家仆该如何回应

至高的真正上帝的全体家仆[118]有自己的安慰，这安慰既不是虚假的，也不是来自对不确实、不安定的事物的希望。他们对此世的生活一点也不感到后悔，而是从中学会朝向永恒，他们把地上的好

---

[116] 《圣经后典·所罗门智训》，4:11："这样邪恶与虚妄便无法腐蚀他的思想和灵魂了。"

[117] [译按]奥古斯丁在每本著作中，甚至在这同一本书中，在谈到"灵"(spiritus)的时候，所指是不同的。此处的"灵"，就不是第十三卷所说的"灵性"，而是"精神"的意思，与"灵魂"和"心灵"含义相近。我们在此就译为"精神"。希望读者注意，"精神"和"灵性"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

[118] 这里的 familia 虽然是家庭的意思，但主要指家中的仆人。

处用于羁旅之中，不追逐它们，坏事则用来证明和修正自己。而那些攻击他们的正直的人，在基督徒们遇到了尘世中的坏事的时候，则对基督徒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呢？”[119]那让他们自己说，在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的诸神在哪里，而他们之所以崇拜他们的神，或者争辩说诸神应该被崇拜时，就是因为诸神能让他们避免受苦。而基督徒则回答说：我的神无处不在，整个无处不在，不会限制在任何地方，他能不知不觉地到来，不必挪动就离去；他把我置身于这对头之中，或是为了检验我的德性，或是为了惩罚我的罪过。我虔诚地忍受这尘世的坏事，他就是对我永恒的奖赏。但你们是谁，我还要屈尊来和你们谈你们的神，他们可比我的神差多了，我的神“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耶和华创造诸天”[120]。

30. 那些抱怨基督教时代的人，其实是想享受可耻的奢侈生活

在布匿战争的恐慌中，罗马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人搬运福利吉亚(Phrygia)的圣像，元老院一致推选了你们的大祭司纳西卡的西庇欧(Scipio)[121]。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也会制止你们这种不明智，但也许你们根本不敢正视他的神情。你们在遭到了对手的袭击时，如果不是因为希望奢侈生活得到保证，让那无比堕落的习俗不要被什么艰难和困扰所打破，你们为什么要责难基督教时代呢？你们企求和平和各种物品的富足，却不希求能让人以美德真诚地享用这些物品：节制、清醒、克制、虔诚；你们只想满足数不清的各种愚蠢的欲望；由此而在你们的风俗里面所产生的坏事，比凶残的敌人会带来的坏得多。而你们

---

[119] 《诗篇》，41：4。

[120] 《诗篇》，96：4—5。

[121] 这里的西庇欧是普布利乌斯·刻耐流斯·西庇欧·纳西卡(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Nasica)。当时，罗马处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遭到汉尼拔的侵扰，于是，罗马人决定从一个城邦福利吉亚运来大母神的神像，因为按照人们对西彼拉占卜书的理解，她会安顿罗马、驱逐敌人。根据德尔斐的神谕，他们需要选一个最好的人来迎接圣物，于是就选了西庇欧。很多古书记载了此事，如李维《罗马史》，29：4。

的那个大祭司西庇欧，被元老院全体当作最好的人[12]，他因为害怕这样的灾难，不愿意罗马灭亡她的对手迦太基，所以反对加图所提的灭亡的提议[13]，他担心，安全会成为软弱的心灵的敌人，因为他看到，恐惧是必需的，可以像孩童的师傅那样看护公民。他的观点没有错；事实自身证明他说的是多么正确。迦太基被灭亡以后，罗马共和国的巨大威胁解除了，消失了，她的繁荣中却诞生了接连不断的各种坏事，城邦的和谐先是被野蛮而血腥的暴乱腐化和瓦解了，随后，因为接二连三的坏事，导致了内战，带来了巨大破坏，血流成河，掳掠强暴。可见，罗马人在生活更正直的时候，只须害怕来自敌人的坏事；正直的生活被毁以后，就要承受公民之间的残暴；在人类的各种罪过之中，统治欲在整个罗马民族中尤其强烈，当这种欲望征服了少数当权者后，也会使别的人疲惫涣散，就像把他们囚禁在枷锁中一样。

31. 在罗马人当中，称王的欲望在何种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罪过

那无比高傲的心志中的统治欲何时才会安宁？直到随着尊位的提升，到达了王者的大权。如果野心不那么流行，这种尊位的提升也就没了作用。如果不是在一群被贪婪与奢侈腐化的民众里，野心也难以流行。西庇欧极有先见之明地提出警告，不愿意灭亡那最大、最强、最富的敌人的城邦；当时他就警惕物质的富足，因为这会使人民变得贪婪和奢侈。如果不灭亡那个城邦，欲望会被恐惧所压制；欲望得到压制，就不会奢侈；奢侈得到制约，贪欲也不会发展；因为这些罪过遭到了抑制，对城邦有用的德性就会繁荣和增长，与美德相应的自由也会维持。出于同样的极具先见之明的爱国之情，那时候你们的这个大

---

[12] 此处奥古斯丁弄错了。反对灭亡迦太基的不是迎接大母神的那个西庇欧，而是他的儿子，于公元前 155 年任执政官。西庇欧是罗马一个非常显赫的大家族。这个家族本来姓刻耐流斯(Cornelius)，Scipio 的意思，是木棍，因为刻耐流斯家族的一个人至孝，搀扶他的父亲时，仿佛把自己当成了木棍，所以就以此为姓。本书中出现了至少五个不同的西庇欧。3:21 中还有两个，包括西塞罗《共和篇》中的西庇欧和取名阿非利加努斯的西庇欧，还有 2:9,12 中的西庇欧。分别见该处的注释。

[13]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老加图部分。这里所说的加图是老加图，即本书 1:23 中的加图的祖父，但名字与小加图完全一样。他也是一个节俭而品德高尚的人。

祭司(按照普遍的说法,那时候的元老院里把他选为最好的人,没有一张反对票),就在元老院试图建造一个有座位的舞台的时候,制止了这种倾向和欲望;他还用很严厉的演讲说服了人们,叫人们不要让希腊人的奢侈之风偷窃了祖国的尚武之风,不要让罗马的德性被外邦的堕落所软化和破坏。他的权威很有分量,元老院被他富有远见的言辞所触动,甚至都禁止使用那些低处的临时席位,这些座位本来是准备在拥挤的时候给观看场上表演的公民使用的[124]。他是那么认真,如果他敢于反对那些他以为是神的东西的权威,他也许甚至会把罗马的戏剧表演本身都要从罗马城取消,但那时候他不知道他们是邪恶的鬼怪,或者也许知道,但他认为,取悦他们比谴责他们更好。因为那时最高的教导尚未向这些民族显示。这教导用信仰净化心灵,用谦卑的虔诚改变人类的情感,朝向天堂,甚至不止是天堂,把他们从那高傲的鬼怪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32. 戏剧表演的设立

你们那些不知道的,真该知道了;你们那些知道但假装不知道的,还在嘟嘟囔囔地反对那把你们救出这样的鬼怪的统治的拯救者,你们注意:那些舞台表演,那卑鄙的场面和虚荣的放纵,并不是来自人的罪过,而是你们的神命令在罗马设立的。你们如果把对神的恭敬献给那位西庇欧,而不是如此崇拜这些神,那还可原谅些。那些神并不比他们的大祭司更好。看吧,注意吧,倘若你们长期以来饱饮谬误的心志还能够允许一点清醒的思考。是为了缓解身体的瘟疫,神自己命令展示这些戏剧表演[125];而大祭司是为了警惕心灵的瘟疫而禁止设立这表演的。如果你们心志里还有光,认为心灵高于身体,那你们选择崇拜谁呢!戏剧并没有平息身体的疾病,因为一个本来好战而坚强的民族在被竞技场中的戏剧吸引之后,产生了对戏剧表演的疯狂喜爱;而是那些邪恶的精灵早已狡猾地预见到瘟疫即将结束,于是很乐于利用这个机会,让人们沾染了另外一种远为严重的疾病,不是在身体上,而是

[124] 李维,《罗马史》48;阿庇安,《诸内战记》,1:28;奥罗修斯,《历史》,4:21.4。

[125] 李维,《罗马史》,7:2.1—3。

在道德上。他们用黑暗遮蔽了那么可怜的人们的心灵，用那么丑陋的变形来欺侮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一些在罗马城被毁之后逃到了迦太基的人，他们受这瘟疫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甚至于也在那里每天待在舞台前，疯狂地竞相追逐演员。如果后代的人听到我这话，他们也许都无法相信。

33. 罗马人的罪过，就是祖国的毁灭也不能纠正

蒙昧(amente)的心志(mente)[126]啊！这错误(不，这疯狂)究竟是什么？我们听说[127]，东方的民族和天涯海角的大城也在为你们的毁灭举行公众的哀悼悲戚，但是，你们自己还在流连剧场，走进其中，充斥其中，做出比以前所做的糊涂得多的事情。西庇欧反对在剧场加椅子的时候，所惧怕的正是你们的心灵的这种堕落与疾患，正是正直与真诚的这种消亡。他看到，繁荣能很容易地腐化和毁灭你们，所以不希望你们太安全，而要面对敌人的威胁。他认为，一个国家若城墙挺立，但道德隳堕，并不幸福。但是你们却更看重不虔诚的鬼怪的诱惑，而不看重有先见之明的人的警告。因此，你们自己所做的坏事，你们不愿意归罪自己，但是你们所承受的坏事，你们又归罪于基督教时代。你们追求安全不是为了国家的和平，而是为了追求奢侈又不带来惩罚。你们已经丢掉了物质的繁荣，却又不能被外患纠正。所以那位西庇欧希望你们害怕敌人，从而不再耽于奢侈；而今你们即使遭到敌人的袭击也不节制奢侈，你们失去了忧患的用处，你们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怜之至，让你们停留在最坏的状态中。

34. 上帝用毁灭来考验罗马城，他的仁慈何在

但你们之所以还活着，全有赖上帝，他令你们得到赦免，让你们通过忏悔纠正自己；他甚至向你们这些不知感恩的人显现，使得你们或是在他的仆人的名字之下，或是在纪念他的殉道者的圣地，逃脱了敌手。据说，罗慕洛和雷姆斯建立了一个避难所，无论谁跑到那里，都被

---

[126] [译按]奥古斯丁在玩语言游戏。这里的 amente 是对“心志”(mente)的否定，但我没有找到恰当的中文词来表达这一关系。

[127] 哲罗姆，《书信》，136：2；127：12。

赦免所有过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增加他们创建的城的人口。这是个神奇的先例，正预示了基督的光荣。罗马城的建立者当年建立了避难所，她的毁坏者也建立了一个避难所。现在这个的建立，是为了拯救数目众多的敌人；当初那个的创立，却不过是为了增加她的公民的数目，这又算什么伟大？

35. 教会之子藏在不敬者当中，虚伪者躲在基督教会里

我主基督的家仆中那被救的人们，万王之王基督的羁旅之城，就用这个或诸如此类的别的（如果还能找到更丰富、更恰当的）答案，来回答他们的敌人吧。她要清醒地记住，在敌人当中潜藏着上帝之城的未来公民，不要让她以为，在他们走向忏悔之前，承担他们的敌意是毫无意义的。而同样，只要上帝之城还在尘世中旅行，即使和上帝之城在一起的人中，也有一些，虽然通过圣事和上帝之城联在一起，但是将来不会和她一起，享受圣徒才会享有的那种永恒幸福。他们一部分是潜藏的；一部分是公开的，甚至和自己的敌人一同来反对上帝，虽然参与了上帝之城的圣事，却毫不犹疑地嘟囔抱怨，那边和敌人们一起走进了剧场，这边又和我们一同走进了教堂。但是，我们完全不必因此而对改正他们过于绝望，毕竟，在那些最明显的反对者中还潜藏着一些人注定是我们的朋友，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于是，两个城在这个时代交织在一起，相互混杂，直到最后的审判才会分开；现在，在上帝的帮助下，为了上帝之城的光荣，我就要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讲两个城的起源[128]、发展[129]，以及应有的结局[130]。在与另外一个城相对比的时候，上帝之城的光荣能够更清晰地显现出来。

36. 随后的论述中所要讲的问题

他们把罗马共和国的灾难归给我们的宗教，因为他们被禁止祭祀自己的神。我还要继续反驳这些人。早在对诸神的祭祀被禁止之前，就有坏事；我们应该提到可能想起的最大和最多的坏事，或是看来足

[128] 参见卷十一——卷十四。
[129] 参见卷十五——卷十八。
[130] 参见卷十九——卷二十二。

够说明问题的坏事，无论是发生在罗马城的，还是发生在帝国所属的行省的。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宗教已经照耀在他们头上，或者已经禁止他们进行渎神的祭祀，他们无疑会把所有这些坏事归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指出他们的道德风俗是什么，以及真正的上帝（万国都在他的权力之下）为什么会屈尊帮助提升他们的帝国。而他们所认为是神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帮助他们这些事，反而用欺骗和错误来伤害他们。最后，我还要反驳另外一些人，他们虽然被最明显的证据驳倒和说服了，还是试图说明，崇拜诸神不是对此生有用，而是对死后的生活有用。如果我没有错，这个问题会更加费神，更值得精细地辩难。这里我针对的并不是随便哪个哲学家，而是他们中最优秀、光荣和明白的，他们和我们有很多同样的观点，比如一样认为灵魂不朽，真正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他是靠他的神意来统治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的。即使这些人，在他们和我们认识抵触的地方，还是应该反驳。我们无法回避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尽力使用上帝所赐予的力量，来反驳那些不虔诚的反对意见，讲出上帝之城、真正的虔诚，和对神的崇拜。只有在上帝之中才应许了唯一的、真正的、永恒的幸福。我们就这样结束本卷，下面我就从新的开端来讨论这些问题。

上帝之城卷二

[本卷提要]在这一卷的论辩里,作者指出了罗马在基督之前遭受的坏事,而那时候,对伪神的崇拜还很强大。由此证明,由于对这些伪神的关照并没有使他们得到解救,他们反而遭受了道德的败坏和心灵的罪过,如果这不是唯一的,也应是最大的坏事[①]。

1. 必须把论辩规定在什么限度之内

如果人们惯常的软弱感觉不敢再习惯性地抗拒真理的理性证据,而诉诸拯救性的教诲,以这种良药来克服他们的衰颓,直到借助神佑、信仰和虔诚介入治愈,那就并不需要冗长的宣教来说服他们那空洞意见的每个错误,只要那些感觉正确的人用足够恰当的言辞解释就可以

① [译按]卷二、卷三、卷五是通过对罗马的历史考察,来反驳对手对基督教的指责。在卷二,奥古斯丁主要指出,在崇拜异教诸神的时代,罗马同样遭受了很多灾难。最重要的是,罗马的宗教不仅没有提升灵魂,反而导致了道德的堕落。对宗教的这一看法,直接继承了柏拉图以来对诗歌和宗教的保留态度。但古典思想家对"神道设教"的审慎态度是基于一种辩证法的考量,其反对是相对的。而奥古斯丁在把这一看法基督教化之后,就彻底否定了古典宗教对道德的提升。这里对宗教、道德、政治的理解,在根本上与古典思想是不同的。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我们可以看本卷二十章以下对政治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与卷十九相互呼应,是本书中不多的讨论真正政治问题的段落。

了。但现在，愚蠢的心灵所患的疾病更重、更有害了。在我们那么充分地诉诸真理，竭尽一个人劝说另一个人的所能之后，他们还是坚持自己非理性的幻象，或是因为过于盲目，看不到最明显的事，或是因为顽固不化，对看到的事情也不承认，把他们那些东西当理性和真理来捍卫。因此有必要更冗长地讲述很多已经清楚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些真理不仅举到他们视线前面，而且拿到这些闭着眼睛的人的触觉前。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总应该回应那些回应我们的人，我们的讨论什么时候终结，我们宣讲的限度何在呢？有人或是因为不能理解我们所说的，或是心志强硬抗拒，即使理解了也不遵从。他们回应了，就像圣经里写的那样，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②]，不知疲倦地讲空话。如果我们要反驳所有反对的话，只要他们厚着脸皮，硬是不理我们所说的时候，我们就要反驳他们所有用来对抗我们的话，那你会看到无休无止、连篇累牍，而又徒劳无功的说教。我的孩子马凯利努斯，我在基督的爱之中自由地完成这项工作，就是为了对你和别的基督徒有用；但我甚至不想让你们来这样评判我的作品：只要在阅读中发现了一些地方，和听到的相矛盾，就总是渴望得到回应。不要像使徒所说的那些愚蠢的女人那样："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③]

2. 第一卷里已经讲过的内容

在前面一卷书中，我确定要讨论上帝之城的问题，并且借助上帝的帮助，着手这项宏大的工作，那时我首先想到要回应[④]一些人，他们把最近蹂躏了世界的战争，特别是罗马城新近遭到的野蛮人的涂炭，归罪于基督宗教，因为这宗教禁止他们向鬼怪献上污秽的祭品。然而，他们更应该归于基督教的，是因为基督的名，发生了与战争的惯例和习俗相反的事情：野蛮人提供了巨大的宗教场所，让人们自

② 《诗篇》，94:4。
③ 《提摩太后书》，3:7。
④ 有些版本是"对抗"。

由地逃到那里；于是，野蛮人如此荣耀了基督，不仅放过基督的真正的仆人，甚至还饶恕了出于恐惧假装侍奉他的人。本来依照战争法可以做的，现在却宣布是非法的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恩会到达这样不敬和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争斗带来的那种艰难，会同时折磨虔诚者与不虔诚者？这个问题包括几个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无论神的降福还是人的灾难，总是混杂地、没有分别地降到好的和坏的活人身上，这总是困扰着很多人，要完成这部著作，我有必要打消人们的困扰。而我颇花了一些篇幅，主要安慰那些虔诚而贞节的圣女子，她们遭到一些敌人的蹂躏，被抛入痛苦的羞愤之中，虽然她们未被夺走坚韧的贞节。她们没有什么罪过可自责的，她们也不应该自责自己的生命。然后我简单谈到了那些在这些事情上攻击基督徒的人，他们特别是攻击那些虽然蒙羞受辱，但仍保持贞洁和神圣的女子。他们放肆而无比鲁莽地煽动基督徒，他们充满罪过、毫不尊重，比起真正的罗马人来大大堕落了。编年史著作中充满了对罗马人的辉煌成就的赞美和推崇，而今他们的后人却成为他们的光荣的最激烈的对手。古人如此苦心戮力建立和发展的罗马，在矗立之时，比被毁灭之后，更加败坏；在毁灭之后，掉下的是瓦砾和木头，而在矗立之时，这些生命所弃守的不是城墙，而是道德的堡垒和工事。他们心中的贪欲比现在覆盖了全城房屋的熊熊大火还要致命。谈到这里的时候我结束了第一卷书。然后我就要讲到建城以来罗马城所遭受的灾难，无论是罗马城中的，还是在她所征服的各省中的；如果那个时候，反对他们的虚假骗人诸神的福音教化，就已经像现在这样无比自由地得到传扬，他们会把这些全归罪给基督教。

3. 我们要参考历史，看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当罗马人还崇拜诸神的时候，有什么坏事发生在了罗马人当中

但请记住，在我回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要对无知的人说话，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无知，所以有这样的俗语：“少雨，要归罪于

基督徒。”[5]他们当中当然有一些好学之士，热爱历史，容易理解我说的那些，但是为了在那些没学问的大众当中制造最大的敌意，他们假装不知道。他们还极力强化百姓的这一观念，本来在各个地方、各个时间都常常爆发在人类身上的灾难，他们却归罪于基督教之名，因为基督教名声巨大、辉煌发展，已风行各地，冲击了他们的神。让他们和我们共同回忆，在基督化为肉身之前，在他们徒劳中伤的基督的光荣的名字为人民所知之前，罗马的政事(res Romanae)已经遭受了多少和多么不同的灾难。如果他们能够，让他们就此辩护他们的神，说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崇拜，诸神的崇拜者就会不遭受这些坏事；如果现在遭受这些，他们就会竭力归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要讲的这些神，在基督的名字得到传扬和禁止对他们的祭祀之前，为什么会允许这些在他们的信徒身上发生？

4. 诸神的崇拜者从来没有从他们的神那里得到正当的诫命，他们的仪式中宣扬的都是下流的事

首先，为什么他们的神不愿意照管他们，使他们不会堕入如此糟糕的道德呢？真正的上帝是应该抛弃那些并不崇拜他的人的；但是，他们自己的神，就是那些极为忘恩负义的人们抱怨被禁止崇拜的神，为什么没有颁给他们法律，让他们活得好呢？当然，他们是以什么仪式被崇奉的，他们也应该照管什么样的事情。但人们会回答，凡是坏事，都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谁否定了这一点呢？但作为人的守护神，他们确实不应该把好的生活的诫命隐藏起来，不给崇拜他们的人，而应该清楚地昭示出来，通过先知把犯罪者聚集起来，明确用惩罚警告作恶者，用奖赏鼓励正直生活者。在他们的神的庙宇里面何曾发出这样明确响亮的声音？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常常前去看那渎神的场面和表演；我看到了那疯狂的祭司，听到了他们的音乐。那最卑劣的表演，本来是展示给男女神灵的，我们却借此取乐。诸神包括处女神

⑤ 又见于奥古斯丁，《〈诗篇〉解》，80:1；德尔图良，《护教篇》，40，涂世华译本，香港：道风书社，1999。

凯勒斯提斯(Caelestis)和众神之母伯希西亚(Berecynthia)[6],在这位伯希西亚沐浴之前,这么庄重的净化节日的仪式中,无比污秽的演员当众唱歌,我且不说众神之母,就是随便哪个元老院成员的母亲,或随便一个正直人的母亲都不该听,甚至演员自己都不会让自己的母亲听这样的歌。因为人们尊重父母的天性,任何人也不会献上这种污秽的歌。因此,这样猥亵的表演和场面,演员们都羞于在家中,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排练,却要当众表演给众神的母亲,每次都吸引来大量的男女人众观看和倾听。那些观众从四面八方带着好奇心被诱惑而来,他们会因为贞洁受到冒犯而感到脸红。如果这也是神圣的,还有什么是渎神的?如果这也算净化,那还有什么算玷污?这就是他们庆典的宴会中所谓的一餐(fercula)[7],在庆典中饮宴,让那些肮脏的鬼怪来享用。如果他们会欣赏这样的肮脏东西,谁不能感到他们是怎样的精灵啊?除非此人不知道,还有肮脏的精灵会以神的名字进行欺骗,或者他就生活在这当中,欣赏和敬畏这些鬼怪而非真的上帝的愤怒。

5. 诸神之母的崇拜者给她的淫秽荣耀

我根本不愿意提到那乐于这低俗的、充满罪过的风俗的人,而更想谈到那努力终结这种风俗的人,还是那位被元老院选为最好的人的纳西卡的西庇欧,那位亲手捧着鬼怪的像,进入罗马城的西庇欧[8]。让他对我们说,他是否愿让他的母亲从共和接受这最好的奖赏,从而得到神圣的荣耀;在希腊、罗马和别的民族中,人们认为,必朽的人如果做了巨大的好事,他们就被当成不朽的,就可以把他们接纳到众神的

⑥ 参见奥维德,《宴饮》,4:355;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784;9:82;阿卜莱乌斯,《变形记》,6:4;11,5;德尔图良,《护教篇》,24;奥古斯丁,《〈诗篇〉注》,62:7;98:14;《布道辞》,105:9。Caelestis,拉丁文意为天堂,但不知与此女神有何关系。这是来自迦太基的一位女神,还有说法说这位女神后来被等同于或吸纳进了众神之母希波尔(Cybele)的形象。而 Berecynthia 一般被认为就是希波尔。如果认为 Caelesti 就是希波尔,那么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女神。此处存疑。

⑦ [译按]Fercula,是一种托盘,在祭祀仪式中托着神的形象。另外,也指食物的托盘或一道菜。

⑧ 李维,《罗马史》,29:14.5—14。

行列[⑨]。如果能够，他定会为自己的母亲选择最大的幸福。但我们随后要进一步追问，他是否要在母亲的光荣中加上这下流的庆典：他难道不会立即大叫，宁可让自己的母亲死去变得毫无感觉，也不愿让她变成女神，高兴地听那些赞美？他在当罗马元老院成员时，心志清醒，禁止在满是强壮男子的罗马城里建造竞技场，他怎么会让他的母亲这样被崇拜，就像那女神一样得到仪式的奉承？这种语言对任何一个妇人都是一种侮辱。他也不可能相信，女人那值得赞美的羞涩，在她变成神之后就会变成相反的，让她的崇拜者用那么肮脏的语言来荣耀她。而她在生而为人的时候，如果听到这些话而不把耳朵堵起来，转身离开，她的邻居、丈夫和儿子都会为她脸红。即使最坏的人，有一个这样的母亲都会感到羞耻，而她却母仪诸神，为了控制罗马人的心志，要寻求他们当中最好的人，不是要训诫他和帮助他，而是以谎言来欺骗他，圣经里就是这样来说她的："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⑩]她这样做是要靠假装神的见证，来吹捧此人心灵本性的伟大，使他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从而不再追求真正的虔诚与宗教。没有了这些，他的值得赞美的天性就会在高傲中退化和堕落。因此，那个女神在自己的典礼上要求的，是最好的人在自己的家宴中都不愿有的，如果不是用心险恶，这个女神追逐最好的人还会有别的什么目的呢？

6. 异教诸神从不确立好的生活的教导

因此，对于那些崇拜他们的城邦和人民，这些神灵根本不关心他们的生命与道德，而是允许可怕的、令人发指的坏事充满他们，而不用可怕的禁令阻止他们变得最坏。那坏事不影响他们的土地和葡萄园，不影响他们的房屋和财富，也不影响那服从心志的身体，而是直接进入心志，就是节制肉身的心灵。如果有什么禁令的话，让它展示出来，让它表现出来。别让他们指给我们那种不知道是什么的秘传，缠绕在

⑨ 西塞罗，《论神性》，2:24。

⑩ 《箴言》，6:26。

极少数人的耳边，就是那些接受了宗教秘密仪式的人的耳边，从中可以学到生活的正直和贞节；而要展示或解释给我，那些献给神的聚会的地方，而不是那些表演、淫词艳曲、演员的胡闹，不是人们可以恣意下流的“国王出逃”(Fugalia)[11]的庆典(真的是出逃，逃走的却是廉耻与真诚)；而是在聚会中大众都听到众神禁止贪婪，打击野心，约束奢侈，也就是能学到波西乌斯(Persius)[12]斥责可怜的人们的诗行。他说：“可怜的人们，学吧，认识到事物的原因，我们何以存在，我们出生是为了什么，我们被给予了什么秩序，我们怎样能够成功，而不翻船；我们的财富应有怎样的限制，财产有何用途，我们应该向国家和邻人献出多少，神命令你成为什么，他命令你在人中占有什么位置。”[13]让他们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神有这样的教诲总是在传诵，崇拜他们的人们经常听到；而我们可以说，凡是基督教传播到的地方，基督教会就是为此而建的。

7. 没有神的权威，哲学发现就是无用的；总趋向于罪过的人，更多会受神的所作所为的影响，而不受人的论辩影响

也许他们会提醒我们哲学家的流派和论辩？首先，那些是希腊的，不是罗马的；即使说这些变成了罗马的，因为希腊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但这些哲学并不是神的诫命，而是人的发现。哲学家们凭借自己所秉有的最敏锐的天性推理追问事物的自然中潜藏了什么，道德风俗中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在逻辑规则的演绎中，什么是相互关联的，什么不能推出甚至是相矛盾的[14]。在神的帮助下，他们有大量的发现。但是当他们自己的人性支配的时候，特别是在神意正确地拒斥他们的高傲的时候，他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于是，恰恰是与他们的

---

[11] 又称 Regifugium，每年 2 月 24 日罗马人举行的节日，为的是庆祝塔昆被赶出罗马和共和国的建立。

[12] 奥鲁斯·波西乌斯·福拉库斯(Aulus Persius Flaccus，34—62)，罗马讽刺诗人和斯多亚派哲学家。据说他写作写得很艰难，因此作品不多。流传下来六首不长的讽刺诗。

[13] 波西乌斯，《讽刺诗》，3:66—72。

[14] 这里分别指三种哲学：自然哲学、道德哲学、逻辑学。参见本书 8:4。

对比表明，只有通过谦卑，虔诚之路才能升到最高处；按照主——真正的上帝——的意志，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和讨论这个问题[15]。实际上，如果哲学家真的能发现一些足以引向美好和幸福生活的内容，给予他们这样的神圣光荣，难道不是更正义的吗？在柏拉图的殿堂中读他的书，比起迦利们在鬼怪的殿堂中阉割自己[16]，弱小者被献祭，愚人自我鞭挞，或者残忍或者下流，或者下流而残忍，或者残忍而下流地向那些所谓的神祭祀，当然更好更真诚。让那些青年当众听到诸神的正直之法，比起虚妄地赞美祖先的法律与制度，不是一种更充分得多的教育吗？所有这些神的崇拜者，那些更渴望朱庇特的事迹，而非柏拉图的教诲和加图的批评的人，很快他们的欲望会推动他们，就像波西乌斯所说的，被"燃烧着的欲望毒药"沾染[17]。在特伦斯(Terentius)[18]的诗篇中，有一个堕落的年轻人看到这样一幅壁画："那里有一幅画，画的是朱庇特，下了一阵黄金的雨，落到达那厄膝头。"[19]那个青年在这里看到了对他的下流行径的如此权威的支持，于是说他所做的就是模仿神。"那神，"他说，"从最高的天上用惊雷震撼了神殿。我这个小小的人，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我真的做了，而且充满快乐。"[20]

8. 在戏剧表演中，诸神不会因为其中描述了他们自己的下流而被冒犯，反而会高兴

也许这不是诸神的仪式，而是诗人们的叙述。我并不想谈神话是否比表演更加下流；我就说这一点——否定这点的人，历史会说服他

---

⑮ 见卷八。

⑯ 迦利(Galli)，希波尔女神的疯狂的祭司们，据说为模仿希波尔的儿子/情人阿提斯而阉割自己。迦利的名字来自河名迦卢(Gallus)，据说饮这条河里的水人会发狂。Galli一词也是"高卢的"(Gallus)的复数形式，因此吴宗文先生把它译为"高卢僧"，当为误译。

⑰ 波西乌斯，《讽刺诗》，3:37。

⑱ 普布利乌斯·特伦斯·阿佛(Publius Terentius Afer，约公元前185—公元前160)，生于北非的喜剧诗人。他来到罗马时是个奴隶，被小西庇欧·阿非利加努斯释放。他所写的六部喜剧，全改编自希腊喜剧。

⑲ 特伦斯，《阉人》(*Eunuch*)，584—585。

⑳ 特伦斯，《阉人》，590—591；见《忏悔录》，1:16.26。

们：在这些表演中，诗人创造的形象占支配地位，这并不是罗马人在他们的诸神的祭祀仪式中因为无经验的奉承而虚构的，而是那些神自己确定了这些，来堂而皇之地宣扬他们的光荣，是通过严格的命令甚至索取而完成的；我在第一卷里简要涉及了这一点。就是人们在被瘟疫弄得不胜其烦的时候，罗马的大祭司首先确立了这些戏剧表演[21]。这样，谁不更愿意跟从因为神的权威而在表演当中确立的范例，而不是仅仅写在法律中，由人的意见制定的规范，来度过一生呢？如果诗人把朱庇特描写成好色的是撒谎，那么贞洁的神就应该对这种违背神法的事发怒和报复，而不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表演而发怒和报复。这些戏剧中最可以忍受的，是喜剧和悲剧。这些也是把诗人虚构的故事拿来表演，其中虽然有很多下流的事，但毕竟不像另外很多那样，直接用污言秽语写成；而长辈们把孩子们集合起来，让他们朗读和说出这些，还把这称作尊荣和自由的教育。

9. 希腊人根据他们的诸神的判断，给了诗歌很大的自由；古罗马人如何看待这一点

古罗马人如何看待这一点，西塞罗[22]就是见证，在他所著的《共和篇》中，一个对话者西庇欧说："除非当时的风俗已经允许这样的东西，否则喜剧中那些猥亵的东西在戏剧上无法得到认可。"[23]更早的时候，希腊人充满罪过的意见中有一种一贯性，甚至法律也允许，即喜剧中想说谁就说谁，还可以指名道姓。于是，在同一部书里，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24]讲道："它没有提到谁呢？或者他没有烦扰谁呢？它饶过了哪个？如果它伤害的只是在民间作乱、危害国家的人，比如克莱

[21] 见本书1:32。

[22] 马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公元前61年任执政官。公元前43年，在屋大维默许下，被安东尼派人刺杀。

[23] 西塞罗，《共和篇》，4:10—11。

[24] 即小西庇欧·阿非利加努斯，是奥古斯丁提及的若干西庇欧中的一个。详见3:21及注释。

翁(Cleon)、克莱欧丰(Cleophon)、希波伯鲁(Hyperbolus)[25]，那我们可以原谅它，"他继续说，"虽然让监察官处理这种公民，还要胜过诗人处理。而伯里克利(Pericles)[26]，他在那么多年里是统治城邦的内政与战争事务的最高权威[27]，却也遭到了言辞的攻击。他在舞台上受攻击太不合适了，就如同我们罗马的普劳图斯(Plautus)或者耐维乌斯(Naevius)谩骂普布利乌斯·西庇欧(Publius Scipio)，耐乌斯·西庇欧(Gnaeus Scipio)[28]，或是凯西利乌斯(Caecilius)谩骂马可·加图[29]。"不久之后又说："在我们的十二铜表法中只针对极少的犯罪施行死刑，但是在这样的罪犯中，包括任何通过作诗或写歌讽刺别人、中伤和侮辱人的。太妙了。我们应该让大法官在诠释法律时得出的判决来引导生活，而不该把生活交给诗人的天才。我们也不能听任侮辱，而没有法律允许我们回应，在法官面前捍卫自己。"[30]这逐字逐句引自西塞罗的《共和篇》的第四卷，我只删掉几个字，作了些许调整，以便更好理解。这一段显然和我试图尽力讨论的问题相关。西庇欧在讨论了另外几点后，如此结束了这个段落：他表明，古罗马人不让活着的人在舞台上被赞美或批评。但是，正如我说的，希腊人更加无耻，更一贯地允许这些。他们看到他们的神可以接受，并且高兴地同意他们在戏剧的故事中

---

[25] 克莱翁、克莱欧丰、希波伯鲁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很具煽动力的政客。克莱翁死于公元前 422 年；克莱欧丰在公元前 410 年的库齐库兹(Cyzicus)战役后，帮助恢复雅典的民主制，于公元前 404 年遭到寡头政体的审判，被处死；希波伯鲁于公元前 411 年被暗杀。三个人的事迹，可参考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四卷、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西塞罗《致布鲁图斯》。三人均遭到过阿里斯托芬的讽刺。

[26] 伯里克利(公元前 500—公元前 429)，雅典著名的将军、政治家、演说家，从公元前 460 年就执掌雅典政事，直到去世。他力图创建一种民主政治，在国家和公民间形成平衡。阿里斯托芬等喜剧作家讽刺过他。

[27] 伯里克利在很多年里掌握雅典政权，此事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二、西塞罗《论演说》卷三，以及《致布鲁图斯》等处。

[28] [译按]此处的耐乌斯·西庇欧，可能是指公元前 222 年当执政官的西庇欧，他是小西庇欧·阿非利加努斯(即此处说话的人)的叔叔。而此处的普布利乌斯·西庇欧不知指哪个，因为名为普布利乌斯的西庇欧很多。

[29] 普劳图斯和卡西利乌斯都是罗马喜剧诗人，作品很多，但流传下来的都很少。此处的加图当为老加图。

[30] 西塞罗，《共和篇》，4:10.11—12。

不仅中伤人,甚至亵渎诸神自己。不论这是诗人们自己的虚构,还是在回顾和表演诸神的那些真正的无耻行径,难道他们认为那些神的崇拜者当中只会响起笑声,而不会率尔模仿吗?如果他们如此高傲,连神的名声都不想放过,当然不会放过城邦和公民的领袖的名声了。

10. 不论他们的罪行是真是假,鬼怪们是用什么害人的方式让人知道这些罪的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辩护,说那些针对神所说的不是真的,是假的,编造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根据我们的宗教来判断虔诚的话,这只会变得更糟:如果你来想象鬼怪的伎俩,还能有什么更高明和更粗鲁的办法来行骗呢?如果说连善良而有功的祖国领袖都难免这种诬蔑,那它离真理越遥远,与生活越脱节,不是越令人厌恶吗?他们以如此无耻的行为中伤了神,那么又该得到怎样的惩罚来赎罪呢?而他们所认为是神的,该是多么恶毒的精灵啊!他们根本不在乎人们把他们没有做的丑事抛到自己头上,于是把那样的意见之网套在人们的心志上,拉着人们一起走向那既定的惩罚。要么那些事情是人们做的,那些喜欢人们的错误的人,把这样的人当作了神,鬼怪正是用一千种毁坏和欺骗的方式,来使别人崇拜自己[31];要么,那些其实不是人的真正罪过,但是那些最具欺骗性的精灵很愿意把这些归给神,从而好像上天给了地上足够的权威支持这罪孽和下流。因此,如果希腊人觉得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神的奴仆,他们就会认为,诗人完全不必放过自己,而可以用同样的频率和程度骂他们。他们这么想,要么是因为他们想在这方面模仿诸神,要么是害怕,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有比诸神更光荣的名声,就超过了诸神,那就会激怒诸神。

11. 希腊人接受演员来治理国家事务,因为能取悦于神的是不该被人排斥的

也由于这种一贯性,希腊人认为那些表演了这种故事的演员应该

---

[31]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7:338。

接受城邦的不小的荣耀。前引的那部《共和篇》里提到了埃斯基涅斯(Aeschines)[32]，一个雄辩的雅典人，他在年轻的时候表演悲剧，后来参与了国家政治。而阿里斯托得谟(Aristodemus)[33]也是一个悲剧演员，雅典人经常把他当作使臣，派往菲利普[34]那儿处理和平与战争事务[35]。由于希腊人看到这种表演技艺和戏剧得到了他们的神的接受，他们认为不应该给表演这些的演员下流职务，把他们当作下流人看待。这种做法虽然不体面，却完全符合他们的神的特点。他们看到，既然他们的神都自愿地，甚至愉快地让自己的生活遭到诋毁，当诗人和演员们信口雌黄地糟践公民们的生活时，他们当然不敢反对；至于那些在舞台上表演这些故事的演员们，人们认为他们取悦于神，而自己是这些神的臣民，于是就不仅不敢在城邦中小看他们，甚至还要极大地荣耀他们了。如果他们鄙视演员，他们能找到什么理由来荣耀那些祭司，那些代表他们向神奉献牺牲的人们？他们毕竟是通过那些演员，来向神展示神所要求的快乐和荣耀的，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些，神就会震怒。特别是拉贝奥(Labeo)，一个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人[36]，区分了对好的神和坏的神的崇拜方式，认为应该用杀戮和悲哀的仪式来崇奉坏神，用欢快和愉悦的典礼祭祀那些好神，比如，用他自己的话说，表演、庆典，或宴会。在上帝保佑下，我们后面还会更细地谈这个问题[37]。就而今的主题而言，究竟他们祭祀的全都是好神(虽然这里不该有所谓的好坏神，因为他们都是肮脏的精灵，异教的神全是坏的)，还是像拉贝

---

[32] 埃斯基涅斯(约公元前 397—公元前 322)，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主张与马其顿的菲利普媾和，被政敌称为三流的演说家。

[33] 阿里斯托得谟，先为演员，后为政治家，于公元前 347 年作为十个使者之一，被派往菲利普处讲和。

[34] 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约公元前 382—公元前 336)，亚历山大大帝之父。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侵入希腊中部，于公元前 336 年遇刺身亡。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都很优秀，但被儿子的功业所掩盖。

[35] 西塞罗，《共和篇》，4：11.13。

[36] 古罗马共有三个拉贝奥，其中最博学的是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Antistius Labeo)，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他并不擅长法学，但精通古典学问。奥古斯丁所指的，应该是他。见奥鲁斯·盖留斯，《阿提卡之夜》，1：12；13：10，12。

[37] 见本书 2：29.2；3：17。

奥看的那样，作出区分，对一些神作这样的献祭，向另外一些作别的献祭，希腊人都应该把荣耀完全献给他们的祭司（因为他们祭献了牺牲）和那些演员（因为他们作了表演）。否则，如果所有的神都喜欢他们的表演，或是只是那些他们认为好的神（这更糟糕）热爱这表演，那就犯下了冒犯神的罪了。

12. 罗马人允许诗人对神自由做的，不准诗人对人做。他们对人比对自己的神更好

而罗马人，就像西庇欧在《共和篇》的讨论中所夸口的那样，不愿意自己的生活和名声遭到诗人们的诬蔑和中伤，甚至谁胆敢创作这样的诗歌就要处以极刑。就他们自己而言，这是足够体面的，但是就他们的神而言，却是高傲而不虔诚的。他们知道神不仅耐心地接受了，甚至还自愿地被诗人们说的那些羞辱和邪恶中伤；但他们却不愿遭受这类糟糕的中伤，甚至还为此制定法律，虽然他们还是采取了那些祭神仪典。那么，西庇欧，你赞扬罗马人拒绝给诗人那些自由，不让他们诬蔑罗马的人民，你没有看到他们不会放过你们那些神吗？难道在你看来，你们的元老院的议事厅比布满神庙的卡匹托利山（Capitolinus）还要重要吗？难道你认为一个罗马超过了整个天堂，法律竟能禁止那些诗人针对你们的公民恶语相加，却没有元老院成员、执政官、元首和大祭司来禁止他们侮蔑神吗？显然，普劳图斯或者耐维乌斯用恶言诬蔑西庇欧兄弟，或凯西利乌斯对加图的侮蔑都被认为不敬了，但是特伦斯却可以用朱庇特诱惑你们的青年，而那正是你们最好和最高的神。

13. 罗马人应该理解，他们那些希望自己被下流表演崇拜的神，不配享受神圣的荣耀

但是，如果西庇欧活着，也许他会回答我："既然是神自己想要那样的祭祀，我们怎能不让那些演员免于处罚？那些演员之所以这样庆祝、讲述和表演，是因为诸神把这些戏剧表演引入了罗马的道德，并且以自己的荣耀，命令他们讲述和展示。"这不是更能清楚地让人理解，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神，他们也不应该接受共和所给的神圣的荣耀？如果他们想要编排戏剧来嘲讽罗马人，人们根本就不会认为该崇拜他们，也根本不应该崇拜。我要问，如果这些神那么渴望欺骗我们，甚至要求人们用他们的罪来庆祝他们的光荣，他们怎么会被认为值得崇拜，怎么会不被当作是该诅咒的精灵？于是，罗马人遭到如此恶毒的迷信的驱使，甚至把他们当神崇拜，那些愿意人们用下流的表演来祭祀自己的神。但罗马人还是记得自己的尊严和廉耻的，不会像希腊人的风俗那样，荣耀表演那些故事的演员，而是，就像西塞罗笔下的同一个西庇欧所说的："他们如此鄙弃搞笑剧和戏剧表演，于是那类演员不仅不能得到其他的公民的荣耀，而且还应该被监察官烫上金印，赶出部族。"[38]这些说法是明确而清醒的，罗马人的明智值得赞美；我真希望他自己能继续下去，按照他所说的做事。看这是多么正确，罗马公民中的任何人，如果选择当了演员，他不仅不该被给予荣耀的地位，而且应该被监察官刺上金印，一点也不让他们和别人一样占有部族土地。啊，城邦的心灵，备受赞美和忌妒的罗马！但是让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既然演员在表演中参与了神的光荣，把演员剥夺人的所有荣耀是符合道理的吗？"罗马长期保持德性，不知道那些戏剧的技艺[39]。人们哪怕只是用它来追求享乐，他们的道德中也会滋生罪过。那些神自己要求表演这些，那些使神得到崇拜的演员为什么要被放逐呢？如果要求这些神受到膜拜，那么，表演这些下流故事的演员，怎么头上要刺金印呢？在这里，希腊人与罗马人发生了争论。希腊人认为他们荣耀演员是对的，因为他们是在那些演员的表演中崇拜提出无耻要求的神的；对于罗马人，哪怕出身平民的演员也不该玷辱自己的部族，贵族出身的人就更不能了。在这场争论中，整个问题化约为这样一个三段论。希腊人提出大前提：如果神是这样被崇拜的，那么表演这些的人当然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耀。罗马人给了小前提：这些人是不能得到这样的荣耀的。而基督徒得出结论：因此那些神是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崇

---

[38] 西塞罗，《共和篇》，4:10.10。

[39] 按照李维在《罗马史》7:2 的说法，罗马在公元前 392 年才引入了戏剧表演。

拜的。

14. 柏拉图不准诗人待在道德风俗井然有序的城邦，比起那些愿意让戏剧表演荣耀自己的神，柏拉图更好些

14.1 写这样的故事的诗人，按照十二铜表法，是不准伤害公民的名誉的，但是他们却可以散播对神的下流嘲讽，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诗人自己，为什么没有像那些演员一样遭到羞辱呢？表演诗人虚构的和不名誉的诸神的故事的演员们遭受了恶名，而作者却享受尊崇，这按照的是什么道理？也许现在我们该把棕榈[40]给一个希腊人，柏拉图，他在依照理性，谈到城邦应该怎样的时候，提出要审查对抗真理的诗人，把他们赶出城邦。他不愿神受到伤害侮辱，不愿意诗人的虚构污染和败坏公民的心灵[41]。诗人们被赶出城邦，公民们不再受欺骗，现在，我们对比柏拉图的人性，与那些希望用戏剧表演荣耀自己的神的神性。柏拉图虽然不能在争论中说服人们，但是却能努力劝说轻浮和逸乐的希腊人不要写那些东西，而罗马的神，却命令严肃与节制的罗马人表演那些事情。他们不仅愿意人们表演这些，而且让罗马人庄重地献给他们，祭祀给他们，展示给他们。城邦应该把神圣的荣耀献给哪一个才更光荣？是给禁止下流与不敬的柏拉图呢，还是给在骗人中取乐，并使柏拉图不能说服人们放弃那些的鬼怪们？

14.2 在拉贝奥看来，柏拉图和赫拉克勒斯与罗慕洛一样，应该被当作半神来纪念[42]。他把半神放在英雄前面；毕竟二者都是属于神之列的。其实我毫不怀疑地认为，他所说的这位半神，不仅超过了英雄，甚至还超过了他所谓的神。罗马的法律和柏拉图的论述很接近。柏拉图一概谴责诗人虚构的形象，而罗马法律限制那些诗人中伤人的自由；柏拉图不让诗人们在城邦居住，而罗马法律把表演诗里讲的故

---

[40] 棕榈象征胜利。

[41] 柏拉图，《理想国》，377b—383c. 606e—608b；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2:11.27。

[42] 按照瓦罗关于神的等级的说法，共有三类神。第一种是最高的神；第二种是父母中有一个是不朽者的半神，如罗慕洛、赫拉克勒斯；第三种是完全由必朽的人生的，就是所谓的英雄。

事的演员赶出城邦社会。如果他们敢于违背那乞求戏剧表演的诸神，那也许就会把演员和诗人统统赶走。罗马的法律并不能从他们的神那里接受或希求一种惩恶扬善的道德，因为他们自己的法就超过了神的法，可以驳倒他们的神。神可以为了自己的荣耀而要求戏剧表演，罗马人却将那些表演的人剥夺了作为公民的全部荣耀；神命令人们用诗人所塑造的那些猥亵的神的形象来赞颂自己，而罗马人却禁止诗人莽撞地羞辱人。这个半神柏拉图抗拒神的这种欲望，指出了罗马人要靠自己的本性来完美地完成的事。在他要建立的秩序稳定的城邦里，他不准那些诗人生活，因为诗人们或是用自己的想象骗人，或是给可怜的人们编造最坏的神的故事，让他们模仿。我们不认为柏拉图是神或什么半神，无法把他和最高的上帝派下的天使、那些预言真理的先知、任何一位使徒、基督的任何一位殉道士，或者基督徒中的任何人物相比；我们的这个观点，如果上帝乐意，我们会在适当的地方阐释其道理[43]。他们认为柏拉图是半神，我也认为他比其他的所谓半神更好；如果不算罗慕洛和赫拉克勒斯（没有历史学家说，也没有诗人编造，柏拉图像罗慕洛那样杀弟，或是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做下诸多丑事），他至少超过了普里阿普斯（Priapus），或者任何一个辛诺克法鲁斯（Cynocephalus）[44]，然后还有“发烧神”（Febris）[45]。这当中一些是罗马人从外邦接受的神祇，一些是他们自己本土祭祀的。这样的神祇甚至努力创造和强化下流的故事，渴望把自己的（或者那些编造的他们的）故事搬上舞台，当众宣传，利用神的权威，来挑动人们那最肮脏的欲望。他们怎么可能通过好的诫命与法律或是禁止心灵与道德中的坏事，或是铲除已有的恶习？于是，仿佛得到了神的授权，人类最下流的欲望立刻就滋长起来。在谈到诗人的时候，西塞罗呼号：“诗人一旦赢得了人民的欢呼和赞许，就仿佛得到了伟大而智慧的大师的赞许，于是沉沉黑暗降

---

[43] 见本书，8:4。

[44] 从埃及传入的狗头神。

[45] 普林尼，《自然史》，2:7；西塞罗，《论神性》，3:25。

临了，森森恐怖开始了，欲望之火熊熊燃烧起来！”[46]他的呼吁当然没有什么效果。

15. 罗马人不是靠理性，而是靠奉承树立了他们的神

他们怎么会靠理性，而不是靠奉承，选出了这些伪神呢？他们愿意奉为半神的那个柏拉图，在那么多对话里那样辛苦地指出，人类道德不要被邪恶的心灵所腐化，这是特别应该警惕的，而人们却不肯给他一个小小的祭坛；但是他们却把罗慕洛放在他们的很多真正的神之上，虽然他们更加隐秘的教条要求，他只能是一个半神，而不是神[47]。罗马人甚至为他设立了专职祭司(flamen)[48]，这种祭司在他们的宗教里占有最高的地位，可以由他们在仪式中戴的冠冕证明，当时只有三个神祇拥有自己的专职祭司[49]：朱庇特的狄阿利斯祭司(Dialis)，马尔斯的马提阿利斯祭司(Martialis)和罗慕洛(Romulus)[50]的基里提祭司(Quirinalis)。在罗慕洛的热情的公民给他在天堂一个位子后，他就被称为基里提(Quirites)[51]。于是罗慕洛的荣耀超过了朱庇特的兄弟涅普顿(Neptunus)和普鲁托(Pluto)[52]，甚至他们的父亲萨腾(Saturn)。他和朱庇特享受同样的祭祀，还有据说是罗慕洛的父亲的马尔斯，给他这样的荣耀或许也是因为罗慕洛。

---

[46] 西塞罗，《共和篇》，4:9.9。

[47] 关于这种隐秘的教导，参见普林尼，《自然史》，28:4；西塞罗，《共和篇》，2:10.20；《图斯库兰讨论集》，1:12.28；《论神性》，2:24，62。

[48] flamen，是古罗马专门祭祀某个神的祭司。

[49] 李维，《罗马史》，1:20，2。

[50] 罗慕洛和他的兄弟雷姆斯是传说中罗马的创建者。据说，他们是马尔斯和维斯塔贞女西尔维娅(Silvia)所生。他们被外祖父的弟弟阿慕流斯(Amulius)抛到台伯河里，被冲到岸边后，得到母狼的喂养，被牧羊人捡到。他们杀了外祖父的弟弟后，在今天的罗马建立新城。罗慕洛杀死雷姆斯，成为罗马的国王。他设置收容所，逃到那里的罪犯可以免罪，以此增加罗马的人口。他还通过欺骗的方式，强抢萨宾女子，为罗马男人娶妻。他尚武善战，打败了很多部族。

[51] 基里提本来是萨宾(Sabine)的一个地名，在罗马和萨宾联合之后成为对罗马人的称呼，也是对罗慕洛的称呼。根据李维《罗马史》，1:17，罗慕洛是在一次狂风暴雨中突然消失的。人们认为他去了天上。

[52] 涅普顿，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顿；普鲁托，冥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哈德斯。

16. 如果诸神关心正义，罗马人就应该从他们那里接受生活的诫命，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

如果罗马人能够从他们的神那里接受如何生活的法律，在罗马建城多年之后，他们就不用从雅典人那里借来梭伦的法律了[53]。他们并没有完全固守这些接受下来的法律，而是试图改良和修正它们。同样，虽然吕库古(Lycurgus)[54]自称根据阿波罗的权威，发明制定了拉克戴蒙(斯巴达)的法律[55]，罗马人明智地拒绝相信这个故事，于是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法。继承了罗慕洛的王位的努马·蓬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56]，着手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这些法律不够统治国家[57]，然后他还设立了很多宗教仪式；没有消息说这些法律是从神那里接受的。坏事充满了心灵，充满了生活，充满了道德，以至于他们当中最博学的人甚至在城墙挺立的时候就预见到国家的灭亡；他们的神根本不保护他们的崇拜者不受这些灾难的折磨。反而，正如我前面说的，他们却用各种方式来增加这些灾难。

17. 对萨宾女子的劫掠和别的恶行，在罗马城备受赞美的时代，也很活跃

罗马人民之所以不靠神制订法律，也许是因为，就像撒路斯提乌斯[58]所说的："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正义和善好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自然。"[59]我相信，他们掠夺萨宾的妇女，正是通过

[53] 李维，《罗马史》，3:31.8。

[54] 吕库古，斯巴达法律的创建者，极可能是一个神话人物。据说他是受到了德尔斐神谕的启发而制订法律，因而在斯巴达也被当成神崇拜。公元前4世纪还有一个同名的演说家，不可混淆二者。

[55] 西塞罗，《论占卜》，1:43，96。

[56] 努马·蓬皮利乌斯，罗马的第二个国王，罗马宗教制度和历法的创建者。

[57] 西塞罗，《法律篇》，2:8—10；李维，《罗马史》，1:19。

[58]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利西普(Gaius Sallustius Crisipus，公元前86—公元前34)，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有多种历史著作，其中的《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保存较完整。

[59]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王以铸、崔妙因译本，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译文略作改动。

这种正义和善好[60]。他们用欺骗把外邦少女引诱到他们的看台上，不得到女子父母的接受，而靠每个人都有的强力劫持她们，有什么比这个更正义和更好呢？因为，如果萨宾人拒绝他们的求婚要求是不义的，那么罗马人在遭到拒绝后抢劫她们，不是不义得多吗？[61] 对于那个不愿意把自己的少女嫁给接壤的邻邦结成秦晋的民族发动战争，比起同要追回被劫的少女的民族交战，当然更正义些。战争从一开始就该发动了；马尔斯会帮助他好战的儿子；如果他求婚被拒绝，受到伤害，就用武器来报仇，让他以这样的方式追求他想要的女人。如果被不义地拒绝了婚姻，那么也许战争的权力会带来正义的胜利，让他们抢走女人；但和平的权利不会让他们劫掠得不到的女人，父母的愤怒是正义的，他们和这些父母作战，就是不正义的了。罗马人保留了竞技场的表演，来纪念这一欺骗事件，把这当成一件有益和快乐的事情，但这还不足以把这一罪行作为这城邦和帝国的一个先例[62]。但罗马人在这一恶行之后，就把罗慕洛尊为了神。比起在法律或道德中允许人们模仿罗慕洛劫掠妇女的事来，这样犯的错更轻易[63]。后来，罗马人对待柯拉廷诺斯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正义和善好。高傲者塔昆的儿子下流地强暴了卢克莱西亚，塔昆王和他的孩子都被赶出了罗马城。在这之后，朱纽斯·布鲁图斯和卢克莱西亚的丈夫卢修斯·塔昆·柯拉廷诺斯成为执政官。布鲁图斯的搭档柯拉廷诺斯是个善良和无辜的人，但是因为他名字里有塔昆，是塔昆王的亲戚，于是布鲁图斯就褫夺了他

---

[60] 李维，《罗马史》，1:9，罗慕洛在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城之后，罗马缺少妇女，担忧种族繁殖，于是设计在一个表演中掠夺了萨宾的许多妇女。

[61] 在罗慕洛想到劫持萨宾妇女之前，曾因为罗马男人过多而要求和萨宾联姻，遭到拒绝，才想出这条计策。见李维《罗马史》，1:13。

[62] 正是为了骗萨宾妇女来罗马看表演，罗马人才设立了竞技场的表演。见李维《罗马史》，1:9。

[63] [译按]对于这几句费解的话，各个译者的理解颇有不同。我认为，奥古斯丁想要传达的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人们为了纪念这次抢劫设立了竞技表演这种愉快的游戏。第二，虽然有这种纪念，但这还没有鼓励人们模仿罗慕洛抢女人。第三，罗马人的错误在于，他们很快把罗慕洛当成了神，这样就无异于鼓励人们像罗慕洛这个神那样去做。第四，因此，这比在法律和道德中直接让人们模仿罗慕洛更糟糕。这样的理解，应该能和上下文呼应上。

的官位，甚至不让他在罗马城居住。就是把这个柯拉廷诺斯和布鲁图斯选为执政官的罗马人民，赞同了，或者至少是容忍了布鲁图斯的行为。同样出于这样的正义与善好，马可·卡米卢斯（Marcus Camillus）[64]遭到了控告。卡米卢斯是他那个时代一个杰出的人才。当时的维伊人（Veii）是罗马人民最可怕的敌人，双方经过十年征战，因为用兵乏术，罗马军队屡遭败绩，整个罗马都怀疑自己是否能得到保全，充满惶恐，但卡米卢斯轻而易举战胜了敌人，还攻下了他们最富足的城池。罗马一些人嫉妒他的能力（virtus），同时又恼恨平民不缴税，于是罗织罪名。卡米卢斯感到他拯救了的城邦的忘恩负义，知道他必将遭到惩处，于是决定自动流放，而就是在流放中，他还被判罚了一千块银币。不久之后，他的忘恩负义的祖国又寻求他来抵御高卢人。要提起这个城所做的诸多的卑鄙和不义的事就太啰嗦了，包括在位者如何试图压迫平民，平民又如何反对他们的压迫，而双方的守护者都是出于争强好胜之心，而不是因为看重平等与善好。

18. 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揭示了，罗马人在被恐惧压迫或是因安全而放松时，其道德是怎样的

18.1 撒路斯提乌斯赞美罗马人的时候说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讨论："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正义和善好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自然。"[65]因此，我要限定，在撒路斯提乌斯自己那里寻找见证。他谈到的时段，是国王被驱逐后不久，罗马城在非常短的时间中就难以置信地变得强大了。他在他的历史著作的第一卷的序言就提到，就在执政官们从国王那里接过罗马，把它变成一个共和国之后，经过短暂的过渡[66]，掌权者就开始行不义之事，导致了平民与贵族的分裂和城中的别的动乱。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和最后一次布匿战争之间，罗

---

[64] 马可·福利乌斯·卡米卢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约公元前396年，他攻陷了俄特鲁利亚的城市维伊，因被怀疑侵吞战利品，而自动流放，后来，在公元前387年—公元前386年的高卢人入侵中，又拯救了罗马。曾六度任执政官。

[65]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9：1。

[66] 按照李维《罗马史》2.21的说法，是十五年，即从共和国建立到塔昆死讯传来之间。

马人民达到了最好的道德风尚和最高度的和谐。之所以有这样好的状态，不是因为对正义的爱好，而是因为迦太基的屹立威胁着他们不稳定的和平。西庇欧正是因此谴责人们的邪恶，认为要维护最好的道德习俗，就要靠忧患来限制罪过，所以他不愿意灭亡迦太基。撒路斯提乌斯继续讨论这件事说："不和、贪婪、野心，以及财富总会滋生的其他恶习，在迦太基灭亡之后都迅猛增长。"[67]他让我们理解，甚至在此之前，这些就已经滋生和增长了。他这样解释自己所说的："强者不义，所以平民与贵族分裂，还有别的内乱，这从一开始就有了，国王被驱逐后也没有变得多好，只是由于对塔昆复辟的恐惧和与俄特鲁利亚(Etruria)的残酷战争，才有平等和节制的法律。"[68]你看，就是在国王被驱逐（也就是被赶走）之后的短暂时间里，撒路斯提乌斯说，才有一段平等与节制的法律，而其原因是恐惧：塔昆被驱逐出王国和罗马城后，联合了俄特鲁利亚对抗罗马人，罗马人惧怕战争。注意撒路斯提乌斯随后这样叙述："然后，贵族们对平民实行奴役的统治，就像国王的时代那样虐待他们的生命与身体，掠夺土地，对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们发号施令。人民遭受到如此的奴役，特别是高利贷的盘剥，还要承受穷兵黩武带来的赋税和兵役，于是武装起来，啸聚在圣山(Montem Sacrum)和阿文廷努山(Aventinus)，平民这样设立了保民官和别的权利。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双方的分裂和冲突才告一段落。"看，那个时候，就是在国王被驱逐之后很短的时间里，罗马人都在做什么。正是针对他们，撒路斯提乌斯评论说："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正义和善好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自然。"[69]

18.2 如果说那段罗马共和国最美和最好的时期都被描述成这样，我们又该怎样来讨论和思考随后的年代呢？用同一个历史学家的话，"通过逐步的演变，她怎样不再是最美和最好的城市而变成最坏、

---

[67] 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1:10。

[68] 同上

[69] 同上。

最邪恶的城市”[70]。按照撒路斯提乌斯的记载，这就是迦太基灭亡后发生的事。撒路斯提乌斯对那段时期作了简短的回忆和描述，我们可以从他的《历史》之中读到；他告诉我们，财富带来的道德败坏如何最终导致了内战。他说：“在那个时候，祖先的道德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一点点改变，而是仿佛被激流卷走了，于是青年们遭到了淫逸和贪婪的腐蚀，可以说，人一生下来，就不能维护自己的家产或让别人保存财产。”[71]然后撒路斯提乌斯花大篇幅谈到了苏拉的罪过和共和国中别的丑事。其他很多著作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虽然言词无法和他媲美。

18.3 你看到（我认为，每个人思考这个问题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个城邦在我们天上的王来临之前很久，就已经跌入了最糟糕的道德风尚。这些不仅在基督在肉身中开始传道之前，甚至在圣母降生耶稣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些时代的所有这些坏事起先还可以忍受，在迦太基灭亡后，就变得不可忍受和可怕了。虽然是他们的诸神靠他们邪恶的狡猾，在人们的心志里灌输了意见，才从中滋生这些罪过，他们却不敢归罪于诸神；为什么他们要把现在的坏事归给基督？基督用最有救赎性的学说扫除了对虚假和骗人的神的供奉，以他的神圣的权威排斥和谴责那些人的恶毒与邪恶的欲望，他把他的人民拉出在这些坏事之下污浊和慢慢朽坏的世界，要建立永恒的、最光荣的城邦，不靠虚妄的喝彩，而是靠真理的判断。

19. 在基督废黜诸神的崇拜之前，罗马共和国的堕落

你看罗马共和国“通过逐步的演变，她怎样不再是最美和最好的城市，而变成最坏、最邪恶的城市”。这不是我第一个说的，而是他们的作者自己远在基督来临之前说的；我们花钱从他们那里学来。你看在基督来临之前，迦太基毁灭之后，“祖先的道德已经不是一点点改变，而是仿佛被激流卷走了，于是青年们遭到了淫逸和贪婪的腐蚀”。让他们读给我们，他们的神赐给罗马人民的反对奢侈与贪婪的诫命。

---

[70]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5；译文有改动。

[71] 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1:14。

哪怕他们对贞洁与矜持保持沉默，只要不要求人们奉献那下流与不名誉的表演，就很不错了。而他们还要依靠虚假的神性，树立那毁灭性的权威，来要求这些。让他们再读我们的书，从先知书和福音书那里，从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反对贪婪与奢侈的地方，讲给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如此奇妙、如此神圣的神性不是靠哲学争辩鼓噪起来的，而是上帝在祥云缭绕的宣谕中讲明的。在基督来临之前，罗马的共和就充满了奢侈、贪婪、奴役和下流的道德风尚，变得最坏和最邪恶，他们却不归罪给他们的神；其实他们的苦难是他们的高傲和享乐导致的，他们却指责基督徒的宗教。如果“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72]，不分年龄，不论男女，就像施洗者约翰所说的，甚至税吏和士兵[73]，都能够听到和看到基督教关于正义和诚实的道德的诫命，那共和就应该用此世的幸福来装点它的土地，然后上升到永恒的生命的顶点，在最高的祝福中为王。但是一个人听了，另一个人却蔑视它，更多人倾心于败坏的罪过的诱惑，却不愿与严厉的美德为友：基督的家仆们当中，不论是国王、首领、审判官、士兵，外省人、富人、穷人、自由人、奴隶，也不论是男是女，都被要求忍受，只要必要，哪怕是最坏和最邪恶的共和，他们通过这样的忍耐，才能在天上天使聚集的地方，最神圣和高贵的共和里获得一个最光明的位置，在那个国里，上帝的意志就是法律。

20. 那些归罪给基督宗教的时代的人，愿意享受怎样的幸福，以怎样的道德生活

罗马人崇拜和热爱那些神，还沾沾自喜地模仿他们的丑恶和羞耻的事，根本不在乎共和国变得最坏和最邪恶。他们说道：“就让她那样矗立着，就让她繁荣和充满财富，充满胜利的光荣；或者更好些，让她在和平中保全。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她能够永远增加我们每人的财富，以维持每天的挥霍，那才会和我们更有关系，这样每个掌

[72] 《诗篇》，148：11—12。
[73] 《路加福音》，3：12。

权者才能使唤那些低贱者。因为富人过于富足了，让穷人乞求富人，在富人的保护下享受卑微的平静；让富人把穷人当成附庸，可以随意支配他们。让人民欢呼，不是对为他们的福利出主意的人，而是对那些充满欲望的奢侈者。不要要求什么难事，不要禁止什么污秽。国王不要根据人民是否好，而是依照他们是否听话来统治。各省对国王的服务也不是因为国王是道德的导师，而是因为国王是他们的财富的主子和享乐的提供者，不是衷心地荣耀他们，而是卑鄙和充满奴性地害怕他们。他们要求那些侵犯别人的葡萄园的人，要比杀害别人生命的人遭到更严厉的法律处罚。除非有人侵犯了别人的财富、住宅、健康，或者违背别人的意愿，烦扰或冒犯人，就没有人会被带到法官面前；至于对自己的财富，人们可以和自己的家人，或是别的他愿意的人，做任何想做的事。到处是公共的娼妓，谁想取乐都行，或者特别要满足那些没有自己的女人的人。让他们建造最大最华美的房屋，周旋于奢华的宴会，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能够，就整日整夜地玩乐畅饮，烂醉放荡。于是到处是舞姿婆娑，戏台上充满放浪喧哗，人们以各种最残忍和下流的方式放纵贪欲。谁不喜欢这样的快乐，那就是国家公敌；只要有人试图改变和取消这些，就不能让人们的耳朵听到他的声音，要剥夺他在城里的席位，甚至褫夺他的性命。那些能够保护人们获得这些，并且在人们获得之后帮助人们保存这些的，应该被尊为真正的神。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被崇拜，让他们要求他们想要的表演。让他们和他们的崇拜者一同欣赏，或者接受崇拜者的贡献。他们要确保，不让这些幸福遭到敌人、瘟疫、灾难的侵袭。”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把这样一个国家，我且不说与罗马帝国，哪怕与萨达纳帕鲁斯(Sardanapalus)[74]相比？那个古代国王尽情享乐，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说他死后所拥有的，只是他生前靠欲望吞吃的东西[75]。如果罗马人有这样一个王，他那么放纵自己，又对手下没有严厉的约束，他们一定更愿意他建造一个比古罗马人为罗慕洛建

---

[74] 是亚述国王阿苏尔巴尼帕(Assurbani-pal，公元前 668—公元前 626)的拉丁写法。

[75] 亚里士多德，《残篇》，90；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5：35，101；《论目的》，2：32，106。

造的还好的神庙，设立更加显赫的专职祭司。

21. 西塞罗对罗马共和的意见是什么

21.1 但是，如果谁说罗马是个最坏最邪恶的共和，他就要遭到鄙视。那么，罗马人根本不在乎道德如何败坏和邪恶，如何充满了堕落和下流的东西，认为只要她固若金汤，永远屹立就好。他们且不必听撒路斯提乌斯说的，罗马变得最坏和最邪恶了，但让他们听听西塞罗讲到的，罗马正在完全灭亡，共和什么也不剩了。他让西庇欧，就是那个灭亡了迦太基的西庇欧，进行关于共和的辩论，那时候，撒路斯提乌斯所描述的腐败已露端倪，就要走向灭亡。其实，就在这争论发生的时候，一个格拉古(Gracchus)[76]已经被杀了。根据撒路斯提乌斯的记述，严重的骚乱就从格拉古兄弟开始[77]。这个人的死就记载在同一本书里。而西庇欧在《共和篇》第二卷的结尾说："就像在弦乐或者管乐，以及歌唱当中，音乐是由不同的声音协调而成的，有教养的耳朵不能忍受怪异和不和谐；非常不同的声音相互配合，达到协调一致，就能形成和谐。因此，当理性像合唱把很不同的声音协调起来一样，能够协调高贵的、低贱的、中间阶级的人，城邦也会达到协调。音乐家所谓的歌唱中的和谐，就是城邦中的协调，是使共和免于伤害的最高超和最好的纽带，没有正义，城邦就不会有和平。"[78]然后他进一步展开，更丰富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讲到如果有了正义，城邦会怎样；如果没有，又有怎样的问题；然后菲鲁斯(Philus)，在场对话的人们当中的一个，打断了他，要求更加仔细地检讨这个问题，并且按照当时更多的人接

---

[76] 格拉古兄弟是罗马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底伯里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33年任保民官时推行极端的土地改革。在寻求连任时，他在卡匹托利山被暴民所杀。他的弟弟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更聪明些，分别于公元前125年和公元前122年任保民官。他不仅重新推行哥哥的改革，而且还加进了自己的新内容，带来了政治动荡。公元前121年，在执政官欧匹米乌斯主持下，元老院取消了他的改革，他也被杀。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是罗马一系列内乱的开端。

[77] 撒路斯提乌斯，《历史》，1:16。

[78] 西塞罗，《共和篇》，2:69。

受的“没有不义就不能统治共和”的观念，更多地谈谈正义。于是西庇欧同意检讨和清理这个问题，回答说：“除非人们确定，不仅‘没有不义就不能统治共和’是错误的，而且要证明‘只有有了最高的正义才能统治共和’是最正确的，否则对共和的讨论就不能作出什么进步。”[79]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到了第二天。在《共和篇》的第三卷，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菲鲁斯自己代表那些认为没有不义就不能治理共和的人对话，同时他又极力为自己洗刷，说自己并不是真的这样认为的。但他还是努力用不义来对抗正义，认为不义对共和是有用的，而正义是没用的，并且通过丰富的推理和例证来试图阐述这个观点。然后，在所有人的要求下，赖利乌斯（Laelius）试图为正义辩护，他尽自己的力量说，没有什么比不义更加对城邦有害。除非有极大的正义，否则共和不能得到治理，甚至无法存在[80]。

21.2 这个问题得到充分的考察之后，西庇欧接过了话头，回到了他那被打断了的讨论，然后回顾和评论了他给共和作的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共和就是“人民之事”（rem populi）[81]。人民（populum）指的并不是所有人和大众的集合，而是按照对“正义”（iuris）的认同和对共同的利益集合起来的团体（sociatum）。然后他在对话中展示了他的定义的好处，从他的定义中推论出，作为众人之事的共和是，要么通过一个国王，要么通过少数贵族，要么通过全体人民，达到善好和正义的治理。如果国王是不义的，按照希腊的风俗，他把这称为僭主（tyrannum）；如果那些贵族不义，那他们的集团，他说就是宗派；或者如果人民本身就是不义的，他没有谈到一个常用的名字，不过他把这也叫做僭政。这样，这个共和不仅像他头一天论证的那样充满问题，而且，按照他说的这个定义中所包含的道理，这共和就不存在了；因为凡是不是众人之事的，就不能算是共和，僭政和宗派掌权的自然不是，而当人民自身变得不义的时候，他们也不能算作人民，因为按照人民的定

---

[79] 西塞罗，《共和篇》，2:70。

[80] 西塞罗，《共和篇》，3:5。

[81] 西塞罗，《共和篇》，1:25，39。

义，他们不是由对正义的认同和共同的利益组合起来的大众的团体[82]。

21.3 当罗马共和变成了撒路斯提乌斯描述的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按照罗马的最卓越的领袖人物讨论时所演绎的推理，她简直不是他所说的最坏和最邪恶，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了。西塞罗不仅通过西庇欧和别人的口，而且在第五卷开篇用自己的话讲了他的感受。他首先引了埃尼乌斯[83]的一句诗说道："古代的道德和人守卫罗马的国事。"[84]然后他说："在我看来，这句诗里简洁而真切地表达的，就像神谕表达的一样。如果没有人这样拥有城邦的道德，或者没有道德被这样的人掌握，根本不可能建立或如此长期地维护这样一个如此正义和宽广的共和的统治[85]。在我们记忆能够到达的时间以前，我们的前辈的道德风俗造就了伟大的人，那些超绝的人保留了古代的风俗和我们祖先时代的制度。我们的时代接受了这个共和就像接受了一幅日久褪色的巨大画卷，人们根本不想为它恢复原来的色彩，甚至也不保养它，不维护它大体的形状和突出的特点。诗人说的守卫罗马国事的古代的道德，有哪些还在？我们看到人们完全忘记了那些道德，不仅根本不培养，甚至完全忽视了。而对于这些人们我们该怎样说呢？那些道德就因为缺乏人才遗失了，这样的坏事我们不仅要为它负责，而且还要像重罪犯一样作出认罪坦白。我们只剩了共和的名字，却早已失去了它真正的自身，这不是因为什么偶然，而是因为我们的罪过。"[86]

21.4 西塞罗在书中，让阿非利加努斯参加了关于共和的辩论。而在他坦白这些的时候，已经距离阿非利加努斯的去世很长时间了[87]，但还是在基督来临之前的事；如果他的所思所说发生在基督教四处传

---

[82] 西塞罗，《共和篇》，3:37,50。

[83] 昆图斯·埃尼乌斯（Quintus Ennius，公元前239—公元前169），罗马诗人，曾著诗体《编年史》十八卷，其中有部分残篇保存下来。另有二十多部悲剧传世。

[84] 埃尼乌斯，《编年史》（残篇），284。

[85] 拉丁原文为：Nam neque viri，nisi ita morata civitas fuisset，neque mores，nisi hi viri praefuissent，aut fundare，aut tam diu tenere potuissent tantam et tam juste lateque imperantem rempublicam。西塞罗此处的修辞效果，很难通过翻译传达出来。

[86] 西塞罗，《共和篇》，5:1。

[87] 大约七十年。

播、已经流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对者当中谁不会指责说，是基督教造成了这样的事？这时候为什么他们的神不来照看，以阻止国家的衰亡和瓦解呢？这是西塞罗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很久就看到的了，而且他还那么动容地哀悼罗马的衰亡。罗马的赞美者应该看看，就是在他们那些古代人和古代道德的时候，是否活跃着真正的正义；也许那时候并没有活生生的道德，而只是一幅多彩的图画。西塞罗对他喜欢的那个时代说了很多，但是他并不真的了解。不过，如果上帝愿意，我们会在别处考察这个问题[88]。在那里，我会按照西塞罗通过西庇欧的口简洁说出的自己的定义所显示的——共和是什么，人民是什么(这个定义经过了他自己和参与辩论表达意见的别的人的讨论)——来指出，从来就没有共和，因为从来没有真正的正义。如果按照不那么严格的定义来判定，当然存在某种共和，比如古代的罗马比后来的罗马治理得好些；但是真正的正义只存在于基督建立和统治的那个共和，如果人们可以把这叫做共和的话。我们不能否认，那是真正的人民之事。这个名字在别的地方和场合很通用了，但是好像和我们的一般说法有些距离，但毕竟，在那个城里当然有真正的正义，就像神圣的经上所说的："上帝之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89]

22. 罗马诸神从不关心，要防止共和因败坏的道德而灭亡

22.1 和当前的问题相关的是，不论他们说他们的共和曾经是或现在是多么值得赞美，按照他们的最博学的作者，早在基督来临之前很久，罗马已经变得最坏和最邪恶了；而今她根本不存在了，完全在最堕落的道德中灭亡了。如果要她不灭亡，那些人民的守护神就应该给他们的崇拜者关于生活和道德的诫命，因为人们献给了这些神那么多神殿、那么多祭司、各种各样的祭祀、花样翻新的仪式，

---

[88] 本书，19:21,24。[译按]本书虽然名为"上帝之城"，但作者最关心的，并不是政治问题。把《上帝之城》当作奥古斯丁的政治著作，严格说来是不恰当的。他只在少数地方真正讨论过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是从属于他对更大问题的观念的。此处和第十九卷相互呼应，就是少数讨论政治问题的地方。

[89] 《诗篇》，87:3，和合本作"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

还有那么多庆典和千奇百怪的表演，来崇拜他们，但是这些鬼怪除了自己的事什么也不关心。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崇拜者怎样生活，宁愿人们活在当前的邪恶状态中，只要能够继续荣耀他们，在恐惧中接受他们的统治就行了。而如果他们给出了这样的诫命，那这诫命就应该得到执行，展示出来，朗读出来。城邦接受了这些鬼怪的法律，却会让格拉古兄弟践踏，搅起巨大的动乱；马略[90]、辛纳[91]、卡尔波[92]也践踏了这诫命，他们甚至带来了内战，这内战因为最凶险的原因发动，残酷地进行，更加残酷地被苏拉[93]结束了[94]。随后是苏拉自己践踏了这诫命，根据撒路斯提乌斯和别的历史学家记载的，他的生活、性格和行为是谁不害怕的呢？这样，谁能不承认，那时共和国已经灭亡了呢？

22.2 面对公民这样的道德，难道他们还敢像往常一样，为他们的神辩护，引用维吉尔的话说："所有的我们藉以立国的神，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庙宇和祭坛？"[95]首先，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没有理由指责基督教冒犯了他们的神，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神；他们的祖先早就因为他们道德败坏，把那诸多小神像苍蝇一样赶出了罗马城的祭坛。但是，早在古代的道德风俗败坏以前，罗马就遭到了高卢人的攻占和烧

---

[90]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 公元前 157—公元前 86)，罗马将军，因击败非洲国王朱古达(Jugurtha)和凯尔特部落对意大利北部的威胁而成名。他曾史无前例地当过七次执政官。他与极端民主派结盟，因而同元首苏拉敌对，于是导致了第一次内战。公元前 88 年，苏拉逼迫马略离开罗马，但马略第二年回到罗马，大肆屠杀反对者。他的儿子也和他一起回来，并于公元前 82 年任执政官，奥古斯丁在 3:28 提到了他。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传记。

[91] 卢修斯·刻耐流斯·辛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是罗马贵族，他与马略一同回到罗马，于公元前 87 年任执政官。

[92] 耐乌斯·巴比流斯·卡尔波(Gnaeus Papirius Carbo)是公元前 93 年的保民官，马略与辛纳的同盟，曾三度任执政官。

[93] 卢修斯·刻耐流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ylla，公元前 138—公元前 78)，罗马将军，是罗马保守贵族的领袖，曾击败米特拉达提。他在内战中对抗马略。击败马略后，他被选为元首，大幅度更改法律，加强元老院的权力。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记载了他的残酷行径。

[94] 阿庇安，《诸内战记》，1:55,69。

[95]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351—352。

杀，在那时候，这一大群神在哪里呢？也许他们在，只是碰巧睡着了？那时候整个罗马城都在敌人的力量控制之下，只剩下了卡匹托利山。在诸神沉睡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些鹅还醒着，就是连这山也要被攻占了[96]。于是罗马人为鹅设立了鹅的庆典，简直是堕入埃及人崇拜禽兽的迷信。当然，这种外在的和身体的，因为敌人或别的灾祸所带来的坏事，而不是心灵的坏事，现在还不在讨论的范围内：而今我要谈的是道德的堕落，首先是逐渐褪色，然后又像被激流卷走了一样，虽然房屋和城墙依然完好未坏，但是共和国已经毁灭了，就是他们自己的杰出作者都毫不迟疑地这样说了。如果诸神为善好的生活和正义制定的诫命，遭到了城邦的鄙视，他们确实应该离去，让罗马失去他们，就像维吉尔说的，那些神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庙宇和祭坛。而今我要问，如果他们不愿意与崇拜他们的民族住在一起，不引导那些生活在败坏中的人过好的生活，他们算是什么样的神呢？

23. 尘世万物的变化，不是来自鬼怪的好恶，而是取决于真正的上帝的裁决

23.1 他们的神看上去是在教唆人们满足欲望，而显然不帮助他们控制欲望。他们帮助马略，一个年轻而卑贱的人，内战的最血腥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七次当执政官，在他的第七个任期中年老寿终，而不是死在苏拉手中。那时候苏拉很快就要取胜了[97]。而如果他们的神不在这样的事情上帮他，那就足以让人承认，没有他们的神的帮助，人也可以获得尘世中他们最喜欢的幸福；就像马略这样的人，居然能充分享受健康、权力、财富、荣耀、尊荣，度过漫长而幸福的一生，哪怕触怒了诸神，而像勒古鲁斯这样的人，虽然是诸神的朋友，却遭到俘虏、奴役、贫穷、不得睡眠，极尽痛苦折磨而死去。如果他们承认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就应该坦白，那些神对他们是无益的，他们的崇拜落空了。本

[96] 高卢侵略罗马的战争，见李维，《罗马史》，5:37—49。鹅拯救了罗马，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此后，罗马人每年都要带着鹅到卡匹托利山上庆祝。

[97] 此处，有一版本多一句话，“他们为什么也不来帮助，使他自己限制所有这些野蛮的行径？”但所有的其他版本都没有。

来，心灵的美德和生活的正直所得到的奖赏应该希望在死后得到，但如果诸神不讲死后的希望，却又想让人民看到与此相反的东西[98]；如果对于这短暂的尘世的善好，他们又不伤害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不帮助那些他们喜欢的人，那为什么他们又受到崇拜？人们为什么以那样大的热情要求这些崇拜？[99] 在艰苦和悲哀的时代，人们抱怨他们的神因受到冒犯而离开了他们，基督教为什么因此遭到了最卑劣的指责？如果他们的神在这些事情上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那为什么帮助最坏的人马略，抛弃最好的人勒古鲁斯呢？是不是我们应该把他们理解成最不义的和最坏的？人们如果认为他们这样是为了受到更多的畏惧和荣耀，那就不应该了；因为人们发现勒古鲁斯对神的崇拜不比马略少。罗马人中最值得赞美的莫特鲁斯(Metellus)[100]，他有五个儿子，都当了执政官，享受了人间的幸福，而最坏的喀提林(Catilina)[101]一直压抑在贫困当中，又在他自己引起的丑恶战争中被杀，可谓不幸[102]。最真正的和最确定的幸福只有那些崇拜上帝的好人才拥有，只有他才能带来幸福。

23.2 因此，正当共和在败坏的风俗中走向灭亡的时候，他们的神既没有做什么来指引，也没有修正他们的道德，从而避免灭亡；他

---

[98] [译按]在拉丁原文中，这一句的逻辑并不清楚，虽然奥古斯丁的基本意思是清楚的。因此，我们翻译时加上了“但如果诸神不讲死后的希望”这句话，希望能把意思传达得清楚些。

[99] [译按]对这句话，也有不同的理解。Dods 的译本理解为，人们为什么以那么大的热情向他们祈祷；Dyson 的译本理解为，为什么奥古斯丁那个时候的人哀悼他们不再被崇拜了。我的译法，基本采取服部英次郎的日译本的理解，其含义有可能更接近 Dyson，但不会像 Dyson 解释得那么直接。

[100] 卢修斯·凯奇流斯·莫特鲁斯(Lucius Caecilius Metellus)于公元前 241 年任大主教。维斯塔神殿着火时，他勇敢地救出了里面藏着的神像。这神像据说是从宙斯那里得来，后来被埃涅阿斯带到罗马来的。只有这神像是安全的，罗马城才是安全的。

[101] 卢修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公元前 110—公元前 62)，于公元前 63 年参选执政官，被西塞罗击败后，提出了取消税收和土地改革的极端措施，再次失败后，他策划一场政治阴谋，试图刺杀西塞罗，占领罗马城。阴谋被识破后，他逃出罗马，战败被杀。参见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西塞罗有四篇《反喀提林》演讲。

[102] [译按]奥古斯丁列举这几个人的意思是，在罗马，好人和坏人都可能幸福，也可能不幸，罗马诸神无力左右。进一步推论，世间幸福本来就是不可测的，真正的幸福在上帝之城那里。

们反而加重了道德的堕落和腐化，促使她灭亡。他们不该假装自己是好的，因为受到了公民邪恶的冒犯才离开。他们就在那里；他们暴露了自己，他们该遭到控告：这些神既不能示警相助，也不能默默地假装不在。我还没有提到，马略在他的家里得到了敏图尔奈人(Minturnenses)的同情，他们把马略带到女神马莉喀(Marica)的树林里，从而女神可以让他发迹[103]，因此他就从绝境中安然无恙地返回罗马城，然后就在城里残忍地指挥一支残忍的军队；他的胜利是那么血腥，那么有违同胞公民之道，比敌人还野蛮；无论谁愿意，都可以读到关于他的记载。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不谈这些，我并不把马略那血腥的幸福归给我不知道的什么马莉喀女神，而是完全把它归给上帝那不可知的神意，这样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才会闭嘴，那些不依靠狂热，而是明智地接近真理的人才能从错误中解脱；因为，虽然这些事情当中有一些是鬼怪能做的，但是他们能做多少，取决于那全能上帝不可知的意愿允许他们做多少。我们不应该太过看重地上的幸福，连马略这样的坏人，上帝都会给他很多；我们甚至不该把这些幸福就叫做坏，因为我们看到那么多崇拜唯一真正的上帝的虔诚的好人享受了这些，而与鬼怪的意愿无关。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地上的好坏就认为应该祈祷或害怕那些肮脏的鬼怪，因为就像地上的那些坏人一样，他们并不能做所有他们想做的事，除非上帝允许的那些，而上帝的真正裁决是没有人能够把握，没有人可以斥责的。

24. 在苏拉的那些行为里，鬼怪们表现出帮助了他

24.1 到了苏拉，那个时代是如此混乱，以至与他之前的时代相比而言都是值得追求的，虽然苏拉要为先前的时代拨乱反正。他首先向罗马城进军，攻打马略的阵营，然后，根据李维的描写[104]，祭祀中的动

---

[103]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马略部分。

[104] 当在李维已经佚失的《罗马史》卷七十七中。但此事又见于西塞罗《论占卜》，1:33,72；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苏拉的传记。但是，他们都说这事发生在别的时候。

物内脏现出了大吉之兆，那个脏卜者[105]波斯图米乌斯(Postumius)说，如果苏拉心灵里所想的，诸神不帮他实现，他愿意下狱，甘当杀头之罪。你看，那时候神还没有离开庙宇和祭坛，他们可以预见事态的结局，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改正苏拉的恶行。他们能够显示预兆，预言巨大的幸福，但是却不能通过警告打碎坏的贪欲。然后苏拉在亚细亚发动了与米特拉达提[106]的战争，通过卢修斯·提图斯，他接到了朱庇特的神谕，说他一定能够战胜米特拉达提，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他准备回到罗马城，杀害市民，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遭受的伤害报仇，然后同样是那个朱庇特又传来神谕，通过军队中的第六团的一个士兵来告诉他。就像先前预见了他对米特拉达提的胜利一样，朱庇特这次预见到，他将会有能力从敌人手中夺过共和国，但不可避免要流很多血。苏拉问那个士兵，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形象，从士兵的回答中，他想起来上一次，他通过另外的人，从同样的神那里听到他会战胜米特拉达提。那些神愿意通告这样的所谓幸福，但是他们中哪个也不关心用警告来纠正苏拉那么坏的错误，不阻止他发动内战，使他不仅大大破坏了，甚至要灭亡整个共和国。该怎么回答这一点？我们当然应该理解为，正如我经常说的，圣经上不断告诉我们，就是事实也足以说明的，这些鬼怪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就是为了人们把他们当成神，崇拜他们。但是，那些要求这些崇拜的诸神，和那些崇拜他们的人们，会因为同样最坏的罪行而联在一起(sociati)，将要受到上帝的判决。

24.2 然后，苏拉到达了塔伦廷(Tarentum)，在那里祭祀的时候，看到祭祀用的牛肝头上有一个金色王冠形状的东西。于是脏卜者波斯图米乌斯解释说，这象征了辉煌的胜利，他让苏拉独自吃下牛肝。稍后，一个叫卢修斯·庞提乌斯的人的奴隶向他宣示预言：“我是作为女战神贝罗娜(Bellona)的信使来的，胜利属于你，苏拉。”然后他又说，

---

[105] [译按]aruspex 这个词，有时候指一般的占卜者，比如在本书 3:11 中；但在专指某种占卜方法时，指的是利用动物内脏占卜的一种方法。日译本译为“肠卜者”；我们译为“脏卜者”，因为所用的内脏不都是肠。不同的占卜方式，参见 8:16。

[106] 米特拉达提六世，本都(Pontus)国王(公元前 120—公元前 63)。他在小亚细亚和希腊侵占了很多地方，对罗马构成了威胁。罗马人与他打过三次仗，直到最后庞培把他击败。

卡匹托利山会火光冲天。那个奴隶说了这些就离开了军营，第二天，他更兴奋地回来了，欢呼说卡匹托利山起火了。卡匹托利山真的起火了。这样的事情鬼怪们很容易就能提前预见，还能以最快的速度通知。请看——这是与我们谈的问题最有关的——那亵渎我们的救世主的人希望臣服于什么样的神。就是靠了救世主，那些信仰他的人的意志才能从鬼怪的统治下解救出来。那个人这样宣示预言："胜利属于你，苏拉。"人们相信那是一个神圣的精灵在宣布，近期会发生什么事，然后这很快就发生了，还要发生在距离精灵借以说话的人很远的地方，但是他并不说："不要犯罪，苏拉"——那胜利者犯下了如此可怕的罪，还是在牛肝上面显示了金冠来预兆辉煌的胜利之后。如果是正义的神祇而不是不虔诚的鬼怪，他们其实应该通过那牛肝来警告，如果苏拉多行不义，以后会对他带来坏事，是严重的伤害。那胜利靠尊荣给他带来的利益，不如因为欲望给他的伤害大。他因为这欲望变得如此不节制，因外物而膨胀和跌落，于是在道德上自我毁灭，远远超过敌人身体的损失。这是诸神真正应该痛苦和哀悼的事，但是他们没有通过脏卜、鸟占[107]、托梦或预言来告诉他。他们更害怕的是苏拉改过，而不是战败。而现在他们满足了，苏拉成为市民中光荣的胜利者，却也被邪恶的罪过击败，成为俘虏，因此更绝对地服从那些鬼怪。

25. 如果在做丑事时，有神的先例作为权威，邪恶的精灵就会极大地刺激人作恶

25.1 这样，除非那些宁愿选择模仿这些神，而不在神恩照耀下从他们的团体决裂的人，谁不能理解，谁不能看到，那些邪恶的精灵用他们的例子所要做的，就是用神的权威来为丑事正名？其实就在发生了那么凶狠而可憎的内战之后不久，在宽阔的坎帕尼亚(Campania)平

[107] [译按]"鸟占"(augurium)的译法，来自服部英次郎的日译本。这是罗马最常用的占卜方法，即通过神殿中用作占卜的鸟是否飞出来及飞出多少只来占卜吉凶。这个词有时候也泛指所有占卜。

原，人们就看到那些神之间已经在自相残杀了。在那里，首先人们听到巨大的声响；然后，很多人相互报告说，他们看见两支军队狠斗了几天。那里的战斗结束之后，留下了很多人和马的足印，就像这样的冲突都会留下的那样[108]。如果那些神真的可以自相残杀，人的内战就有借口了；看这些神多么邪恶或可怜。也许，他们只是假装内斗，他们这么做，不过就是为了让罗马人在自己发生内战时，因为有诸神作先例，看上去就不是神法不准的了？内战爆发了，已经打了几场恶仗，伴随着屠杀。一个士兵从被杀者身上抢劫战利品的时候，认出了他的兄弟裸露的尸体，他诅咒内战，杀死自己，和兄弟的身体倒在一起，这触动了很多人[109]。为了避免这种极端的坏事使人们过于憎恨战争，为了让人们有更大的热情喜欢挥动武器做丑事，那可恶的鬼怪，那些被人们当作神来崇拜和尊重的鬼怪，宁愿向人们展示他们自己之间相互杀戮；这样，因为是模仿神，同胞之情就不会扰乱这种内战，因为神的先例饶恕了人的丑事。那些邪恶的精灵还狡猾地命令人们在戏剧表演中讲述他们和神化他们（我们对此已说了很多了），于是在舞台上用下流的歌谣和故事表演庆祝，让每一个相信他们所做的事的人和每一个不相信的人，既然看到神愿意这些被肆无忌惮地表演出来，就会随而模仿。他们也不愿意人们读了诗人对他们的自相残杀的描述后，认为诗人们在指责他们而不是颂扬他们。这样，他们确证了诗人的诗歌中的描写，以便欺骗人类，他们不仅在那些舞台上表演自相残杀，而且还有展现在肉眼面前的战阵厮杀。

25.2 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因为罗马共和早已被最坏的公民道德毁灭了，在我主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已经不剩什么了，他们的作者都毫不怀疑地说了和写了这些。他们不把这些毁灭归罪给他们的神，却把那短暂的坏事归罪于我们的基督。对于好人来说，那些短暂的坏事，生前死后都不会毁灭他们；但是我们的基督却在那么频繁地垂示最好的道德诫命，来对抗风俗的毁灭；但是他们自己的神

---

[108] 裘力斯·欧布西昆斯（Julius Obsequens），《论征兆》（Liber de prodigiis.），57。

[109] 李维，《罗马史》，79。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马略部分。

却不能向崇拜他们的人民颁布这样的诫命，保护他们的共和不致灭亡；而今，诸神反而借助他们的权威，用自己的例子来推动有害而腐败的道德，使罗马加速灭亡。在我看来，没有人敢说罗马灭亡是因为"神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庙宇和祭坛"[110]。在这种说法里，好像这些神是德性之友，遭到了人类罪过的冒犯；但是他们的脏卜、鸟占和预言表明了他们知道未来的事情，喜欢帮助人们作战，发号施令，这些足以证明他们当时在场；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了，罗马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贪欲，而不是因为那些神的撺掇，那就不会发动那么多内战。

26. 鬼怪们秘密给出属于好的道德的警示，在他们的仪式上却当众展示下流

26.1 于是，人们为了不让诸神发怒，在他们自己的要求下，设立了固定的和常规的庆典，把那混杂着下流和残酷的、诸神的猥亵与罪恶，无论真正的还是虚构的，当众公开献给他们，向所有的眼睛展示出来，把这当成值得模仿和适宜观看的。就是这些鬼怪，他们既然有这样的欲求，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肮脏的精灵。对于他们自己的下流与邪恶，不论真的还是虚构的，他们要求莽撞之徒的奉献，也敲诈节制的人们的崇拜，这证明了他们是丑恶和肮脏的生活的传道者。但据说，他们在神龛和密室中对自己的一些选民宣示了一些好的道德诫命。如果是这样，那就证明这些有害的精灵更加狡猾，应该谴责。正直与贞节的力量毕竟是那么巨大，使得所有或接近所有的人的自然都被触动，赞美它们，没有人那么下流而充满罪过，以至于丧失掉全部尊荣的感觉。这样，这些邪恶的鬼怪，除非其中有一些——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圣经里写的——装作光明的天使[111]，就不能完成骗人的伎俩。虽然在外面，那些不敬也不洁的庆典嘈杂地包围了人们，但是在室内，少数假装的贞节者对人们耳语；当众表

---

[110]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351—352。

[111] 《歌林多后书》，11:14。

演的是羞耻的事，值得赞美的东西在隐秘处；光华隐藏，黑暗流行；当坏事上演的时候，召集了所有人；当好事被宣讲的时候，只有很少的听众，于是尊荣应该脸红，卑鄙得到了光荣。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是就在鬼怪的神殿中发生吗？不是在充满谎言的地方，哪里会有这些？其目的就是，少数更尊荣的人遭到引诱；众多无比下流的人，又得不到改正。

26.2 我们不知道，人们在哪里和怎样听到了那位凯勒斯提斯女神宣讲贞节的诫命[⑪]；但是就在她的神殿前面，就是我们看到她的像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聚在一起，摩肩接踵，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看那表演。我们的眼睛可以交替地看，这里是娼妓般的场面，那边是贞洁的女神；我们看到她接受谦卑的崇拜，在她面前又有下流的庆典；在那里，我们看不到感到害羞的丑角，看不到知道廉耻的女演员；他们这样完成了那下流的任务。他们知道贞节的女神喜欢什么，妇女看了表演，从神殿回到家，就会变得更懂人事。并不是没有知道廉耻的女人把自己的脸转离正在上演的那些不洁的东西，但她们却偷眼学习那些下流的技艺。男人的在场让她们不好意思，使她们不敢去听和看那些鲁莽的言行，但是她们根本不敢根据贞洁的心来谴责她们所尊重的那个神的仪式。这既然是在神殿中公开展示的，就是应该学习的；但其实，这应该是在家里做的，应该秘密完成的。必朽者的廉耻如果还存在，那一定会非常惊讶，神竟然把这种人类本不该自由去做的下流事当成宗教的；而如果人们不愿意表演这些，那些神一定会震怒。除非那些神乐于这样的祭神仪式，否则，什么样的精灵会那样下流地暗中怂恿人们为恶，纵容人们犯奸淫，容忍这些行为？当然就是那热衷于这样的仪式的，喜欢在神殿中树立了鬼怪的塑像的，热爱那些充满罪过的虚假表演的，暗中用那些假装正义的言语欺骗那少数好人的，公开用那些下流的诱惑不断引导人们去做数不清的坏事的那些鬼怪。

---

⑪ 参见本书2:4。

27. 罗马人为了取悦他们的神而祭献的表演极为淫秽，极大地颠覆了公共教化

像西塞罗那样一个严肃的人和所谓的哲人[113]，在谈到未来的建筑规划时，向全城人的耳边宣扬，在他作为市政官的各项责任当中，他自己要设立表演庆典，来取悦母神弗罗拉(Flora)[114]；按照常规，这样的庆典越是下流，表演得就越投入。后来当了执政官的他还在别处提到，因为城邦面临极端的危险，连续十天举行了这样的表演，凡是与取悦诸神相关的事情都没有忽视[115]；与其为了节制而激怒诸神，不如以奢侈取悦他们；尊荣会激起他们的敌意，不如以卑下的方式安抚他们。促使人们抚慰诸神的伤害无论怎样残忍和野蛮，总不像在以无比丑恶的罪过抚慰他们之后，诸神施加的伤害那么严重。人们担心敌人加害身体，为了避免这伤害，就通过上面的方式与诸神妥协，委屈了心志中的德性；人们如果不首先成为好的道德的敌寇，就不能成功地抵挡敌人对城墙的攻击。这样取悦于神的方式极为粗鲁，极为污浊，极为莽撞，极为卑下，极为肮脏，以至于在以天性尚德、值得赞美的罗马，表演这些的演员被褫夺荣耀，赶出部族，刻上金印，让人们知道他们是下流的，做了不名誉的事。我要说，在真正的宗教看来，这种可耻的取悦于神的方法是有害的和污秽的。诸神诱惑性的犯罪故事，那些神的无耻的罪恶与下流的行为，甚至那更无耻下流的虚构故事，整个城市都用眼和耳学到了。罗马人认为这些是能取悦于神的，于是就认为那些事情不仅应该展示，甚至应该模仿。我真不知道什么善好和尊荣(如果那些神还谈到了的话)，他们只讲给那么少的人，还讲得那么隐秘，就好像诸神更害怕人们知道这些，却不怕人们不按照德性去做。

---

[113] [译按]Philosophaster 是肤浅或假哲学家的意思。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奥古斯丁对西塞罗还是尊重的。

[114] 弗罗拉本来是萨宾人的女神，被提图斯·塔提乌斯引入罗马。奥维德在《宴饮》5:329 以下也指出，崇拜她的仪式有很下流的部分。

[115] 西塞罗，《反喀提林》，3:8,20。

28. 基督宗教是救赎性的

人们靠了基督的名，从那最肮脏的地狱般力量的桎梏下和遭受残酷惩罚的团体中被解救出来，从那龌龊而不敬的夜晚，来到生气盎然的虔诚的光芒下。而那些邪恶的和忘恩负义的人，与那罪恶的精灵陷得更深，被绑得更牢，抱怨着，嘟囔着，因为看到人们纷纷奔向教堂，贞洁、光荣、真诚，而且男女有别。在教堂里，他们听到了应该怎样在尘世过好的生活，这之后就可以享受幸福和永恒的生命。在那里，一个人人能看到的讲坛升起在高处，人们听到那里宣讲的圣经和正义的教诲，那些按照这教诲做了的人就会听到奖赏，没有按照做的人会听到判决。在那里，也有人专门来讽刺这些教义，但是他们所有人的鲁莽要么是突然转变，要么是因为羞耻或畏惧而遭到限制。那里或是宣讲真正的上帝的诫命，或是展示奇迹，或是赞美他的赐予，或是祈求福祉，但是绝对没有对下流污秽的表演的观看和模仿。

29. 劝勉罗马人放弃诸神崇拜

29.1 追求这些吧，值得赞美的罗马天性，勒古鲁斯、斯凯夫拉(Scaevola)[116]、西庇欧、法布里西乌斯(Fabricius)[117]的后代；追求这些吧，把它们同鬼怪的最下流的虚荣和最骗人的邪恶区别开来。如果你那里有什么品质是自然就值得赞美的，真正虔诚会让它们得到清洗和完善，而不敬会使之遭到灭亡和惩罚。那么现在，请选择你所应遵循的，不是对你自己，而是对真正的毫无谬误的上帝，你应该赞美。你那时享受人民的赞美，但是按照上帝神意的隐秘裁判，真正的宗教没有给你来选择。醒来吧，天亮了；其实你中间的一些人已经使你醒了，他

---

[116] 奥古斯丁谈到的斯凯夫拉有两个。一个是穆修斯·斯凯夫拉，著名的法学家和演说家，反对马略，在公元前87年的大屠杀中丧命。见本书3:28以下和4:27。另一个是盖乌斯·穆修斯·斯凯夫拉，是共和初期的英雄。当时，鲍森纳帮助塔昆复辟，包围了罗马。斯凯夫拉前去刺杀鲍森纳，被捕后，把手伸进火里，展示自己的勇气，事见李维，《罗马史》，2:12。奥古斯丁在4:20和5:18谈到了他。此处两个斯凯夫拉都有可能。但既然他和别的英雄并列，是盖乌斯的可能性更大。

[117] 法布里西乌斯，是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79年被派往皮鲁斯的使者，拒绝被皮鲁斯收买。事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皮鲁斯部分。

们德性完美，信仰真实，我们因他们的受难而光荣。这些人面对四面八方来犯的充满敌意的势力，以死来勇敢地战胜他们："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我们赢得了这片安身的土地。"[118]我们邀请你们，劝勉你们来到那个祖国，增加其中的公民数量，那里是真正能赦罪的避难所。你不要听你那些堕落的子孙对基督和基督徒的诋毁与控告，他们虽然在抱怨尘世的坏事，但是在尘世中真正寻找的不是平静的生活，而更多是安全的邪恶。这些不会取悦你，也不会取悦你地上的国。而今你要向往天堂，根本不需要艰苦的劳动，你就能够真正和永远地统治。在那里你看不到维斯塔女神的炉膛，没有卡匹托利山上的石像[119]，只有唯一的和真正的上帝："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帝国(imperium)[120]。"[121]

29.2 不要再想追随那虚假而骗人的诸神；弃绝他们，鄙视他们，跃向真正的自由。他们不是神，而是邪恶的精灵，你的永恒幸福是对他们的惩罚。这些被你当成神的鬼怪，是那样忌妒全人类在永恒的天上获得一席之地，朱诺看到特洛伊人(就是你们把自己肉身的渊源追溯到的特洛伊人)占据了罗马的城堡时的忌妒，都没有这么深[122]。你自己也很大程度上对这样的精灵作出了评判：你用那样的表演取悦他们，又希望把那表演这些的人们变成不名誉的人。那么，反抗那肮脏的精灵，肯定你的自由吧，精灵们在你的脖子上套上镣铐：强迫你向他

---

[118]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1，24。

[119] 指朱庇特的石像。罗马最神圣的发誓词是"以朱庇特神像的名义"。

[120] [译按]在本书的翻译中，imperium 一词除注出的特殊情况外，一概译为"帝国"。在拉丁文中，这个词本来是"统治"或"统治权"的意思，后来衍生出"帝国"的意思。为了突出"统治"与"帝国"的这种关联，我们没有分别这个词在中文中可能不同的含义。比如此处，杨周翰先生把 imperium 译为"统治权"，他大概是考虑到，罗马并非总是帝国。但我们把这里改为"帝国"。这与我们把 res publica 一概译为"共和"的考虑是一样的。于是，在一些地方，就会出现既把罗马称为帝国，也称为共和国的矛盾。但是，这表面的矛盾恰恰揭示了罗马政治的复杂性。当时的所谓"帝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代表绝对的专制和独裁；而"共和"也不一定就代表民主政体。这一点，在西塞罗的《共和篇》里面尤为明显。事实上，罗马无论共和国时期，还是帝制时期，都不只是今天简单意义上的政体之别。

[121]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278—279，根据杨周翰译本，略加改动。

[122]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15；德尔图良，《护教篇》，25。

们祭献，宣扬他们的恶名。你将那些表演诸神的罪行的演员赶走，保持你的荣耀。向真正的上帝祈祷吧，他会帮助你赶走那些神，那些对自己的罪行沾沾自喜的神。他们的恶行要么是真的，就是最无耻的；要么是虚构的，就是最恶毒的。你不愿那些演员和戏剧与你的城邦相联，这做得好；但是请更清醒些！既然这些对人的名声有损，就更不能把这种戏剧用在至高的上帝身上。你既然认为表演这些吹捧闹剧的演员不能算作罗马任何阶层的公民的一员，那么，那些以此为乐的神，你们又怎能认为他们真的拥有天上的神圣权威呢？天上的那座城是不可比拟的光明，在那里，真理就是胜利，神圣就是尊荣，幸福就是和平，永恒就是生命。如果你羞于和那些当演员的人为伍，那你就更应该羞于和那些神相联。如果你渴望能到达那幸福的城，就要断绝和鬼怪的联系。那些喜欢下流的神，是不配享受尊荣者的崇拜的。通过基督教清洗你的虔诚，你就可以去掉他们，正如那些演员因检查官的金印而失去了名誉。肉欲的好处，是坏人们唯一想享受的东西；而肉欲的坏处，是他们不愿意承担的。但在这两方面，鬼怪们并没有他们被认为拥有的权力（即使他们真的拥有这些，我们会更猛烈地批判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去崇拜他们，因为这种崇拜会使我们无法进入上帝之城，这正是他们所忌妒我们的）。他们的信徒认为他们拥有这样的法力，而且正是为了获得这些而认为要崇拜他们，但是就是这些他们也并不拥有，在下一卷，我要证明这一点。本卷到此为止。

上帝之城卷三

［本卷提要］在上一卷里，奥古斯丁谈到了道德和心灵的败坏；在这一卷，他揭示出，诸神也无法关照身体和外在事物。罗马人从建城以来，就不断遭到这种烦扰；在基督来临之前，那些伪神虽然得到自由的崇拜，却并不能让人们避免这类坏事①。

1. 有些灾祸，只有坏人才害怕；世界虽然崇拜诸神，却总是遭受这些灾祸

我认为，对于道德和心灵的败坏，这些特别应该避免的东西，已经谈得够多了。崇拜伪神的民族已经遭到了他们累累坏事的重压，那些神却一点不来关心，而是怂恿他们，让他们遭到最大的重压。我看，而今我们应该谈到我们的反对者唯一不能容忍的那类坏事，亦即饥馑、死亡、战争、掳掠、俘虏、屠杀，以及我们在第一卷里已经提到的类似的

① ［译按］在讨论了道德败坏之后，奥古斯丁在本卷依次列举罗马遭受的灾难，从而形成了从基督教角度对罗马历史的总结和检讨。正如奥古斯丁在本卷开头所说的，他虽然是在谈罗马，但其意义并不限于罗马，而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因此，这构成了他对地上之城的历史的普遍观念。他的前三卷完成后，就流传了出去，奥古斯丁对罗马这些灾难的罗列，影响了不久之后的奥罗修斯。奥罗修斯在《历史》中对罗马灾难的列举，与此处非常相似。

坏事。坏人只把这些当作坏事，而这些事并不会把人变坏；赞美者待在那些好事之间，赞美它们，自己仍然是坏人，却不会因此而脸红；他们会因为有很坏的房子而满肚子气，却不会因为有坏的生活而生气；就仿佛只要人们有了所有好的东西，哪怕自己不好，还能成为最好的人。他们的那些神，得到了他们的自由崇拜，却没有降临来去除他们唯一害怕的这些坏事。在我们的救世主来临之前，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甚至是不可置信的各种灾难，折腾着人类。除去希伯来民族和其他的少数人在最隐秘和最公正的上帝看来是值得神恩眷顾的之外，整个世界所崇拜的，不都是这些神吗？为了不要过于冗长，我对于其他民族的那些最严重的坏事不加讨论，只是涉及与罗马和罗马帝国(imperium)相关的问题，亦即包括罗马城自身，也包括那些在基督来临之前加盟或被征服，因而加入了罗马共和总体的地域。

2. 罗马人和希腊人同样崇拜的神，是否有理由允许伊利昂被毁灭

首先是特洛伊或伊利昂，也就是罗马民族起源的所在(我在第一卷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这里不会忽略，也不会抵触)[②]。他们就认信和崇拜与希腊人同样的神，那为什么被希腊人征服、攻取和夷平了呢？他们说，普利阿摩斯受罚，是因为他父亲拉奥墨东对神发的伪誓[③]。真是这样的吗，阿波罗和涅普顿为那个拉奥墨东做工服苦役来赚取报酬？拉奥墨东对他们答应好了报酬，但是发的是伪誓[④]。我很奇怪，阿波罗以预言著称，辛苦完成了那么一项工作，竟然不知道拉奥墨东将会食言。而涅普顿，阿波罗的叔叔，朱庇特的兄弟，大海之王，也不该不知道未来的事情。荷马，这个生活在罗马建立以前的诗人，说埃涅

② 见本书1:3—4。

③ 参见，维吉尔，《农事诗》，1:502;《埃涅阿斯纪》，4:502(但杨周翰先生的译本漏掉了拉奥墨东的名字，或者是直接写成了"特洛亚人")。

④ 荷马，《伊利亚特》，4:441以下，罗念生、王焕生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阿斯的后代会完成伟大而神圣的事业[5]，而他的后代后来建立了罗马。因此，荷马说涅普顿把埃涅阿斯举到了云中，使他受不到阿基琉斯的伤害。维吉尔证实，涅普顿虽然这么做，还是说："我当时本想把我亲手建造的背信弃义的特洛伊连城基推倒。"[6]这样，涅普顿和阿波罗那些伟大的神，居然不知道，拉奥墨东会食言不给报酬，还要为忘恩负义的民族施恩修建特洛伊城墙。人们没有看到，相信这样的神比向这样的神发伪誓更加严重。荷马也不那么轻易相信，故事里说涅普顿和阿波罗都遭到了伪誓的冒犯，而他却写道，涅普顿在战争中反对特洛伊，阿波罗却保卫特洛伊。而如果人们相信了这样的故事，他们要为崇拜这样的神而脸红；如果人们不相信这故事，他们就不能认为特洛伊因发了伪誓而受过。他们要奇怪，为什么诸神因为伪誓惩罚特洛伊，却偏爱罗马。在那么巨大但腐化的罗马城里，喀提林的盟友（conjuratio）[7]竟然有那么庞大的军队，"还有靠发伪誓的手和舌头或靠他们本国公民的血而生活的那些人"[8]。那么多元老院成员的判断，那么多人民的选票，或是他们面对案件的决定，都被腐化了，难道不是伪誓之罪吗？即使道德再败坏，古人守誓的道德还是保存着，因此，并不是宗教的敬畏使人们不犯罪恶，而是，人们认为，伪誓在其他的罪恶之上又加了一条。

3. 诸神不会被帕里斯的奸淫所冒犯，因为他们之间也经常犯奸淫

特洛伊的确被更强大的希腊征服了，但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因为帝国赖以立国的诸神[9]像是人们说的那样，因特洛伊人的伪誓而发怒了。人们还把帕里斯的奸淫当作为神辩护的理由，说是因为这事，众神才会发怒，抛弃了特洛伊，这也不对。诸神习惯于做这些罪的

---

⑤ 荷马，《伊利亚特》，20：302。

⑥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5：810—811。

⑦ 盟友（conjuratio），即共同发誓结盟的人。

⑧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14：1—3。

⑨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352。

犯奸者和怂恿者，而不是报复者。撒路斯提乌斯说，“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罗马城最初是由特洛伊人建立和居住的。在埃涅阿斯的率领下四处流浪的特洛伊人并无固定的住所”[10]。如果诸神真的因为帕里斯的奸淫而生气要报复他，那罗马人就更要受罚，或者至少也要受罚，因为埃涅阿斯的母亲就这样犯了奸淫。这些神会憎恨帕里斯做下的这丑事，却不憎恨他们中间的维纳斯同安奇塞斯犯下的奸淫？埃涅阿斯就是因这奸淫而生的。还有别的奸淫我先不提。难道是因为帕里斯的奸淫使墨涅劳斯不愿意了（indignante），而伏尔坎[11]却默许维纳斯的奸淫？我相信，诸神对他们的妻子并无醋意，甚至愿意（dignentur）和人分享她们。也许人们会觉得我在讽刺这些故事，不重视这么一件严肃的事。那我们就暂且不信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如果这更好些。看啊，要让我让步，就要承认罗慕洛不是马尔斯的儿子。而如果罗慕洛是马尔斯的儿子，为什么埃涅阿斯不是维纳斯的儿子？难道男神与人间女子这么做就是合神法的，而人间男子与女神交媾就是不合神法的？马尔斯按照维纳斯的法就可以与人同房，为什么维纳斯依照她自己的法，就不能这么做了呢？这可真是一个古怪甚至难以令人置信的事。二者得到了罗马权威的确认。在更近一些的时代，恺撒相信维纳斯是他的祖先[12]，就像当年罗慕洛认为马尔斯是自己的爸爸。

4. 瓦罗的意见：他说，人们骗自己是神的后代是有用的

有人会说，你相信这些吗？我真不信这些。他们中间最博学的人瓦罗（Varro）[13]，虽然说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和无所畏惧，但他几乎就

---

[10]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6：1。

[11] 维纳斯的丈夫。

[12] 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的恺撒部分谈到，恺撒在为他的姨妈裘力娅作的葬礼演说中提到，他的母系家族通过埃涅阿斯的儿子裘鲁斯，可以上溯到维纳斯。

[13] 马可・特伦修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 116—公元前 27），罗马诗人、古典学家、法学家、地理学家、语法学家，极为博学。他著有七十四本书，六百多卷，但大多失传。奥古斯丁非常推崇他，也引用了很多他的著作。瓦罗著作的残篇，很多是依靠奥古斯丁的引用保留下来的。

是坦白这些是假的了。他说，让那些勇敢的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后代，哪怕是假的，毕竟对城邦有用；这样让人的心灵觉得自己是神的后代，他们就会获得自信，就会勇敢地承担起伟大的事业来，做得会更卖力，这样会更能事半功倍。这是瓦罗所表达的观点——我也可以用我的话说类似的意见——你看这为造假打开了多么大的余地！既然在那里，连关于神自身的谎言都被认为对公民是有益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很多被认为神圣的和宗教性的东西，都可能是虚构的。

5. 无法证明，诸神惩罚了帕里斯的奸淫，因为他们没有报复罗慕洛的母亲

但是，至于维纳斯是否会与安奇塞斯交媾生下埃涅阿斯，或是马尔斯是否能够和努密托尔(Numitor)[14]的女儿交媾生下罗慕洛，我们姑且存而不论。几乎同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圣经中也出现过，说遭到谴责的天使和人间女子交媾，生下了巨人，也就是极其高大强壮的人，充满了大地[15]。但现在我想把讨论集中在这样一个争论。如果他们经常读到的是真的，埃涅阿斯的母亲和罗慕洛的父亲是神，那么，诸神自己都不约而同这么做，他们怎么能限制人的奸淫呢？而如果这些是假的，他们就不能因为人们真正的奸淫而发怒，因为他们甚至为了自己那虚构的奸淫而喜悦。此外，如果人们不相信马尔斯的神话，维纳斯的神话也不相信，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因为神与罗慕洛的母亲交媾，从而为她的奸淫辩护。而西尔维娅(Sylvia)[16]还是维斯塔女神的女祭司，那么，诸神要惩罚特洛伊的帕里斯的奸淫，那就更该惩罚罗马这种渎神的丑事。在古代的罗马，如果发现维斯塔的祭司有什么丑事，甚至是要活埋的；而对于犯奸的一般妇女虽然也有一些惩罚，但是还不至于处死。人们认为神圣的神龛前的罪，比在人们床上的应该得到更重的惩罚。

---

[14] 努密托尔是阿尔巴的第十六个国王，被弟弟阿慕流斯篡夺王位。他的女儿西尔维娅是维斯塔的女祭司，生了罗慕洛兄弟。

[15] 《创世记》，6，4；本书第十五卷二十三章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16] 即努密托尔的女儿，罗慕洛的母亲。

6. 罗慕洛的杀弟[17]罪行,诸神也没有报复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人们犯的那些罪如此触怒了诸神,使得他们因为帕里斯的冒犯之罪而抛弃特洛伊,把她交给刀与火,那么,比起希腊丈夫受愚弄带来的特洛伊战争,罗慕洛的杀弟之罪更应该让他们憎恶罗马;基业初定的城中的杀弟,比已经王道流行的城里的奸淫,更应激怒诸神。很多人鲁莽地否定罗慕洛亲手杀了他弟弟,很多人出于羞耻心怀疑这一点,很多人出于哀矜不愿意承认,但是我所说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究竟是罗慕洛命令人下的手还是自己动的手而有区别。就此事而言,我们该没有保留地参考那众多写下此事的人的见证,这见证都是该重视的:众所周知,罗慕洛的弟弟不是被敌人,也不是被外邦人杀死的。不管罗慕洛是动手杀他,还是命人杀他,罗慕洛在罗马人中的权威,都高过帕里斯在特洛伊人当中的权威;那么,为什么夺了一个外邦人的妻子的采花贼就引起了诸神对特洛伊人的怒气,而杀死了自己弟弟的凶手反而为罗马请来了诸神的庇佑?如果,那件丑事真的不是罗慕洛干的,也不是受了他的指使,那总该得到复仇的;否则,就是整个城做的这件事,因为整个城都忽视了这事,那罗马城杀害的就不是弟弟,而是父亲,那就更糟了。兄弟两个都是罗马的建立者,其中一个被卑鄙地除掉了,不得成为王者。在我看来,人们说特洛伊做的坏事使她应该遭到众神的遗弃,从而可以被毁灭,而罗马是好的,所以让众神住在她那里,可以繁荣昌盛,这都是不对的;除非是诸神也被打败了,逃离了特洛伊,来到罗马,为的是仍像以前那样欺骗;他们同时也留在了特洛伊,就是为了,一旦有谁再回到那块土地上居住,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继续欺骗他们,而在罗马,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骗术玩得更好,他们获得了更大的光荣。

7. 马略的将领芬布利亚对伊利昂的毁灭

真不知道,可怜的伊利昂究竟犯了什么错,以至于在罗马内战爆

---

[17] 原文此处误作"弑父"(parricidium)。

发之时，芬布里亚[18]，马略的派别中最坏的人，又毁灭了她，甚至比希腊人的毁灭还要凶残和血腥[19]？特洛伊第一次毁灭时，很多人从那里逃走，还有很多人被俘虏，当了奴隶活下来；但是芬布里亚事先就发布了一道命令，说一个也不放过。于是他把全城以及里面所有的人都一把火烧掉。这就是伊利昂的结局，不是来自被她的邪恶所触怒的希腊人，而是来自在伊利昂的灾难之后兴起的罗马。那么，伊利昂与罗马共同信仰的诸神就要么是没有帮助他们避免这毁灭，要么是没有能力帮助——这才是真相。特洛伊在古代的希腊人的劫火之后重建了城市，而今，他们藉以立"镇"的神，又"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庙宇和祭坛"[20]？如果他们都逃跑了，我就要询问原因，我发现特洛伊城的市民越是变得好了，诸神就越是坏了。市民们甚至向芬布里亚紧闭城门，要为苏拉保存一个完整的城；于是被激怒的芬布里亚烧了特洛伊，或者说毁灭了特洛伊。到此时，苏拉还是内乱中比较好的一方的领袖，试图用武力重建共和；他的好的开端还没有走到坏的结果。特洛伊人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罗马城邦，对抗罗马共和国的弑父者，对他们关上城门。这个城的公民还能做什么更好的事吗？还能更真诚，更忠诚，和罗马建立更好的母女关系吗？为什么这个城招致了如此巨大的毁灭，那些诸神的捍卫者要考虑了。那些神因为奸淫，把伊利昂抛弃在了希腊人的战火之中，在特洛伊的灰烬中诞生了贞洁一些的罗马。但是以后，诸神为什么再次抛弃已经与罗马结亲的同一个城？她并没有反叛罗马，这个高贵的女儿，而是以最坚韧和虔诚的忠诚服务于她的更正义一些的派别；这一次，诸神没有把她抛给希腊那些英雄来毁灭，而是让罗马人中最低贱的人来毁灭她。也许是因为伊利昂臣属于苏拉这一派冒犯了诸神，因为可怜的伊利昂人为服务于苏拉关上了城门。但是诸神为什么又向同一个苏拉应许和预言那么多好处呢？他

⑱ 盖乌斯·弗拉维乌斯·芬布里亚(Gaius Flavius Fimbria)，马略的支持者，极为残忍。公元前84年，为了不落入苏拉之手而自尽。

⑲ 李维，《罗马史》，83(已佚)；阿庇安，《罗马史》，"米特拉达提战争"部分。

⑳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351—2。

们不是又一次告诉人们，他们是幸运者的马屁精，却不是不幸者的护卫者？但是伊利昂这时的毁灭，并不是因为被他们抛弃了。这些鬼怪时刻都想欺骗，但他们只做他们能做的。李维写道[21]，在所有神像被毁灭和烧掉以后，在密涅瓦的神殿的大片废墟中还剩她的塑像，它还完好地站立着。不能因此就这样赞美诸神："祖国的诸神，使特洛伊永远站立。"[22]但这却足以使人不再辩护说，诸神"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庙宇和祭坛"[23]。那些神被允许有一些法力，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力量；但却可以说服人们，他们确实在场。

8. 罗马是否应该托付给伊利昂诸神

那么，在特洛伊自己的例子之后，让这些孱弱的诸神当罗马的守护者，难道会是明智的做法？有的人说，在芬布里亚攻打并占领伊利昂的时候，那些神已经习惯了在罗马居住。那么为什么密涅瓦的塑像还站立在那里呢？其次，如果在芬布里亚攻打伊利昂的时候，他们是在罗马，那么在罗马又遭到了高卢人的占领和焚烧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碰巧到了伊利昂呢？在卡匹托利山尚未失陷的时候，他们的听觉如此灵敏，行动如此迅急，以至听到鹅的叫声就能够迅速赶回，解了卡匹托利山之围，使此山完好无损；但是在别的地方发出的警报却那么慢，让他们无法回去保护。

9. 努马做王的时候的和平，我们是否该相信要归功于诸神

人们还认为，这些神也帮助了罗慕洛的继承者，努马·蓬皮利乌斯，所以他在位期间一直是太平的，雅努斯的庙门总是关着，因为这门在战争时期都要打开。显然他是应该得到帮助的，因为他为罗马人设置了很多仪式[24]。这个人有那么多闲暇，如果用在有益的事情上，放弃

---

[21] 李维，《罗马史》，残篇，20；欧布西昆斯，《论征兆》，56b。

[22]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247，译文有改动。

[23]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351—2。

[24] 李维，《罗马史》，1：20；西塞罗，《共和篇》，2：14，26。

那最有害的好奇心，以真正的虔诚寻求真正的上帝，那他可就真是值得祝贺的人了。但现在，那些神好像并没有带给他这样的闲暇；如果他的闲暇少些，他们反而可能少欺骗他一些。他们越是发现努马不忙碌，他们就越会占用他的那些时间。瓦罗谈到努马做了什么，以及他用什么技艺得以把这些神与自己或者城邦联系起来[25]，如果主愿意，我会在合适的地方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26]。现在谈的，是诸神是否给他们带来福祉这个问题。和平是很大的福祉，但是来自真正的上帝，就像阳光雨露和别的维持生命的东西，都会降落到不知感恩的人和坏人身上[27]。但是如果诸神把这些巨大的好处带给了罗马或蓬皮利乌斯，那为什么后来在罗马帝国更值得赞美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降福了呢？难道是那些神圣的仪式在刚刚形成的时候，比形成以后用于庆典时更有用吗？当时这些还不存在，是努马把它们加了进来；这以后它们就真的存在、得到遵从了，那就该发挥作用了。在努马在位的四十三年（或者，如果一些人坚持认为，三十九年）的时间里，有那么漫长的和平时期[28]。而后来，仪式建立了，而诸神自身也被这些仪式邀请到了罗马，开始保卫和指导人们的生活，从建城以后一直到奥古斯都时代，这么多年里，只有一年，就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一年，罗马的战争之门又能关上了——这就被当成了巨大的奇迹[29]。

10. 在努马治下，罗马本来是安静而安全的，那么，罗马人那么疯狂地发动战争，扩张帝国，是不是该选择的呢

有人回答说，如果不是罗马帝国那么持续不断地征战扩张，它能这么开疆拓土、光荣远播吗？说得好！帝国要变得伟大，为什么就应该不得安宁呢？对于人的身体来说，身材矮小但是健康就够了，不是

㉕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78（仅见于奥古斯丁）。

㉖ 见本书，7：34。

㉗ 《马太福音》，5：45。

㉘ 李维，《罗马史》，1，21；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1：3；西塞罗，《共和篇》，2：14，27。

㉙ [译按]某一年如果有战争，雅努斯的庙门都要开着；所以，雅努斯的庙门如果关上，就是和平时期。

好过为追求臃肿高大而导致百病缠身吗？你虽然会达到，却不得休息，肢体越是高大，越是遭到坏事的烦扰。如果撒路斯提乌斯所记载的时代能够延续下来，这怎么会是坏，这怎么会不是更多的好呢："因此，国王们（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统治地上的事'）依据自己的不同爱好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有些人锻炼他们的头脑，有些人锻炼他们的身体。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还没有受到贪心的控制；每个人都过着知足常乐的日子。"[30]而帝国如此加倍扩张不正是维吉尔所厌恶的事情吗？他说："后来渐渐的世风日下，时代变得暗淡无光，人们疯狂地好战，贪欲横流。"[31]当然，罗马人投入和发动这些战争是有一个正当的防卫的理由的。罗马不得不抵抗那些野蛮的敌人的入侵，并不是贪于得到人们的赞颂，而是出于维护安全与自由的必要。确实是这样的。正如撒路斯提乌斯所写的："法律、风俗和土地都得到发展，国家看来变得足够富饶和强壮了，于是就像必朽者常见的情况那样，财富导致了嫉妒的产生。于是，相邻的国王与民族发动了战争；只有很少来自朋友的帮助，因为别人都害怕被推入危险，逃避了。但是罗马人是十分注意于维护他们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利益的，他们于是赶忙作了准备，相互激励着去迎击敌人，用武力来保卫他们的自由、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父母。后来，当他们的勇敢使他们摆脱了危险的时候，他们又去帮助他们的联盟者和友人，因此他们同联盟者结成友好的关系毋宁说是为了服务于他们，而不是有所求于他们。"[32]于是，罗马以这样的技艺很体面地崛起了。但是在努马做王的时候，有那么长时间的和平，那么是因为即使有坏人侵略和发动战争，也仍然维持了和平呢，还是就没有这样的坏人，所以和平才得以持续呢？也许罗马那时候遭受了战争挑衅，但是并没有用刀兵对抗刀兵，不必用战争决胜负，采取了某种办法，就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办法可以永远采用，罗马可以永

---

[30]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2：1，王以铸译，有改动。

[31]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8：326—327。

[32]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6：3—5。本段王以铸译本与拉丁原文出入较大，故很多地方没有依照王本。

远关上雅努斯的庙门，在和平中行王道。如果罗马没有这个能力，那罗马能够享受和平就不取决于他们的神，而是取决于他们四周的邻居是否想侵略，而那时他们恰好没有对罗马发动战争；那么这些神厚颜无耻地兜售的东西，其实取决于别人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些鬼怪在被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他们的罪过恐吓或鼓动那些坏人的心志；但是如果他们永远能够这样，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更隐秘和更高的力量来对抗，使他们的企图不能得逞，他们就应该永远利用自己的能力降下和平，或是永远让战争取得胜利，但是这些似乎总是由人们心灵的活动决定[33]；这些经常会与那些神的意志相左，不仅那么多骗人的故事证明了（这些故事既不能讲述什么真实，也没有比喻什么真相），甚至罗马的历史也坦白了。

11. 库马的阿波罗像，人们相信，它的眼泪预示了希腊人的灾难，而阿波罗却爱莫能助

库马的阿波罗的故事也不外乎此。在对亚该亚人（Achaeus）和他们的王阿里斯多尼克斯（Aristonicus）的战争中[34]，阿波罗的神像据说哭了四天[35]；那些占卜师被这个征兆所震慑，于是就想把神像投到海里去，库马地方的老人介入，提到同样的征兆在与安提俄库斯（Antiochus）[36]和珀尔修斯（Perseus）[37]的战争中都曾经显现。因为这对罗马人是有

[33] ［译按］对这句话的逻辑，可以有两种理解。Dods 的译本理解为，战争与和平取决于人的心灵，而不是取决于神，因此，诸神起不到作用，从而直接推出下一句话。Dyson 理解为，因为战争与和平都是通过人的心灵实现的，诸神若总是能影响人的心灵，就应该总能影响战争与和平。这样，这句话语下一句话的关系就是转折。从理解上，我接受 Dods 的，但是从语法上，Dyson 的理解并不是完全讲不通的。

[34] 公元前二世纪前期，希腊有些城市的平民造反，于是亚该亚同盟趁机攻打希腊，公元前 146 年，罗马军队击败同盟，结束战争；阿里斯多尼克斯，生年不详，公元前 132 年，小亚细亚的波加姆（Pergamum）王国归顺罗马，阿里斯多尼克斯在该国领导了奴隶和平民暴动，后被罗马擒获，于公元前 129 年被处决。这两件事之间并无关系，奥古斯丁把两次战争混淆了。

[35] 欧布西昆斯，《论征兆》，28；西塞罗，《论占卜》，43：98。

[36] 安提俄库斯三世，叙利亚王，于公元前 190 年被西庇欧击败。

[37] 这并不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珀尔修斯，而是马其顿王，公元前 168 年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被艾米利乌斯·保罗（Aemilius Paulus）击败。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艾米利乌斯传”。

利的,元老院决定,由这些老人出面,把礼物献给阿波罗。经验尤其丰富的预言师得到召见,解释说,阿波罗神像的哭泣预示着罗马的繁荣,而库马是希腊的殖民地,阿波罗是从希腊带来的,他的哭泣预示着他的土地希腊的灾难和他的悲哀。随后报告说国王阿里斯多尼克斯被征服而且被抓住了,阿波罗是不愿意他被战胜的,所以才悲哀,用他那石塑的神像的眼泪表达出来。这说明,那些诗人的诗歌虽然是编造的,但不是胡说,而是在描述这些鬼怪的情状的时候道出了几分真实。在维吉尔笔下,狄安娜为卡米拉哀伤,赫拉克勒斯为即将死去的帕拉斯哭泣[38]。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努马·蓬皮利乌斯在享受了长期和平后,既不知道是谁给的和平,也不想去探讨一下,而是利用闲暇时间,思考应该把罗马的安全和统治交给哪一个神。他不认为看护他的土地的是那真正的万能的上帝,而是重新崇拜埃涅阿斯所带来的特洛伊诸神。但是这些神既不能维护特洛伊,也不能让埃涅阿斯在拉丁民族中建立的王国社稷永存。于是他觉得,除去那些随着罗慕洛来到罗马和那些阿尔巴被毁灭的时候来到的神之外,应该找到别的神,保护他们不再逃亡,或是在他们软弱时帮助他们。

12. 除去努马设置的之外,罗马人还为自己添加了多少神,数目如此众多的诸神中,没有一个帮助了他们

蓬皮利乌斯创制了那么多仪式,但是罗马似乎觉得这还不够。因为朱庇特还没有最大的神殿;于是塔昆王兴建了卡匹托利山[39];埃斯科勒庇俄斯(Aesculapius)也从埃皮达罗斯(Epidaurus)来到罗马[40],于是这个技艺最精湛的医生就可以在最高贵的城里更加光荣地展示他的医术了;神母也从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派西农特(Pessinunte)来了[41];她的儿子统治着卡匹托利山,而她却待在一个下贱的地方,这是不合适的。而如果她是诸神之母,那她就不仅仅随着一些儿子来到了

[38]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1:836—849;10:464—465。
[39] 李维,《罗马史》,1:55。
[40] 李维,《罗马史》,10:47。
[41] 李维,《罗马史》,29:10—11。

罗马，而且还叫别的儿子跟着她来了。我有些疑惑，她是不是辛诺克法鲁斯[42]的母亲，辛诺克法鲁斯很久以后才从埃及来。至于发烧神是否也是她所生，要由她的曾孙埃斯科勒庇俄斯来决定[43]。在我看来，不论一个女神出生在哪里，只要成了罗马公民，外邦的诸神就不敢说她是低贱的。谁能数出保护罗马的神的数目？其中包括本土的和外邦的，天上的和地上的，地下的和海里的，泉水里的和河水里的。就像瓦罗所说的，其中包括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神[44]，各种各样，就像动物一样，每样都有雄有雌[45]。在所有这些神的保护下建立的罗马，当然应该免于众多可怕灾难的骚扰和动荡。在众多的例子中，我会提到几个。通过罗马祭坛上的大雾，就像通过给出信号一样，罗马召唤了那么多的神来保护她，为他们设立和提供了那么多神殿、祭坛、祭祀仪式、祭司，于是得罪了那最高的真正的上帝，因为所有这些都只该属于他。罗马在神的数目少的时候过得更幸福些，但是随着她变得更大，她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神，就像大的船需要更多的水手。我相信，罗马一定是对那很少的神失望了，认为他们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庞大了，虽然她在这比较少的神保护下过得比后来的生活更好。其实，就是最初在罗马自己的国王统治下（我前面讨论的努马·蓬皮利乌斯除外），也有那么多不和与争斗之类的坏事，所以罗慕洛才要杀死他的弟弟。

13. 罗马人靠什么法律、什么契约得到了最初的妻子

朱诺会和她的丈夫朱庇特一起“爱抚这些世界的主宰者，这个穿拖袈袍（togatus）的民族——罗马人”[46]。但无论她还是维纳斯，都不

---

[42] Cynocephalus，意为“犬首”，是从埃及引进的狗头神。见本书2:14.2。

[43] 因医神埃斯科勒庇俄斯是阿波罗之子，阿波罗是朱庇特之子，所以他是神母的曾孙。奥古斯丁这里说，发烧女神取决于医神，又一次嘲弄了希腊罗马的神话。

[44] 关于瓦罗所谓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神，参见本书卷七，17。

[45]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85，194；德尔图良，《反异教》，2:9.3，12.2；阿诺庇乌斯，《反异教》，7:19—20。

[4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281—282。罗马人的长袍在当时代表了文明与和平的时尚。穿长袍就意味着一个人成为罗马公民，有了文明人的身份。

能帮助埃涅阿斯的子孙,用善良和平等的方式娶妻。而诸神的这种无能带来了如此大的灾难,让罗马人用计策掠夺,不久之后还被迫和岳父作战,让那些可怜的女人还没有从丈夫的伤害中缓过来,就得到了父亲用血做的嫁妆[47]。在这场冲突中,罗马人战胜了他们的邻居。但是他们的胜利使双方都伤亡惨重,亲戚和邻国都要忙于丧事!恺撒和庞培的战争是一对翁婿之间的战争,对于恺撒的女儿(也就是庞培的妻子)之死,卢坎被深重的正义的哀伤所感染,感慨说:"发生在俄马修斯(Emathius)的战争比国内战场上的还要惨烈,我们歌唱的是被称作正义的丑事。"[48]罗马人取得了胜利,他们用残酷杀害了岳父的手,去搂住死者那可怜的女儿的腰;那些女儿也不敢为被杀的父亲而哭泣,以免得罪胜利的丈夫;而就在战争进行当中,她们不知道应该为谁祈祷。不是维纳斯,而是战争女神贝罗娜送给罗马人民这些婚姻;当初朱诺怂恿冥界的复仇女神阿列克托(Alecto)怒气填胸,对抗埃涅阿斯,而今朱诺偏向于罗马人了,但相比起来,也许阿列克托倒有了更大的自由来报复罗马人[49]。被俘虏的安德洛玛刻(Andromacha)比嫁到罗马的女人还幸福些。安德洛玛刻虽然成了奴隶,但是皮鲁斯(Pyrrhus)在拥抱了她之后,就没有杀害特洛伊人;但是罗马人在沙场上杀死了自己的岳父,又在床笫间拥抱着他们的女儿。安德洛玛刻对征服者委屈承欢,但她还是可以哀悼,不必害怕她的人民会死亡[50]。但是萨宾的女人和战争的双方都是亲人,在她们的丈夫出征的时候害怕父亲的死伤,在他们凯旋的时候又会哀悼,但是又没有害怕和哀伤的自由。要么她们孝顺地为自己的同胞公民、邻居、兄弟、父亲或朋友遭到惨死而悲伤,要么为丈夫的胜利而残忍地欢笑。同时,因为战场上变化多端,有些人的父亲杀死了她们的丈夫,还有些人的父亲和丈夫在对方的刀

---

[47]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7,317—318;李维,《罗马史》,1,8—9。

[48] 卢坎,《法萨利亚》,1:1—2。

[49] 关于朱诺召唤复仇女神阿列克托来危害埃涅阿斯一行,参见维吉尔,《埃涅阿斯纪》,7:323以下。

[50] 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的遗孀被阿基琉斯之子皮鲁斯掳去,为他生了三个儿子,见维吉尔,《埃涅阿斯纪》,3:303—313。

下双双毙命。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也不是小事。罗马城终于被包围了，他们必须从紧闭的城门背后抵抗；敌人用计赚开了城门，来到了城墙之内，广场被污染了，双方在那里陷入了翁婿之间极为残酷的较量，抢亲者被打败了，在自己的房子之间乱哄哄地逃窜。罗马人原先的胜利本已可耻又可悲，现在这胜利又被大大地抹了黑。罗慕洛对罗马人的力量(virtute)已经失望，于是祈求朱庇特叫人们站住。就是因为这个时刻，他又给了朱庇特一个"阻止者"的名字[51]；要不是那些被劫的女子披头散发冲了出来，扑倒在他们的父亲面前，不是用胜利的武器，而是用孝顺的乞求，来平息他们最正义的愤怒[52]，这么大的坏事还不会就此结束。于是，萨宾国王提图斯·塔提乌斯(Titus Tatius)[53]与罗慕洛结盟共治，可是罗慕洛是连和他的兄弟共治都不愿的呀；他不愿与兄弟共治，怎么会长期容忍塔提乌斯？很快塔提乌斯就被杀了，罗慕洛成为唯一的王，于是他就成为更大的神。这是怎样的婚姻法，这是怎样的战争起因，这是怎样的同盟共治，怎样的亲家，怎样的联盟，怎样的神性啊！这就是那么多神的保护下罗马城的生活吗？你看，这里有多少事情要说，可以说多少，不过我们的意图是要关心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是赶快进入别的问题。

14. 罗马对阿尔巴人发动了不虔诚的战争，因为统治欲而取得了一些胜利

14.1 努马以后，历代国王的治下又如何呢？对阿尔巴发动战争，是多么坏的事啊，不仅对阿尔巴人如此，对罗马人也是如此。那当然是因为努马时代升平日久，变得太单调。罗马与阿尔巴的军队都杀伤甚众，两个城也都损失惨重。那个阿尔巴是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纽斯(Ascanius)所建，是比特洛伊更名副其实的罗马之母，罗马王图

---

[51] 李维，《罗马史》，1:12。

[52] 李维，《罗马史》，1:13。

[53] 提图斯·塔提乌斯，萨宾国王，为萨宾妇女杀入罗马城，后来与罗慕洛结盟。奥古斯丁说罗慕洛杀他的说法，没有史料根据。

鲁斯·霍斯提利乌斯(Tullus Hostilius)[54]却挑起与她的冲突,双方在冲突中都伤害了对方,也都遭到了伤害,直到双方同样被众多的伤亡折腾疲乏了。然后双方分别选出了三兄弟,战争胜负取决于兄弟的决斗:罗马的是三个贺拉斯,阿尔巴是三个库里阿斯。三个库里阿斯杀死了两个贺拉斯,但是三个库里阿斯被最后一个贺拉斯战胜,被杀。于是,罗马以这样极端惨重的代价取得最后的胜利,六个人中只有一个回到了家。双方谁遭到损失,谁该承受悲哀呢,不都是埃涅阿斯的后代、阿斯卡纽斯的子孙、维纳斯的孩子、朱庇特的孙子?母女城邦之间交战,更有甚于内战。这双方三兄弟的激烈交锋之后,还有另一件残忍而可怖的坏事。由于双方人民本来是朋友(是邻居而且是族亲),一个库里阿斯和三个贺拉斯的妹妹有婚约;决斗之后,当她看到自己凯旋的哥哥拿着未婚夫被缴获的武器,她流下了眼泪,于是被那个哥哥杀掉了。在我看来,这一个女子有这样的情感,她比整个罗马民族都更有人性。她为未婚夫保持已许诺的忠贞,或是为那个杀死了自己妹妹所许嫁的人的哥哥而痛苦[55],我认为她的哭泣是无罪的。在维吉尔看来,虔诚的埃涅阿斯为自己亲手杀死的敌人悲伤不是值得赞美的吗[56]?马凯鲁斯在想起不久前在他的手里跌入泥土的正在辉煌的巅峰的叙拉古的时候,他想到了人类的共同处境,不是也为此惨然落泪吗[57]?如果为被自己征服的敌人流泪都是可赞美的,那么,这个女子为了被自己的哥哥杀死的未婚夫流泪更是无罪的,这来自人之常情。这个女子为了被哥哥杀死的未婚夫而流泪,但是罗马却在为给母亲城造成那么大的战争毁坏,为族人双方流了那么多血导致自己的征服而高兴。

---

[54] 图鲁斯·霍斯提利乌斯(据说,公元前673—公元前642在位),传说中罗马的第三任国王,他背离了努马的和平政策,羡慕罗慕洛的尚武精神,于是发动战争,毁灭了阿尔巴。他对周围的很多部族都发动了战争。但到了晚年,他厌倦了战争,怀念努马时代的和平,对诸神更加虔诚。但据说朱庇特并不满意,在他祈祷时把他的房子烧成了灰烬。

[55] 李维,《罗马史》,1:23—26。

[5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0:821—826。

[57] 李维,《罗马史》,25:24;本书1:6。

14.2 为什么对我讲"赞美"、"胜利"这些名词？我们把那荒唐意见的装饰去掉，赤裸地考察，赤裸地权衡，赤裸地判断事件本身。我们判断阿尔巴的公案，就像判断特洛伊的奸淫一样。但这里没有那样的奸淫，不能作出类似的判决；一切的发生就是因为"图鲁斯将打破国家的安逸，激发怠惰的人们起来习武，把懒散的军队引向胜利"[58]。就是因为这丑恶的目的，才导致了朋友亲族之间的战争。撒路斯提乌斯简略谈到了这项重大罪过。他谈到古代的时候简单地赞美了他们，说那些人们的生活不是靠欲望推动的，而是知足常乐。他随后说道，"但是当亚细亚的居鲁士，希腊的拉克戴蒙人和雅典人开始征服各个城市和民族，把对于统治的渴望当作发动战争的借口，把最大限度地扩充帝国看成是最大荣耀"[59]。他还谈到了其他一些。在我看来，他的这些话已经足够了。统治欲可以激起人们巨大的坏心，拖垮人类。就是因为这种欲望，罗马在战胜阿尔巴时，胜利就征服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做的那丑事称为值得赞美的荣耀。我们的经上说："因为罪人以心愿自夸，他祝福贪财的，却轻慢耶和华。"[60]把骗人的华服和欺人的妆点去掉，我们就可以考察事物的本来面貌。谁也别对我说：某某很伟大，因为他和某某打仗并且胜利了。即使是角斗士也打仗，也胜利，并且他们的残忍也会得到奖励和赞美；但是我想，宁可承担好吃懒做的后果，也不必这样身披重甲地求取光荣。即使是在角斗场里，当角斗士相互发难攻击的时候，如果双方一个是儿子一个是父亲，谁能忍受这种景象？谁不掩面而去？那么，母女二城之间兵戎相见，又何谈光荣？也许有人说这不一样：角斗场和宽阔的战场不同——战场上不是只有两个角斗士，而是躺着两个民族当中的很多战士的尸骨；那样的争斗不发生在竞技场里，而是幕天席地，那不敬的场景一旦上演，只要名声流传下去，在人们的生前死后，就都是全世界在观看。

---

[58]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814—815。

[59]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2，2。译文有改动。

[60] 《诗篇》，10，3；"罪人"和合本作"恶人"。

14.3 那些神是罗马帝国的热诚保卫者，也是这些表演的场外观众，有力量不为所动，哪怕贺拉斯的妹妹倒在她的哥哥的剑下，和两个哥哥加在一起也成了三个。就像对方死了三个库里阿斯，这样，罗马虽然取胜了，但是死的人并不少。然后作为胜利果实，阿尔巴被摧毁了。在伊利昂被希腊人摧毁之后，埃涅阿斯最先在拉维尼乌姆建立了海外流亡王国，在拉维尼乌姆之后，特洛伊诸神把阿尔巴当成了第三个驻地。但是那些神也须按照惯例又要迁出这里，于是让那里毁掉了。显然，“藉以立国的神，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庙宇和祭坛”[61]。你看，他们确实离开了这第三个地方，第四个城罗马被认为是最受神意青睐的。因为阿慕流斯在那里赶走了他的兄弟[62]，阿尔巴没有取悦诸神；罗马却取悦他们了，虽然罗慕洛在杀弟之后即王位。但是据说在阿尔巴被毁灭之前，阿尔巴的人民被迁移到了罗马，于是两个城合为一个城。即使事实如此，毕竟阿斯卡纽斯的王国，特洛伊诸神的第三个家乡，罗马的母亲城，被女儿城毁灭了。为了让那些战后余生的两个民族惨兮兮地合并为一，双方流了太多的血。我又怎能一个一个数出，别的国王治下的那不断重复的所有战争？看上去，这些战争在胜利中结束了，但一次一次在这样的大屠杀之中完成了，一次一次在翁婿之间缔结了和平协议，但又不断在人们的后代之间重复着。那些国王再也没有关上战争之门，这就是这灾难的有力证据。在所有那些神的保护下，他们中没有一个在和平中为王。

15. 罗马诸王的生活与结局如何

15.1 他们那些国王自己的结局如何呢？关于罗慕洛，有个吹捧的神话，说他被接到了天上；人们在他们的史书上看到，由于过于残暴，他被元老院处以俎醢之罚，但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裘力斯·普罗克鲁(lulius Proculus)受到唆使，说罗慕洛向他显现，通过他命令罗马

---

[61]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351—352。

[62] 阿慕流斯是努密托尔的弟弟。阿慕流斯赶走了努密托尔，做了阿尔巴的王。参考本书卷五。

人民，要把他当作神一样崇拜[63]。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开始愤怒地攻击元老院的罗马人民被压制和平息下来。当时又发生了日食，于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大众把这归给了罗慕洛的品德，而不知道日食是遵循太阳运行的特定规律的。如果这真的代表了太阳的哀痛，人们不更应该相信罗慕洛是被杀的？因为阳光的暗淡已经表明了此中有丑事；事实上，当我主基督被犹太人残忍而不敬地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发生了同样的事[64]。但是这次太阳的暗淡不是按照星座运行的规律发生的，因为这发生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期间——这就是足够的证据了。因为这个节日要在月光充足的时候庆祝，而按照规律，日食只发生在月亮将尽的时候。西塞罗就充分地指出，说罗慕洛到了诸神那里，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假想的。在《共和篇》中，即使当西庇欧赞美罗慕洛的时候，他都说："他的功业如此巨大，所以，当他在一次日食当中突然不见的时候，人们认为他该归入诸神之列，如果那必朽者是没有杰出美德和荣耀的人，没有人会追随这种意见。"[65]他说罗慕洛突然不见了，就要把这理解为，他要么被狂暴的天气吞噬，要么遭到秘密的谋害；因为在他们别的著作中，除了日食外，那天还有狂风暴雨，这或者是提供了谋杀的机会，或者是把罗慕洛就这样吞噬了[66]。西塞罗在同一部书里提到了图鲁斯·霍斯提利乌斯，就是从罗慕洛算起的第三任国王，他被一阵闪电击死了[67]。虽然他死得和罗慕洛很像，但是人们不认为他被接到了神那里。这也许是因为，在罗慕洛那里被证明和被相信的，罗马人不愿意再次轻许于人（vulgare）[68]了。如果人们那么轻易地把这种说法安给这个或那个，那就变得不值钱了。他甚至在一篇抨击演说中公开讲："那个建造了这座城的罗慕洛，我们出于敬爱和他的

---

[63] 李维，《罗马史》，1：16；西塞罗，《共和篇》，2：10，20。

[64] 《马太福音》，27：45；《马可福音》，15：33；《路加福音》，23：44。

[65] 西塞罗，《共和篇》，2：10.17。

[66] 李维，《罗马史》，1：16。

[67] 西塞罗，《共和篇》，2：17.32。

[68] [译按]vulgo一词，既可以是"下贱地轻易许给"（如娼妓的人尽可夫一般）的意思，也可以是"散布到民间"的意思。两种意思在这里都通。但根据上下文，前一种更恰当。

名望，把他当成了与不朽的神一样来看待。”[69]他表明，这不是发生了的事实，而是因为他的德性，人们应该出于敬爱来宣扬他，传播他的名声。在《霍滕修斯》(*Hortensius*)中，他在谈到日食规律的时候又说：“日食产生的黑暗就是罗慕洛死时出现的那种，那就是在太阳暗淡的时候发生的。”[70]他根本不避讳说罗慕洛的死，因为西塞罗是用此来论证，而不是在赞美他。

15.2 在罗马民族其他的国王当中，除去努马·蓬皮利乌斯和安克·玛提乌斯(Ancus Martius)[71]是死于疾病之外，别的人都死于非命。这当中的图鲁斯·霍斯提利乌斯，如我所说，征服和毁灭了阿尔巴，而他的整个屋子被雷电吞噬[72]。老塔昆(Priscus Tarquinius)[73]被他的前任安克的儿子刺死[74]。塞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75]被他的女婿高傲者塔昆卑鄙而丑恶地杀害，塔昆继承王位[76]。就是在罗马民族这个最好的国王被弑的时候，那些神也没有离开他们的庙宇和祭坛。但是他们说，这些神却离开了特洛伊，把可怜的特洛伊

[69] 西塞罗，《反喀提林》，3:1.2。

[70] 西塞罗，《霍滕修斯》(残篇)，66。

[71] 安克·马提乌斯(公元前642—公元前617在位)，罗马第四任国王。据说，他是努马的女儿的儿子，因而希望恢复外祖父时代的文治。但与拉丁人的战争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征服了拉丁人，攻占了很多城镇，充实了罗马的人口。这些被征服的拉丁人，成为最初的平民。他还在台伯河口建了殖民地，在罗马兴建了很多公共设施。

[72] 李维，《罗马史》，1:31。

[73] 老塔昆的祖先本为歌林多的希腊商人，后移居俄特鲁利亚的塔昆城。塔昆不满足于低下的地位，在妻子唆使下，来到罗马，受到安克的喜爱，后继承王位，成为第五任罗马国王(公元前616—公元前519在位)。他在位期间，发动了很多战争。除了辉煌的战果外，他还兴建了很多工程，尤其是罗马城的下水系统，现在还保存着。后来，他被安克的儿子派人杀死。

[74] 李维，《罗马史》，1:40。

[75]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公元前578—公元前535在位)，罗马第六任国王。他年轻时的故事充满了神话色彩。据说他和母亲是被俘虏的奴隶，在诸神，特别是命运女神的眷顾下发迹(因此，他的塑像在命运女神神殿里)。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老塔昆把女儿嫁给他，甚至让他总理国事。老塔昆被刺杀后，他成为国王。他统治期间很少战争，在内政方面建树很多。如果说努马确立了罗马的宗教，他则确立了罗马的法律。他还大大扩大了罗马城。因为得到人民的拥戴，高傲者塔昆担心自己无法继承本来属于他的王位，于是联合贵族，刺杀了他的岳父图利乌斯。

[76] 李维，《罗马史》，1:48。

人抛弃在希腊人的劫掠和烧杀之中，理由是帕里斯犯了奸淫；而在塔昆弑杀岳父篡夺王位的时候，他们仍然高高在上。这个卑鄙的弑父者就是因为弑杀了岳父而即的位，诸神却高高在上，任他发动很多战争，取得辉煌的胜利，用战利品建造卡匹托利山的神殿，诸神都没有离开他[77]，而是依然待在那里看着，他们的王朱庇特长久地执掌那最高的神殿（也就是弑父者的作品），在那里称王。塔昆并不是在无罪的时候建造的卡匹托利山神殿，然后做下坏事才因而被赶出罗马的，就连他的王位也是因为最灭绝人性的恶行才获得的，他靠了这王位才建造神殿。而罗马人真正把塔昆赶下王位，驱逐出罗马墙垣，不是因为他自己侮辱了卢克莱西亚，而是因为他的儿子的罪，而他自己不仅丝毫不知，甚至还有公务在外[78]。他正在攻打阿迪亚城，代表罗马人民发动战争；如果有人把他儿子做的丑事通知他的话，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虽然人们没有问他的意见，更不知道他的意见，但还是夺走了帝国，收编了军队，他的命令被军队抗拒，随后城门被关上，他无法再回去。他在把罗马人民抛入了与邻国的冲突，经过了无比惨烈的战争之后，他不再相信自己可以借助邻国的帮助变得强大、复辟王位，于是在罗马附近的图斯库兰（Tusculum）小镇上和他的妻子过了十四年平静的布衣生活，终老于此[79]。也许他的结局比他的岳父好一些，因为没有那么邪恶的女婿来作恶杀死他（甚至女儿也不是不知情）[80]。而罗马人民并不以残忍或丑恶来称呼这个塔昆，而是叫他“高傲者”。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傲慢，他们无法容忍国王的高傲。他们对塔昆杀死岳父（而这个岳父又是他们最好的国王）的丑事根本不以为意，还是把他立为自己的国王；我想，他们给这个大罪人那么大的荣耀，是不是一项更严重的罪呢？这时诸神都没有逃走，离开他们的庙宇和祭坛。也许有谁来为那些神辩护，说他们之所以留在了罗马，更多是为了惩罚罗马人，而不是为他

---

[77] 李维，《罗马史》，1：55；西塞罗，《共和篇》，2：24.44。

[78] 李维，《罗马史》，1：58。

[79] 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1：11.2；李维，《罗马史》，2：21.5。

[80] 李维，《罗马史》，1：48.5；弗洛路斯（Florus），《罗马史摘抄》（*Epitome*），1：1.7.3；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1：7。

们降福:用虚荣的胜利来诱惑他们,用惨烈的战争来打击他们。这就是在那些值得赞美的国王统治共和时期的罗马人的生活,到高傲者塔昆的放逐为止,持续了大约二百四十三年,经过了所有那些胜利,流了很多血,带来很多无谓的灾难,罗马的统治向周围扩大了二十哩[81];当时的面积很小,还不如今天的葛图拉(Getula)[82]的城那么大。

16. 罗马人最初的执政官,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排挤出了祖国。不久之后,执政官经历了最残忍的弑父阴谋,然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把后面的一段时间也算在这个时代里。对于这个时代,撒路斯提乌斯说"只是由于对塔昆复辟的恐惧和与俄特鲁利亚的残酷战争,才有平等与节制的法律"[83]。在俄特鲁利亚人支持塔昆复辟王位的企图的阶段,罗马一直遭受了激烈的战争。因此撒路斯提乌斯说,是出于恐惧,共和国才遵循平等和节制的法律,而不是因为他们听从正义。国王被驱逐,第一届执政官选举产生,这不过发生在风雨飘摇的短短一年。他们其实没能任满这一年。朱纽斯·布鲁图斯侮辱了他的同事卢修斯·塔昆·柯拉廷诺斯,赶他出城[84]。后来,他先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们和他妻子的弟弟们,因为得知他们密谋塔昆的复辟,不久之后就在战争中和敌人相互刺伤,同归于尽[85]。后来维吉尔写到此事时虽然不乏赞美,但是宽厚的他却也悚然动容。他说道:"他的几个儿子发动新的战争,他为了美好的自由。"维吉尔随后叹息着写道:"咳,不幸啊,不得不把他们处死。不管后人怎样看待这事。"他说的是,不论后人怎么看待他做的事,也就是,不管后代如何热爱和赞美他,由于他杀了自己的儿子,他总是不幸的。随后维吉尔又这样安慰这个不幸的

---

[81] 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1:8.3。

[82] 是非洲的一个城。

[83] 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1:10;参见本书 2:18。

[84] 李维,《罗马史》,2:2。

[85] 李维,《罗马史》,2:5—6;在那次战斗中,布鲁图斯和他的对手单挑,双方同时把长矛刺进了对方的身体,同归于尽。

人："他的爱国之心和求得美誉的强烈欲望占了上风。"[86]这位布鲁图斯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而由于他不能战胜敌将，即塔昆的儿子，杀了他，也被他所杀，与他同归于尽。塔昆自己的寿数倒超过了他。这不是为他那无辜的同僚柯拉廷诺斯报了仇吗？柯拉廷诺斯是个好公民，但在塔昆被放逐后，遭到和僭主同样的命运。而布鲁图斯据说也和塔昆是亲戚[87]，但是柯拉廷诺斯倒霉是因为他和塔昆同姓，也叫塔昆。他应该被要求改换名字，而不是改换祖国；他的名字中的这个词可以去掉，人们都可以直接称他为卢修斯·柯拉廷诺斯。本来没有这个名字丝毫无损，但是他没有丢掉这个名字，这个首任执政官就被强令丢掉了荣耀，这个好公民就离开了祖国。朱纽斯·布鲁图斯所做的令人生厌的恶行对共和国毫无益处，难道这是什么光荣吗？难道他做这些也是因为"他的爱国之心和求得美誉的强烈欲望占了上风"吗？僭主塔昆被赶走后，和布鲁图斯一同被选为执政官的是卢克莱西亚的丈夫，卢修斯·塔昆·柯拉廷诺斯。人民看他的道德，而不是名字，那是多么正义！布鲁图斯的首席同事刚刚上任，布鲁图斯就剥夺了他的祖国和荣耀，是多么不义！如果他真的被那名字冒犯了，那他可以剥夺柯拉廷诺斯的名字。就在共和国开始施行平等和节制的法律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坏事，降临了这样的灾难。卢克莱修斯继承了布鲁图斯的职位，然后染病在身，在那一年结束之前离职。瓦勒里乌斯[88]是柯拉廷诺斯的继任，马可·贺拉斯(Marcus Horatius)在卢克莱修斯死后接任，过完了这一年。这一年真是动荡而恐怖，接连有五个执政官[89]。而就是这一年，罗马共和国产生了执政官，这种新的尊荣和权力。

---

[8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820—823。

[87] 李维，《罗马史》，1:56；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1:9.2。

[88] 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Publius Valerius)，是卢克莱西亚自杀时在场的四个男人之一。在公元前509年，柯拉廷诺斯被驱逐后，他继任执政官。布鲁图斯也很快死去，罗马共和国的基本秩序是瓦勒里乌斯奠定的。罗马人最初也很不信任他，但后来终于被他感动，很拥戴他。他又于公元前508、507、504年任执政官，很清贫，死后葬礼都很困难。奥古斯丁在5:18.2提到他的葬礼时，把他的名字写错了。

[89] 李维，《罗马史》，2:8。

17. 在产生了执政官的统治(imperii)之后，罗马共和国遭受了很多坏事，而她所崇拜的诸神并不帮助

17.1 恐惧渐渐消散，并不是因为战乱平息了，而是因为没有那么严重的压力逼迫，于是那个"平等和节制的法律"统治的时期结束了，随后的阶段，撒路斯提乌斯简单地说："然后，贵族们对平民实行奴役的统治，就像国王的时代那样虐待他们的生命与身体，掠夺土地，对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们发号施令。人民遭受到如此的奴役，特别是高利贷的盘剥，还要承受穷兵黩武带来的赋税和兵役，于是武装起来，啸聚在圣山和阿文廷努山，平民这样设立了保民官和别的权利。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双方的分裂和冲突才告一段落。"[90]我为什么有耐心描写这样的道德风俗，还拿来给人读呢？按照撒路斯提乌斯简要的讲述，共和国真是可怜，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那么多年当中，终年都无法平息外患，而又遭受城邦内部的分裂和骚乱。因此，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安稳而快乐地享受幸福，而是可怜的人们虚假的安慰，是欺骗性的诱惑，让人们寻求一个又一个赤裸裸的坏事。不要因为我说这些，而使善良而明智的罗马人生我们的气。其实我们没必要这样请求和警告，因为他们肯定不会生气的。我甚至没有说得比他们自己的作者说得更严重，也没有谈更严重的问题，虽然我们在风格和激烈程度上远非其匹；罗马人都努力学习这些作者，而且还要求他们的孩子努力学习。如果我说的撒路斯提乌斯也说过，谁能因为我所说的而生气呢？"更多的暴动、骚乱，直到后来内战爆发，少数掌权的人为大多公民所仰赖，他们以贵族或平民的名义实行统治；所谓的好的和坏的公民，不是按照在共和国中的行事称呼他们的，因为人们全都一样腐败了，但是那些为富不仁者更有势力，因为他们维护现存的秩序，所以被认为是好的。"[91]如果那些史学家认为他们的历史文献是和尊贵的自由相关的，那他们就不应该对城

---

[90] 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1:11；本书，2:18.1。

[91] 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1:12。

邦的坏事保持沉默。他们在很多地方被迫高声赞美这个城邦，却不知道另外那个更加真实的城邦，而那个城邦中的公民被选中过永恒的生活。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的希望越是在更好的和更确定的上帝身上，我们就越自由。而那些人把现在的坏事归给我们的基督，使得那些虚弱和不敬的心志远离那座城，而只有在那个城里才会有永恒和幸福的生活。我针对他们那些神所说的事情，并不比他们所阅读和流传的自己的作者一遍遍谈的更可怕。我所说的都是从他们自己那里接受的，不过我根本不可能以他们的方式说，也不可能和他们说得一样多。

17.2 他们认为，对那些神的崇拜就是为了获得在此世的微茫而虚假的幸福，而就在这些神用狡猾的弥天大谎兜售对自己的崇拜的时候，罗马人却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灾难，那些神究竟在哪里呢？就在执政官瓦勒里乌斯[92]保卫卡匹托利山不受那些流犯和奴隶的焚烧，被杀死的时候，这些神在哪里呢？[93] 那时候瓦勒里乌斯得以恢复朱庇特的神殿。是他解救了朱庇特神殿，胜过那一群神对他们的最高和最好的王的保护。后来全城都厌倦了极为频繁的骚乱这些坏事，派出使者到雅典学习法律[94]，在他们等待这使者的短暂和平中，罗马城却遭到了严重的饥荒和瘟疫的袭击[95]。这时候那些神在哪里呢？就在那些人民再次遭受了饥荒之后，他们首次设立了市场的长官，随着饥荒的加剧，斯普里乌斯·麦利乌斯(Spurius Maelius)[96]向众多饥民发放了很多粮食，却招来罪名，说他做这些是为了密谋做国王。就在那一年的市场

---

[92] 这个瓦勒里乌斯是与布鲁图斯等驱逐塔昆的瓦勒里乌斯之子，于公元前475年和公元前460年两次任执政官，于公元前460年为暴民所杀。

[93] 李维，《罗马史》，3：18。

[94] 参见本书2：16。

[95] 李维，《罗马史》，3：32。

[96] 平民武士中的富有者。在公元前440年罗马的饥荒中，从俄特鲁利亚购粮，分给穷人，惹来猜忌。第二年，新任执政官怀疑他有当国王的企图，于是，罗马委任了紧急状态时才有的元首和马王。麦利乌斯被杀，他的财产被没收。后代很多人，包括西塞罗，相信他的罪名是真的。但元首无权杀人，他的被杀完全是违法的。

中，在年迈昏庸的元首卢修斯·昆提乌斯（Lucius Quintius）[97]的命令下，他被马王昆图斯·瑟维里乌斯（Quintus Servilius）所杀，此事在城里带来了巨大而极为危险的混乱。这个时候那些神在哪里呢？[98] 后来出现了巨大的瘟疫，人们疲倦了那漫长而无益的祈神仪式，设立了新的祈神宴（Lectisternia），奉献给那无用的诸神，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他们为荣耀神而设立了席位，因此这个神圣的或者说渎神的仪式得以命名[99]。而那时诸神又在哪里呢？[100] 后来持续了十年的恶战，罗马遭到维伊军队的劫掠，满目疮痍，直到得到卡米卢斯[101]出手，而忘恩负义的罗马城还要处罚他，这时那些神在哪里呢？[102] 后来高卢人攻克罗马，大肆劫掠、烧杀，到处是废墟，那些神在哪里呢？[103] 肆虐的瘟疫造成了巨大灾难，卡米卢斯在击败维伊人后，又打败高卢人，为忘恩负义的共和国报仇之后，却被瘟疫所杀。这时，那些神在哪里呢？在这瘟疫中，罗马人引入了戏剧表演，这没有给罗马人的身体带来别的疾病，但是，它在道德上招致的病患却危险得多[104]。另外有一种更严重的瘟疫，人们相信是罗马贵妇下毒所致，而且这些女子数量众多，出身高贵，令人难以置信。她们带来的危害比任何的瘟疫都更严重[105]。这时那些神在哪里呢？还有，在考迪纳斯（Caudinas）岔路口，带兵的两个执政官被闪奈特人（Samnites）[106]围困，被迫签订屈辱合约，六百罗马骑兵当了俘虏，被缴去武器和一切装备，每个士兵只剩一件外衣钻过敌人的马

---

[97] 卢修斯·昆提乌斯·辛辛那图斯（Lucius Quintius Cincinnatus），曾在公元前458年出任元首，非常清贫，被认为是罗马旧式德性的代表（见5:18）。公元前439年，他已经八十岁，第二次出任元首。但一般认为，他并没有第二次出任元首。

[98] 李维，《罗马史》，4:14。

[99] lectus sterno的拉丁文意思是，铺开席位。

[100] 李维，《罗马史》，5:13。

[101] 参考本书2:17。

[102] 李维，《罗马史》，5:7—21。

[103] 李维，《罗马史》，5:37—38。

[104] 李维，《罗马史》，7:2；本书，1:32，2:8。

[105] 李维，《罗马史》，8:18。

[106] 闪奈特人是亚平宁南部的一个民族，不可把他们和《圣经》中的闪米特人混淆。

轭[107]。而在严重的瘟疫袭击之时，剩下的很多士兵还遭到电击而死[108]。还有，罗马是否在又遭到一场无法忍受的瘟疫的时候，被迫派人把医神埃斯科勒庇俄斯从埃皮达罗斯请来了？[109] 众神之王朱庇特而今常年在卡匹托利山坐定，他年轻时的那么多风流韵事也许使他无暇过问医药？还有，敌对的卢坎人（Lucanus）、布鲁图人、闪奈特人、俄特鲁斯坎人（Etruscus）[110]和赛农尼亚（Senones）的高卢人合谋，先是杀了罗马派去的使者，随后击溃了行政官带领的罗马大军，杀害了指挥官、七个保民官和一万三千名士兵。[111] 还有，罗马爆发了持久暴烈的动乱，平民像敌人一样洗劫罗马，然后退守雅尼库鲁姆（Janiculum）[112]，这个动乱是如此巨大的坏事，因此选举产生了元首霍滕修斯（Hortensius）[113]，而这一般是在紧急状态才采取的措施。元首的确劝服了平民，但是却死在任上，而以前的元首从没有这样死过。他的死不正是对埃斯科勒庇俄斯名列其中的诸神的严肃控诉吗？

17.3 当时到处都战乱频仍，罗马缺乏兵源，只好在无产者（Proletarius）中招募士兵，这些人之所以得到了"无产者"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太贫困了，以至于无法购买武器，于是有闲功夫生儿育女（proles）[114]。塔伦廷人请来当时声名正盛的希腊国王皮鲁斯（Pyr-

[107] 李维，《罗马史》，9:4。

[108] 李维，《罗马史》，10:31。

[109] 李维，《罗马史》，10:47。

[110] 即俄特鲁利亚人。俄特鲁利亚是地名，俄特鲁斯坎是族名。

[111] 李维，《罗马史》，10:26—29。

[112] 关于"雅努库鲁姆"的来历，参见本书 7:4。

[113] 昆图斯·霍滕修斯（Quintus Hortensius），于公元前 287 年任元首，以解决暴民在雅努库鲁姆的骚乱。很多重要法律是他制订的。

[114] [译按]在古罗马，士兵一般是自备武器，因此能购买什么样的武器，是决定一个阶层的地位的标志。国王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就是根据购买武器的能力在罗马公民中划分了阶层。参见李维，《罗马史》，1,43。因此，不能购买武器，是地位非常低下的标志。对于 Proletarius 这个词的起源，西塞罗在《共和篇》1,40 中有所讨论：这个阶层由于太穷，城邦对它的期望只是生育（proles），因而这样称呼他们。连这个阶层的人都要当兵，可见当时兵源缺乏的情况。

rhus)[115],于是他成为罗马人的敌人。他询问未来事情的结局,阿波罗给出了一个很漂亮、但又非常模糊的神谕,从两个方面解释,都算说准了,神谕说:“皮鲁斯,我语汝,罗马人可胜。”(Dicote, Pyrrhe, vincere posse Romanos)这可以解释为罗马人可以战胜皮鲁斯,也可以解释为罗马人可以被皮鲁斯战胜,无论结局如何,预言者可以安全地等待任何一个结果。结果战争惨烈,双方军队都杀伤甚众[116]。在这场战役中,皮鲁斯取得了胜利,按照他的理解,阿波罗的预言是神圣的,不过,下面的一场战役却是罗马人胜了。而在这毁灭性的战争中,妇女中又爆发了可怕的瘟疫。怀孕的妇女在分娩之前都死了。我相信,埃斯科勒庇俄斯可以原谅自己,因为他的职业是医疗,不是助产术。牲畜也以同样的方式死亡,人们甚至认为动物的种类要灭绝了[117]。为什么那个难忘的冬天冷得那么难以置信,让人无法忍受,整整四十天里,广场中都有厚厚的积雪,台伯河里都结了冰?如果让我们的时代遭遇这些,真不知道那些人又有多少可说的!为什么另外一场巨大的瘟疫持续那么久,杀死了那么多人?埃斯科勒庇俄斯的方法都失败了,瘟疫持续到第二年,更严重了,于是人们不得不求助于《西彼拉占语集》(libros Sibyllinos)[118]。就像西塞罗在《论占卜》中所评论的那样,这类神谕大多依赖解释者,他们会通过他们能够或愿意的模棱两可的猜想让人们信服[119]。这次瘟疫的原因据说是太多的神殿被用于私人目的。这样,埃斯科勒庇俄斯就可以从巨大的无知和渎职的罪名中解脱出来了。为什么很多私人侵占神殿而无人阻止?要不是因为人们长期的祈求总是失败,得不到诸神的帮助,从而使那些地方逐渐被崇拜者所放弃,他们怎么会认为

[115] 这个皮鲁斯与3:13中的皮鲁斯不是一个人。他是伊庇鲁斯国王(前319—前272)。塔伦廷人请他帮助打罗马,他于公元前280年抵达塔伦廷,带着两万五千名士兵和二十头大象。

[116] 奥罗修斯,《历史》,4:1.7。

[117] 奥罗修斯,《历史》,4:2.2。

[118] 奥罗修斯,《历史》,4:5.6—8。

[119] 西塞罗,《论占卜》,2:25:54。

使用那些空地不会冒犯诸神？于是，为了结束瘟疫，人们费尽心血重建和修复那些神殿，但后来这些神殿却还是逐渐废弃，重新被挪作他用。后来瓦罗在写到那些神殿的时候，提到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要不是这些神殿被废弃，他也不会显得那么渊博[120]。而人们对神殿那样粉饰修复，其实不能制止瘟疫，而是给诸神寻找了借口。

18. 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遭受的灾难很大，人们向诸神求助也无用

18.1 在布匿战争中，两个帝国之间的胜负长期未决，两个强大的民族都倾其所有，想尽办法压服对方。此间有多少小国遭到了毁灭！多少名城重镇遭到毁灭！多少城邦遭到骚扰，化为废墟！多少广袤宽阔的地域和田野慢慢遭到荒废！双方的多少胜利者又被击溃！无论是参与战争的士兵还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多少人在战争中死去！多少战船在海战中葬身鱼腹，或是被各种恶劣的天气吞噬！如果我们想讲述或回忆这些，我们就会成为历史学家[121]。那个时候罗马城陷入对巨大混乱的恐慌，充满了虚妄和可笑的补救措施。于是根据《西彼拉占语集》的权威，罗马人恢复了那些世俗表演。这些表演在一百年前设立过，但是由于人们在那更幸福的时代忘记了这些，渐渐废弃了。祭司们也恢复了针对冥界诸神的神圣表演，这些在以前更好的年代也被丢弃了。既然这也恢复了，那么无疑，这些神是喜欢那么多的死人充实冥府、去作表演的。那些疯狂的战争、血腥的仇恨，双方交替的死葬与胜利，虽然是人间的惨剧，却成了鬼怪们的大戏，为冥界诸神提供了最好的娱乐方式。没有什么比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被打败的时候更可怜的事了，连勒古鲁斯都当了俘虏，对此我们在第一和第二卷都提到过[122]。这个好汉以前曾经取胜，曾击败敌人。如果他不是贪

---

[120] 瓦罗，《人神制度籍古录》(残篇)151(只见于奥古斯丁此处)。

[121] 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2:21—28。

[122] 本书 1:15、24;2:23。

求赞扬和荣耀，从而把迦太基人陷入了一个他们无法忍受的艰苦境地，他就会结束这第一次布匿战争。这个人被出其不意地俘虏，遭到极为下流的奴役，但是却无比忠诚地信守誓言，无比悲惨地死去。如果那些神不为此脸红，他们可真是空气做的[123]，没有血性呀。

18.2 在那个时代，城墙之内也不乏无比严重的坏事。当时台伯河水溢出两岸，洪水冲垮了城市中几乎所有的低地，有些建筑被激流卷走，有些建筑被积水浸泡而倒塌。那场灾难过后是毁灭性更大的火灾，蔓延到了广场周围一些高处的建筑，连与火最相关的灶神维斯塔的神殿都无法保存。在那里，那些圣贞女们的职责，就是要让火焰保持永恒的生命，于是兢兢业业地向那里添加木柴，她们不间断的工作与其说是得到了荣耀，不如说是遭到了惩罚。这样的大火不仅要燃烧，还要肆虐。那些圣贞女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的袭击吓坏了，无法从火里抢救那秽气的神像（这些神像给它们待过的三个城都带来了毁灭）。祭司莫特鲁斯不顾自身安危，冲进去抢出了神像，自己烧了个半死[124]。大火没有认出这个祭司，而如果真有什么神祇待在神殿里，当时也已经逃走了。人能保护维斯塔神殿中的圣物，神却不能保护人。人们认为诸神应该保护城邦的安全，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赶走大火，那么他们如何帮助城邦抵御水火呢？事实表明他们毫无法力。如果他们说那些神所要保护的不是尘世的善好，而是代表了永恒，我们的这些反对就是无的放矢了。这样，虽然他们的可见的和物质的部分遭受了毁灭，但是这不会破坏设置他们的目的，他们完全可以重新修复，用于同样的目的。这种盲目真是奇怪，他们竟然认为，那些会毁灭的诸神会保护国家安全和城里的尘世幸福不会毁灭。于是，当他们看到就是在那些圣物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不幸也会降临，他们只好红着脸改变观点，因为他们无法维护这观点。

---

[123] 此处 PL 本作“铜做的”(aerei sunt)，应该是“空气做的”(aerii sunt)之误。参见本书 8：14.1 以下。

[124] 奥维德，《宴饮》，6：437 以下；本书 2：23.1。

19. 第二次布匿战争带来了巨大折磨，吞噬了双方的力量

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两个民族之间进行了那么长久和广泛的冲突，要讲述它所造成的破坏会花很长时间。即使那些想赞美罗马帝国而不是讲述罗马的战争的人，也会承认，哪怕是胜利者，都像被打败了一样[125]。汉尼拔(Hannibal)[126]崛起于西班牙，翻过比利牛斯山，横扫高卢，冲过阿尔卑斯山，在这个漫长的迂回中，到处掳掠烧杀，并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像旋风一样穿过山间隘口，席卷意大利，带来了多么血腥的战争，制造了多少战场，多少次击败了罗马人！多少城镇被敌人洗劫一空！多少人被捉被征服！多么野蛮的厮杀，频频造成罗马的涂炭和汉尼拔的荣耀！我怎么谈坎奈(Cannae)的惨败呢？虽然汉尼拔无比残忍，但是他在杀了一些最厉害的敌人之后，就感到了满足，据说就下令把他们释放。他从那里送回迦太基三配克(modius)[127]的金戒指，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在这次战役中，罗马的要人死了多少，以至于用配克比用个数计量更容易[128]。至于那些在混乱中战死的地位低下不戴戒指的人，就太多了，他们会认为根本无法计数，只能大概猜出。此后，罗马兵员奇缺，于是罗马人甚至召集了罪犯，声称会给他们免罪，还解放了奴隶，用这种可耻的方式杂凑(而不是招募)了一支军队。那些奴隶，或者(别让我们伤害他们)那些自由人，却没有武器来为罗马共和国而战。于是他们从神殿里取得了武器，罗马人对他们的神说：放下你们老是拿着但不用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我们的神(就是你们)不会用，但是我们释放了的奴隶也许会派上用场。当时国库空虚，不

---

[125] 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2:6；李维，《罗马史》，21:1。

[126] 汉尼拔(公元前247—约公元前182)，迦太基将军，于公元前221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任迦太基统帅，带领大军和很多大象从西班牙穿越阿尔卑斯山，取得了几场重大胜利，在意大利长达十六年。公元前203年，大西庇欧·阿非利加努斯以围魏救赵之法直袭迦太基，汉尼拔不得不回师抵御，第二年被西庇欧打败。汉尼拔给罗马带来的威胁是空前的，坎奈之败是罗马经历过的最惨的军事失利。

[127] Modius是当时的一种容积单位，其大小大约相当于一配克，一配克相当于两加仑。

[128] 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3:11.2。

足以负担军饷，于是私人物品被用于公共事务，很多私人物品都被充公，结果元老院成员们都除了一个戒指和一个印信可怜地表明他们的职衔之外，再没有一点金饰，而其他阶层和部族的人当然就交出了更多[129]。如果我们的时代的人们陷入这样的匮乏，谁能忍受人们的抱怨呢？那个时候是为了军用而去拼命；而在我们时代，却有更多东西献给了演员，用来满足人们浮华的欲望。这样，我们就已经不能忍受人们的抱怨了。

20. 在萨共庭人的结局中，他们就是因为对罗马人的友谊才毁灭的，而罗马诸神却不能提供帮助

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带来的所有这些坏事中，最悲惨的，并且也是最值得悲悯地哀悼的，莫过于萨共庭(Saguntinus)人的毁灭了[130]。这个西班牙城市本来和罗马人民是最友好的，而就是因为对罗马人民的忠诚，她遭到了毁灭。汉尼拔在撕毁与罗马的合约后，寻找机缘激怒罗马人发动战争。于是他杀气腾腾地包围了萨共庭；此事报到罗马，罗马向汉尼拔派遣使者，希望他能够解围。汉尼拔很轻视他们，于是使者来到迦太基，抗议迦太基人毁约，谈判失败后，他们回到罗马。由于这一耽搁，那个无比富庶却可怜的城市，那个热爱自己也热爱罗马共和国的城市，在第八或第九个月被迦太基人攻破了。每一个人读到这个城的覆灭都会扼腕叹息，遑论描写了。不过我还是简单讲一下，因为这和我们讨论的问题很相关。首先是饥荒袭来，以致城中人以死尸为食。随后人们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了，为了不落在汉尼拔手中当俘虏，就当众竖起了巨大的焚尸架，市民斫杀亲人和自己，然后跳到火里烧死。他们的诸神实在应该做点什么，但那些饕餮和淫徒，饱饫肥甘，满口谎言。这时他们实在应该做点什么，来帮助罗马人民最亲密的城市，不应该让那些人们因为保持忠诚而坐以待毙。当这个城和罗马共和国盟誓联合的时候，他们可是作为中介主持其事的。萨共庭

---

[129] 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2:6(22)，23—24。

[130] 李维，《罗马史》，21:2 以下。

城以这些神的名义立下誓言，定下合约，结成联盟，她忠诚地信守誓言，却被不守誓的人所包围、攻占和吞噬。如果后来真的是这些神，在汉尼拔迫近罗马的时候，以狂风暴雨和打雷闪电把他吓得退避三舍，那么他们此时先应该做同样的事。罗马人的朋友为了不打破和罗马人立的誓言，处在危险中，已经毫无希望，我敢说，诸神如果用暴风雨帮助他们，会比对罗马人的帮助更光荣，因为罗马人是为自己而战，而且有足够的装备对抗汉尼拔。如果他们真的是罗马的幸福与光荣的保护神，那么他们就应该让萨共庭逃脱那严重的灾难，从而免除罗马因此而有的罪过；人们愚蠢地认为，是那些神保护了罗马，使她没有在胜利者汉尼拔手中毁灭，但是，他们不能保护萨共庭城因为和罗马的友谊而不被毁灭！如果萨共庭人是基督教民族，如果他们是因为对福音的信仰而遭受这些，那他们就不会在刀剑与烈火下自残。如果他们为了福音信仰忍受死灭，他们会在希望中忍受，也在希望中信仰基督：他们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无比短暂的尘世，而是寄托在无限的永恒。但对于罗马诸神，人们之所以崇拜他们，就是为了能保护这些辛苦而短暂的事情中的幸福，崇拜他们的人们所要求的，也是这些。那么他们的捍卫者和辩护者怎么解释萨共庭的覆灭呢，不过就是像解释勒古鲁斯的死亡那样解释。虽然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整个城，但是二者都是因为保持信仰而招致了毁灭。都是为了信仰，勒古鲁斯才自愿回到了敌人那里，萨共庭才不愿到敌人那里。那么，难道保持信仰会招致诸神的愤怒吗？或者，如果那些神是喜欢他们的，怎么不仅让一个人死亡，而且要整个城毁灭？在这二者中，我们的对手喜欢哪个回答，就选择吧。如果是保持信仰会激怒诸神，那他们应该找食言的人来崇拜他们；如果他们所喜悦的人和城会遭到那么多和巨大的折磨和困苦死去，崇拜他们实在是得不到什么幸福的果实。那些认为诸神的仪式的丧失导致了自己的不幸的人，不要那么生气吧。如果诸神不仅仍然留下，甚至还喜悦这些人们，他们不仅还要可怜地抱怨，甚至还会像过去的勒古鲁斯和萨共庭人那样，可怕地被折磨致死。

21. 罗马城对她的解救者西庇欧忘恩负义，即使在撒路斯提乌斯所描述的罗马最好的时代，道德也不过如此

撒路斯提乌斯说，在与迦太基人的第二次和最后一次战争之间，罗马有最好的道德风尚，极为和谐[131]（限于我这项工作的主题，我略去很多事情，直接讲到这里）。就是在这个有着最好的道德风尚和极为和谐的时代，西庇欧[132]，这个罗马和意大利的解救者，以惊人的本领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这次极为恐怖、毁灭性极大、极为危险的战争，战胜了汉尼拔，驯服了迦太基。据说他从年轻时候就把生命献给了神，在庙里长大[133]，但是在他的辉煌胜利之后，西庇欧却屈服于仇人的控告，离开了那个他勇敢地拯救和解放了的祖国，到了林特奴姆(Linternum)镇，在那里度完残生。他是如此不想回到罗马城，甚至留下遗嘱说，他死后根本不愿意在那忘恩负义的祖国举行葬礼[134]。很快，总督纽斯·马流斯(Gneus Malius)在平定了加拉太人(Gallograecis)[135]之后，首次把亚细亚的奢侈之风引入了罗马，这比任何敌人都糟糕。然后也首次出现了铜床和昂贵精美的毡毯[136]；后来宴乐之中开始有了歌女的演奏，还引进了其他奢侈的把戏。但是我所要说的，并不是人们自愿做的坏事，而是他们不能忍受，又被强加的坏事。所以，我谈到西庇欧被仇人陷害离开他解放了的祖国，死在流放地，这和我们现在的主题尤其有关系，因为他虽然把汉尼拔赶出了那些罗马神祇的神殿，但是诸神却不回报他，而人们就是为了这样的幸福才崇拜诸神的。但是因为撒路斯提乌斯说那个时代的道德风尚最好，要和其他时代比

---

[131] 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1：11。

[132] 这个西庇欧是普布利乌斯·刻耐流斯·西庇欧·阿非利加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 236—公元前 184)，即大西庇欧·阿非利加努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英雄，因为政治阴谋而被流放，死在流放地。由于这个西庇欧在非洲功勋卓著，罗马人民赠给他“阿非利加努斯”的名号。人们认为，他是罗马仅次于恺撒的伟大政治家。

[133] 李维，《罗马史》，38：51.5—11。

[134] 李维，《罗马史》，38：53.8。

[135] Gallograecis，是“加拉太人”(Galatae)的另外一种称呼。

[136] 李维，《罗马史》，39。

较来看，才能明白他所说的——而那些时代更加败坏，道德的不和谐极为严重——所以，我认为应该谈到那些亚细亚的奢侈风俗。那个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次和最后一次布匿战争之间，还颁布了伏科尼乌斯法（Lex Voconius），规定人们不准让女人做继承人，哪怕是独生女儿[137]。我不知道什么法律能说得或想得比这更不公。但是在两次布匿战争之间的那段时间的不幸还真是更可以容忍些。军队消耗在对外战争中，但是毕竟得到了胜利的安慰，而国内却没有像别的时候那样陷入残酷的冲突。但是在最后一次布匿战争中，另外一个西庇欧[138]一战就连根去掉了罗马帝国的这个对手，这个西庇欧甚至为此给自己起了个姓叫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然后罗马共和国就完全陷入了这些卑下的坏事，一片歌舞升平，于是道德堕落，成了罪恶的渊薮，我们看到，迦太基被迅速毁灭所带来的伤害，比她长期威胁带来的还要大。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恺撒・奥古斯都[139]时期。看起来，奥古斯都以各种方式取消了罗马人的自由，但在他们眼里，这自由已经没有什么光荣，而是充满了争斗、灭亡、灾难和颓废的自由。奥古斯都要恢复帝王的独断，这样就可以改革罗马共和国，给她那衰老羸弱之躯恢复健康；我不谈那个时代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的战争和灾难，还有同努曼提奴斯人（Numantinus）订的合约，充满了可怕的羞耻；在这个合约的事件中，他们说，小鸡从笼子里飞出来，预兆着执政官曼息奴斯（Mancinus）[140]身上会发生坏事[141]；在所有这些年里，那个弹丸小城抗拒

---

[137] 盖留斯，《阿提卡之夜》，6：13。

[138] 这个西庇欧是普布利乌斯・刻耐流斯・西庇欧・爱米利亚努斯・阿非利加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公元前184—公元前129），他结束了第三次布匿战争。他是西塞罗《共和篇》中的角色。一般称为小西庇欧・阿非利加努斯。

[139] 即盖乌斯・裘力斯・恺撒・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us），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在位），裘力斯・恺撒的养子和继承人。在内战中，他与安东尼和雷比达一起击败了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后来又击败了安东尼，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

[140] 盖乌斯・霍斯提利乌斯・曼息奴斯（Gaius Hostilius Mancinus），于公元前137年任执政官，被努曼提奴斯人击败媾和。元老院拒绝媾和，于是绑缚着赤裸的曼息奴斯，献给敌人。敌人拒绝接受他，他经过了很多困难后重返政坛。

[141] 西塞罗，《论责任》，3：30.109；《共和篇》，3：18.28；欧布西昆斯，《论征兆》，24。

着罗马军队的包围，成为罗马共和的一个威胁。而别的将军们在向她前进时，也出现了坏的征兆[142]。

22. 米特拉达提下令，凡是在亚洲发现的罗马公民，都要被杀

我已说过，我略去了很多内容，不过对下面这件事我不能沉默：亚细亚的国王米特拉达提下令，一日之中把旅居(peregrinantes)亚细亚各处的罗马公民全部杀死。在那里做生意的罗马人可是数量众多，而且这个命令得到了执行[143]。那场面真是悲惨啊。突然之间，不论在哪里的人，不论在田间、路上、市镇、家里、村庄、市场、神庙、床上、宴会上的，都被找出来，无辜就戮，突如其来，亵渎神明。那垂死者的呻吟，那旁观者的眼泪，就连行凶的刽子手也未免唏嘘！是怎样一种死硬的必要性，使得这些罗马人的房东不仅亲眼看到自己家里发生这渎神的屠杀，甚至还要亲手执行？是怎样一种死硬的必要性，使他们的表情中突然失去了言笑晏晏的友爱，在和平时期相互杀戮。我之所以说相互杀戮，是因为被杀者身体被杀，而杀人者心灵被戮。那些被杀的人都忽视了占卜吗？这些人要踏上一去不返的异邦旅途时，难道他们没有询问家内和公共的神吗？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做，那么我们的反对者就没有理由抱怨我们时代的这些事，因为罗马人早就认为占卜虚妄无用了。但是如果他们询问了神，得到了回答，那让反对者们告诉我，哪怕在人法没有禁止祭神的时候，他们又能带来什么好处。

23. 罗马共和国所遭受的国内的坏事，已经有征兆，即为人服务的所有动物都发了疯

而那些萧墙之内的冲突带来了更悲惨的灾难；如果我能够，也会简要提及：那城邦内的(civiles)不和，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反城邦(inciviles)的不和，已经不再是骚乱，而是城内的战争，血流漂杵。那时候，

[142] 李维，《罗马史》，78。

[143] 李维，《罗马史》，78；阿庇安，《诸内战记》，“米特拉达提”部分，22—23。参考本书2:24.1。

各派之间的冲突不再是集会中的口角和辩论，而要诉诸血腥的刀剑与军队；在同盟战争(bella socialia)[14]、奴隶战争(bella servilia)、城邦内战(bella civilia)[15]当中，罗马人血流成河，意大利被大片毁坏和抛荒！在拉丁人和罗马人发动同盟之间的战争之前，所有为人所用的动物，那些狗、马、驴、牛，还有所有其他为人所控制的动物，突然变得凶狠起来，大反温顺驯良的本性，冲出圈囿，到处奔跑。它们不仅不让陌生人靠近，就是自己的主人也不能近前，如果有人强行接近它们，就会有被伤害的危险[16]。如果这是一种预兆，那它预兆了巨大的坏事；即使这不是预兆，那它自身也是很大的坏事！如果这发生在我们的时代，我想那些反对者对我们会比他们的动物还要疯狂！

24. 城内的不和是格拉古兄弟的骚乱激起的

内战最先的开头，是格拉古兄弟[17]关于农业的立法激起的骚乱。他们希望人们重分田地，说那些贵族占有土地是不对的。但是，胆敢更改一个这么长久的不平却是非常危险的；事实表明，这也变成了最有破坏性的了。格拉古中的长兄的被杀，那是多么致命的惨祸啊！他的兄弟没隔多久也被杀了，这不是更可怕吗？很多贵族和平民遭到屠杀，不是因为法律和命令的力量，而是在武装混乱和冲突中。在小格拉古被杀以后，执政官卢修斯·欧匹米乌斯(Lucius Opimius)[18]进行了一次调查。这个欧匹米乌斯曾在城里拿起武器反对格拉古，击败并杀了他和他的手下，还屠杀了众多的市民。这一次，他要把剩下的人

---

[14] 同盟战争(公元前90年—公元前89年)，又称"意大利战争"，是意大利同盟城市之间为反抗罗马发动的战争。意大利这些城市曾经与罗马结盟，但是却被剥夺了公民权，所以发动战争反抗罗马。

[15] [译按]bella civilia 习惯上被译为"内战"。但是在罗马，这里特别强调"城邦"之内的含义，因此，我们把它译为"城邦内战"。

[16] 欧布西昆斯，《论征兆》，54；奥罗修斯，《历史》，5:18.9。

[17] 参考 2:21.1 及注释。

[18] 卢修斯·欧匹米乌斯，罗马贵族和将军，是反对盖乌斯·格拉古的领导者之一。他在公元前121年任执政官后，坚决反对格拉古，镇压了三千多人，然后为和谐女神建造神殿。第二年，因为不经审判就处死罗马人，他遭到指控，但被宣布无罪。

也交付审判，于是杀了三千多人。[149] 这个所谓的审判和调查处罚了这么多人，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那武装冲突和动乱带来了多少人的死亡。杀死格拉古的人把他的首级卖给执政官，要得到和那首级一样重量的金子。这笔生意是早商量好的。在这个事件中，当过执政官的伏尔维乌斯[150]和他的孩子也一起被杀。

25. 元老院下令，在发生这些骚乱和杀戮的地方，建造和谐女神庙

就是在那个发生了那么混乱的屠杀，那么多各阶层的市民被杀的地方，元老院下令，建造和谐女神（Concordia）的庙宇，作为格拉古兄弟遭受惩罚的见证，会触动参加集会的人们的眼睛，刺激他们的记忆。这可真是一个卓绝的决议[151]。还有什么比为那个女神立庙更能成为对诸神的嘲讽？如果女神在城里，那么她根本不该被这些骚乱撕碎。但也许这个女神应该为这丑事负责，因为她抛弃了公民的心灵，所以，她应该待在那座庙里，就像待在监狱里面。如果他们真的想和所发生的事实一致，难道他们不更该建造一座不和谐（Discordia）女神的庙吗？如果按照拉贝奥的区分[152]，有什么原因使和谐是个女神而不和谐不是呢？为什么不能一个是好的女神，而另一个是坏的女神呢？拉贝奥自己不就是看到在罗马有一个发烧女神的庙，一个健康女神的庙，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吗？这样，就不仅和谐女神，不和谐女神也该给建个神庙。要是这个坏女神被惹怒了，罗马人要和她生活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他们不记得，特洛伊的结局起初就是因为不和谐女神被得罪了。因为她没有被邀请参加众神的宴会，她才制定了给三个女神金苹果的诡计；于是诸神发生争执，维纳斯得胜，海伦被劫，特洛伊被毁灭了。也许她因为不得和诸神一样，在罗马城有一个庙，已经怀恨在心了，于

---

[149] 阿庇安，《诸内战记》，1:26；撒路斯提乌斯，《朱古达战争》，42:4。

[150] 马可·伏尔维乌斯·福拉库斯（Marcus Fulvius Flaccus），于公元前125年任执政官，格拉古兄弟的朋友和支持者。

[151] 有人在这座庙下面刻上："不和谐女神的作品促成了和谐女神庙"。

[152] 见本书2:11。

是在城邦里搅起了如此大的混乱。那么，如果她看到，在那个地方（那里可有她自己的作品）建起了她对手的庙，那她的恼怒不是会更加尖锐吗？我们这样嘲笑他们的虚妄，那些博学而智慧的人要生气了，不过他们确实同时崇拜好神和坏神，他们无法逃过这个关于和谐与不和谐的问题。要么是他们更喜欢发烧女神和战争女神贝罗娜（他们从很久以前就为她们建造神龛了），而不愿崇拜这些女神，要么是他们同时崇拜和谐女神与不和谐女神，但是和谐女神抛弃了他们，而不和谐女神残忍地把他们带进了内战。

26. 在建起和谐女神庙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战争

那些人认为，和谐神庙是对骚乱极为明确的防卫，因为它建立在演说者面前，正提醒演说者，格拉古兄弟如何伏诛就戮。但是效果究竟如何，以后的更糟糕的情况就是明证。这以后的演说者确实努力了，但不是回避格拉古兄弟的先例，而是要超过他们，像保民官卢修斯·萨腾尼努斯（Lucius Saturninus），地方长官瑟维里乌斯（Gaius Servilius）[153]，不久之后[154]又有德鲁苏斯（Marcus Drusus）[155]，所有这些骚乱先是带来了极为严酷的杀戮，随后演变成同盟战争，暴烈地摧残了意大利，导致了惊人的废弃和抛荒。随后是奴隶战争和城邦内战。干戈扰攘，碧血横飞，意大利的所有种族，罗马帝国所依赖的人们，就像野蛮人一样被驯服！奴隶战争最初只有不到七十个角斗士发动，后来却增加了那么多勇武凶残的人，成为规模巨大的奴隶战争，击败了罗

[153] 萨腾尼努斯从公元前104年开始反对元老院。公元前103年，他任保民官，支持平民削减粮价，给老兵分配土地。他曾与马略相互支持，但后来反目成仇。萨腾尼努斯一度攻占卡匹托利山，被马略夺回，马略将萨腾尼努斯等囚禁在元老院。他们的敌人冲进元老院，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瑟维里乌斯是萨腾尼努斯的支持者。李维，《罗马史》，69；西塞罗，《为盖乌斯·拉比里乌斯辩护》（Pro C. Rabirio），6：18以下。

[154] 原文为“很久之后”。但从萨腾尼努斯作保民官到德鲁苏斯的时代，只有七年。所以一般认为，这里应该是“不久之后”。

[155] 相关的马可·德鲁苏斯有两个。老德鲁苏斯是盖乌斯·格拉古的支持者，于公元前122年任保民官。按照时间，这里指的应该不是他。小德鲁苏斯是他的儿子，于公元前91年任保民官，也试图推行殖民地和土地改革。他后来在罗马广场被杀。李维，《罗马史》，71。

马的很多指挥官，把很多城市和地区夷为废墟。对此，史书作者总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解释[156]。这不是唯一一次奴隶战争，甚至马其顿行省和西西里的入海口也被奴隶暴动弄得荒无人烟。哪个雄辩的人可以讲清楚那些海盗起先犯下的可怕的抢劫之罪，以及他们随后对罗马发动的猛烈战争？

27. 马略和苏拉的内战

马略沾满了市民的血，因为他们属于敌对阵营而屠杀。他在被击败之后逃出罗马，罗马城很久也难缓过气来，对此我引用西塞罗的一番话：后来，辛纳借助马略来统治，真正最杰出的人被杀，城市之光熄灭了。后来苏拉对他们这次残酷的胜利施加报复，我无法描述有多少公民被杀，共和国遭受了多少灾难[157]。而苏拉的这种报复却更具毁灭性，还不如丢开他所惩罚的这些丑事不要管，就像卢坎所说的："用药太过，甚至就变得如同它要治疗的疾病。那些有罪的人死了，但是惩罚他们的人自己变得有罪，疯狂的私仇与怨愤，失去了法律的羁绊，肆意蔓延。"[158]在马略和苏拉的战争中，除去那些在战场上被杀的人，罗马城的大街小巷、广场剧院，甚至神殿里，都是尸体，我们很难说，那些胜利者究竟是胜利之前杀人更多，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胜利，还是胜利之后，因为胜利而杀人更多；在马略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得以从流放中回城，除去各处的屠杀之外，执政官屋大维（Octavius）[159]的首级也在讲坛上展示，恺撒[160]一家被芬布里亚斩杀在家中，克拉苏父子眼睁睁看着对方被杀害[161]，

[156] 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2:8；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6:7；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3:84；亚庇安，《诸内战记》，1:116—120。

[157] 西塞罗，《反喀提林》，3:10.24。

[158] 卢坎，《法萨利亚》，2:142—146。

[159] 这个屋大维不是奥古斯都，而是奈乌斯·屋大维，公元前87年的执政官，苏拉的支持者，是最早被马略杀的人之一。

[160] 这里的恺撒是公元前90年任执政官的卢修斯·恺撒和他的弟弟，演说家盖乌斯·恺撒。

[161] 这里的克拉苏，是三巨头之一的马可·克拉苏的父亲和弟弟，都叫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据说，父亲看到儿子被杀后自杀而死。

贝比乌斯(Bebius)[162]和努密托里乌斯(Numitorius)[163]死时被开膛剖腹，内脏丢得满处都是，卡图卢斯(Catulus)[164]饮下毒药才逃脱敌人之手，莫鲁拉(Merula)[165]，朱庇特的专职祭司，割破血管，用自己的血来祭祀朱庇特。而凡是马略不愿举右手接受其致敬的人，都在他面前被杀死了。

28. 苏拉为报复马略的残酷，取得了怎样的胜利

随后是苏拉的胜利，这无疑是对马略的残酷行径的报复。流了无数公民的血，换来了胜利，但是战争结束以后敌意仍然旺盛，和平中反而更加残忍。马略先前和最近都杀人很多，此外，还应该加上很多别人的更严重的屠杀，包括小马略和同样属于马略帮派的卡尔波的屠杀[166]。在苏拉逼近的时候，马略派不仅胜利化为泡影，就是自身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于是他们不加区分地屠杀朋友和敌人。他们除去四处屠杀之外，甚至围攻元老院，逼着元老们离开座位，就如同离开监狱一样，引颈就戮。大祭司穆修斯·斯凯夫拉(Mucius Scaevola)[167]抱住维斯塔女神的神龛，在罗马，没有哪里比那儿更神圣的，但他还是被杀。神殿里的贞女精心维护着圣火永远燃烧，但是大祭司的血几乎浇灭圣火。随后胜利者苏拉开进罗马城，在公共村(Villa Publica)野蛮地屠戮了七千放下武器的降兵，这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中，不是靠厮杀，而是靠一声命令。在罗马城，苏拉的部下想杀谁就杀谁，因此死人的总数根

---

[162] 盖乌斯·贝比乌斯，在同盟战争中，于公元前 89 年继卢修斯·恺撒任指挥官。

[163] 盖乌斯·努密托里乌斯，罗马贵族，苏拉的支持者，于公元前 88 年被马略和辛纳处死。他的尸体被拖过罗马广场。阿庇安《诸内战记》，1:72；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3:21.14。

[164] 昆图斯·卡图卢斯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于公元前 78 年任执政官，据说后来吸炭火自杀。奥古斯丁此处的说法应该有误。

[165] 卢修斯·刻耐流斯·莫鲁拉，是朱庇特的专职祭司，在公元前 87 年的屠杀中，在朱庇特神殿里自杀而死。

[166] 关于小马略和卡尔波，参见本书 2:22.1 及注释。

[167] 此处的穆修斯·斯凯夫拉与 4:27 中的斯凯夫拉，是同一个人，全名为昆图斯·穆修斯·斯凯夫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是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和演说家，也是马略的反对者，于公元前 87 年被杀。但 4:20 和 5:18 中的穆修斯·斯凯夫拉是另外一个人，全名是盖乌斯·穆修斯·斯凯夫拉。

本无法计算，直到有人建议苏拉还是留下一些活的，否则胜利者就没有臣民可发号施令了。当时全城各处疯狂的滥杀得到了一点控制，于是他颁布了死亡人数以表庆祝，品级最高的人，包括骑士和元老院成员，记录被杀的就多达两千。这个数字令人难过，但数字的限制也让人安慰；死人带来的悲哀，比不上活下来的人因为不用再害怕而响起的欢呼。幸存者虽然因获得安全而变得麻木不仁，但是对于那些被下令处死的人，得知他们的死法后，还是会叹息。有人不用刀剑，而是要用双手被撕裂。这些人如此折磨活人，比野兽撕裂被抛弃的尸体还要灭绝人性。还有人被挖眼，肢体被寸寸凌迟，然后可以活更长一些时间（或者说更慢地死去）。一些高贵的城遭到拍卖，就像私人农庄一样。一个城市被命令集体屠杀，就像处死一个犯人一样。这是在战争之后的和平中发生的，不是为了加速胜利，而是为了，和平既然获得，就不应遭到蔑视。和平和战争一样残忍，甚至超过了战争。战争杀的是武人，而和平杀的是手无寸铁的人。战争中被杀的人只要可能，就可以杀别人；但是和平，却不是要让逃过战争的人活下去，而是让他们毫不反抗地死去。

29. 比较哥特人的入侵，以及罗马人遭受的高卢人带来的灾难，以及内战的发动者带来的灾难

外族的劫掠，那野蛮人的凶残如何能同公民对公民的这胜利相比？罗马看到的哪一次灾难更凶暴、更残忍、更野蛮？究竟是高卢人，以及不久之前哥特人的入侵，还是马略、苏拉，以及他们的帮派中那些著名而显赫的头目们自残骨肉的暴行？高卢人杀掉了他们在全城能找到的所有元老院成员。只有在卡匹托利山的堡垒中的保住了性命，这是那时唯一守住的地方；他们用黄金从那些侵入山上的人手中买下了自己的命。那些人虽然不能用刀剑要他们的命，但还是可以用重围困死他们。而哥特人放过了很多元老院成员，有哪个被杀了倒显得很奇怪了。恰恰就是在没有落入高卢人手中的卡匹托利山，苏拉宣布了屠杀的命令和自己的胜利，而那时候马略还活着。在马略逃跑期间（虽然他会更残忍和血腥地回来），苏拉在卡匹托利山通过元老院的命令，剥夺了很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在苏拉离开以后，马略派的人认为什

么是神圣的，从而可以放过呢？他们甚至没有放过穆修斯，他是一个公民、一个元老院成员、大祭司，可怜地抓住祭坛，那个据说是罗马命运所系的地方。我们且不说另外那不可胜数的死亡者，就是苏拉那后来的名单里的元老院成员，就比哥特人抢劫的都要多。

30. 在基督来临之前，有一系列众多而极为惨烈的战争

这样，如果他们不把那些灾难归给他们的神，而把最近的这些归给我们的基督，他们是何等厚颜无耻，有怎样的心肝，多么鲁莽，多么愚蠢，或更恰当地说，多么野蛮！连他们自己的作者都承认，内战比所有与外敌的战争都更残酷、更痛苦，甚至认为这些战争不只是打击了共和国，甚至完全毁灭了她。这些都发生在基督来临很久以前，而且这些丑事环环相扣，像链条一样：马略和苏拉的战争，导致了色脱里乌斯(Sertorius)[168]和喀提林的战争(其中，色脱里乌斯遭到苏拉的放逐，喀提林得到了苏拉的提携)，然后又导致了雷比达(Lepidus)和卡图卢斯的战争(他们当中一个想废除苏拉的法令，一个想保护那些法令)[169]，随后又是庞培和恺撒(其中庞培是苏拉的追随者，他的实力和苏拉相牟甚至有所超过，恺撒谴责庞培那么大的权力，只是因为他没有这权力，他在战胜并杀了庞培以后，权力超过了庞培)。这些战争导致另外一个恺撒的出现，他后来被称为奥古斯都，在他统治帝国期间，基督降生了。奥古斯都自己发动了很多内战，很多杰出人物死在这些战争中，其中包括西塞罗，一个擅长统领共和之术(artifex regendae reipublicae)的人。裘力斯・恺撒战胜庞培时，对被击败一方的公民仁慈相对，给他的对手们保留了生命和尊荣，但是由于元老院的那些贵族怀疑他有当国王的欲望，他们为了共和国的自由，在元老院大厅杀了他。

---

[168] 昆图斯・色脱里乌斯，罗马军人。在苏拉胜利之后，他支持民主派。公元前80年，他被命令带领鲁西塔尼亚人。他组织了一支西班牙军队，屡屡挑衅元老院军队。后来，他被部下刺杀。

[169] 马可・埃米里乌斯・雷比达，于公元前78年任执政官，公元前77年试图以武力攻占罗马，推翻苏拉。在雅尼库鲁姆附近，他被另一个执政官卡图卢斯(即3:27中的兴图卢斯)率领的元老院贵族的军队击败。他不是与屋大维联合的那个雷比达。

随后，安东尼好像要继承了恺撒的力量，但他的品德和恺撒完全不同，腐化堕落、五毒俱全。也是为了保卫祖国的自由，西塞罗强烈地抵制安东尼。随后出现了另外一个恺撒，一个年轻而惊人的天才，裘力斯·恺撒的养子，我说过，他后来叫做奥古斯都。西塞罗偏向于这个年轻的恺撒，让他培养实力对抗安东尼，希望他能够赶走安东尼，击垮他的统治，恢复共和国的自由。西塞罗真是瞎了眼，一点也不识时务。他扶植这个年轻人的地位和实力，但是这个年轻人自己却和安东尼达成妥协，默许西塞罗的被杀。他虽然多次宣扬共和国的自由，却把自由归入自己的权柄之下。

31. 那些人因为不能崇拜诸神，就把这个时代那么多的灾难归给基督，虽然在他们崇拜诸神时，这样的灾难同样存在。他们是多么鲁莽啊

那些获得了那么多好处却对我们的基督忘恩负义的人，应该为这些坏事谴责他们自己的神。当然，就在他们做那些坏事的时候，那些神坛仍然热乎乎的，点燃着“塞巴的馨香，鲜花编成的花环散发出芬芳”[170]。祭司们衣着光鲜，神殿金碧辉煌，人们在庙里祭祀、游戏、发疯，而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嗜血滥杀不仅发生在别处，甚至就发生在那些神的祭坛脚下。西塞罗逃跑的时候没有选择神殿，因为当初斯凯夫拉选择那里就没有用。但那些人却比他们俩更不该嘲讽基督教时代。他们或者是逃到那专门用来侍奉基督的地方，或者是被野蛮人带到教堂来活命。我知道这些，而凡是和我一起，不用偏见评判的人，都很容易明白这些（我删去了其他很多我引用过的例子，还有另外很多，不赘引）：如果人类在布匿战争之前就接受了基督的教导，如果所有这些事物的毁灭都在后来发生，如果欧洲和非洲还爆发那么多战争，现在指责我们的人，没人不会把这些坏事都归给基督教。如果基督教在高卢人入侵、台伯河发大水、大火毁灭种族，还有后来的内战（所有坏事中以此为最）爆发之前就已经被接受和传播了，那么他们的指责，至少是

---

[170]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16—417；有改动。

那些与罗马相关的，就会更加无法忍受。甚至别的坏事，它们的发生难以置信，以致被当作预兆看待；而如果这些发生在基督教时代，那些人难道不会把它们归为基督教的罪过吗？我还删去了另外一些，更多是奇迹而没有伤害的事，像牛吐人言、婴儿没出娘胎就能说话、蛇会飞、女人变男人和母鸡变公鸡，诸如此类的事，这就写在他们的书里，不是神话书里，而是历史书里[11]。这些或真或假，没有带来这些人的伤害，只能带来他们的惊讶。至于天上落土、落白灰、落石头（并不是用这个名字来指代冰雹，而都是真的石头）[12]，这些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还在他们那里读到，埃特纳火山上的火从山上流下来，一直流到附近的海岸，把海都烧得快沸腾了，岩石被烧掉，船上的黑漆都烧化了[13]。这都是不可置信的怪事，造成的危害却也很不小。他们还写道，还是在这次大火中，西西里到处是热灰，卡提嫩西（Catinensis）城中的房子都被盖满了，纷纷崩塌；灾难来势凶猛，罗马人颇感悲悯，在这一年削减了赋税[14]。人们还读到，在非洲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以后，那里出现了多得数不清的蝗虫；它们吃了树上的果实和叶子，形成一片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黑云，人们把它们向大海驱赶。它们死在海里，被冲到岸上，空气都被污染了，于是爆发了瘟疫，只在马西尼萨（Masinissa）一个王国，据说就死了八十万人，在接近海边的地方死得更多得多[15]。在尤提卡（Utica）的三万士兵当中，只有一万人生还。我们而今遭受那么虚妄的指控，我们不禁要反问，如果他们中哪一个在基督教时代看到这些，难道不都会归给基督教吗？但是他们不归给自己的神，而崇拜那些神所求的，就是少受这些苦，但是那些受到崇拜的神却把他们推入比以前更多的灾难。

---

[11] 李维，《罗马史》，3:10.6；22:1.13；24:10.10；27:11.4；31:12.6；欧布西昆斯，《论征兆》，15，24，26，27，41，43，53，58；奥罗修斯，《历史》，5:4.8。

[12] 李维，《罗马史》，27:37.1；欧布西昆斯，《论征兆》，44，51，54；奥罗修斯，《历史》，5:18.5。

[13] 欧布西昆斯，《论征兆》，29；奥罗修斯，《历史》，5:6.2。

[14] 欧布西昆斯，《论征兆》，32；奥罗修斯，《历史》，5:13.3。

[15] 欧布西昆斯，《论征兆》，30；奥罗修斯，《历史》，5:11。

上帝之城卷四[1]

[本卷提要]在这一卷，奥古斯丁证明，罗马帝国如此幅员广阔、国祚绵长，不应该归功于朱庇特或是异教诸神(他们几乎每个管一件事，人们认为他们要管最底下的事务)，而应归于唯一的真正上帝，幸福都是他所制造，地上的王国是靠他的力量和裁决来建立和维持的[2]。

1. 第一卷里讨论的内容

在开始谈上帝之城的时候，我认为首先要回应那些敌人，他们追求地上的快乐，迷恋变幻的事物。这里面只要有悲苦——但他们之所以受着悲苦的惩罚，还是来自上帝悲悯的统治，而不是对他们的严厉惩罚——他们就责难基督宗教，而基督教其实是唯一救赎性的真正宗教。于是，那些无知的大众被渊博者的权威诱导，陷入了

① 奥古斯丁在415年底给俄沃底乌斯(Evodius)的信(Epistola 169)中提到，他就是在那一年开始并完成了卷四和卷五。

② [译按]本卷依然继续前两卷的主题，讨论古典诸神与尘世政治的关系。奥古斯丁在此区分了精英与大众。这成为后面的讨论的一个基础。此外，他还更具体地谈到了地上之城的罪恶，认为帝国与强盗并无根本区别。这是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在此谈到的个体与政治的关系，可以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讨论对勘。在后半部分，奥古斯丁从诸神的“专业分工”角度来批判古典宗教。

对我们的痛恨。他们由于没有知识，所以认为他们时代所发生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那知识渊博的人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为了让人们有正当理由来抱怨我们，他们故意强化和他们的知识不符的、那些大众的意见。在他们的书里，他们有对以前历史时期的记载，我们需要用这些史书证明，历史和他们想的完全不同；要告诉人们，那些伪神，他们以前公开崇拜、现在秘密崇拜的伪神，自身是无比肮脏的精灵，是无比邪恶和虚伪的鬼怪，而且欣赏自己那些或真实或虚构的罪行，愿意通过节庆来宣扬这些。因此，只要有所谓神圣的权威供人们模仿，人性的弱点就使人们无法免于从事这些该诅咒的事情。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推理证明这些的，而一半来自晚近的记忆，因为我们亲眼看到这些神明展示出这样的事；另一半来自他们的文献，这些文献的写作目的可不是污蔑诸神，而是荣耀他们，要传诸后世的。包括瓦罗这样最博学和最严肃的作者，他的书中分别处理了人事和神事，一些卷专门写人，一些卷写神，各自按照事情的尊荣划分。至于那些戏剧表演，他不归为人事，而算作神事[③]，不过，如果全城的人都是好人和值得尊敬的人，戏剧表演连人事也不该算。这可不是作者自己生造的，而是，因为他生在罗马、在罗马受教育，他发现这就是罗马的神事[④]。在第一卷末尾，我简要交代了后面诸卷的任务，然后，我在随后的两卷里说到了这个问题，而现在，我就写完剩下的部分，完成我给读者们的许诺。

2. 第二和第三卷包括的内容

我们曾经许诺，要谈到那些把罗马共和的灾难归给我们的宗教的对手，也要尽我所能评论在诸神的祭祀被禁止之前，罗马所发生的那些坏事，不论多大，不论多少，只要看起来足够的，无论发生在罗马城的，还是发生在帝国的行省的。如果这发生在我们的宗教照耀期间，

③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70(仅见于奥古斯丁所引)；李维，《罗马史》，7:2.1—3。参见6:3。

④ [译按]奥古斯丁暗示了，瓦罗承认这些是神事，多少是迫不得已。可参考本书6:9.5。

或是在他们的信仰被禁止之后，所有这些无疑都会归给我们。我认为在第二和第三卷，我们已经足够解决了这些问题。在第二卷，我谈到了道德的败坏，这要么是唯一的坏事，要么是最大的坏事；在第三卷，我谈到了只有傻子才会担忧的遭遇，就是身体和外界的事物的灾难，这些很多好人也都会遭受。至于道德的败坏，我认为，他们不是在无奈地遭受，而是兴奋地遭受，因此使自己变成了坏的。但是对于这个城自身和她的帝国，我谈得还很少。甚至还没有谈到奥古斯都大帝时代。我想要提到和罗列的这些坏事，不像战争中的涂炭和废弃那样，并不是人们相互施加的坏事，而是世界中的元素在地上导致的。阿卜莱乌斯(Apuleius)[5]在他所著的《论世界》中的一个地方，简要论及了这个问题，他说整个大地都有变动、转化和灭亡；我引用他的这些话："巨大的地震使黄土裂开，吞噬城市人民；整个地区都会被突然爆发的暴雨冲垮；以前曾是大陆的地方，被突然的洪水变成岛屿，而别的地方因为沧海退却而可以徒步穿行；狂风暴雨会毁坏城市；云层中喷出火来，东方地域被吞没而灭亡，在西方，喷泉和洪水却阻止了同样的毁灭；同样，从埃特纳山顶，因为诸神之怒而导致的流火沿着山坡冲下，像旋涡一样。"[6]如果我想尽我所能地从史书中收集这样或诸如此类的证据，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这些发生的年代，都在基督之名摧垮了那些虚妄而敌视真正救赎的信仰之前。我曾许诺要指出，罗马人的道德是什么，并且其权能笼罩所有王国的真正的上帝，为什么认为要帮助提升这个帝国。他们所认为的那些诸神，根本无法帮助他们，而只能用欺骗和谎言来伤害他们：看来，我现在该谈谈这些，特别是与罗马帝国的发展相关的问题。被他们当作神来崇拜的鬼怪的有害的谎言，在多大程度上败坏了他们的道德，我已经谈得不少了，特别是在第二卷里。在所有这三卷里，我谈到，只要有机会，哪怕是在战争的坏事

⑤ 卢修斯·阿卜莱乌斯·奥佛(Lucius Apuleius Aufer)约生于公元123年。诗人、哲学家、旅行家、修辞学家。他曾经遭到追求他妻子的一个人的控诉。这场控诉成为一桩著名的案件。他在此案中的《申辩》非常有名。另外，他又著有《论世界》、《论苏格拉底之神》等。他最有名的作品是《金驴记》。

⑥ 阿卜莱乌斯，《论世界》，34。

当中，上帝也会通过基督的名字给人们很多安慰，不论好人坏人。而野蛮人都对此报以尊敬，超出了战争的惯例。因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⑦。

3. 帝国疆域广阔，不靠战争无法获得，这是否也算智慧者或幸福者的好事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敢把罗马的辽阔绵长归功于他们的神：他们用肮脏的戏剧表演和龌龊之人的统治来崇拜诸神，还说是尊荣的。战乱频繁，不论是公民还是敌人，毕竟是人在流血，罗马辗转于黑暗的恐惧和残酷的欲望之中，快乐像耀眼的玻璃一样脆弱，人们充满恐怖，害怕它会突然破碎，这样，我首先想一步步追问，你既然不能让帝国中的人幸福，帝国的广大还受到荣耀，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明智之处？当听到人民、王国、行省这些词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那些空洞的说法而退缩，不要因为大而无当的言词而钝化我们的思考之锋，这样就更容易明白了。我们假设有两个人——就像文章是由单个字母组成的一样，城邦和王国的元素是每个单个的人，无论她占地有多么广阔⑧——我们假定这两个人中一个是穷人，或是很平常，另外一个很富有；但是那个富人因恐惧而焦虑，因忧愁而憔悴，欲望膨胀，从来都没有安全，总是不得安宁，永远因为和敌人对抗而气不敢出，于是他在悲惨中增加了很多私人财富，同时也给自己增加了最苦楚的烦恼；那个平常的人却满足于清贫的境况，没有什么财富，家庭和睦，和邻里亲朋享受和平而甜美的快乐，信仰虔诚、心志愉悦、身体健康、生活简单、道德贞洁、内心安宁。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愚蠢地胆敢怀疑哪个更好。和这两个人一样，两个家庭、两个民族、两个王国之间，适用同等的规则。只要我们能警醒地使用它，指导我们的意识，那就很容易知道哪里有虚

⑦ 《马太福音》，5：45。

⑧ [译按]正如 Gerard O'Daly 指出的，此处关于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的大字与小字的关系正好相反。苏格拉底认为个人的正义看不清楚，所以要先研究城邦的正义；而在此，奥古斯丁认为要先研究个人，再理解国家。奥古斯丁对个体和内心的强调，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荣，哪里有幸福。因此，如果我们崇拜真正的上帝，用真正的仪式和善好的道德崇拜他，那么，让好人长期统治辽阔宽广的土地，也是有用的，但是这更多对治于人者有用，而不是对治人者。因为和治人者相关的，只是他们的虔诚和正直，上帝的伟大赐予，已经足够使人到达真正的幸福了，人们可以用这过上好的生活，以后进入永恒。在这大地上，好人的统治对人类的事业有用，但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用。而真正坏人的统治伤害更多的是治人者自己，因为他们的这种罪行和奢侈毁坏了自己的心灵；这些不会伤害到那些被统治的奴隶，除非他们自己也变得邪恶[9]。因为当正义的人遭受邪恶的主人的坏事时，他并不是因罪而受罚，而是被检验德性。因此哪怕好人当了奴隶也是自由的；坏人哪怕当了国王，也是奴隶[10]。不仅单个的人是这样，如果所有主人都有这些罪过，那就更严重了。圣经里就这样谈到了罪过：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11]。

4. 王国没有了正义，与一群强盗何其相似

没有了正义，国家不过是一大群强盗。而强盗不过是一个小王国。团伙是人组成的，听首领的号令，通过盟约组织起来，根据共同认定的法律分赃。它如果不断招降纳叛，坏事日益增多，划定地盘、建立据点、攻占城池、统治人民，就越来越可以公然有王国之名。这个名字不是在去掉贪欲后才能获得，而是只要不受惩处，就能得到。亚历山大大帝俘虏的海盗就是这样回答他的，精彩而真实。国王审问他为什么要占领海面，海盗毫不屈服，说：你自己要抢夺整个地球，但是因为我的战船太小，所以你叫我强盗；因为你有巨大的战船，所以称为统帅

---

⑨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的说法明显与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苏格拉底的申辩》等对话中表达的观点相关：一个人做坏事，是对自己不利的；对人真正的伤害不是外在的，而只能是灵魂的堕落。

⑩ [译按]在罗马的政治体制下，libertas一词来自liber，即“自由人”，本来就是指奴隶不会有的政治地位，所以，严格说来，“自由的奴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奥古斯丁的这一理解，把有着明确政治含义的自由观念，完全变成了灵魂之事。塞涅卡在《书信》47:17中已经有了类似的说法。

⑪ 《彼得后书》，2:19。

(imperator)[12]。

5. 那些逃亡的角斗士的力量与王国之尊可以媲美

我且不必讨论罗慕洛纠集的是什么人了。他们处心积虑，要走出当时的生活，被吸纳为城邦的一员，从而不再担心遭受惩罚，正是对这些惩罚的恐惧把他们推进更大的罪行，然后更和平地参与人间事务。但我还要提到，当罗马帝国变得强大起来，镇压了很多别的民族，造成临近诸国的恐惧的时候，却被尖锐地刺痛了，陷入极大的恐慌，费了不小的力气才躲过了一次巨大的灾难。当时坎帕尼亚有数量极少的角斗士，从竞技场中逃出来，组成强大的军队，举出三个头领，在意大利极为宽广的地域，带来极为残酷的涂炭[13]。让我们的对手说，是什么神的帮助，使他们从一小撮低贱的强盗变成了一个王国，令罗马的儿郎闻风丧胆、高高的城垣战栗恐惧？他们也许会否定有神的帮助，因为这场叛乱时间毕竟不长。不过，又有谁长生不老呢？按照这一说法，神不会帮助任何人为王，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会很快来临；也不会赐给人们利益，因为每个人的幸福都转瞬即逝。而既然每个人的幸福都会转瞬即逝，那么所有人的幸福也会像朝露一样迅速消失了。对于那些追随罗慕洛敬神，却又很快死去的人，罗马在他们死后变成了巨大的帝国，这又与他们何干呢？他们也许只能在地下寻找自己的理由了。不过，这些理由无论好坏，都和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无关。这也适用于所有那些在帝国任职的人。虽然这些职位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一个人死了，会有别人接替，但是，那些任职者的日子毕竟屈指可数，转瞬即逝，他们所应承担的只是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如果那极短暂的时间里的幸福是诸神的赐予，那么，角斗士们得到的可不少；他们挣脱

---

[12] 西塞罗，《共和篇》，3:14:24。[译按]Imperator 一般译为“皇帝”，但无论在亚历山大时代，还是西塞罗时代，西方世界都还没有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出现。而在前文，也是用的“国王”一词。imperator 本来是“统帅”的意思，后来才发展出“皇帝”的意思。请读者注意这些词源的关联，不可以中文的概念勉强理解。

[13] 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2:8(3:20)；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3.84；阿庇安，《诸内战记》，1:116—120。

了奴隶的枷锁，逃了出去，得到自由，组织了庞大而威猛的军队，听从自己的王的谋略和命令，吓坏了趾高气扬的罗马，几个罗马统帅都不能镇压，攻城掠地，屡战屡胜，随意横行，率性纵欲，最后好不容易才被镇压下去，在王位上活得尊贵而霸道。不过，我们且转向更大的问题。

6. 尼努斯王极为贪婪，他第一个向邻国发动战争，以求统治更广阔的地域

尤斯丁(Justinus)[14]追随特洛古斯・庞培(Trogus Pompeium)[15]，不仅用拉丁文撰写希腊(或外族)历史，而且写得非常简洁。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的最开头写道："在民族和国家事务的开端，指挥权在国王手中，国王荣登大宝不是因为他们笼络了人民，而是因为好人知道他们的节制而导致的。人民也不受法律约束，元首的独断就是法律。那时的习俗是，人们维护所统领的疆域，而不会扩张，王国的号令所及只限制在自己的祖国。亚述的国王尼努斯(Ninus)[16]首先决定改变各民族祖先的风俗，渴望新的统治。于是他第一个对邻国发动战争，打败了那些还不善于反抗的民族，把疆域延伸到了利比亚。"他随后又说："尼努斯不断扩张，加强他的权威。邻国被征服了，他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向别处发展，每次在邻国的胜利都提供了下次征服的工具，直到征服东方的所有民族。"[17]我不知道尤斯丁或特洛古斯所写的有多真实。一些更可信的著作表明，其中一些是假的，不过参照别的著作，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亚述王国确实在国王尼努斯的时候大大扩张了疆域。亚述延续时间很久，罗马根本无法相比。编年史作者还写道，这个王国从尼努斯登基的第一年算起，延续了一千二百四十年，最后转

---

⑭ 尤斯丁，公元二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菲力比历史摘抄》(Epitoma Historiarum Philippicarum)是特洛古斯・庞培的《菲力比历史》(Historiae Philippicae)的一个节选本。

⑮ 特洛古斯・庞培是李维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著《菲力比历史》记述从尼努斯时代到当时的历史，共 44 卷。

⑯ 尼努斯是传说中亚述的国王，尼尼微城的建造者，据说他发明了战争的技艺。他可能和《创世记》中的"宁录"(10:8 以下)是同一个人。但奥古斯丁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⑰ 尤斯丁，《菲力比历史摘抄》，1:1.1—5.8。

到米底斯(Medos)的手里[18]。他们和邻国发动战争，继而征讨其他无辜的民族，仅仅出于统治欲，这不叫大盗巨寇，还叫什么呢？

7. 地上王国的兴衰，是否因为得到或缺乏诸神的帮助

如果说亚述没有诸神的帮助，就会有那么伟大而长久的王国，为什么罗马王国要把自己这辽阔的土地和绵长的时间归功给罗马诸神呢？前者的原因，正是后者的原因。如果他们坚持把亚述帝国归给诸神的帮助，我要问是哪些神。尼努斯所统治和征服的那些异族，当时所崇拜的并不是另外的神。另外，如果亚述人的神是更擅长建造与支撑帝国的工匠，难道他们死了吗，竟使得亚述帝国终于灭亡？或者，难道他们愿意把国家转给米底斯，是因为得到了好处，或是更大的许诺？然后他们又把帝国转给了波斯，难道就因为居鲁士邀请他们，给了更好的报酬？自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极为短命的伟大王国大片开疆拓土之后，这个波斯民族就在东方拥有了不小的疆域，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是这样，那么，要么是诸神背信弃义，抛弃了那些人，投靠了他们的敌人(这是卡米卢斯这样的凡人都不会做的。他为了罗马，击败和征服了罗马最凶恶的敌城，但感到了罗马的忘恩负义。可后来他又不计前嫌，心怀祖国，再次把罗马从高卢人手中解放)；要么，也许他们根本没有诸神应有的能力，可以被凡人的谋略和力量战胜；或者，就在人们之间发动战争的时候，没有神被人征服，而是这个神也许被守卫别的城邦的神所战胜，这样，诸神之间也互有敌意，各自保佑自己的一派。一个城邦不仅应该崇拜自己的神，同样要崇拜别的，因为自己的神还要从别的神那里得到帮助。最后，在所有这些转手、逃亡、移民或战败之中，不论他们认为诸神起了什么作用，当他们在大战的灾难中失去或转手王国的时候，基督的名字都没有传播到那个时间和那些区域。如果在一千二百年之后，亚述王国才被灭亡，如果这个时候基督教宣布了另外一个永恒的王国，阻止了他们实为亵渎的对那些伪神的崇拜，那个国家的虚妄的人会说什么？他们说的不过就是，

---

[18] 尤西比乌(Eusibius)，《编年史》，2；奥罗修斯，《历史》，7：2.15。

一个王国存在了这么久，如今却灭亡了，就是因为抛弃了自己的宗教，而接受了基督教。在可能到来的这虚妄的声音中，让我们的对手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像，发出同样的抱怨。如果他们还有羞耻之心，让他们脸红吧。罗马帝国遭到了骚扰，但是还没有易主——但这在基督之名之前的别的时代已经发生过了，随后她又从这痛楚中再生过来——不过就是现在这时代也不该使人失望。谁能知道上帝在这事情上的意志呢？

8. 既然他们相信，不能把每件事都交给同一个神来保护，那么，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发展与保存，应归功于哪个神的保护呢

如果可以，然后我们要问，从罗马人崇拜的那么一大群神祇中找到一个对扩张和保护帝国最有功的，他们会认为是哪个，或哪些？我想人们不会无耻地把这么辉煌的功业和这么高贵的尊荣归给女神克罗阿琪娜(Cloacina)⑲，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也不会是女神沃露皮亚(Volupia)，她连名字都来自"欲望"(voluptate)；也不是女神卢本提娜(Lubentina)，她的名字就来自"情欲"(libido)；也不是法提卡努(Vaticanus)，她是掌管婴儿的哭声(vagitus)的，或者库尼娜(Cunina)，她是掌管婴儿的摇篮(cuna)的。我们怎么可能在本书的一个角落列举他们的男女诸神的所有名字？就是罗马人在关于每个诸神的分职的浩繁卷帙中，也很难囊括他们所有的名字。他们甚至认为，掌管农业都需要不止一个神，而是有土地女神茹西娜(Rucina)，山顶之神优加提努(Iugatinus)⑳；还有丘陵之神柯拉廷娜(Collatina)，山谷之神瓦洛尼亚(Vallonia)。他们还不能仅仅找到一个庄稼女神赛格提亚(Segetia)

⑲ [译按]Dyson 认为，这个克罗阿琪娜(Cloacina，或 Cluacina)很可能只是维纳斯的一个别名，意为"净化者"。但奥古斯丁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掌管下水道的女神，因为 Cloaca 的意思是下水道。后面的诸神大多是对一个概念的拟人化。有些出现于古罗马的典籍中，有些已经不知详情。一般不另注。

⑳ 这里的 Iugatinus 和本卷第 11 章、卷 6 第 9 章的 Iugatinus 拼写一样，但并不是同一个神。但我们还是都翻译成优加提努。

来管理所有庄稼地(segetes)，在庄稼种子(sata)还在地下的时候，他们需要女神赛亚(Seia)来掌管；在长出地面变成庄稼以后，就是女神赛格提亚了；在庄稼保管(tuto)和储藏的时候，他们还找到了女神图提利娜(Tutilina)来保管。谁不会认为，庄稼从开始出苗到吐穗和成熟，仅仅一个赛格提亚就够了呢？对于热爱那么多神祇的人来说，一个当然不够。他们要把可怜的灵魂交给一群鬼怪来作践(prostituo)[21]，却鄙弃同唯一的上帝的圣洁拥抱。他们把谷物的发芽交给普罗塞耳皮娜(Proserpina)，把茎秆(nodus)的拔节归给男神诺多图斯(Nodotus)，把分蘖(involumentum)交给女神弗鲁提娜(Volutina)；张开(patesco)谷壳、谷穗生长是女神帕特拉娜(Patelana)的事。在谷穗长到与地面平行时，于是又有女神霍斯提利娜(Hostilina)，因为古人把平行称为"较量"(hostire)；粮食开花(florens)是女神弗罗拉(Flora)的事，粮食灌浆(lactescens)是男神拉克特努斯(Lacturnus)的事，成熟(maturescens)是女神玛图塔(Matuta)的事。收获(runcantur)，也就是庄稼离开土地，是女神伦西娜(Runcina)的事[22]。我不能都举完，虽然他们不以为羞耻，我已经烦了。我只是说了最小的部分，但人们就已经可以理解，他们根本就不敢说哪个神建造、扩张和保存了罗马帝国，他们给每个神分派职责，根本不相信有一个主宰整体的神。赛格提亚怎能照管帝国？她都不可能同时看管庄稼和树木。库尼娜怎能关心军旅之事？她都不能掌管超出小孩的摇篮的事。诺多图斯怎能在战场上助阵？他只能掌管拔节，而不能掌管分蘖。每家有个看门人，如果这个看门的是凡人，一个也就足够了。但是却有三个神看门，佛库鲁斯(Forculus)负责大门(foris)，卡地亚(Cardea)负责锁钥(cardo)，利门提努斯(Limentinus)负责门槛(limen)[23]。那么，佛库鲁斯就不能同时也管钥匙和门槛了。

---

[21] Prostituo，本是卖淫的意思。

[22] 盖留斯，《阿提卡之夜》，16：17；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14；《论拉丁语言》(De ling. lat.)，5：74. 163. 164。

[23] 德尔图良，《反异教》，2：15.5。

9. 诸神的崇拜者们把朱庇特当成最高的神，那么，罗马帝国的广阔和绵长，是否应该归因于他呢

这里我们把那众多的小神略去，或是暂且放开，而应该讨论是否是那些主神的职责，使得罗马变得那么强大，以致可以长期号令各族。这当然是朱庇特的功劳。罗马人还想让他当男女诸神的王；他的权杖显示了这一点，那高坡上的卡匹托利也显示了这一点。关于这个神，诗人们有这样最恰切的说法："朱庇特充满万物"[24]。瓦罗认为，我们这些崇拜唯一的上帝而不崇拜偶像的人，就是在崇拜朱庇特，只不过用另外的名字称呼他[25]。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在罗马遭到了滥用(male tractatus)，为什么无论在这里还是别的民族，他都要树立偶像？因为在各个城邦形成了这样堕落的风俗，连瓦罗自己都不满意。虽然他认可那个伟大城邦的堕落风俗，他还是毫不迟疑地说出和写出，让人们设立了那么多偶像的，其实去除了敬畏，增加了错误[26]。

10. 那些在世界上的不同部分设立不同的神的人们，究竟追随什么意见

为什么朱庇特还要与妻子朱诺——就是所谓他的"姊妹和配偶"——结合？[27] 他们说，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朱庇特在以太(aethere)里，朱诺在空气里，这两个元素一个高，一个低，就结合起来"。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部分要朱诺填充，那么所谓"朱庇特充满万物"就是不对的；或者，难道是两个神都填充两个部分，夫妻两个都在两种元素中，每个都同时在每个元素中？那么，为什么还把以太给朱庇特，把空气给朱诺？另外，这两个就该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把海洋给涅普顿，而地下给了普鲁托？而这两个神又不能没有配偶，于是，涅普顿娶了萨

---

[24] 维吉尔，《牧歌》(*Eclogues*)，3:60。

[25] 瓦罗，《论拉丁语言》，5:66；7:85[?]。

[26] 瓦罗，《论罗马民族》(*De gente populi Romani*)(残篇)，15；《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17(阿诺庇乌斯，《反异教》，7:1[?])。

[27]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7；柏拉图，《克拉底娄篇》，404c；西塞罗，《论神性》，2:26.66；德尔图良，《反马西昂》，1:13.4。

拉西亚(Salacia)，普鲁托娶了普罗塞耳皮娜。他们说，正如朱诺掌管天上较下面的部分，即空气[28]，萨拉西亚掌管海洋较低的部分，普罗塞耳皮娜掌管地下较低的部分。他们想找个办法修补自己的神话，但是没有找到。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古老神话就该说世界有三种元素，而不是四种，三对神应该每对分一种元素。现在，他们用各种方法证明，以太和空气不同。而水不论在高处还是低处，都还是水；或者假定水会不同，难道这种不同会大到使它不是水了吗？地下的下部哪怕和上部很不同，它不还是土吗？那么看，物质的世界不就是由这四种或三种元素构成的吗：密涅瓦在哪里，她占有什么？她填充什么？她和朱庇特与朱诺同时在卡匹托利，但她不是那两个的女儿？或者，人们说密涅瓦占据了以太中比较高的部分，因此那些诗人们演绎说，她是从朱庇特的头上生出来的[29]：那为什么她没有成为诸神中的天后？她不是比朱庇特更高吗？难道因为让女儿高于父亲是不合适的？那么，在朱庇特对萨腾的关系上，他们为什么不遵从这正义？因为萨腾被朱庇特征服了？他们打仗了？他们说不是的[30]；神话里瞎说。你看，我们不能相信那些神话，该认为神是更好的，那么，即使朱庇特的父亲不更荣耀，他们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同等尊荣的位子呢？他们说，因为萨腾是时间的长度[31]。那些崇拜萨腾的人，也崇拜时间，认为诸神之王朱庇特是从时间里出生的。那么，说朱庇特和朱诺是从时间里出生的有什么不合适的？他们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天和地当然都是创造出来的。他们那博学和智慧的人们在书中都是这么说的[32]。维吉尔这样写道(不是诗歌的虚构，而是哲学著作)："于是，以太，万能的父，在丰饶大雨中降落，落到了他的妻子兴奋的膝上。"[33]这就是指特勒斯(Tel-

---

[28]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667—668；《神谱》，969—973；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23a；《克拉底娄篇》，402d—403a；瓦罗，《论拉丁语言》，5：67.72；西塞罗，《论神性》，2：26.66。

[29] 赫西俄德，《神谱》，923—925；卢奇阿诺斯，《诸神的对话》，8；柏拉图，《克拉底娄篇》，407ab.

[30] 西塞罗，《论神性》，2：24.63—64。

[31] 柏拉图，《克拉底娄篇》，402ab；西塞罗，《论神性》，2：25.64。

[32] 瓦罗，《论拉丁语言》，5：65。

[33] 维吉尔，《农事诗》，2：325—326。

lus)或特拉(Terra)的膝上[34];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有不同,于是,他们认为在地上,特拉是一个,特勒斯是另一个,特鲁莫(Tellumo)是又一个,他们让这些神都用各自的名字称呼,有各自不同的职责,在各自的祭坛上,用各自的仪式来供奉[35]。他们还把那个特拉称作神的母亲[36],以至于(不是根据他们的诗歌,而是根据那些仪式书)朱诺不但是朱庇特的姊妹和配偶,而且是他的母亲[37]。相比而言,诗人们的虚构反而可以容忍些。这个大地之神又是刻列斯,他们又想把她等同于维斯塔[38],而他们又总是认为维斯塔是灶中之火,没有她,城邦就不能存在,习俗上众贞女要侍奉她,因为没有谁是贞女生的,正如没有谁是火里生的。不过,一旦有人为贞女所生,所有这些虚妄都要被毁灭和驱除了。不过,他们在把那么大的荣耀和贞节给了火的同时,竟然又毫不脸红地说,维斯塔就是维纳斯,这样,维斯塔的侍女的贞节的光荣就消失了。如果维斯塔也是维纳斯,那些贞女怎么能用禁绝维纳斯的方式来侍奉她呢?或者,难道有两个维纳斯,一个是贞女,一个是妇人?或者竟然有三个,一个是贞女之神,就是维斯塔,另外一个是人妻之神,还有一个是个娼妓之神?对于这个娼妓之神,腓尼基人在女儿嫁人之前都要献上礼物,就是让女儿卖淫。这几个之中谁是伏尔坎的妻子?当然不是那个贞女之神,因为她结婚了。也不是那个娼妓之神,否则我们可就要伤害了朱诺的儿子和密涅瓦的伙伴。那么我们应该把她理解为那个人妻之神,但是我们可不想让妻子们仿效她和马尔斯做的事。他们说:"你还是回到神话的说法吧。"我这么说他们的神,他们对

---

[34] 特勒斯女神,象征了大地的生育能力;特拉是她的另外一个名字,或是有类似功能的另外的女神。而特鲁莫(Tellumo)是同样的神,但是男性。参见 7:24。

[35] 瓦罗,《论农事》(De Re Rustica),1:1.5;《论拉丁语言》,5:62.67;李维,《罗马史》,2:41.11;8:9.8;10:28.13。

[36] 这里的 Terra,有些版本当成"大地",有些当成女神。本章中别的名词也有类似的模糊之处。我们的译本这里大多当成神名。赫西俄德,《神谱》,125—153;卢克莱修,《物性论》(De rerum natura),2:599—658。

[37]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的逻辑是,如果我们按照异教诗人的说法,朱诺掌管大地,特拉是大地之神,又是诸神之母,那么,朱诺就是特拉,就是朱庇特之母。

[38] 西塞罗,《论神性》,3:20.52;奥维德,《宴饮》,6:267.299。

我们生气，不过他们在剧场看到他们的神那么放荡的罪行，却不对自己生气，那么正义何在？而且剧场上这些神的罪行是被用来荣耀这些神的正义的。这真是难以置信，除非得到确凿无疑的证明。

11. 异教徒中最博学的人辩护说，很多神都是同一个朱庇特

那么，不管他们针对自然有什么推论和观点，就都讲讲吧[39]：一种说法是，朱庇特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心灵，他充满了和推动这个由四种（或他们愿意说几种）元素组成的世界；一种说法是，世界的一些部分属于朱庇特的姐妹和兄弟；一种说法是，朱庇特是以太，被他拥抱的朱诺是空气，在下面流动；一种说法是，他是整体的天空，包括空气，而大地既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因为在神看来这没有什么下流的），他在丰饶的大雨中降落，让她受孕生子；一种说法是（我们没有必要谈论所有相关的观念），他就是很多人认为最高贵的诗人这样谈的那个神："神无处不在，充满了大地、海洋和天空。"[40]他是以太中的朱庇特，也是空气里的朱诺，海洋里的涅普顿，甚至在海洋深处的萨拉西亚，地下的普鲁托，在陆地的低处的普罗塞耳皮娜，在家中的灶间的维斯塔，在厨房的工匠中的伏尔坎，天体中的太阳、月亮和群星，是掌管预言的阿波罗，掌管商业的墨丘利，掌管开端的雅努斯，掌管终结的特尔米努斯，掌管时间的萨腾，掌管战争的马尔斯和贝罗娜，掌管葡萄园的利伯尔，掌管庄稼地的刻列斯，掌管森林的狄安娜，掌管天才的密涅瓦[41]；最后，朱庇特还是那群诸般杂神：他以利伯尔（Liber）的名义掌管男人的精子，以利伯拉（Libera）的名义掌管女人的卵子，他就是迪斯庇特（Diespiter），让新生儿（partum）见到阳光（Die）；他就是女神美娜（Mena），掌管女人的月经（menstruis）；他就是鲁西娜（Lucina）[42]，在女人分

---

[39]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148；西塞罗，《论神性》，1:15.39—41;3:24.63。

[40] 维吉尔，《农事诗》，4:221—222。

[41]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147；瓦罗，《论拉丁语言》，5:67—73。

[42] 在罗马神话中，月神、鲁西娜、美娜一般被认为是同一个神的三个名字。但奥古斯丁认为是三个不同的女神。

娩的时候受到召唤；他把新生儿放到大地上，给他们帮助(opes)，这时候叫做欧皮斯(Opis)；婴儿大哭的时候被他张大了嘴巴，他被称作男神法提卡努；他把婴儿从大地上抚育(levare)起来，叫做女神勒法娜(Levana)，又掌管摇篮，被称为库尼娜；他正是那些在婴儿出生时歌唱命运的女神，被称为卡尔门提斯(Carmentes)；掌管命运，被称为福图娜(Fortuna)；他就是女神鲁米娜(Rumina)，掌管用乳房喂奶，因为古人把奶头称为 ruma；他就是掌管饮料(potio)的女神婆提娜(Potina)；是掌管食物(esca)的女神爱杜卡(Educa)；他掌管婴儿的恐惧(pavor)，被称为帕文提雅(Paventia)；掌管希望的到来(venio)，被称为微尼利娅(Venilia)；掌管欲望，被称为沃露皮亚；掌管行动(actu)，称为阿格诺里娅(Agenoria)；掌管刺激(stimulis)，触动人们做过度的事，被称为女神斯提姆拉(Stimula)；他就是女神斯特雷尼亚(Strenia)，给人们精力(strenuum)；就是奴莫里亚(Numeria)，教人们数数(numerare)；他就是男神卡莫俄纳(Camoena)，教人们唱歌(canere)；他是男神康苏斯(Consus)，提供建议(consilia)；是女神森提亚(Sentia)，激发观念(sententia)；他就是女神优文塔斯(Iuventas)，在少年时代结束后，她掌管青春(iuvenilis)；他就是福图娜·巴尔巴塔(Fortuna Barbata)，给成年人安上胡须(barba)(但是，罗马人不愿意荣耀她，不把这个神当作男神或根据胡须给一个男性名字巴尔巴图斯[Barbatus]，就像诺多图斯[Nodutus]因为茎秆[nodus]得名那样。他们也不愿命名他为福图尼乌斯[Fortunius]，而是给了个女神名字福图娜[Fortuna])；他就是优加提努，掌管姻缘结合(jungat)；他负责除去处女(virgin)的处女带，把她变成妇人，被称为沃尔金嫩斯(Virginensis)；他还是木图努斯(Mutunus)或图图努斯(Tutunus)，在希腊人中是普里阿普斯[43]。如果他不害羞，那就让朱庇特成为所有我说的这些神和我所没说的神(我认为实在没必要把他们都举出来)，这一个朱庇特就是所有的男神和女神，或者按他们愿意的说法[44]，这些神是他的各个部分或他的各个能

---

[43]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15；《论拉丁语言》，5:57.64,72,74。

[44]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137—138。

力；因为在他们看来，他是世界的心灵[45]，这是那些所谓最伟大和最博学的人的观点。如果事实如此（我现在还不讨论这个问题），倘若他们更加明智地崇拜一个神，又会失去什么呢？如果朱庇特作为唯一的神被崇拜，他又有什么损失？难道他害怕，他身上那些被轻视或忽略的部分会生气？如果是这样，那朱庇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有灵魂的生命（animantis vita），把所有的神当作自己的一些力量（virtus）或肢体或部分包括进来；如果一部分会对另一部分生气，一部分会平息，而另外的部分会愤怒，他的各个部分就有各自独立的生命。如果说朱庇特的每个部分得不到分别的细密的崇拜，那么他的总体——也就是朱庇特的整体——都会生气，这是太愚蠢的说法了。如果朱庇特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崇拜，那他的每个部分都不会被忽视。我们且不管他们无数的其他说法。他们还说，星座的所有部分都是朱庇特，都有生命，都有理性的灵魂，都是无可争议的神[46]，但是他们没看到有多少神他们忘记崇拜了，有多少神殿他们忘记建立了，有多少神坛他们忘记树立了，他们所能想到要一个个树立祭坛和祭献牺牲的，只是极少数。如果他们就因为没有得到人们一个个的崇拜而生气，那些罗马人不怕只有很少的星星平心静气，而自己生活在整个都愤怒的天空下吗？因为所有的星星都包含在了他们所崇拜的朱庇特里，如果他们通过朱庇特来崇拜他们，那么，通过一个来服侍所有的，是更方便的。因为他们崇拜了他就不会轻视任何神，也就没有谁会生气了。但是如果他们只崇拜一些，而忽视了别的大多数，那就是给诸神的愤怒提供了正当的借口，特别是如果他们崇拜那个下流的裸体而卧的普里阿普斯[47]，而不管那些高居天上、闪闪发亮的星星。

12. 有些人的意见是，神是世界的灵魂，世界是神的身体

怎么？那些聪明人，或者各种各样的每个人——因为这项工

---

[45] 柏拉图，《克拉底娄篇》，396ab；《斐利布斯篇》，30d。

[46] 瓦罗，《论拉丁语言》，5：68，74；《论农事》，1：1，5。

[47] 普里阿普斯的形象一般是红脸，阴茎勃起。

作不需要什么优秀的天性——在这些的推动下，难道他们不该放弃争竞的狂热，注意下面的说法吗？如果神是世界的心灵，世界就是这个心灵的身体，那么心灵和身体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灵魂的存在，神就应该把自然中的一切包括在自己之中，从他的灵魂[48]，整个大块得以活了起来，生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就根据各自出生的特点活了起来，因此不会还有什么不是神的一部分。谁看不出，一个人如果践踏了什么，那他就践踏了神的一部分，如果杀死一个生灵，那就杀死了神的一部分，这不都是不敬和非宗教的做法吗？我不愿列举思考者所能想到的一切，这些连说出来都不能不让人害羞。

13. 有人认为，只有理性动物是唯一神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认为只有理性的动物（比如人）是神的一部分，我真不知道，如果说整个世界是上帝，他们为何排除了野兽，说它们不是神的一部分？但是又何必争论这点呢？如果说理性的有灵魂的动物，就是人，是神的部分，那么，打一个孩子，就是打了神的一部分；什么比这个还不该信呢？难道上帝的部分也胡闹，也会不公，也会不敬，也会做所有被谴责的事？只有完全疯了的人才这么认为。最后，神难道还会因为不被崇拜而生气？不崇拜他的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也许他们只能坚持说，所有的神都有自己的生命，都独立地生活，哪个也不是哪个的一部分，凡是能被认识和崇拜的，都该被崇拜。但是由于他们太多了，人们无法全部认识和崇拜。在这些神当中，朱庇特是占据中心的王，所以我相信罗马人认为是他建立或开拓了他们的王国。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哪个别的神能完成这么伟大的工作？而每个神都有适合自己的职权和工作，各自又不能相互干涉。这样，诸神之王就创建了人间的王国，并开拓了它。

---

[48] ［译按］在本书中，我们把 animus 译为“心灵”，把 anima 译为灵魂。奥古斯丁在很多地方用这两个词表达的意思有微妙区别，但在一些地方也会混用。

14. 各国的开拓归给朱庇特不合适，因为，如果他们愿意有个胜利女神，她自己就足以完成这个了

我首先要问，为什么王国自身不能是一个神呢？如果胜利女神可以是一个神，王国为什么不是呢？或者，如果胜利女神就能偏爱和眷顾，总是到她希望得胜的人那里去，为什么又需要朱庇特呢？只要这个女神偏爱和眷顾了，即使朱庇特闲着，或干别的事，还有哪个民族不被征服吗？哪个王国不会投降？也许，好人们不喜欢打最邪恶而下流的仗，不愿意向和平的、没有做错什么的邻国挑起战争来扩张？如果他们真这么认为，我同意他们，赞美他们。

15. 好人是否应该希望王国辽远

让他们来看看，因为王国的疆域而兴奋，是不是好人该做的事。如果他们发动正义战争，罗马所征讨的敌人的邪恶确实帮助了王国的扩张。但是，如果邻国都和平而正义，不会因为什么伤害而挑起战争，那么王国一定很小。如果所有王国都很小，与邻居和平相处、安居乐业，这样在世界上就有很多民族的王国，就像在城市里有很多公民的家庭一样。于是，发动战争、征服各族、扩张王国，被坏人当成了幸福，被好人当作不得已的必要。但是因为正义者被不义者统治更糟糕，把这称为幸福也并非不合适。但无疑，与邻国和谐相处比通过战争征服坏的邻居是更大的幸福。你要是为了征服某个人，希望恨某个人或怕某个人，那你的祈祷就是坏的。如果罗马人总是发动正义战争，而不是不敬的或邪恶的战争，还能得到这么大的帝国，那么他们一定是把“异邦邪恶”当女神来崇拜。我们看到，这个女神大大帮助罗马开辟帝国疆土，她的办法是使别的民族都做不义之事，他们就可以发动正义战争，扩张帝国了。如果害怕(Pavore)、恐怖(Pallor)和发烧(Febris)都能成为罗马的神，为什么邪恶——或至少是外族的邪恶——不能是女神呢？这样，在这两个女神中(即异邦邪恶女神和胜利女神)，邪恶女神催动战争的因由，胜利女神幸福地终结战争，那么，朱庇特什么也不必干，已经扩张了帝国。如果人们认为朱庇特带来的利益可以成为

罗马拥有的神，被称作神，被当神崇拜，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召唤，那朱庇特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呢？如果他被称为"王国"，就像胜利女神被称为"胜利"那样，也许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如果朱庇特的赏赐是帝国，为什么他不能赏赐给人们胜利呢？如果人们不把他当作卡匹托利山上的石头，而是认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崇拜[49]，那就真是这样了。

16. 罗马人把所有的事和所有的活动分配给每个神，那又为什么要在门外建立"安静"之神的庙呢

罗马人分配给每个神一件事情、一种活动，他们召唤女神阿格诺里娅，来催促人们行动，也召唤女神斯提姆拉，来让人们做不一般的事，却又召唤穆尔西亚(Murcia)，她不会驱使人们做不一般的事，而是，正如彭泼尼乌斯(Pomponius)所说[50]，让人们懒惰(murcidum)，极为闲散倦怠；他们又召唤女神斯特雷尼亚，她掌管精力，罗马人为所有这些男神女神设立公共仪式，让人崇拜。掌管安静的女神，被他们称为"安静"，在科林门(Porta Collina)外为她建有神殿[51]，但是又不愿当众崇拜她。这是否正是不安静的心灵的症状，或者，这就是表明，他们坚持崇拜的这么一大群不是什么神，而是鬼怪的精灵，这样怎么可能有安静呢？真正的医生就曾这样谈到安静："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52]

17. 如果朱庇特是最高的力，胜利女神是否还应该被当作女神

也许他们说，朱庇特派遣了胜利女神，女神遵守诸神之王的旨意，他叫她到谁那里她就到谁那里，待在他们的身边。这说的真的不是朱

---

[49] 《启示录》，19:16。

[50] 罗马有好几个作家叫彭泼尼乌斯，这究竟是哪个，并不很清楚。晚近以来，人们一般认为这可能出自西塞罗时代的卢修斯·彭泼尼乌斯的《阿特拉奈故事》(Fabulae Atellanarum)；也可参见阿诺庇乌斯(Arnobius)，《反异教》(*Adversus Nationes*)，4:9。

[51] 李维，《罗马史》，4:41。

[52] 《马太福音》，11:29。

庇特，人们按照自己的意见编造的那个诸神之王，而是存在于所有时代的真正上帝。上帝并不派遣根本不存在的胜利女神，而是派遣他的天使，让他希望胜利的人胜利；他的意志可能是隐秘的，但不会是邪恶的。如果胜利是个女神，那么成功(Triumph)为什么不是男神，做胜利女神的丈夫、兄弟或儿子，和她结合起来？他们关于诸神的意见是这样的：如果是诗人虚构的故事遭到了我们的攻击，他们就回应说，可笑的是诗人的虚构，不应该把这归给真正的神。不过，如果那些胡说不是从诗人那里读来的，而是他们在神殿里崇拜的，那他们就不笑了。他们应该向朱庇特询问所有的事，只向他一个祈祷。如果胜利是女神，服从朱庇特这个王，那么她就不敢抗拒派遣她的朱庇特，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18. 他们认为幸福和命运都是女神，那么是靠什么推理区分她们的

所谓的幸福(Felicitas)女神又如何？她得到了一个神殿，人们认为她应该有祭坛，为她设立了适合她的仪式。她自己得到崇拜就够了，只要她在的地方，什么好事没有？那么，人们是为了什么，又认为命运也是女神福图娜，从而崇拜她呢？难道幸福是一回事，命运又是一回事？命运可以是坏的，但是如果幸福是坏的，那就不是幸福了。当然，我们应该认为男女两性的神(如果他们真有性别)都是好的。柏拉图就这么说[53]，别的哲学家，还有各个共和国和民族的优秀领袖也这么说。那么，命运女神为什么时而好，时而坏呢？或者，她坏的时候，就不再是女神，而一下子变成了邪恶的鬼怪？到底有多少命运女神？有多少幸运的人，就有多少命运女神，因为他们都是拥有好运的人。而同时——在同一个时间——还有很多别的人命运不好，那么，难道这同一个命运女神是好的又是坏的吗？她在一些人当中是好的，在另外的人当中是坏的。既然是女神，她应该永远是好的吗？如果是，那她自己就是幸福女神，又为什么有两个名字？不过这可以理解为，一

[53] 柏拉图，《理想国》，2:379b。

个事物常会用两个名字来称呼。那为什么要给她不同的神殿，不同的祭坛和不同的仪式呢？他们说，这是有原因的[54]：幸福是人们根据以前的德性得到的善好；而命运之所以称为好，不是因为以前的德性，而是偶然(fortuitu)降到好人和坏人身上的，因此叫做命运(fortuna)。既然这是不经过判断来到好人和坏人那里的，又怎能是好呢？这个女神那么盲目，随便就撞到人们那里，也许根本无视她的那么多崇拜者，却跑到鄙视她的人那里，人们为什么还崇拜她呢？如果哪个她的崇拜者成功地得到了她的青睐和眷顾，那就是根据他的德性，好运不是偶然降临的。命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她到底是从哪里得到了这个"偶然"的名字？如果她真是命运女神，人们就不该崇拜她。但如果她眷顾他的崇拜者，那就不是命运女神。或者她也是朱庇特派遣的，给朱庇特喜欢的人好运？那么朱庇特自己得到崇拜就可以了：因为她听从朱庇特的命令，不敢抗拒，是朱庇特派她到他喜欢的人那里。就让坏人崇拜她吧，这些人不愿意有德性，而只有靠德性才能请来幸福女神。

19. 命运夫人

罗马人赋予了他们所谓的命运女神很大的重要性，罗马的妇女们树立了她的神像，称之为"命运夫人"(Fortuna Muliebris)[55]，罗马人都传说，女神像曾开口说话。因为妇女们的仪式得体，她说话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56]。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也不必惊讶。邪恶的鬼怪要骗人根本不是难事，人们反而应该小心她的伎俩和花招，因为这说话的女神只是偶然降临，全不靠人们的德性而来。命运女神很饶舌，幸福女神很沉默。不就是因为人们根本不想正直地生活，只要和命运女神交好，不必有好的品德也能幸运起来？显然，如果命运女神要说话，她不应该用女人的声音，而是用男人的声音，否则，那些树立了她的神像的

[54] 塞涅卡，《书信》，91:4—7。

[55] 李维，《罗马史》，1:2。

[56] 李维，《罗马史》，2:40；阿诺庇乌斯，《反异教》，2:67。

人会想，原来是女人的饶舌导致了这么大的奇迹。

20. 异教徒还为德性和信仰尊立神殿和仪式，却忽略了别的好事，而如果他们把神性归给这两个是对的，别的也该有一样的崇拜

罗马人还把德性(Virtutem)当作女神。如果这真是女神，那她就应该比别的神得到更多的敬拜。而今，因为德性并不是女神，而是上帝的赐予，她来自上帝，只能由上帝给予，而所有那群伪神都该消失。但是为什么信仰(Fides)也被当成女神，甚至也有她的神殿和祭坛？凡是明智地认识了她的人，都在自己心里为她建立了居所。信仰的首要的和最高的职责是让人们相信真正的上帝，那么罗马人如何认识她？但为什么有德性女神还不够？她不应该和信仰女神同在吗？他们认为德性一共有四类：明智(prduentia)、正义(iustitia)、勇敢(fortitudine)、自制(temperantia)[57]。其中每一类都包括不同的类，信仰就是正义的一方面。她在我们当中占据最高的位子，只要我们懂得，“义人因信得生”[58]。但是我惊讶于那些敬拜这么多神的人。如果信仰是个女神，那么他们为什么却忽视了另外的女神，伤害她们呢？本来，他们是可以给这些神建造同样的神殿和祭坛的。为什么自制就不配当女神？有不少的罗马统帅就是靠了她的名字获得不小的光荣的。为什么勇敢不是女神？穆修斯(Mucius)就是靠了勇敢，才把右手伸进了火里[59]。库尔提乌斯(Curtius)也是靠了勇敢，所以才为了祖国冲进断裂的土地[60]；也是靠了勇敢，德西乌斯(Decius)父子才能够为军队誓死而战。所有这些人的勇敢是不是真的勇敢[61]，这里暂且不论。为什么明智和智慧都没有得到神的位子呢？或者，是因为在德性女神一个名

---

[57] 柏拉图，《理想国》，427e—434c；亚里士多德，《尼格马科伦理学》，2:7；3:9。

[58] 《哈巴谷书》，2:4；《罗马书》，1:17；《加拉太书》，3:11；《希伯来书》，10:38。

[59] 即盖乌斯·穆修斯·斯凯夫拉(Gaius Mucius Scaevola)，与第五卷18章的斯凯夫拉是同一个人。他的故事见于李维，《罗马史》，1,21，Scaevola的意思，就是“左撇子”。但第三卷28和第四卷27的斯凯夫拉是另外一个人。

[60] 见本书5:18。

[61] 见本书5:18。

字那里，所有这些都一概得到崇拜了？他们也可以这样崇拜唯一的神，把其他的神当作他的部分。但是信仰和廉耻（Pudicitia）都是德性的一部分，而他们又得到了各自的神坛来崇拜。

21. 哪怕不理解德性和幸福是上帝的赐予，他们也应该充满德性和幸福

不是真理，而是虚妄造就了这些女神；这些都是真正的上帝的工作，自身不是女神。除了在上帝那里，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真正的德性和幸福？德性和幸福不足的人，如何满足自身？我们该做的都包括在德性中；我们所想的都包括在幸福中。如果朱庇特得到崇拜，是为了给予这些（如果王国的广阔与长久也是好的，那么，这也属于同样的幸福），为什么人们不把这些当成上帝的赐予，却当作女神？如果这些被当成女神，另外那一大群神就不该崇拜了。让他们看看他们随心所欲、根据自己的意见虚构的所有那些男神女神的职责。如果他们能够，让他们找到，那些拥有德性、拥有幸福的人还要有什么别的好处。如果德性包含了一切，他们又到墨丘利或密涅瓦那里去寻求什么教诲呢？古人早就把德性定义为活得好和正直的艺术[62]。希腊人把德性称为ἀρετή，拉丁人民从这个词里衍生出了“艺术”（art）。但是如果德性总是只来到天性高的人那里，又何必需要一个父神卡提乌斯（Catius）[63]，来把人们变得机敏（catus）（即睿智[acutos]）呢？幸福女神不就能做到这一点吗？当然，生而天性很高是幸福的事，不过，没有出生的人却无法崇拜幸福女神，从而让她赐福。但是她可以赐给崇拜她的那些父母，以便让孩子生而天性很高。既然幸福女神降临就不仅能使分娩顺利，而且可以带来好孩子，那么分娩中的女人又何必向鲁西娜祈祷呢？把生育交给女神欧皮斯，把啼哭交给男神法提卡努，把抚育交给女神库尼娜，把哺乳交给鲁米娜，把站立（states）交给男神斯塔提利努斯（Statilinus），把到来（adeuntes）交给女神阿德欧娜（Adeona），把

---

[62] 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2:18.43。

[63] 除去奥古斯丁在此处提到外，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的任何事情。

离开(abeuntes)交给阿伯欧娜(Abeona);求了女神蒙斯(Mens)就有好的心志(mens),求了男神弗鲁姆努斯(Volumnus)和女神弗鲁姆娜(Volumna),就可希求(volo)好处;求了婚姻诸神,就会婚姻美满;求了农业诸神,就会五谷丰登;特别是求了丰收女神弗鲁克特西亚(Fructesea),丰收更大;求了马尔斯和贝罗娜,则旗开得胜;求了胜利女神,则攻无不克;求了荣耀女神,则荣耀显赫;求了钱财女神,则腰缠万贯;求了铜神(Aesculanus)和他的儿子银神(Argentinus),则拥有铜钱和银币。这些都有什么必要?人们把铜神当作银神的父亲,是因为人们先是用铜钱,后来用银币。但我还是疑惑,银神是不是也生了金神(Aurinus),因为后来人们又用金币?人们这样对待自己的神,把金神放在他的父亲银神和他的爷爷铜神之上,就像把朱庇特放在萨腾之上一样。为了这些心灵、身体或外在的好处,人们何必崇拜或祈祷那一大群神呢?我不能全部列举,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能一个一个分清楚人类细小的好处,把这些当成一个一个的神来崇拜。但他们完全可以崇拜一个幸福女神,她会赐给所有这些好处,事半功倍,人们不必再找别的神来趋吉避凶。为什么他们疲倦(fessus)时求女神弗索尼亚(Fessonia),御(depellendos)敌时求女神佩罗尼亚(Pellonia),生病吃药时求阿波罗或埃斯科勒庇俄斯,或者在更大的危险中同时求这两个?他们在田地里清除蒺藜(spinas),不需要男神斯宾嫩斯(Spiniensis);为了防止露水(robigo),也不必求女神茹毕格(Robigo)。只要一个幸福女神降临保护我们,要么没有坏事,要么很容易驱除坏事。我们现在谈论幸福和德性两个女神。如果幸福是对德性的报偿,那就不是女神,而是上帝的赏赐;但如果她是女神,为什么不说她也赐予德性?因为,获得德性本身不就是很大的幸福吗?

22. 瓦罗为自己能把崇拜诸神的知识传达给罗马人而感到光荣,这些知识是什么呢

瓦罗不仅提到了罗马人崇拜的所有那些神,而且提到了属于他们的事情。他宣称这些神可以给他的同胞们带来巨大的好处,而这些好处在哪儿呢?他说,要是知道一个当医生的人的名字和相貌,却不知

道他是医生,那毫无用处。他说,如果你只知道埃斯科勒庇俄斯是神,而不知道他能带来健康,不知道你该向他祈求什么,那也没用。他还用了另外的类比来说这个问题。如果有人不知道谁是铁匠,谁是面包师,谁是泥瓦匠,不知道该向谁求助需要的东西,该让谁帮忙,谁是领导,谁是老师,那就不仅无法活得好,而且根本就没法活。因此,他强调,不必怀疑,对神的知识要有用,必须要知道每个神在什么事情上有力量、职权和能力。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找谁,向谁祈祷,就不会像丑角一样,向利伯尔[64]要水,向水中的仙女(Lymphis)要酒。”[65]这真是有用啊!如果他能告诉人们真理,告诉人们创造了所有好处的唯一的真正上帝,引导人们去崇拜他,那谁不该感谢他呢?

23. 罗马人虽然尊敬很多神,但长期以来,并不用神的尊荣来崇拜幸福女神,虽然她自己就足以代表所有的神了

23.1 回到原来的问题,如果他们的书籍和仪式都是真的,真有幸福女神,那为什么不让她单独受崇拜呢?她不是可以赐福给所有人,很容易让人快乐幸福吗?谁希求的不是获得幸福?在经历了罗马人的那么多领袖之后,为什么直到卢库鲁斯(Lucullus)[66]才建立神殿来崇拜这么重要的女神?罗慕洛那么渴望建立幸福的罗马城,为什么他不把这个女神的神庙建得最好?他不必什么事都祈求另外那些神,因为如果幸福女神降临,他就什么也不缺了。如果这个女神不眷顾他,那他首先就无法成为国王,更不会像人们认为的那里,后来成为一个神。他为什么设立了罗马那些神:雅努斯、朱庇特、马尔斯、匹库斯(Picus)、法乌努斯(Faunus)、台伯利努斯(Tiberinus)、赫拉克勒斯,和别的很多呢?塔提乌斯增加了萨腾、欧皮斯、日神、月神、伏尔坎、光神,还增加了很多别的,包括女神克罗阿琪娜。怎么就忘了幸福女神

---

[64] 利伯尔,参见本书4:11。

[65]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20(仅见于奥古斯丁)。

[66] 卢修斯·李西纽斯·卢库鲁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罗马将军,于公元前74年任执政官,是个巨富,在与米特拉达提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他创建了对幸福女神的崇拜。与22:8中的卢库鲁斯不是同一个人。

呢？为什么在努马的那些男神女神中也没有她？是因为他在所有那一大群神中看不到她？国王霍斯提利乌斯如果知道或崇拜这个女神，那他当然就不会引进“害怕”和“恐怖”这两个可怕的神来崇拜了。因为如果幸福女神在，那么所有的害怕和恐惧就都留不下来，不要说崇拜，他们早就逃之夭夭了。

23.2 罗马帝国变得幅员辽阔，却仍然没有人敬拜幸福女神，这是为什么呢？也许就是因为这帝国变得更广阔了，却没有变得更幸福？而在没有真正虔诚的地方，怎么会有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虔诚就是对真正的上帝的崇拜，而不是对那些伪神的崇拜。他们不过是鬼怪。就在幸福女神已经名列众神之后，还是爆发了城邦内战这样的巨大不幸。或者可以说，幸福女神是那么令人讨厌，她出场那么晚，人们不是要荣耀她，而是把她请来羞辱她。所以她是和普里阿普斯、克罗阿琪娜、害怕、恐怖、发烧等神一起被崇拜的，而这些神根本不配得到崇拜，反而是崇拜者的罪行。

23.3 最后，如果人们愿意让那么伟大的女神和如此一群无比下流的神一起得到崇拜，为什么她不会得到比别的神更高贵的崇拜？幸福女神为什么不和十二主神（di Consentes）一起在广场里[67]（据说，这些神是和朱庇特议事的亲信）[68]，也不和罗马人所谓的“精选者”（Selectos）在一起呢？[69] 她应该有一座选址高贵、建筑华美的辉煌的神殿。难道不该比朱庇特自己的好一些吗？不是幸福女神给了朱庇特王位吗？朱庇特当了王，该感到幸福。幸福女神其实比王的权力还大。无疑，人们很容易发现有害怕自己当国王的人，但是我们不会发现不愿

---

[67] 罗马的政治中心，即广场（forum）里有十二主神像，包括朱诺、维斯塔、密涅瓦、刻列斯、狄安娜、维纳斯、马尔斯、墨丘利、朱庇特、涅普顿。参见瓦罗，《论拉丁语言》，8:70 以下；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2。

[68] 阿诺庇乌斯，《反异教》，3:40。

[69]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16；本书 6:3；7:2。[译按]所谓“精选诸神”，就是主要的神，比上述十二主神更多的、罗马人比较熟悉的神。“精选”固然不是完美的译法，但我们必须保留原文中“选”的意思。德尔图良在《反异教》和《护教篇》中，以及奥古斯丁在本书 7:2 中，都专门分析和批判了“选”的含意。但又不可译为“拣选”，因为这个词的基督教色彩太强了。

意幸福的人。如果有一块地方可以为幸福女神造一座更大更辉煌的神殿，而那个地方已经被别的神殿或别的神占据了，人们用鸟占或别的人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询问诸神，看谁愿意把地方让给幸福女神；恐怕就是朱庇特都会让位，于是幸福女神，而不是朱庇特会在卡匹托利山占据最高的位置。不会有人抗拒幸福女神，除非有谁愿意不幸福，而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被问及，朱庇特根本不会做另外三个神（马尔斯、特尔米努斯、优文塔斯）对他做的事——他们根本不愿意把地方让给自己的上司和王。他们的书里记载说，在国王塔昆想要修建卡匹托利山的时候，那个被认为更尊贵和更合适的位子被别的神占据了，他不敢随便违背诸神的意志，也坚信所有的神会愿意让位给自己的伟大领袖。因为在修建卡匹托利山的地方有很多神，于是他通过神鸟占卜，问那些神是否愿意给朱庇特让位；结果除了我们说的三个神（马尔斯、特尔米努斯、优文塔斯）之外，所有的神都愿意让位；于是卡匹托利山就这样建造了：那三个神也在里面，但他们的存在被巧妙地掩盖了，博学的人都很难发现他们[70]。但是朱庇特不会像特尔米努斯、马尔斯和优文塔斯看不起他那样看不起幸福女神。至于那些不肯给朱庇特让位的神，他们也会给幸福女神让位，因为是她使朱庇特当了王。他们如果不让位，也不是表达了鄙视，而是他们愿意待在幸福女神的殿里，不愿待在自己的地方，而离开幸福女神。

23.4 这样，如果幸福女神待在最辉煌和最高的地方，公民们就明白，所有那些好的目的都可以在那里求得帮助。于是，自然本身就会说服他们，所有那些轻浮的神都要被抛弃，只有幸福女神得到崇拜，只有她接受祈祷，那些寻求幸福的市民总是光顾这一个神殿。没有人不愿意幸福，所以以前大家从别的神那里祈求的东西，而今都要从她这里得到。人们从任何一个神那里想接受的不就是幸福，或者他们认为属于幸福的东西吗？所以，如果幸福女神有权决定眷顾哪个人（如果她是女神，那就应该有这个权力），那么祈求别的神的人是多么傻

---

[70] 李维，《罗马史》，1:55；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1:1.7.7—9；奥维德，《宴饮》，2:667。奥古斯丁此处的讲法综合了几个版本。

呀。因为你明明可以在她这里得到。所以人们应该荣耀这个女神超过别的神，给她尊贵的位置。我们从他们的作者中读到[71]，古代罗马人崇拜一个我不知道的苏马努斯（Summanus）胜过朱庇特。前者据说掌管夜间的雷电，后者和白昼的雷电相关。但后来朱庇特的神殿修建得辉煌壮丽，尊贵堂皇，朝圣者络绎不绝，但我们却很难找到苏马努斯的名字，因为人们听不到他了，很少有人记得读到过他。但如果幸福不是女神（确实不是），那她就是上帝的一项权能。人们应该寻求上帝，上帝会给予幸福。他们应该离开那一大群有害的伪神，那些追随他们的人是愚蠢轻妄的人。他们把上帝的赐予当作了神，固执而高傲地追求上帝的赐予，其实是冒犯了上帝。把幸福当女神崇拜的人抛弃了幸福的给予者——上帝，他们一定难逃不幸。想吃面包的人不向有面包的人求取，却舔吃画着面包的画，那他一定陷入饥饿。

24. 异教徒把神的赐予和诸神一起崇拜，他们用什么道理来辩护

不过，他们的道理还是应该探讨的。他们说："难道我们的祖先那么愚蠢，会不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赐予，而不是神吗？"[72]但是，他们知道，除非有神慷慨地给予，否则这些东西谁也得不到。他们不知道那些神的名字，于是按照他们认为是诸神给的事物的名字来称呼诸神，只是有时候把那些词稍加改动。比如从战争（bellum）有了贝罗娜（Bellona）的名字，而不是贝罗姆（Bellum）；从摇篮（cunis），就有了库尼娜（Cunina），而不是库娜（Cuna）；从庄稼地（segetes），就有了赛格提亚（Segetia），而不是赛格特（Segetes）；从水果（pomum），就有了婆墨娜（Pomona），而不是婆墨姆（Pomum）；从牛（bos），就有了布伯娜（Bubona），而不是伯斯（Bos）。有时候他们又不改动那些词，就会直接用那个词命名，比如他们会说能够给人们财富的是钱财女神（Pecunia），但他们并不认为财富本身就是女神。于是德性女神给予德性，荣耀女神

---

[71] 瓦罗，《论拉丁语言》，5：74；奥维德，《宴饮》，6：731—732；普林尼，《自然史》，2：52。

[72] 西塞罗，《论神性》，3：16.40；3：20.51；塞涅卡，《书信》，65：7.12。

给予荣耀，和谐女神给予和谐，胜利女神给予胜利。他们说，当他们说幸福是女神的时候，并不是说幸福本身，而是那个给予幸福的女神。

25. 他们不知道应该崇拜的唯一上帝的名字，但感到了他是幸福的给予者

谈到了这些道理，我们要说服我们想说服的人，只要他们的心肠没有变得太顽固，就容易多了。人性的软弱认识到，幸福必须依靠某个神的给予。那些崇拜以朱庇特为王的多神的人们也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给予幸福的神的名字，于是就想用所给予的事物本身，来称呼那个他们认为给予了这些事物的神。这足以证明，他们所崇拜的朱庇特不能给予幸福，而是别的什么神给予的，他们把这个神称为幸福女神，崇拜她。我由此证明，他们相信，幸福是一个他们不知道的神给予的；只有这一个神值得祈祷，只有他值得崇拜，只有他是足够的。那乱哄哄的无数鬼怪都应该被放弃；不满足于这个神的赐予的，这个神的权能也不会让他满足。我的意思是，上帝是幸福的给予者，对于那些不满足于接受上帝的幸福的人，上帝也不会让他人的崇拜得到满足。凡是满足于幸福的，都该服侍唯一的上帝，这幸福的赐予者，除此之外人们没有什么更该向往的。这个神不是他们称作朱庇特的那一个。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朱庇特是幸福的给予者，他们就不会崇拜别的男神或女神，求那个所谓的幸福女神给予幸福了。他们也不会认为该崇拜那个作恶多端的朱庇特。他们听说，朱庇特和有夫之妇通奸，无耻地勾引和蹂躏美丽的孩童。

26. 那些戏剧表演，是诸神要求他们的崇拜者们用作自己的庆典的

但是西塞罗说："荷马虚构了这些故事，把人事转换成神，但我宁愿把神事转换给我们。"[73]诗人创作了神的罪行，确实让这个严肃的人不悦。在那戏剧表演中，这些故事被讲述、吟咏、表演，用来展示神的

[73] 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1:26.65；奥古斯丁，《忏悔录》，1:16.25。

荣耀，最博学的人还把这些列在圣事之数，这是为什么？西塞罗这么呼号，并不是为攻击诗人的虚构，而是攻击他的祖先的制度，但他的祖先不该这样呼号吗："我们做了什么？诸神要求这样展示自己的荣耀，这样蛮横地命令，宣称我们如果不给就要降下灾难；谁忽视了他们，他们会最严厉地报复；人们修正了这种忽视，他们就表现得很高兴。"在他们的高尚而神奇的事迹中，我来说一个。据说提图斯·拉丁尼乌斯，罗马的一个农民，是个家主，他在睡梦中得到神谕，叫他告诉元老院，要罗马人重新举办表演，因为在表演的第一天，他们曾下令当众处决一个犯人，但是诸神观看表演是为了找乐子的，很不喜欢这难受的法令。第二天，那个梦见神谕的人不敢遵旨去做，结果第二个晚上同样的神谕以更严厉的口气向他传达，由于他还是不干，他失去了儿子。第三个晚上神谕说，如果他还不做，他就会面临更重的惩罚。他还是不敢做，于是得了一场可怕的大病。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把事情告诉了地方官，然后坐着担架，被抬到了元老院。他说出了梦中的神谕，立即恢复了健康，可以徒步离开了。元老院被这个奇迹惊呆了，于是筹集了四倍的款子重办表演[74]。人们屈服于邪恶的鬼怪，在暴力胁迫下，为这种神做表演，这种表演凡是正直的人都会认为是下流的。除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75]，获得神恩，不能脱离他们的统治。哪个头脑清醒的人看不出来？在那些表演当中，神的罪行是用诗的形式一遍遍表述的，元老院是因为神的要求才下令重办这些表演的。在这些表演当中，最下流的演员们歌唱、表演和取悦于那个破坏廉耻的朱庇特。如果这些是编造的，他应该震怒；如果他反而喜欢自己的虚构的罪行，当他受到崇拜时，人们所崇拜的不是魔鬼是什么？一个普通的罗马人都不会喜欢这些表演，而朱庇特竟比他还可怜，难道这样一个神能够建立、扩张、保存罗马吗？人们以毫无幸福的方式崇拜的神，难道会赐予幸福？而人们若不这样崇拜他，他又会更毫无幸福地大发雷霆。

---

[74] 李维，《罗马史》，2:36；西塞罗，《论占卜》，1:26，55；马可罗比乌斯(Ambrocsius Theodosius Macrobius)，《萨腾节会饮》(Saturnalia Convivia)，1:11，13。

[75] 《罗马书》，7:25。

27. 大祭司斯凯夫拉谈到，有三种神

据说[76]，最博学的大祭司斯凯夫拉[77]提到，神有三个传承系统：一个是诗人的，一个是哲学家的，第三个是城邦领袖的[78]。他说第一种是琐碎无用的，因为虚构了神的很多下流故事；第二种也与城邦抵触，因为有些教条很空洞，有些教条人民知道了甚至是有害的。那些空洞的教条没有什么大的妨碍，有经验的法官常说："空洞之物无害。"但是那传播开来就对大众有害的是什么呢？他说："赫拉克勒斯、埃斯科勒庇俄斯、卡斯托尔(Castor)、波鲁克斯(Polluces)，这些都不是神；学者们说他们曾经是人，死后从人变成了神。"那还有什么呢？"城邦没有那些神的真正塑像；真正的神是没有性别，没有年龄，没有确定的肢体的。"大祭司不想让人民知道这些，因为他们不认为[79]那些神是虚假的。他认为那些骗人的宗教对城邦有益。瓦罗自己在他讨论神事的书里面也毫不怀疑地说了同样的观点[80]。多么辉煌的宗教啊！软弱的人们为求解脱逃到这里，但是当他们探寻解脱的真理的时候，却要认为受骗是有益的。为什么斯凯夫拉唾弃诗人创造的那种神，他的书里也有所论述？因为说诸神无法和好人相比，这当然是污蔑了神。他们中有的偷盗，有的奸淫，还有的说和做一些下流和荒唐的事。三个女神为美丽竞争奖品，维纳斯获胜，两个失败者就毁灭了特洛伊；朱庇特为了勾引女人，把自己变成了牛和天鹅；凡人娶了女神；萨腾吞下了自己的孩子。凡是能想象出的奇迹和罪过，不论距离神性有多远，无一不能在诗人的作品中找到。啊，最高的大祭司斯凯夫拉，如果你能够，取消那表演吧。警告人民，不要把这样的尊荣来献给不朽的神。否则，如

---

[76] 应当是据瓦罗说。参考本书6:5以下。

[77] 参考本书3:28。

[78] 详见本书6:5.1以下。

[79] [译按]这里的"认为"在各个版本中有所不同，是putant，putat，或computat，因而影响到理解，究竟是大祭司认为这不是假的，还是人民。如果是putant，那就一定是人民认为。但即使是后面两个，也可能是人民，因为populos也可以是单数的人民。而且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这里应当是人民。

[80]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17；阿诺庇乌斯，《反异教》，7:1。

果他们愿意崇拜神的罪行，他们也会高兴地模仿诸神。也许人民会这样回答你："大祭司，是你带给我们这些的。"是你在诸神的要求下举办这些的，那你就问那些神，能否不再命令人们表演这些了。如果这些是坏的，那就冒犯了神的威严，人们不该相信。而如果人们虚构那些故事又不受惩罚，对神的冒犯应该更大。但是他们听不见你，他们是鬼怪，他们传授狡黠，耽于下流。如果这些是虚构的，他们不但不认为那是对他们的伤害，若是这些不在庆典中表演，他们反而认为是不可忍受的伤害。如果你请朱庇特来反对他们，你可是撞上了大冤家，他的罪行在戏剧中表演得最多。如果你把上帝称为朱庇特，认为他是统治和管理整个世界的神，那你就是大大冒犯了上帝——因为你认为，要把他和那些神一起崇拜，把他当作诸神之王。

28. 对诸神的崇拜是否帮助罗马人得到和扩张了王国

这些尊荣看上去愉悦了神，其实是用来控诉了他们。他们为那些虚构的罪行而高兴，比为真实的讲述而快乐，是更大的罪。而这些神根本无法扩张和保存罗马帝国。如果能够，那他们应该给希腊人更大的赐予，因为希腊人更是以这种仪式，即戏剧表演，来表达对神的荣耀和崇敬。他们虽然看到了诗人诋毁诸神，却并没有禁止诗人对人做这样的中伤，而是给他们自由，他们只要愿意，就可以说任何人的坏话。他们并不认为那些演员是下流的，演员们反而会享有尊荣和光辉的荣耀。罗马人即使不崇拜金神，还是会有金钱；即使他们不崇拜银神和他的父亲铜神，他们还会有银币和铜钱；如此等等，不赘举。而如果真正的上帝不愿意，他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王国；如果他们藐视或鄙弃那众多的伪神，以真诚的信仰和道德来认识和崇拜唯一的上帝，那他们在此世就会拥有一个更好的王国，不论疆界有多大。而不论他们现在是否拥有王国，此世之后，他们都会拥有永恒的国。

29. 一次鸟占好像表明了罗马王国的强大和稳定，但这是虚假的

我不久前提到，马尔斯、特尔米努斯、优文塔斯不愿意把位置让给

诸神之王朱庇特[81]，他们说，这里所显示的是完美的鸟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这鸟占表明，马尔斯的民族，即罗马，向谁也不让出她占有的土地；因为有特尔米努斯神，谁也不能动摇罗马的疆界；因为有优文塔斯女神，谁也不能剥夺罗马的青春。那么，让他们来看看，他们的诸神之王，他们的王国的给予者，在这个鸟占里，却被当成了对手，三个神不向他屈服反而是件美事。如果这都是真的，他们就根本不必害怕了。如果这些神不愿意向朱庇特让步，他们也不会承认诸神向基督让步了[82]。帝国的疆域确实保持了不变，但诸神向基督让步了，不仅让出了神殿中的座位，甚至让出了信仰者的心灵。但是早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早在我们引用的著作撰写之前，哪怕就是在塔昆王的治下，就在这鸟占发生之后不久，罗马军队就几次战败逃散，可见，优文塔斯女神不会让位给朱庇特这事，纯粹是虚假的鸟占；随后，马尔斯的民族也被高卢人战胜和洗劫，而且就发生在罗马城；而帝国也曾被汉尼拔攻下很多城市，帝国的疆域变成了狭窄的走廊。于是那美丽的鸟占化为泡影，那顽固地抗拒朱庇特的，不是什么神，而是鬼怪。不让步是一回事，而赢回所让的步是另一回事。后来哈德良（Hadrianus）[83]按自己的意愿更改了帝国东部的疆界。他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三个高贵的行省让给了波斯帝国[84]，疆界之神特尔米努斯据说是掌管罗马的疆界的，他通过最完美的鸟占不向朱庇特让步，但是看上去却更惧怕人王哈德良，而不是神王朱庇特。当然，我提到的这三

---

[81] 见本卷23:3。

[82] [译按]这几句话的前后关系有些含糊。Dyson的翻译大大改变了几句话的顺序，变成了“如果鸟占是真的，那些不向朱庇特让步的神当然也不会向基督让步；他们也不必害怕，要承认诸神已经让步了”。Dods的译本没有调整顺序，但也有类似的理解倾向。虽然这样的理解意思顺了一些，但恐怕未必完全符合奥古斯丁的原意。我认为，说“他们不必害怕”不只是说关于向基督让步一事，而且还可以理解为，罗马的疆域和青春不会被动摇，从而不必害怕。我现在的译法，参考了服部英次郎的日译本，保留原来的句序，从两个方面理解“害怕”都可以。

[83] 普布利乌斯·爱里乌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罗马皇帝（公元117年—138年在位）。他即位后做的一件事，就是放弃前任皇帝在东面征服的土地，将幼发拉底河重新划为帝国的东部疆界。

[84] 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8:3；8:6。

个行省后来又收复了。但就凭我自己的记忆，我也记得特尔米努斯出让过的土地。朱利安(Julianus)[85]对诸神的神谕过于迷信，甚至极为鲁莽地命令焚烧那些装粮草的舰船。随后军粮匮乏，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被敌人杀死。主将死后，军队陷入绝境，被敌人从四面包围，混乱中无法逃脱，只好签订合约，割让帝国的土地，这份合约今天还有效，虽然造成的损失没有哈德良带来的那么大，但还是很可观。看来，特尔米努斯神不向朱庇特让步的鸟占是空洞的，他先是因哈德良的意志，随后又因为朱利安的愚鲁和约维安(Jovianus)的紧急状态[86]让步[87]。罗马人中更有理智、更严肃的人看出了这些，但是无力反对城邦的习俗，必须向鬼怪们完成仪式。他们也许感到这是虚妄的，却还是认为，应该把本来只能归于上帝的宗教信仰，给予在唯一真正上帝的指导和指挥之下形成的事物的自然，就像使徒所说："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88]只有靠了这真正的上帝所赐予的必要的帮助，人们才被赋予真正的圣洁和虔诚，他们为真正的宗教而死，在生民中荡涤那些伪神。

30. 即使他们的崇拜者，也承认他们感觉到异教诸神的特点

西塞罗虽执掌鸟占，却嘲讽鸟占，指责人们通过大小乌鸦的叫声来规范自己的生活[89]。但他是个学园派，认为什么事情都不确定，在这些事情上当然没有什么权威。他在《神性论》的第二卷里安排了一个对话者昆图斯·卢西利乌斯·巴尔布斯(Quintus Lucilius Balbus)。巴尔布斯说迷信来自事物的自然，或说有其物理学和哲学的根源，但是他对设置神像和那些神话的意见不以为然，这样说："你没看到吗，这些事情使理性脱离了好的和有用的物理学考察，而转向假的和虚构

---

[85] 伏拉维乌斯·克劳迪乌斯·朱利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罗马皇帝(公元361年—363年在位)。他背离了基督教，并迫害基督徒，所以被基督教称为"叛教者"。

[86] 伏拉维乌斯·约维安(Flavius Jovianus)是朱利安的继任(公元363年—364年在位)，363年，在朱利安死后的紧急中被军队推为皇帝。他决定与波斯人讲和割地。

[87] 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10:16.2;10:17.1；奥罗修斯，《历史》，7:30—31。

[88] 《罗马书》，1:25。

[89] 西塞罗，《论占卜》，2:33—37。

的神？这制造了虚伪的意见、混乱的错误和婆婆妈妈的迷信。我们知道这些神的相貌、年龄、衣着、装饰，还有谱系、婚配、亲族，所有那些和人类的弱点相似的东西。他们的心灵也受搅扰；我们甚至可以接受神的贪欲、疾病、愤怒。按照神话里讲的，诸神那里还不乏战争和厮杀；不仅像荷马说的那样，不同的神帮助相互敌对的不同军队，甚至自己也打仗，像与提坦和巨人的战争。讲述或相信这些都是最愚蠢的事，其中充满虚妄、无比轻浮。"[90]看看吧，为异教的神辩护的这个人是怎么说的。然后，巴尔布斯一边说这些属于迷信，一边讲述了真正的宗教，按斯多亚学说，这些宗教是值得讲授的："不仅哲学家，就是我们的祖先也区分了宗教和迷信。那些整日祈祷和献祭，请求自己的孩子活得比自己长(superstite)的人，应该被称为迷信的(superstitiosi)。"[91]谁不会理解他要做什么呢？他不敢攻击城邦的习俗，于是赞美祖先的宗教，再把这种宗教同迷信分开，但是无论如何又不能做到。虽说那些整天祈祷和献祭的人被祖先称为迷信，但不正是这些祖先设置了诸神各自不同的塑像、年龄和衣着，还有谱系、婚配、亲族，这些他讨厌的东西吗？当巴尔布斯责备那些迷信的人的时候，他也把祖先牵扯进了这些罪过，正是他们设置了神像，进行崇拜。他也把自己牵扯了进来：不论他怎样雄辩地把自己从那些人中解脱出来，他还是必须尊敬这些偶像；他在对话中言之凿凿，却不敢在群众集会中说一个不字。让我们基督徒感谢我主上帝，不是像他们争辩的那样感谢天地，而是感谢创造了天地的那一个。上帝通过基督最崇高的受辱(humilitas)，通过使徒们的宣讲，通过殉道士为真理而死、与真理共生的信仰，不仅在虔诚的人们心中，而且在迷信者的殿堂，让他们自由地侍奉上帝。巴尔布斯那么吞吞吐吐而无法真正斥责的迷信[92]，就这样被破除了。

---

[90] 西塞罗，《论神性》，2:28.70；荷马，《伊利亚特》，20:67以下。

[91] 西塞罗，《论神性》，2:28.71—72。西塞罗认为迷信一词(superstitio)来自超过(supersto)。不过，这种语源学考察并不为人们接受。拉克唐修，《神圣原理》(*Institutione Divinae*)，4:28中就有系统的批驳。

[92] [译按]Balbus这个词在拉丁语里是口吃、孩子气地说话的意思。奥古斯丁用他的名字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31. 瓦罗虽然无法达到对真正上帝的认识，但是他批驳民众的信念，认为应该崇拜唯一的上帝

31.1 瓦罗又如何呢？他认为戏剧表演也是神事，这让我们失望，虽然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判断。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他在很多地方鼓励人们崇拜诸神，但他还是坦白说，他追随罗马城设置的信仰不是出于自己的判断。他毫不迟疑地坦白，如果要重新建城，他会敬神，但要根据自然的形态命名诸神。但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古老的民族中，他必须接受从古代传下来的神的名字和历史上的称谓，他说他写作和研究的目的还是让大众崇拜那些神，而不是鄙视他们。这个最睿智的人用这些话足以表明，他根本不能揭示全部真相，否则不仅他自己看不起这些，甚至大众也会鄙视诸神，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他自己在另外一处谈到宗教的时候明确说，有很多真理，不仅大众不知道更有益，而且，有些虚假的事，让人们这么认为更好，因此，希腊人才关上门秘密地、一声不出地做他们的仪式。他要不是这么说，人们会怀疑我在瞎编。所以，他这里表达了智慧的人的全部观点，城邦和人民就是用这观点统治的。但这个骗术可让那些邪恶的鬼怪太高兴了，因为他们把骗人者和被骗者都控制住了。除非上帝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恩，否则他们逃不出鬼怪的统治。

31.2 还是这个最睿智最博学的作者说，在他看来，只有那些相信神是世界的灵魂，通过运动和理性掌管世界的人们，才是认识了神是什么的人。虽然由此并不能证明他掌握了真理（真正的上帝并不是灵魂，而是灵魂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但是，如果他能自由地对抗流俗的偏见，他就会承认并且劝说别人崇拜唯一的上帝，相信上帝靠运动和理性统治世界。在这一点上，他那里只还剩一个问题：他说上帝是世界的灵魂，而没有说是灵魂的创造者。他说，古代罗马人长达一百七十年的敬神是不拜偶像的。他说："如果这能够保持，对神的观念就更纯洁了。"[93]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引了几个例子，包括犹太民族；在

---

[93]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14（仅见于奥古斯丁）。

结论的部分他毫不迟疑地说，最早设置了诸神的偶像的民族，城邦里的敬畏没有了，增加了错误[94]。他明智地判断出，用偶像这种笨重的东西，诸神就很容易变得被鄙视。他没有说“流传错误”，而是说“增加错误”。他是想让人们认为，就是在没有偶像之前，也有错误了。他说，只有相信上帝是掌管世界的灵魂的人们，才是认识上帝是什么的人，认为不崇拜偶像的宗教更纯洁一些。谁看不出来这和真理相当接近了呢？如果他能反对那么古老的一个错误，他当然要相信唯一的上帝统治世界，知道不应该靠拜偶像来信仰。他和真理这么接近，就容易再前进一步，同意灵魂是运动的，而体会到只有不动的自然，也就是创造了灵魂的那一个，才是真正的上帝。既然如此，当这样的人在他们的书里说多神崇拜是可笑的时候，他们是被上帝隐秘的意志推动着承认的，而不是因为他们主动要说服人们。我们引用这些作为见证，是为了反驳那些人，他们不愿意承认那些鬼怪做了多少坏事，他们有多么险恶。而倾洒圣血那一次的牺牲，还有我们得到的圣灵赐福，正是要把我们救出这巨大的邪恶的力量。

32. 各族的君主们愿意他们的臣民永保虚假的宗教，究竟是为了什么用处

他还谈到，在诸神起源的问题上，人民更愿意听从诗人的说法，而不愿意听从自然哲学家的说法；因此他们的祖先古代罗马人相信神有性别，会生儿育女，承认他们有婚姻。看来，这样的信仰出现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明智的和智慧的人要用这样的宗教欺骗人民，他们不仅崇拜，而且要模仿鬼怪，鬼怪最大的欲望就是欺骗。鬼怪们如果不用骗术来骗人，就没办法控制人民。同样，当了君主的人(不是正义的君主，而是像鬼怪那样的君主)虽然知道这些是虚妄的，但还是要以宗教的名义说服人们相信这是真的，就同样可以把人们更牢地束缚在公民社会，也就可以把他们变成臣民来统治。软弱而没有教养的人，哪一个可以逃脱城邦君主和鬼怪的双重骗局呢？

---

[94] 见本书4:9。

33. 真正的上帝的判断和力量规划了所有的国王和王国持续的时间

因此，上帝是幸福的创造者和赐予者，因为他是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他能同时给予好人和坏人地上的国。他不是胡乱或偶然做的(因为他是上帝，不是命运女神福图娜)，而是根据事物与时间的秩序，这秩序对我们而言是隐秘的，对他而言却是最明确的；不过他又不是因为受控于时间的秩序而为它服务，而是作为主人统治和节制时间：他只给好人真正的幸福。奴隶中有些能拥有幸福有些不能，统治者中有些能拥有幸福有些不拥有；但是在那个生命中一切都将完成，那里没有人是奴隶。好人和坏人都会得到他给的地上的国，虽然他的崇拜者的心灵还像孩童般天真的时候，就认识到他给的这礼物(地上的国)并不伟大。这是《旧约》中的圣事，即地上的应许和赐予，其中暗示了《新约》。虽然这些没有明说，但即使那时候，属灵的人也理解，尘世的事物象征着永恒，在上帝的赐予中有着真正的幸福。

34. 犹太人的王国，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建立和保存的，只要犹太人仍在真正的宗教里，这个国就存在

我们应该知道，哪怕是地上的好(那些不能想象出更大的好的人只追逐这些)，也是服从于唯一的上帝的权柄的，而不取决于过去罗马人认为应该崇拜的众多的伪神。上帝把他在埃及的一小撮选民成倍增加，然后通过奇妙的神迹救出他们。他们中的女人们并没有呼叫鲁西娜女神就能分娩，以神奇的方式繁衍后代，整个民族不可置信地增长着。当时，埃及人迫害他们，想要杀害所有的婴儿，是上帝亲自从埃及人手中救了他们，并保存了他们。他们吃奶的时候也没有呼唤鲁米娜女神，使用摇篮也没有呼唤库尼娜女神，吃饭饮水没有呼唤爱杜卡和婆提娜，抚养儿童也没有呼唤掌管儿童的神，没有婚姻诸神也结了婚，没有普里阿普斯也可以和配偶交合[95]；没有呼唤海神涅普顿，大海

[95] 关于上述诸神，均见本卷第 11 章。

却为他们分开，让他们通过，在敌人追来的时候海水又滚了回来，淹没了敌人。他们接受了天上的吗哪，却没有留下一个叫吗尼亚(Mannia)的女神；他们没有崇拜林中或水中的仙女，却在口渴的时候喝到石头中流出的水。他们发动战争也没有那么疯狂地祭祀马尔斯和贝罗娜，他们的征伐却并非没有胜利。但他们把这当作上帝的保佑，不是什么女神。没有赛格提亚女神也有庄稼，没有布伯娜女神也有牛，蜂蜜(mella)也不需要梅罗娜(Mellona)女神，水果不需要婆墨娜女神。总之，罗马人认为通过祈祷那一大群伪神得到的，他们只从唯一真正的上帝那里接受，而且更加幸福。他们若不是对他犯了罪，因为不敬的好奇心像魔术一样引诱他们，陷入对其他的神和偶像的崇拜，后来杀害了基督，他们的国仍然会保留，虽然并不更广阔，却比罗马人更幸福。而今他们遍布各地和各个民族，这是唯一的真正上帝的神意。凡是伪神的偶像、祭坛、圣林和神殿都要被推翻，他们的祭祀都要被禁止，从犹太人的经书里我们看到，这早就被先知预言了；我们所读到的这些，一点也不能当成虚构。后面要说的，都在下一卷里，这卷已经很长，应该打住了。

上帝之城卷五

[本卷提要]奥古斯丁首先谈到关于命运的意见，反驳那些想把罗马帝国的强大和扩张归因于命运的人。他在上一卷里已经证明，不能把这些归给那些伪神。然后他谈到了上帝的前知问题，证明，这和我们意志的自由抉择并不冲突。随后，他讨论了古代罗马人的道德，在什么意义上是因为他们的品德，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上帝的判断，真正的上帝开拓了这个帝国；虽然他们不崇拜上帝，上帝还会帮助他们。他最后讲到，什么才算基督徒皇帝的幸福[1]。

前　言[2]

我们已经证明，幸福就是获得所有人们欲求的东西，不是女神，而

[1] [译按]本卷继续反驳古典宗教的主题，特别是第四卷末尾的幸福主题，但其内容显得相对复杂些和理论化一些。拉丁版的"本卷提要"概括得相当恰当。在这里，奥古斯丁是从基督教的角度重新看待古典的一些理论问题。本卷后半部分的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区分是整卷的基调。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奥古斯丁详细讨论了命运、神意、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些讨论应当结合《论意志的自由抉择》和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讨论看待。在后半部分，奥古斯丁处理了罗马的道德和皇帝的幸福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讨论的目的，并不是否定古典价值，而是在上帝之城面前，把这些价值相对化。

[2] [译按]本书中某几卷前的前言都是奥古斯丁自己加的，往往是意在强调。本卷的前言主要回顾上一卷的幸福主题，然后带读者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

是上帝的赐予。凡是不能使人幸福的，人们都不能当作神来崇拜。如果幸福是女神，她就应该有所说的这个特点，才能得到崇拜。即使是不好、因而也不幸福的人，他们所得到的一些福泽，也只能是上帝赐予的。我们要看，为什么上帝还是想让罗马帝国那么广大长久？他们所崇拜的那一大群神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对此已说了很多，在恰当的地方，我们会继续讨论。

1. 罗马帝国和所有王国崛起的原因，不是偶然的，也不在于星座的位置

罗马帝国的强大，不是像有些人的观点或意见认为的，是偶然的或命定的[③]。那些说是偶然的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原因，或不是因为遵循什么理性的秩序发生的；那些说是命定的人认为，这根本和上帝的或人的意志无关，是因为某种必然秩序而发生的[④]。人类王国的建立依赖上帝的神意。把这归给命运的人，如果他是用"命运"之名来称呼上帝的意志或力量，那让他保留观点，但修正语言。如果有人问他所说的命运是什么，他为什么起先不说他后来要说的同样的东西呢？人们听到这个词，按照一般用词的习惯，总是把它理解为，在人们出生或受孕的时候星座位置所具有的力量。有人认为这和上帝的意志无关[⑤]，有人认为这就取决于上帝的意志[⑥]。那些认为星座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或是我们拥有的好事和遭受的坏事，而同上帝意志无关的人，应该从所有人的耳边走开，不仅是那些信仰真正的宗教的人，而且愿意崇拜任何神，哪怕是伪神的人，也不应该听。这个

---

③ 西塞罗，《论占卜》，2:47。

④ 普鲁塔克，《论命运》(*De fato*)8—9；马尼利乌斯(Manilius)，《天文学》(*Astronomica*)，3:43—101；奥古斯丁，《论鬼怪的占卜》(*De Divinatione Daemonum*)。

⑤ 荷马，《伊利亚特》，21:82；《奥德赛》，3:226；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8:27；9:7；西塞罗，《论命运》，17:40；卢克莱修，《物性论》，2:217—224；奥维德，《变形记》，9:434；马尼利乌斯，《天文学》，4:14—22；塞涅卡，《论神意》，(*De providentia*)，5:8；奥古斯丁，《〈诗篇〉解》，140:10。

⑥ 柏拉图，《蒂迈欧篇》，41d—e；《理想国》，617b—d；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95b:31 以下；盖留斯，《阿提卡之夜》，7:2.3；普鲁塔克，《论命运》，4:570b；普罗提诺，《九章集》，2:3.7—8。

意见说的不过就是，神完全不该受崇拜，也不该受祈祷。但我们现在的论述反对的不是有这些观念的人，而是那些攻击基督宗教为他们所谓的神辩护的人。还有人认为，星座的位置决定了人们的性格禀性、好坏善恶，而这一决定关系又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星星是从至高的上主的力量中获得了能力，从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判断，那他们就大大冒犯了天堂。他们认为天上有最清醒的元老院和最辉煌的法庭，是那里命令人们犯下现在这些罪行，而如果地上的那个城发出这样的命令，整个人类都应该灭绝。因为上帝是星星和人类的共同主宰，如果这样把必然性归给天体，还留给上帝对人类事务作什么判断？或者他们承认星座是从至高的上帝那里接受能力的，但不认为星座有自己的抉择(arbitrium)[7]，而是认为它们只是传达上帝的所有命令，让人们完成必须完成的？本来认为那些事情是星星的意志已经不当，难道竟认为它们出自上帝自己？也许可以说星座更多是指示而不是做到了这些，它们在哪个位置，就揭示了某种未来，而不是创造了未来。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学问可不平庸[8]。但星相学家[9]一般不说“火星在哪个位置就指示着谋杀”这类的话，而说“导致谋杀”[10]。我们姑且承认，这只是由于他们言不及义；他们要说出自己在星座处在某个位置时发现的事情，本可以按照哲学家预言的方法，说得更准确些。但是他们从来不能说，在孪生子的生活中，和他们有关的行为、事件、职业、技艺、荣耀，其他和人的生命有关的东西，还有他们的死亡，为什么都非常不同。他们出生的时间差距极小，完全是在一次性交的时候同时授精受孕的。但在这些事上，一些完全陌生的人和他们比他们之间更相似。

---

⑦ [译按]arbitrium是奥古斯丁自由意志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习惯上被理解为“选择”。但它所强调的并不是在不同的选项中选，而是强调其作决定的意思。因此，我们不按传统的译法，而译为“抉择”。

⑧ 普罗提诺，《九章集》2:3.7;3:1.6。

⑨ 拉丁文 mathematicus 既指数学家，也指星相学家。

⑩ 普罗提诺，《九章集》，2:3.6。

2. 孪生子的健康中的相同和不同

西塞罗说，最杰出的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11]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有两个兄弟同时生病，同时变得严重，同时痊愈，他怀疑这是孪生子[12]。斯多亚学派的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13]研究天文学很深，认为他们受孕和出生在同一个星座下[14]。所以，医生认为和同样的身体健康状况相关的事情，研究天文学的这个哲学家认为，是由于受孕和出生时同一星座的力量和位置。在这个问题上，医生所讲的好像更可接受和可相信。他说在父母性交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状态会影响到怀孕时胎儿最初的状况，随后，他们同时在母体里成长，出生的时候健康情况相当；随后，他们在同一个家庭里，被同样的食物喂大，按照医学，空气、地点、水质都会影响身体的好坏，甚至相似的锻炼也使体格相似，在得病的时候，甚至也是同样的时间和相似的原因导致的。至于把同样的疾病归于受孕或出生的时候天体或星座的位置，真是我闻所未闻的怪说法。在同一片天空下，大地的同一个区域里，有那么多人在同一时间受孕和出生，却分属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性情，遭遇不同的事情。我们知道，孪生子不仅有不同的行为，旅行过不同地方，而且会得真正不同的疾病。在我看来，希波克拉底诉诸理性说，不同的营养和锻炼不仅来自身体的特点，而且来自心灵的意志，从而会导致不同的疾病。至于波西多尼乌斯或别的认为星座决定命运的人，如果他不是想愚弄那些一无所知、毫无常识的人，而对此还能有个说法，我会很惊讶。也许他们会说，孪生子出生的时候有极小的间隔，于是天上对出生时辰的记录(就是他们所谓的“星相”)就有微小的区别。占星术只能靠每个人出生的时辰来决定巨大的区别，这种区别要么过

---

⑪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希腊医生，据说最早使医学成为一门系统的技艺。他在埃斯科勒庇俄斯的神龛下建了一所医学校。

⑫ 在现存的西塞罗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都找不到这一说法。或许在西塞罗《论命运》已经佚失的部分中。

⑬ 波西多尼乌斯，希腊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约卒于公元前50年)，斯多亚哲学家，西塞罗的老师。他对于斯多亚主义的发展影响很大，但只有残篇传世。

⑭ 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2；《论神性》，1；《论责任》，3。

小，无法解释孪生子在意志、行为、道德、际遇等方面的巨大不同，要么过大，不足以解释孪生子在出身贵贱上的相同[15]。如果一个孩子生了之后，另外一个也很快生了，两个完全在同一个部分的星相，我会认为他们将完全一样，但这样的孪生子根本找不到；但是如果生得过慢，两个分属不同部分的星相，我会以为他们有不同的父母，但这对于孪生子是不可能的。

3. 关于孪生子的问题，星相学家尼基底乌斯从转动的陶工轮子得出了一个说法

即使举出那个关于陶工的轮子的著名例子也没用。那是尼基底乌斯(Nigidius)[16]在被这个问题困惑时给出的回答，他因此被称为“陶工”。他尽全力转动陶工轮子，在转动当中迅速地把某种黑色液体两次点在同一个地方[17]；在轮子停止转动以后，他发现，轮子边缘的两个标记距离并不小。他说：“鉴于天体运行的速度，即使一个孩子在另一个之后很快出生，就像轮子被点了两次那样，在天上也是很大的空间；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孪生子之间在道德和际遇上不同的原因。”这种虚构的说法比轮子上的黑点还要脆弱。如果天上的距离那么大，以致孪生子中有一个有遗传的特征，而另外一个没有，但这距离却不能靠星座来认识，那么，为什么对于别的那不是孪生子的，星相学家在观察他们的星座的时候，敢于宣布这谁也不能理解的秘密，归因于出生的那一刻？如果别的人出生时的时间差别更大，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事；而孪生子出生的时间之间相距很短，影响的事情很小，是人们一般不咨询星相学家的事(谁会咨询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外出，什么时候吃早饭呢？)。但既然我们可以在疾病、事业、际遇等方面找到孪生子之间那么多那么大的不同，他们的说法怎么成立呢？

---

[15] 马尼利乌斯，《天文学》2：826—835；3：537—547；普罗提诺，《九章集》，2：3.1。

[16] 普布利乌斯·尼基底乌斯·斐古鲁斯(Publius Nigidius Figulus)，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天文学家，与瓦罗同时代，西塞罗的朋友。他著有语法、神学、科学方面的多种著作，享有盛名。但只有残篇传世。他支持庞培，于公元前45年死于流放中。

[17] 卢坎，《法萨利亚》，1：639。

4. 以扫和雅各是孪生子，但他们的道德和行事都有很大不同

若以名人为例，在远古的先祖那里，就记载着以扫和雅各这对孪生子，他们出生时前后接续，后面的一个抓着前面一个的脚跟[18]。但是他们的生活和道德却区别极大，行事完全不同，父母对他们的爱也很不同，这距离使彼此之间成为仇敌。他们不会说，这种区别不过相当于一个坐着时另一个走路，一个睡觉时另一个清醒，一个说话时另一个沉默；这些区别涉及的是微乎其微的不同，那些记录每个人出生时的星座构成的人都不能把握，也就不能咨询星相学家。但孪生子中一个当了佣工，另外一个则没有；一个得到母亲的疼爱，另外一个没有；一个丧失了人们珍视的巨大荣耀，另外一个获得了荣耀。他们在娶妻、生子、钱财等方面区别巨大。如果这些只和孪生子出生时间的微小区别相关，不能归于星相，为什么在考察别人的星相时他们却又说能够？如果他们这么说是因为微小的区别难以掌握，而他们只能研究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时间差别，那么陶工轮子的故事又有什么意义？除非是把那些心如陶土的人投到转轮之中，否则谁会相信星相学家不是在胡说八道？

5. 星相学家怎样从事虚妄的科学

而那两个同时病重、同时痊愈的兄弟又如何呢？希波克拉底通过医学考察怀疑他们是孪生子。他们的生病是因为在身体素质方面相似，这不是足够反驳那些想把这归于星相的人吗？既然他们不可能同时出生，他们为什么又同时生同样的病，而不是像出生时那样一先一后生病呢？或者，如果他们出生时候的差异不能导致得病时间的差异，人们为什么又认为，出生时间的不同却又导致了别的事情上的不同呢？他们在不同时间出生，会让他们在不同时间旅行，在不同时间娶妻，在不同时间生子，以及种种别的不同，但是为什么同样的原因却

---

[18] 《创世记》，25:26："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奥古斯丁，《论基督教信仰》(*De doctrina Christiana*)，2:22。

不能导致他们不同时间得病？如果出生时的时间差异改变了星相，导致了别的事情上的不同，那为什么受孕时间的相同还保持在生病的相同上呢？或者，如果说，疾病是由受孕的时间决定的，而别的事情是由出生时间决定的，那他们就不能仅仅根据对出生时星相的研究告诉孪生子中的某一个他何时生病，除非也考察受孕时的星相。如果他们不用考察受孕时的星相而预知疾病，是因为这是由出生的时刻决定的，他们如何解释，孪生子中的那个在某一时间出生的孩子什么时候得病，而那个不在这同一时间出生的却也在那个时候得病呢？如果孪生子的出生时间距离很大，因此各自所属的星座不同，他们的星相会差别很大，从而在这些力量能影响到的所有关键地方都不同[19]，甚至有不同的命运，那么，我就问，既然两个孩子同时受孕，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或者，如果两个在同一时间受孕的人，出生后有不同的命运，为什么在同一时间出生的两个人的生死命运不会不同呢？如果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受孕却不妨碍他们一前一后出生，为什么两个人同时出生，却会妨碍他们一前一后死去呢？如果同一时间受孕的人在子宫中还会有诸多变数，为什么同一时间出生的人还不能在地上有诸多变数呢？这样，是不是这样的技艺，或者更好地说，这种虚妄的伪造，全该瓦解了？为什么在同一时间、同一时刻、同一天空下、同一个地方受孕的人有不同的命运，导致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出生，而同一时间、同一时刻、同一天空下的同一地方、不同的母亲所生的人就不能有不同的命运，就不能走向不同的生死之路？难道说受孕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命运，只有出生时才有命运？那他们又为什么说，如果能发现受孕的时间，他们的预言可以准确许多？因此就有不止一个人说，一个智者选择时间与妻子交媾，这样就生出了神奇的孩子。正是因此，那个伟大的星相学家兼哲学家波西多尼乌斯针对同时生病的孪生子说，他们一定是同时出生和同时受孕的。他要加上受孕，就是为了防止人们说，虽然知道他们一定是同时受孕的，他们却不是同时出生的；于是，关于他们同时得

---

⑲ 马尼利乌斯，《天文学》，2:150—787，788—970。

同样的病这一点，他不想把同样的身体素质说成可能的原因，而是说与星座同样的关系导致了他们同样的健康状况。如果受孕有那么大力量，以致带来相同的命运，那么出生的差异就不该改变命运了。或者，如果孪生子不同的出生时间改变了命运，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命运的改变更多理解为出生的时间不同呢？如果出生顺序可以改变受孕时已确定的命运，为什么活人的意志不能改变出生时确定的命运呢？

6. 不同性别的孪生子

在同一时间同一时刻受孕的孪生子中，本来是同样的星座决定了同样的命运，为什么会一个是男，一个是女呢？我们知道有的孪生子性别不同，尽管同时存活下来，同时成年；尽管双方除了性别不同，相貌却极为相似，但是生活的走向和安排却很不一样，特别是在那些男女之间必然不同的事情上，比如男人会参军服役，离家远游，而女人守在故土，不离家园。更有甚者，男人娶妻成家，女人成了圣贞女；男人子息成群，女人一生不嫁。如果这样还相信星相决定命运，真是难以置信；但如果认为这是人的意志和上帝的赐予所致，却没什么奇怪了。星相学有很大的力量吗？我已经足以证明它根本不是了。不过他们还是说，不管怎样，在出生的问题上星相学有价值，那在受孕问题上就没有了？很明显，一次交媾会使女人受孕，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她一旦怀孕就一定不会再次受孕；这样，孪生子一定是同时受孕的。或者，难道是因为出生时的星相不同，其中一个生出来就变成了男的，另一个就变成了女的？如果说星星只是影响了身体的差异，这并不怎么荒谬，因为我们看到太阳的升降伴随着年时的变幻，月亮的圆缺对应着海胆、贝类、诡奇的海潮的消长。但却不能说心灵的意志变迁也受制于星座的位置；而今这些人想把我们的行动都用这个来规定，我们要问，他们这样做，岂不是使自己的理性和身体都冲突了吗？还有什么比性别更与身体相关呢？而即使在星座同样的构成下，受孕的孪生子都可能有两个性别。两个孩子共同受孕时本来是相同的星座，但星座的构成不会使妹妹和哥哥有不同的性别；而出生那一刻的星座位置可以把妹妹变成圣贞女，和哥哥那么不同。还有什么比这么说或这么相

信更荒谬的呢？

7. 为娶妻、种地、播种择日

另外，有谁认为，能够选择日子做什么事，来创造新的命运吗？我们说过的那个人，看来生时注定没有神奇的儿子，而要生个让人看不起的儿子，于是这个博学的人就选择日辰和妻子交媾。这样，这个人获得了本来没有的命运，开始有了出生时没有注定的命运。真是愚蠢之至呀！人们择日娶妻；那我相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不择日娶妻，那就可能是不好的日子，会婚姻不幸。那么，星座在出生时决定的命运怎么办呢？人们通过选择日子改变了本来不能改变的命运，那他们自己确定的命运难道不能被别的力量改变吗？然后，如果只有人而不是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受制于星座，为什么他们也要选择合适的日子来种植葡萄、树木、庄稼，还选择别的日子驯服牲畜、放出雄性牲畜和母马母牛交配，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或者，如果他们要选日子做这些事是因为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星座构成控制着地上所有的物体，包括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那让他们看，在同一时刻，有无数的生物出生、滋长、开端，而它们却有那么不同的结局。小孩都会因此明白，星相学家的观念是可笑的。谁会那么愚蠢，以致胆敢说所有的树木、花草、野兽、龙蛇、鸟类、鱼虾、虫蚁都在各自不同的时刻出生？不过确实有人爱用不会说话的动物的星座来试探星相学家的技艺。他们在家里已经仔细观察了这些动物的出生。星相学家考察了星座后说，那个时候出生的不是人，而是牲畜。人们认为这样的星相学家超过其他的。他们甚至敢说出这是什么样的牲畜，是产毛的，是运货的，是犁地的，还是看家的。人们还用狗的命运来试探他，结果他的回答获得了巨大的崇拜的欢呼。有人愚蠢地认为，当人出生的时候，别的动物就不能出生了，那片天空下连苍蝇都不在那时出生了。因为如果他们承认苍蝇会出生，按这个逻辑推演，那就会逐渐从苍蝇推导到骆驼与大象。他们也不愿意认为，当择日在农田里播种的时候，很多庄稼同时种在地上，它们会同时发芽、拔节、吐穗、结子、成熟；不过我还要说，一株庄稼上结的果实虽然同时播种和发芽，有些却因霉菌而被毁，有些

被鸟儿啄去，还有些被人拔去。那么，他们在看到这种不同的结果的时候，还怎么说是由于星座的不同呢？或者他们会反悔，不再为这些东西选择日子，否认它们和天体有关，说只有人是受制于星座的，上帝在地上只给了人意志自由。经过考察所有这些，我们可以不无理由地认为，虽然星相学家作出了那么奇异的正确的回答，这种诡秘的本能都不属于好的精灵，这些精灵关心的是虚假的和害人的意见，是要把星星决定命运的说法灌输到人的心志，并且强化这种观念。他们的奇迹不是来自记录和观察星相的技艺，根本没有这种技艺。

8. 有些人所谓的命运，指的不是星星的位置，而是依赖上帝的意志的因果链

有人所谓的"命运"，不是决定人们的受孕、出生、开端的星星的构成，而是所有的关系和一系列因果链，这个因果链使得一切是其所是。不过，我们不必投入过多的精力和力量来争辩这个词，他们毕竟把因果的顺序和链条归给最高的上帝的意志和力量，他被最好和最真实地认为[20]，所有事情在发生之前，他都已知道，他也不会让什么东西不受他的约束；一切力量来自他，虽然一切意志并不都来自他。只有上帝的最高意志，他们可以称为命运，而他的力量穿越一切事物，不可阻挡。这可以由下面的诗句证明，如果我没有错，这是安奈乌斯·塞涅卡写的："至高的父和青天之上的主，引领我们，到你愿意的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追随。我在渴盼着：但如果你不愿意，我还是会在叹息中跟着你，忍受罪恶，做好人该做的事情。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牵着走。"[21]非常明显，这诗里最后所说的命运，不过就是他前面说的至高的父的意志；他说他准备好了遵从，要做愿意的人被领着走，而不当不愿意的人被牵着走；因为"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牵着走。"荷马也有诗句与此对应，西塞罗把它译成了拉丁

---

⑳ [译按]"被最好和最真实地认为"确实不是很顺畅的中文说法。但奥古斯丁这里的意思，一方面可以是说这个意见是最好和最真实的，另外也可以说在这个意见中，上帝是最好和最真实的。别的译法很难传达这两层意思。因此我们保留这个蹩脚的译法。

㉑ 塞涅卡，《书信》，107：11。

文："人们就是这样的心志，随着人神之父朱庇特遣来大地的不同的光。"[22]一个诗人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权威；不过，西塞罗说，斯多亚学派喜欢借荷马的这句诗来谈命运的力量，这里谈的不是那些诗人的，而是哲学家的意见。那些争论命运是什么的人，在引用这句诗的时候，把他们对命运的感觉最明确地讲了出来，他们说，命运涉及的关系链来自他们所谓的朱庇特，他们认为的最高的神。

9. 论上帝的前知和人的自由意志，批评西塞罗的定义

9.1 西塞罗为了反驳这种观点，认为如不先否定占卜，就无力对抗对手[23]。为了对抗他们，他否认对未来的知识，全力证明无论是人是神都没有这种知识，没有什么事是可以预言的。于是他一方面否认上帝的前知，一方面用虚妄的论辩来否定一切先知，不仅把那最容易驳倒的神谕否定了，也要驳倒比光还明亮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说服人们。在驳斥那些星相学家的虚构的时候，他的说法占了上风，因为这些说法确实是自我毁灭和自我否定的。但是那认为星相预兆了命运的人，比认为根本没有对未来的前知的人，却更可以容忍得多。一方面承认上帝存在，另一方面却否定他对未来的前知，这是最明显的疯话。他既然如此看，就甚至要说圣经里谈到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24]但是他毕竟没有亲口说这话。他还是看到，这样会是恶劣和不敬的。所以他在所著的《论神性》当中，让科塔(Cotta)在这一点上反驳斯多亚派，但又倾向于为斯多亚派辩护的卢西利乌斯·巴尔布斯，而不赞同认为不存在神性(naturam divinam)的科塔[25]。在《论占卜》中，他又亲自最明确地反对对未来的前知[26]。看起来，他这么说是为了防止承认命运而毁坏自由意志。他认为，如果承认有对未来的知

---

[22] 荷马，《奥德赛》，18：136，依据王焕生译本。但奥古斯丁用的西塞罗的译本(可能见于《论命运》中佚失的部分)与希腊原文不同。故此处按照奥古斯丁的版本有改动。

[23] 西塞罗，《论占卜》，2。

[24] 《诗篇》，14：1。

[25] 西塞罗，《论神性》，1：6. 15；2：67. 168；3：1. 1。

[26] 西塞罗，《论占卜》，2：48—54。

识，从而就会推导出，命运也不能否定了。但是不管他们有多么拐弯抹角的哲学争论和辩难，我们为了承认有最高的真正的上帝，就要承认他的意志、最高的能力和他的前知；我们不该因为他提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一切都不会落在他的前知之外，从而害怕自己不能按照意志，做按意志想做的事。西塞罗怕这一点，所以攻击前知，而斯多亚派也一样，他们说没有什么是必然发生的，虽然承认一切都是命运决定的[27]。

9.2 西塞罗到底为什么那么怕对未来的前知，以致要依靠这样蹩脚的语言来反驳呢？显然是因为，如果以为未来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前知，一切就都会按照前知的顺序发生；如果它们都按顺序发生，上帝前知的事物都会按照确定的顺序发生；如果事物的顺序是确定的，那么因果次序也是确定的；因为如果没有事先的动力因，什么也不会发生。如果因果次序是确定的，一切都是其所是，他说："一切按照命运是其所是。"如果是这样，那什么都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也就没有意志的抉择了。他说[28]："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人类生活整个就毁了，颁布法律没有用，批评和赞美都没用，责怪和鼓励都可以休矣，也就没有什么确定的正义来奖善罚恶了。"[29]正是为了不要把人事变成这样卑微、荒谬和不可救药，所以他才不愿有对未来的前知；他迫使宗教的心灵走到这样一个路口，必须在二者中选择一种：要么是什么事情都在我们的意志控制下，要么是有对未来的前知。他认为两者不可能同时成立，只要肯定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必遭否弃；如果我们选择了对未来的前知，那么意志抉择就被否弃；如果我们选择意志抉择，对未来的前知就被否弃。这个伟大而博学的人，对人生有丰富和深刻的思考，他在二者之中选择了意志的自由抉择(liberum voluntatis arbitrium)；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否定了对未来的前知。于是，他因为想让人变得自由，却让人变得渎神了。但是，宗教的心灵会同时选择二者，认可二

---

[27] 西塞罗，《论命运》，18:41。

[28] 西塞罗，《论占卜》，2:49。

[29] 西塞罗，《论命运》，17:40。

者，通过信仰和虔诚来实现二者。怎样办到呢？他问。因为如果有对未来的前知，就会推导出，万物都相互联结，最后会推导出，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意志掌握中。如果有什么在我们的意志掌握中，那么我们会一步步往回推导，直到得出结论：没有对未来的前知。往回推导的整个过程如下：如果有意志的抉择，那么万事都不取决于命运；如果万事不取决于命运，就没有完全确定的因果顺序；如果没有什么确定的因果顺序，那么上帝前知的事物的顺序就不是确定的（这些事情除非在先有动力因，否则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上帝前知的确定的事物顺序，万事就不会按照他预先知道的发生；如果一切不按照他预见的那样发生，他说，那么上帝对未来的万事就不会有前知[30]。

9.3 针对这渎神的和不敬的大胆说法，我们说上帝能够在一切发生之前就知道，同时也强调我们靠意志做事，每个人如果不是靠意志，是不会去做他所感到和知道的事的。我们不说万事都取决于命运，我们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取决于命运：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命运的，指的是每个人受孕或出生的时候星座的构成。而这是一个荒唐的词，我们证明了它没有力量。我们并不否定因果顺序，上帝的意志在这顺序里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我们也不把这种顺序称为命运，除非我们把他们所说的“命运”（fatum）理解为“说”（fando），就是“言说”的意思；我们无法否认在圣经中写下的内容：“上帝说了一次，这两件事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上帝。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31]这里说的“上帝说了一次”，我们就理解为所说的是不可变化的，都是不容更改的，他对未来一切的知识都是不可更改的，包括他要做的一切。如果“命运”这个词不是被习惯理解为别的意思，按照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把上帝的“言说”称为命运——但人们习惯用的那个意思是我们不愿人心朝向的。而这并不能推导出，因为上帝已经确定了所有的因果顺序，所以什么都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的抉择。我们的意志本身就在因果顺序当中，所以对上帝而言是确定

---

[30] 西塞罗，《论占卜》，2:51—53。

[31] 《诗篇》，62:11—12。其中第一句和合本作“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

的,包含在他的前知之中。就是因为上帝能预先知道万事万物的原因,因此他也不会忽视我们的意志在这些原因当中的位置,他会前知到,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的行为的原因。

9.4 那个西塞罗承认,如果不是先有动力因,什么也不会发生[32],在这个问题上,这就足以纠正他自己了。他说一切的发生都有原因,但是所有原因都不是命定的;因为也有偶然的原因,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来自意志的。但这有什么帮助呢?他只要承认,如果没有动力因,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这就足够了。有些原因据说是偶然的(fortuitae),命运一词就以此为词源(fortuna)。我们说这不是没有原因,而是原因没有显现。我们或者把这原因归为真正的上帝的意志,或者归为这种那种的精灵的意志。就是自然的原因,我们也不把它和上帝的意志分开,因为上帝是万物的作者和自然的创造者。而来自意志的原因,要么来自上帝的意志,要么来自天使的意志,或是人的、动物的意志;我所谓的动物意志[33],就是指那没有理性的动物根据自己的本性的趋利避害的倾向。我所说的天使的意志,或指好的天使,就是上帝的天使,或指坏的天使,我说的就是魔鬼的使者甚至鬼怪们自身。同样,我说的人也包括好人和坏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万事的动力因,都是意志的原因,这意志属于作为生命之灵气(spiritus)[34]的自然。所谓的"灵气",可以指空气或者风,但这是物质,不是生命的灵气。这样,给了万物生命的圣灵,是一切物质和被造的生灵的创造者,这就是上帝自身,是一个不被创造的圣灵。他的最高意志中包含的力量,帮助被造的生灵的意志,保佑好人,审判坏人,安排万事;给某些人力量,不给某些人力量。一切自然的这个创造者,也是一切力量的给予者,但他不给予一切意志。坏的意志不来自上帝,因为这是违背自然的,而自

---

[32] 西塞罗,《论命运》,10 以下。

[33] [译按]在《论意志的自由抉择》中,奥古斯丁是不承认动物有意志的。但在此处,他说动物也有意志。这里说的动物的意志,更多应该理解为一种比喻的说法,而不是作为善恶来源的自由意志。

[34] [译按]spiritus 可以指精灵、圣灵,也可以指呼吸、风。此处译为"灵气",因为包含这两方面。我们会根据语境分别翻译为"精灵"、"圣灵"、"灵性"、"生灵"、"气"等。

然来自于他。而大部分的物质服从于意志；有些服从于我们（也就是所有可朽的动物）的意志，而且较多服从于人的，较少服从于兽的；有些服从于天使的，但是一切都服从于上帝的最高意志。一切意志都服从于他，是因为人们除了他给予的之外毫无力量。所以，在事物的原因中，能因而无所因的，是上帝。其他的生灵能因而且有所因；所有被创造的生灵如此，特别是有理性的。而物质因，更多的有所因而不能因，因此不能归入动力因之列；它们能做的，都是有灵的意志通过它们做的。这样，我们的意志在这因果顺序中有很重要的地位，那又为什么说，上帝前知了、确定了因果顺序，就推导出，什么都不掌握在我们的意志中？西塞罗的对手说，因果顺序是命定的，或者说把这称为"命运"（我们不喜欢这个说法，特别是，人们习惯上理解的命运所描述的不是真实的事物）[35]。西塞罗在与他们辩论时，否定了一切的因果顺序是绝对确定的，否定了上帝有绝对明确的前知。但我们对这个观点的反对胜过斯多亚派的反对。西塞罗要么是否定了上帝——但他在《论神性》中借一个角色之口极力证明神的存在——要么虽然承认上帝，但否认他有对未来的前知，那么他说的就正是圣经里讲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36]如果没有对未来万事的前知，就不是上帝。上帝愿意并前知到人们的意志多么强大，那人们的意志就变得那么强大。这样，他们只要是强大的，他们的强大就非常确定；一切要做的事情都会一定做到；他知道人们会强大，知道人们会做到，而他的前知是不会落空的。因此，如果一定让我把命运的名字用在什么事上，我会说弱者的命运，就是强者的意志，因为前者被掌握在后者的力量中[37]。命运不是因果的顺序。斯多亚派以他们的词语用法，而不是一贯的用法，把

---

[35] 西塞罗，《论命运》，11：12。

[36] 《诗篇》，14：1。

[37] [译按]本卷这几章相当重要。一方面，它可以帮我们清理《论意志的自由抉择》中的相关说法。虽然两本书写作的时间相差很久，但奥古斯丁的基本说法并无大的变化。那些认为奥古斯丁晚年修正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说的观点，是过于简单了。另一方面，当奥古斯丁此处说弱者的命运就是强者的意志时，马基雅维利关于命运是个女人的著名比喻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典的命运观如何被基督教转化为了现代的命运观。

这个因果顺序称为命运，排除了我们的意志抉择。

10. 人们的意志是否受必然性的控制

10.1 我们不必像斯多亚派那样害怕必然性，他们因为那么害怕必然性，所以劳心费神地区分事物的不同原因，说某些原因使一些事物不依靠必然性，一些受制于必然性。对于他们不愿意受必然性控制的事物，他们置于我们的意志之下，就是因为，如果这些受制于必然性，我们就会失去自由。如果我们所谓的必然性，指的就是不在我们的力量掌握中的事情，而是即使我们不愿意也会发生的，就像死亡的必然性一样，那就很显然，我们的意志是不受制于这种必然性的，因为我们是靠这意志来正确或错误地活着。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愿意，就不会做。首先，意志本身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愿意，意志就存在；如果我们不愿意，意志就不存在。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就不是在愿意。而如果必然性被定义为：使某事必然如此或必然发生的原因，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怕失去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我们说上帝必然永生并且可以前知，我们不会把上帝的生命和上帝的前知置于必然性之下：我们说上帝不"能"死也不"能"犯错，他的力量并未因此而减弱。说这些是上帝不能的，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他"能"了，反而减弱了力量。虽然我们会正确地说他是万能的，但他还是不"能"死也不"能"犯错。说他万能，是因为他能做他想做的事，他不能遭受他不想做的事，如果他能发生这样的事，那他反而不是万能的了。恰恰因为他是万能的，所以他不能做某些事。同样，如果我们在运用意志时，是按照自由抉择来意愿，我们就说是必然的；我所说的这些虽然无疑是对的，但我们的自由抉择并不受制于一种取消自由的必然性。我们的意志就是存在的：一切我们按照意志想做的事，都会发生；如果我们不想做，就不发生。如果有人因为别人的意志，必须承受自己不愿意的，那还是一种意志在起作用；哪怕不是他的意志，毕竟是人的意志，而这都来自上帝的力量。如果人们的意志想做某事，但是无力做想做的事，那就是受到了更强大的意志的拦阻。这里的意志仍然是意志；这不是别人的意志，而是那个想这样做的人的意志，即使他不能完

成他想做的。人们如果承受那些违背其意志的事情，这不可归为人的、天使的或者随便哪种被造的生灵的意志，而更应该归于那给意志赋予力量的一个。

10.2 所以不能认为，因为上帝前知了我们意志中的未来，我们的意志中就什么也没有了：他既然前知了，那他就不会什么也前知不到。如果他能前知到我们的意志中对未来的想法，那他就是前知到了某些东西，而不是什么也没有前知到。可见，还是有些东西在我们的意志之中，虽然他能够前知到。因此我们就不能认为，为了保护上帝的前知，我们必须去掉意志的抉择，也不能为了保护意志的抉择（这样说是不符合神法的）而否定上帝对未来的前知；我们拥抱二者，二者我们都虔诚而真实地认可。对上帝的前知，我们要好好地信仰；对自由意志，我们靠它好好活着。但如果不好好信仰上帝，那就活得不好了。我们不能为了自由意志而否定他的前知，正是靠了他的保佑，我们现在是自由的，或将来是自由的。因此，法律、责罚、鼓励、赞美和谴责并不会就此变得无用：因为上帝前知了这些会发生，它们反而更有力，正像他会前知到的那样有力。上帝前知到，他会回赠那些祈祷者以福祉，祈祷者也要为得到这些而努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公平的。一个人要有罪，并不是因为上帝前知到他会有罪而有罪的：在他有罪的时候，无疑还是他自己犯了罪。而上帝的前知不会错，他前知到的不是宿命或时运的罪，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那个人自身会有罪。如果他不愿有罪，他也不会有罪。如果他不愿有罪，上帝连这个也是能前知的。

11. 论上帝的普世神意，他的法无所不包

上帝和他的圣言、圣灵是三位一体，是最高而真实的。万能的唯一上帝是一切灵魂和身体的创造者和制造者：只有参与到他之中才会幸福，真正的幸福而不是虚妄的幸福。上帝造出了人这种理性动物，由灵魂和身体构成。人有了罪以后，他不会允许人逍遥法外，也不会毫无悲悯之心地抛弃他。不论好人和坏人，他都赐给和石头一样的存在，赐给和树木一样可以繁衍的生命，赐给和牲畜一样的感性生命，赐

给和天使(而且只有天使)一样的理智生命。一切形态、一切物种、一切秩序来自于他;一切尺度、数目、重量都来自于他;自然中的一切来自于他,不论属于哪个物种,不论具有什么价值;各种形体的种子、各种种子的形体、种子和形体的运动都来自于他。他给予了肉体的起源、美好、健康、生殖繁衍、成员的特性、各部分的和谐;他给予无理性的灵魂以记忆、感觉、欲望;他给予有理性的灵魂的,还有心志、理智、意志;不仅天和地,不仅天使和人,甚至那微不足道的动物的内脏、小鸟的羽翼、植物的小花、树木的叶子,他都不会让它们的各个部分不和谐,会让它们和平相处。我们不可相信,人类的王国、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奴役,上帝不会让这些脱离他的神意之法。

12. 古罗马人没有崇拜真正的上帝,他们的什么道德使得上帝扶持了他们的帝国

12.1 我们来考察罗马人的道德。地上的王国都在上帝的力量掌握中,罗马人值得真正的上帝保佑扩张他们的帝国,这是为什么?我写作前面一卷,就是为了而今更能确定地讨论这一点,这些事情不是他们那些神的力量所及的,虽然罗马人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崇拜他们。在本卷至此的前几部分,我们已经清理了命运问题,就是为了让那些已经相信,崇拜他们那些神不可以扩张和保存罗马帝国的人,把这些归给最高上帝的意志,而不是归给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命运"。古罗马最早的人民和别的民族(除去希伯来这唯一一个例外)一样,都崇拜伪神,不给上帝而是给鬼怪献祭。但他们的历史学家还是不乏赞美地说:"他们渴望人们的赞美,但对金钱却挥霍无度。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限的声名,但财富则只限于他们用诚实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38]他们无比狂热地热爱这种光荣,为此而生,也毫不迟疑地为此而死。为了这一种巨大的欲望,他们克制了别的欲望。在他们看来,祖国受奴役是不光荣的,而统治和发号施令是光荣的,所以首先寻求自由,随后又渴望统治。所以,他们不能忍受国王的统治,"任命了

---

[38]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7:6。

两位权限为期一年的统治者"[39]，他们被称为执政官(consules)，因为他们要"执政"(consulendo)，而不是像国王称王或像霸主那样称霸[40]；不过，"国王"(rex)这个词好像更源于"导引"(regere)，而不是源于"王天下"(regnare)，"王国"(regnum)源自"王天下"，但如前所述，"国王"来自"导引"。这样，王制并不意味着一种王道教化或仁慈的执政，而意味着高傲的霸权。于是，国王塔昆被驱逐，执政官制度随后建立，还是那个历史学家这样赞美罗马人："城邦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人们满脑子的对光荣的渴望竟是如此强烈。"[41]正是对赞美的渴望和对光荣的欲求创造了那么多奇迹，这些在人的标准看来真是值得赞美的、光荣的。

12.2 这个撒路斯提乌斯赞美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和杰出的人物，马可·加图和盖乌斯·恺撒[42]，说长期以来共和国里没有德性高贵的人，但是在他的记忆中，这两个人却有着超群的德性，虽然品性不同。他赞美恺撒，说他渴望伟大的帝国、军队和新的战争，在那里德性可以熠熠生辉[43]。这些伟大人物的誓言中的德性，就是要向可怜的民族发动战争，让战争女神贝罗娜挥动血迹斑斑的鞭子[44]，这样他们的德性就在那里熠熠生辉了。这就是他们渴望赞美、欲求光荣的结果。首先是靠了对自由的爱，然后是对称霸的爱，以及对赞美和光荣的欲求，他们建树很多。即使他们当中杰出的诗人也为这两件事作证。维吉尔这样写道："鲍森纳命令罗马人接受被逐的国王塔昆，并发动大军压城；还有埃涅阿斯的后裔拿起武器为自由而冲杀。"[45]在那时候，不幸战死和自由地活着都是伟大的。但是就在获得自由之后，对光荣的欲求又膨胀了，自由本身已经微不足道，他们追求的是称霸。维吉尔让朱

[39]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6:7。
[40] 瓦罗，《论拉丁语言》，5:80；西塞罗，《共和篇》，1:26.42。
[41]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7:3，译文有改动。
[42] 此处的加图，指小加图。盖乌斯·恺撒，就是裘力斯·恺撒。
[43]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54。
[44]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8:703。
[45]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8:646—648。

庇特许诺说出的话，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凶狠的朱诺出于害怕，如今把沧海、大地和青天搅得疲乏不堪，她也将改变主意，和我一起爱抚这些世界的霸主，这个穿托袈袍的民族——罗马人。这是我的决定。岁月流转，将有这么一天来到，特洛伊的家族将臣服弗蒂亚和声名显赫的米刻奈，君临被征服的阿尔戈斯。"[46]在维吉尔笔下，朱庇特预言了未来的事情，但诗人其实是在回顾以前的事，玩味当前的事；我之所以提起这些，是为了表明，得到自由之后，罗马人也如此看重霸业，因而给予了很大的赞美。这个诗人钟爱罗马特有的称王称霸、发号施令、征服和屠杀人民的技艺，而不喜欢别的民族的技艺，说："我相信有的将塑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要用帝王之术王于万国，这才是你的技艺，开太平之道，宽恕臣服者，毁灭高傲者。"[47]

12.3 罗马人在尚未陷入贪欲之前，心灵与身体还没有因为聚敛和增加财富而疲敝，他们很熟练地运用这种技艺，但后来，他们道德腐化，劫掠悲惨的市民，让下流的演员挥霍。就在撒路斯提乌斯著书、维吉尔歌唱的时候，这些卑鄙的人发迹了，富裕了，他们不再用这种技艺，而是用阴谋和欺诈获得荣耀和光荣。于是撒路斯提乌斯写道："但是最初使人们的心灵受到促动的与其说是贪欲毋宁说是野心——野心确实是一种缺点，但是它还不算太违背道德。因为光荣(gloria)、荣耀(honor)和帝国(imperium)，这些是好人和卑劣的人同样热烈期望的，只是前者依道而行，但后者没有这些好的技艺，就靠狡诈和欺骗追求。"[48]这就是所谓"好的技艺"，就是通过德性，而不是欺诈和野心追求荣耀、光荣、帝国。好人和卑劣的人同样在追求；但是前者，也就是好

---

[46]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279—285。最后两句的意思是，特洛伊的后代终将征服阿伽门农的后代希腊人。

[47]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847—853。译文有改动。

[48]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11:1—2. 译文有改动。

人，依道而行。这个“道”就是德性，沿着它走，人们可以达到目的，也就是达到光荣、荣耀、帝国。罗马人喜欢这种追求方式，就是在他们诸神的神殿里都表示了出来。他们把德性之神(Virtus)和荣耀之神(Honor)的神庙建得最近[49]，把上帝的赐予当作神来崇拜。这样就能理解，他们所追求的德性是什么，他们的好人如何理解它：这当然就是荣耀；而坏人是不可能拥有这些的，虽然他们渴望拥有荣耀，所以坏人就运用邪恶之术来追求，就是狡诈和欺骗。

12.4 加图得到了更多赞美。关于他，撒路斯提乌斯是这样说的：“他越是不追求光荣，光荣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50]罗马人那么狂热地追求的光荣，其实就是人的意见中对别人的好评；但是德性比这更好些，因为德性不满足于人的见证，而是依靠自己的良知。所以使徒说：“我们的光荣，就是我们良知做的见证。”[51]他还在别处说：“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的光荣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52]光荣、荣耀、帝国，他们那么渴望，好人会以好的技艺追求，其实并不应该以德性为手段来追求；人们应该靠它们来追求德性。只有所追求的目的是人的善好(这是人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才会有真正的德性。这样，加图所追求的荣耀，他其实并不该追求。即使他不追求，城邦也应该因为他的德性而主动赐给他。

12.5 虽然据说恺撒和加图这两个罗马人有最高的德性，但是，加图的德性看起来比恺撒的远为接近真正的德性。他那个时代的城邦是怎样的，他之前时代的城邦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在加图自己的话里看到。他说：“不要以为我们的祖先是通过武装的力量才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变成伟大的共和国的。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会比他们的美好得多，因为我们的公民和联盟者的数目比他们的要大得多，更不用说武器和马匹了。使他们变得伟大的是

---

[49] 李维，《罗马史》，27:25。

[50]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54:6。

[51] 《歌林多后书》，1:12。和合本作“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知，见证……”

[52] 《加拉太书》，6:4，“他的光荣”和合本作“他所夸的”。

另一些我们根本没有的品质：国内方面是讲求实效的作风，对外是公平的统治和在商讨问题时光明磊落或毫不感情用事的一种独立不倚的精神。但我们却失掉了这些好的品质，而变得奢侈而又贪婪，公家贫困而私人却腰缠累累。我们以财富为荣并养成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风气。我们好坏不分，野心篡夺了功绩应得的一切报酬。难道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当你们每个人都在谋求自己的私利的时候，当你们在自己家中沉湎于享乐而不能自拔，并在这里受金钱或权势的摆布的时候，没有防御能力的共和国会受到攻击，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53]

12.6 听到了加图的（或撒路斯提乌斯的）这些话的人会认为，所有或大多数古代的罗马人是他所赞美的这样。但根本不是；否则，撒路斯提乌斯所写的，我们在本书的第二卷所引用的[54]，就不对了。撒路斯提乌斯在那里说，强者的不义，随后平民对贵族的骚乱，以及其他的动乱，从一开始就有了，国王被驱逐后也没有变得多好，只是由于对塔昆复辟的恐惧和与俄特鲁利亚的残酷战争，才有平等与节制的统治。然后，贵族们对平民实行奴役的统治，就像国王的时代那样虐待他们的生命与身体，掠夺土地，对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们发号施令[55]。由于一方想要称霸，另一方不愿被奴役，就出现了不和，这种不和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才结束，因为那时候对战争的恐惧开始再次降临，更大的忧虑把那些不安的心灵重新聚合起来，摆脱了这些搅扰，唤回了城中的和谐。有少数人自身品德很好，在他们的主持下有很大的建树；靠了这少数好人的远见，罗马忍受和消减了那些坏事，然后变得强大起来；但就是这位历史学家还说，他自己读到和听到了很多关于罗马人民在内政、军事、海洋、陆地上的丰功伟绩，他想找出，究竟是哪种品质使罗马人取得了这些成就[56]；他知道罗马人常常以少数人对抗敌人的大

---

[53]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52:19 以下。

[54] 见本书 2:18。

[55] 撒路斯提乌斯，《历史》（残篇），1:11。

[56]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53:2—4。

军，他知道他们过去曾以很有限的资源去同那些富裕的国王发动战争。在反复思考之后，他说，这完全是由少数公民的突出德性所成就的，这使得贫穷战胜了富足，少数战胜了多数。“但是当罗马给奢华与懒散所腐化之后，却是共和国本身因其伟大而在它的将领和长官问题很多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住。”[57]所以，加图所赞美的少数杰出人物的德性就是通向光荣、荣耀、帝国的真正道路，这就是德性本身。这就是加图所怀念的国内讲求实效的作风，那时候公家富足、私人勤俭。但是随后却道德腐败，堕入了相反的罪过，公家贫困而私人却腰缠累累[58]。

13. 对赞美的爱虽然是一种罪过，但被认为是德性，因为通过它，可以限制更大的罪过

东方王国长期以来气象恢弘，于是上帝也想扶植一个西方帝国。这个帝国虽然时间上晚一些，但其广阔伟大却更加恢弘。这个帝国中最伟大的人们为了荣耀、赞美和光荣，心系祖国，同时也为了给自己争得光荣，他们毫不迟疑地把祖国的安全置于自己的安全之前，因为热爱赞美这一种罪过，而避免了贪财和别的种种罪过。上帝把这个帝国交给了这些人，让她战胜别的很多民族中的巨大的坏事。但是，能认识到对赞美的热爱是罪过的人，看得更清楚些。诗人贺拉斯就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写道：“你因对赞美的热爱而膨胀，那么有些办法可以救你，再三诵读你的书，会让你放松。”[59]他在抒情诗中还谈到如何压制统治欲。他唱道：“能够驾驭意气的人，会拥有广阔的王国，胜过把利比亚和遥远的加德斯人连为一体，统治两个迦太基民族。”[60]如果谁不是靠圣灵所带来的虔诚的信仰和对理智之美的追求来驾驭下流的欲望，而是靠对人间的赞美和对光荣的欲望来节制，那还不是神圣的，只是

---

[57]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53:5。

[58]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52:21。

[59] 贺拉斯，《书信》，1:1.36—37。

[60] 贺拉斯，《歌集》，2:2.9—12。

较少下流而已[61]。就是西塞罗在写作《共和篇》的时候,他也没有掩盖这一点,他在那里谈到了对城邦领袖的教育,说要培养他的光荣感,随后他又回忆了他们的祖先通过对光荣的欲求所做的很多神奇而光荣的事[62]。这样,他们不仅不抗拒这种罪过,甚至认为这应当激励和加强,以为这对共和国是有益的。西塞罗在自己的哲学著作里也没有掩盖这种害人的想法,反而在光天化日下认可它。他谈到,人们要追求真正好的目的,而不是如风而逝的人间赞美,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情感:"荣耀增加才艺,所有人都因为对光荣的追求而进步,而总会抛弃那些他们谴责的东西。"[63]

14. 斩断对人间赞美的热爱,所有正义之人的光荣都在上帝那里

无疑,面对这样的欲望,与其投降不如抗拒。谁能超脱这污秽的世界,变得更干净些,就会和上帝更接近。在此生中,也许很难彻底把这污秽从心中清除,即使杰出优秀的心灵,也会不停地被诱惑。但让对正义的喜爱超过对光荣的欲求吧,那些"应该谴责的东西",哪怕是好的或正确的,人们都会抛弃,这样,对人间赞美的热爱也就会变得脸红,让位给对真理的爱。对光荣的欲求这种罪过极度敌视虔诚的信仰,如果它在人心里超过了对上帝的怕与爱,那就会像主说的那样:"你们互相受光荣,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光荣,怎能信我呢?"[64]对那些相信他、却不敢公开承认的人,福音书里说:"这是因他们爱人的光荣,过于爱上帝的光荣。"[65]圣使徒们都不会这么做;他们宣讲基督的名的地方,这些不仅遭到谴责(正如西塞罗前面说的,人们"总会抛弃

---

[61] [译按]此处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奥古斯丁如何从基督教的角度,把古典德性相对化。本卷这几章讨论荣耀、光荣、帝国的部分,与前面对命运与自由意志的讨论互为表里,充分体现了奥古斯丁对古典思想的有限度的赞许和充满欣赏的批判。读到这些批判时,我们尤其应该品味奥古斯丁对古典文明的多重态度。

[62] 西塞罗,《共和篇》,5:7.9。

[63] 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1:2.4。

[64] 《约翰福音》,5:44;"光荣",和合本作"荣耀"。

[65] 《约翰福音》,12:43;"光荣",和合本作"荣耀"。

那些他们谴责的东西”[66]），而且遭到最大的鄙视。他们坚守从他们那么好的导师、同时也是心志的医生那里听来的话：“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或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67]在咒骂和诬蔑当中，在最严酷的迫害和残忍的惩罚之中，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冒着人们的愤怒的谴责，宣讲对人类的拯救。靠了他们神圣的事迹、言词、生活，无论怎样顽固的心灵他们都战胜了，带来了正义的和平，巨大的光荣也随着他们走进了基督的教会里：他们不会停下来，以此为自己的德性的目的，而是把自己的光荣指向上帝的光荣，上帝的恩典使他们是其所是[68]，他们借助同样的火焰照亮他们关心的人的心，让他们也充满对上帝的爱，最后，上帝也使他们是其所是。他们的老师教导他们做好人，但并不是为了人间的光荣，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69]为了人们不把这句话错误地理解成，应该害怕取悦于人们，从而有意掩盖自己的好处，使自己不再有益于人，基督告诉人们，应该为什么目的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好处。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光荣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70]不是为了“叫他们看见”，也就是动机不是为了让他们转向你们，因为你们自身什么也不是，而应该是为了“将光荣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只有人们转向他，你才是其所是。殉道者追随使徒们，他们超越了斯凯夫拉[71]、库尔提乌斯[72]和德西乌斯[73]，因为他们的折磨不是自己招致的，而是别人施加的，因为他们有真正的德性，也就是真正的虔诚，也因为他们的人数数不胜数。但另外那些人住在地上之城，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地上王国，而不是天上王国的安全，为的不是

---

[66] 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1:2.4。

[67] 《马太福音》，10:33；《路加福音》，12:9。今本圣经都没有“或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68] 参考《歌林多前书》，15:10。

[69] 《马太福音》，6:1。

[70] 《马太福音》，5:16。

[71] 见本书 5:18。

[72] 见本书 4:20。

[73] 见本书 4:20。

永生，而是死亡相继的地上；那些希望自己死后还活在口头赞美中的人，他们热爱的不是光荣又是什么呢？

15. 上帝对罗马人的优良道德给了尘世的赐予

上帝赐予一些人永恒的生命，和他的圣天使一起住在他的天上之城，只有真正虔诚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团体。这些人将宗教服务，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 λατρεία，只奉献给唯一真正的上帝。上帝不会把这个赐给那些罗马人。但如果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也不把那个最辉煌的帝国的地上光荣给他们，那他就不会向他们那好的技艺（也就是他们用来为自己获得巨大的光荣的德性[virtutibus][74]）给以任何回报了。这些人为了得到人的光荣，也做了些好事，我主甚至也这样说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75]他们为了公共之事（re communi），也就是共和（re publica），不把自己的私事放在心上；能够为了国库（aerarius）[76]而抗拒贪欲，用自由的韬晦为祖国出谋画策，遵守祖国的法律而不越轨，没有有害的欲望；所有这一切是获得荣耀、帝国、光荣的真正道路；他们在几乎所有民族中得到荣耀，把罗马帝国的法律强加给很多民族，今天，在所有的民族中，罗马有最光荣的文字和历史，他们没有理由抱怨最高的、真正的上帝的正义。"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16. 论永恒之城里神圣公民得到的赏赐，罗马人的德性典范对他们也有用

但是那些圣徒得到的赏赐却与此极为不同，他们为了上帝的真理在此世忍受羞辱，而这是那些耽于尘世好处的人所厌恶的。那个城是永恒的；那里没有人出生，因为没有人死亡；那里有真正的足够的幸福，这幸福不是什么女神，而是上帝的赐予；在我们还在地上朝向它的美好旅行（peregrinantes）的时候，我们就从那城里得到信仰的保证；

---

[74] 也可译为"力量"。

[75] 《马太福音》，6：2。

[76] 萨腾神殿的一部分，被用为罗马的国库。

在那里，太阳升起来不再既照好人，也照坏人[77]，正义的太阳只会照耀好人；在那里，不必再费心费力地把仅有的私产交给国库，那里真理是公众所共有的财富。因此，上帝这么扩张罗马帝国和她的光荣，不仅是为了赏赐尘世的人们，而且也是为了上帝之城的那些尚在羁旅中的永恒公民。这样他们会努力而清醒地思考这些例子：如果地上之城的公民仅仅因为人间的光荣就会那么热爱地上之城，他们因为永恒的生命，又该怎样热爱天上的祖国？

17. 罗马人发动战争获得了什么好处，他们给被征服者带来了什么

17.1 至于这必朽的人生，日子屈指可数，转瞬即逝，那么，只要统治者不逼迫人们去做不敬和邪恶的事，终究要死去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统治之下，又有什么分别呢？罗马人靠杀人如麻的战争，征服了很多民族，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臣服者；除此之外，他们还造成了别的伤害吗？但如果这个能够靠自愿完成，他们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成功吗？但是那样就失去了我武维扬的光荣。罗马人强加给别人的那些法律，他们自己在生活中也不能不遵守。如果没有马尔斯和贝罗娜女神，胜利女神也不会光顾他们。无人打仗，也就没有征服，这样，罗马和别的民族不就处在同样的境况中吗？特别是，如果后来才完成的那最富恩典、最人道的一步早些完成——使所有和罗马帝国结盟的人被接受进罗马城邦，成为罗马公民，那么所有人都能享受当初少数人的权利；这样，那些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平民就要靠公家生活；罗马的好的管理者使得这些人自愿向共和国纳税，就胜过从被征服者那里榨取。

17.2 一些人征服，一些人被征服，除了人们那极端疯狂的光荣，我看不到这对于维护安全和好的道德（这些确实与人们的尊荣相关的东西）造成什么分别。为了这光荣，人们那巨大的欲望膨胀起来，狂热地发动战争，得到了自己的赏赐。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不是还要交税吗？别人不能学的知识，他们就可以学吗？不是在别的地区的很多元

[77] 《马太福音》，5:45。

老院成员连罗马都没有亲眼见过吗？不必那么狂傲，所有的人不都只是人吗？如果这时代虽然堕落，但还是使得好一些的人会有更多的荣耀，那也不该认为人间的荣耀多么伟大，因为它像轻烟一样，毫无重量。但即使在这事里面，我们还是得益于我主上帝的恩惠。让我们来看，那些因为德性而得以接受人间光荣这样的赏赐的人，他们会为了这光荣而鄙弃什么，忍受什么，压抑什么欲望；这样的考察会帮我们压制骄傲。比起我们被应许了王道的那个城，罗马差得太远了，就像天和地的差别、暂时的快乐和永生的差别、空洞的赞美和真实的光荣的差别、必朽者的团体和天使团体的差别，以及日月之光和创造日月者的光芒的差别。那么伟大的祖国的公民，如果为了进入天国做好事或者忍受坏事，他们根本不该认为自己做了多大的事。我们比较罗马人，他们为了自己已经拥有的这个地上之国做了那么多，受了那么多罪。我们特别应该看到赦罪的事。当年罗慕洛建造了收容所，聚集了一大批人，许诺只要他们参与建造罗马城，他们此前犯的罪都不再追究，这个正是上帝之城的预兆，那些即将进入永恒的祖国的人，他们的罪都赦了。

18. 罗马人为人间的光荣和地上之城做了这么多，基督徒因为热爱永恒的祖国所做的事，实在不该自夸

18.1 如果为了这暂时的地上之城，布鲁图斯能够杀死他的儿子[78]，那么为了永恒的天上的祖国，鄙弃世上的那些花言巧语，又算什么大不了的呢？上帝之城并没有强迫任何人这样做。上帝之城要求人们把为儿子聚敛和积攒的钱财捐助给穷人，或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信仰和正义放弃钱财。和这些相比，杀死儿子要难得多。地上的财物不能给我们或我们的儿子带来幸福，要么我们活着的时候就会失去，要么死后被我们不认识的人甚至我们不愿意的人所占有；但是上帝能让我们幸福，他是心志的真正财富。但是布鲁图斯，因为他杀了儿子，即使在赞美他的诗人看来，也是不幸福的。维吉尔说："他的几个儿子

[78] 李维，《罗马史》2，5；本书3：16。

发动新的战争，他为了美好的自由，咳，不幸啊，不得不把他们处死。不管后人怎样看待这事。"但是在随后的诗句里，维吉尔又安慰这不幸的人："他的爱国之心和求得美誉的强烈欲望占了上风。"[79]就是这两者——自由和对人间赞美的欲求——驱使罗马人创造了奇迹。如果为了将死之人的自由，为了必朽的人所追求的赞美，使父亲杀死儿子，那么追求真正的自由又是多么伟大！真正的自由能把我们从邪恶、死亡、魔鬼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不是对人间赞美的欲求，而是对解放人类的热爱驱使我们，不是脱离塔昆王的统治，而是脱离出鬼怪和鬼怪之君的统治，不要求杀死儿子，而是把基督手下的穷人当作自己的儿子。

18.2 另外一位罗马领袖叫托夸图斯，他也杀死了儿子。不是因为他的儿子反对祖国，他的儿子是热爱祖国的。但是因为儿子违背了他的命令，也就是无视父亲这个统帅的军令，在敌人挑战时，年轻气盛，前去应战，他虽然取胜了，还是被杀[80]；以免抗旨不遵带来的坏处，超过斩杀敌将的光荣。那么，人们如果为了不朽的祖国的法律，蔑视地上一切好处，又怎能自我吹嘘？毕竟这些地上的东西远不如儿子值得爱。福利乌斯·卡米卢斯把自己的同胞从最凶恶的敌人维伊人的镣铐中解救出来，却遭到嫉妒者的放逐和陷害，但他再次把忘恩负义的祖国从高卢人手中救出，因为他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过上光荣的生活[81]。与此相比，如果有谁正好在教会中遭到满心物欲的敌人的巨大的侮辱和伤害，但是没有让自己屈服于敌人的异端[82]，也没有自己建立异端来对抗教会，而是尽其所能地和邪恶荒谬的异端奋战，保卫教会，又怎能吹嘘说他做了多么伟大的事？他也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不过不是没有别的地方获得人间的光荣，而是没有别处得到永恒的生命。当国王鲍森纳（Porsenna）以惨烈的战争压向罗马的时候，穆修斯为了

---

[79]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820—823；见本书 3：16。

[80] 李维，《罗马史》，8：7；本书 1：23。

[81] 李维，《罗马史》，5：7；本书 2，：17；3：17.2；4：7。

[82] 奥古斯丁此处谈的是"异端"，而不是"异教"，当指早期教会内部出现的各种异端教派。

逼迫国王与罗马讲和而去行刺，没有刺死国王本人，反而错杀了别人，于是他在国王眼前把右手伸到祭坛的火中，他说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国王所见到的这样的）发誓要刺杀国王，国王被他的勇气和这些人的誓言所震慑，毫不迟疑地取消战争计划，制订合约[83]。与此相比，谁如果不是自愿，而是遭受迫害，从而像他这样不仅把一只手，而是让整个身体忍受烈火的焚烧，难道他还要吹嘘自己应当进入天国吗？因为神谕命令，罗马人要交出他们最好的东西。神谕被理解为，什么也不如人和武装高贵，所以神的命令就是让罗马交出身披甲胄的人。全副武装的库尔提乌斯听从神谕，快马加鞭，冲进大地的裂缝。与此相比，如果谁为了永恒的祖国，为了自己的信仰这样死去，不是自愿冲向自己的惨死，而是为了使命被杀，那他会算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吗？更何况他会从他的主，也就是那个祖国的王那里听到更加确定的神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84]德西乌斯父子以特定的仪式和言辞，让自己被杀，当作牺牲献给神，倒下的时候用自己的血来平息诸神的怒气，解救罗马军队[85]：和他们相比，那些神圣的殉道者难道应该骄傲，从而认为自己会进入到天上的祖国，获得永恒的和真正的幸福吗？他们不仅为了并肩作战的自己的兄弟抛洒热血，而且为了杀害他们的敌人流血，在爱的信仰和信仰的爱上竞相超越。在马可·普尔维鲁斯（Marcus Pulvillus）向朱庇特、朱诺、密涅瓦的神殿献祭的时候，有心怀叵测的人假传噩耗，说他儿子死了，传信者的目的是打乱他的心神，让他离开，这样就会由他的同事来完成光荣的献祭仪式，但普尔维鲁斯不为所动，让人们把尸体抛掉，不必埋葬（在他的心里，对光荣的欲求完全战胜了丧子的悲痛）[86]。通过福音，上界的祖国的公民从各种谬误中得到救赎，聚集在一起，而那个对我主基督说且容他先埋葬父亲的门徒，我主这样劝慰他："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

---

[83] 李维，《罗马史》，2:12。见本书 4:20；5:12。

[84] 《马太福音》，10:28。

[85] 李维，《罗马史》，8:9；10:28；本书 4:20。

[86] 李维，《罗马史》，2:8。

吧。"[87]比照普尔维鲁斯，他对福音的传播有很大帮助吗？马可·勒古鲁斯不愿意背弃对最凶残的敌人立下的誓言，自愿从罗马回去，据说当罗马人想留住他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已经做了非洲人的奴隶，不能再享有罗马公民才有的尊荣。因为他在罗马元老院说了不利迦太基的话，迦太基人以残酷的折磨杀死了他[88]。和他相比，为了对彼岸祖国的信仰，什么样的折磨人们不能鄙弃呢？这信仰正引领人们朝向那祖国的幸福。勒古鲁斯为了在最凶恶的敌人那里守信而受苦，人们会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受同样的苦。但我们拿什么报答上帝向我们所赐的一切厚恩？[89] 基督徒们因为自愿的贫穷，在此生的旅途中步履轻盈地上路，走向那个祖国，在那里，上帝才是真正的财富，但是当他们听到或读到瓦勒里乌斯和昆提乌斯·辛辛那图斯(Quintius Cincinnatus)的故事时，又怎敢自夸呢？卢修斯[90]·瓦勒里乌斯死在执政官的任上，由于一生清贫，要靠人们筹钱为他举行葬礼[91]。辛辛那图斯有四亩薄田，亲手种植，放下锄头当上元首，比执政官享有更高的荣耀，在征服敌人、获得了极大的光荣后，还是保持同样的清贫[92]。埃皮鲁斯(Epirotes)国王皮鲁斯赐给法布里西乌斯(Fabricius)丰厚的礼物，许诺把王国的四分之一给他，但是他不愿离开罗马城，仍然愿意保持一个贫穷布衣的身份[93]。而那些不愿获得此世的奖赏，为了永恒的祖国的团体，而拒绝尘世的诱惑的人，又怎能宣称自己做了了不起的事呢？共和(res publica)就是民众之事(res populi)、祖国之事(res patriae)、公共之事(res communis)，尽管已经非常繁荣和富有，罗马人在家里还很贫穷，有一个当过两任执政官的人，被监察官赶出了穷人组成的元老院，因为他有一个十磅重的银花瓶[94]；那些为国库作出巨大贡献的

---

[87] 《马太福音》，8:22。
[88] 本书 1:15,24。
[89] 《诗篇》，116:12。
[90] 当为"普布利乌斯"。
[91] 李维，《罗马史》，2:16。
[92] 李维，《罗马史》，3:26。
[93]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皮鲁斯部分。
[94] 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1:13,22；盖留斯，《阿提卡之夜》，4:8。

人,自己还是这么贫困。所有的基督徒们,出于远为高贵的目的从私人财产中捐出公产,按照《使徒行传》中所说的[95],根据每个人需要的进行分配,没有一个人说那是自己的,而是一切公有,但他们做这个是为了加入天使们的团体,而罗马人只是为了保存罗马的光荣,基督徒实在没必要自夸啊。

18.3 如果罗马帝国不是扩张得那么幅员广阔,不是在那么辉煌的胜利中开拓,这些和其他的事情怎么会记录在他们的文字中,怎么会为人所知,获得巨大的名声?正是因为这个帝国如此广阔而长久,她因为那么多人物的德性而辉煌而光荣,所以,这些人得到了他们所追求的赏赐,同时也给我们立下了必须学习的榜样。他们为了地上之城的光荣谨守这些德性,如果我们为了最光荣的上帝之城不守住同样的德性,我们不是惭愧得芒刺在背?如果我们守住了这些德性,我们也不该骄傲地自夸。就像使徒说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光荣,就不足介意了。"[96]就是他们的德性,已经足够在现在的时代中获得人间的光荣了。新约启示了旧约之中隐而不彰的事,甚至把杀害基督的犹太人交给罗马人,都是对那些最正直和光荣的人的赐予。崇拜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不是为了追求地上的和暂时的利益(按照神意,好人和坏人都会得到这利益),而是为了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福祉和天上之城中的位置。所以,那些依靠德性追求并且得到了地上的光荣的罗马人,征服了犹太人,那些犯下大罪、杀害和侮辱了赐予真正的光荣和永恒之城的基督的犹太人。

19. 对光荣的欲求和对霸权的欲求区别何在

对人间光荣的欲求和对霸权的欲求有明确的区别。虽然那些极度热爱人间光荣的人,也常常热切地追求霸业,但是能够真正喜欢人间的赞美和光荣的人,还是不会让那些对他们评价很好的人不悦。有很多好的道德,虽然拥有它们的人并不很多,但人们还是会根据它们

---

[95] 《使徒行传》,2:44;4:32。

[96] 《罗马书》,8:18。

作出很好的判断。通过这些好的道德，人们追求光荣、帝国或霸业，撒路斯提乌斯说他们："前者依道而行。"[97]对光荣的欲望使人们不敢让对自己作出好的判断的人不悦，但没有这种欲望的人只想获得霸权和权力，哪怕通过最明目张胆的丑事来不断追求和获得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那些欲求光荣的人，或者依道而行，或者"靠狡诈和欺骗追求"，虽然并不依道而行，还希望看起来是依道而行的。而对于那些拥有德性的人，鄙弃光荣是伟大的德性，上帝可以看到他的鄙弃，虽然不会展示在人的判断之前。凡是在人们面前做得好像鄙视光荣的人，如果人们认为，他们是要追求更大的赞美——也就是更大的光荣，那他们也不必刻意在怀疑者面前展示自己不是这样的，证明自己不该被怀疑。鄙弃赞美者的评价的人，也鄙弃怀疑者的草率，但如果他真是好人，他并不鄙弃他们的救赎，拥有圣灵赐予的德性的人是那样正义，以致会爱自己的敌人。他是那样爱自己的敌人，以致希望纠正憎恨或诽谤他们的人，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同伴，不过不是在地上的祖国，而是在天上的祖国；至于那些赞美他们的人，虽然基督徒不看重他们的赞美，但是不能不看重他们的爱。基督徒也不希望他们赞美得不对，以免窃取他们的爱；这样他会热切地希望他们的赞美指向上帝，是从上帝那里，每个人得到了值得赞美的东西。那些鄙弃光荣但追求霸权的人，残暴恣睢、奢侈淫逸，超过了禽兽。一些罗马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虽然不看重别人的尊重，但并不缺乏对霸权的欲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但这类罪过的巅峰堡垒当然是狂热的皇帝尼禄首先达到的。尼禄是那样奢侈淫逸，以致人们根本不必害怕他有什么男子汉的威严；他是那样残暴，以致不知道的人根本不会相信他有温柔的时候[98]。但即使这样的霸权，没有至高上帝的神意他也得不到。上帝决定什么样的人事值得成全这样的霸主。神圣的声音对此说得很明确，上帝的智慧

---

[97]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11:2。

[98] 塔西佗，《编年史》(*Annales*)，14:8. 4—5；15:37. 1—3；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尼禄部分，34；卡西乌斯，《罗马史》，62:14—16。

说："帝王借我坐国位，僭主(tyrannus)借我定公平。"[99]有人认为，"僭主"(tyrannus)一词指的并不是坏的和邪恶的国王，古人用这个词的时候会指强大的人，比如维吉尔说："只有和你们僭主(tyrannus)握了手，我们才能结好。"[100]但在别的地方，上帝毕竟极为明确地说过："之所以使不虔敬的人作王，是因为百姓的卑鄙。"[101]针对此事，我们已经尽我所能地指出，唯一的、真正的、正义的上帝为什么帮助罗马人获得了这样大的帝国的光荣。因为按照地上之城的标准，他们是好人。但是这一定还有我们看不到、但上帝知道的、别的更隐秘的原因，依据人类民族中的不同的德性。不过所有真正虔诚的人都要清楚，没有真正的虔诚，也就是对真正的上帝的真正信仰，没有人会拥有真正的德性。只要服务于人间的光荣，就都不是真正的德性。永恒之城在我们的圣经里称为上帝之城[102]，凡不是这个城中的公民的，他们有那些德性比没有那些德性对地上之城更有益。而如果那些有真正的虔诚、过着真正的好生活的人，懂得治理人民的帝王之道，如果上帝的悲悯赐给他权力，那人间就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但是那些有德之人，无论他们在此生有些什么，无不归于上帝的恩典，只有上帝才能按照他们的意志、信念、祈祷来赐予。同时他们也理解，他们还缺乏圣天使的团体里才有的完美的正义，他们要努力达到这些。没有真正的虔诚的人，追求人间的光荣，其德性不论得到多少赞美和表彰，根本无法与圣徒的哪怕最起码的和初级的德性相比，圣徒的希望完全取决于真正的上帝的恩典和悲悯。

20. 以德性服务于人间的光荣，同服务于身体的享乐一样卑下

某些哲学家认为，人类善好的目的，就是德性本身。他们想羞辱

---

[99] 《箴言》，8:15。和合本"僭主"作"君主"。

[100]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7:266。译文有改动。

[101] 《约伯纪》，34:30。此处和合本为"使不虔敬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King James 本和几个其他现代版本的意思也相同。但是，哲罗姆的拉丁文本与奥古斯丁此处的引用除一个词外都相同("卑鄙"作"有罪")；七十子本也接近这个意思。从奥古斯丁的意思来看，这样的翻译是没错的，只是与今本圣经意思相反。

[102] 《诗篇》，46:4;48:2—3,8。

另外的哲学家，那些哲学家虽然也赞美德性，但是却以身体享乐的目的来衡量德性：享乐自身是值得追求的，对德性的追求以享乐为目的。为了羞辱他们，那些哲学家用语言勾画出这样的一个图景：享乐坐在王位上，被当作一个放荡的女王，而诸德性则是她的侍婢，看女王的眼色[103]，完成她所命令的事情。女王命令"明智"小心探问，怎样让享乐女王能够安全地坐在王位上。她命令"正义"施舍各种利益以维护某些友谊，而这对于她保持身体的享乐是必要的；避免伤害任何人，是为了不冒犯法律，否则享乐就不能安全地存在。如果还不至于导致死亡的痛苦降临，她命令"勇敢"使女主人，即欲望女王，心灵的想法坚韧，回忆起从前的快乐，从而就减轻了当前急剧的痛苦。她命令"节制"摄取适量的营养，哪怕是再好吃的，不加节制也是有害的，会破坏健康和享乐；因为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享乐主要在于身体健康，不节制是对享乐的严重冒犯[104]。这样，所有的德性的尊荣，都是为了服务于享乐这个霸道而毫无荣耀可言的小女人。他们说，没有什么比这幅画更不光彩、更变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是好人不愿看的。他们说对了。但是如果他们画出另外一幅画，让德性服务于人间的光荣，那也不会更好看。虽然光荣并不是什么放荡的女人，但她自我膨胀，极为虚妄。德性是坚实而牢固的，不该服务于她。除非为了取悦于他人和服务于随风而逝的光荣，"明智"什么也提出不了，"正义"什么也赐予不了，"勇敢"什么也承担不了，"节制"什么也节制不了。如果人们鄙弃光荣，不顾别人的评价，自以为智慧、自我陶醉，那也难免道德低下之讥。如果这样的人还有德性的话，那德性就以另外的方式臣属于人们的赞美；自我取乐的人不过还是取乐于人。但是对上帝有真正的虔诚的人，爱上帝、信上帝、望上帝。他更关心自己身上令自己不悦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如果有的话）取悦自己（不只是自己，更是取悦于真理）的东西。他唯恐让上帝不悦，他只会把他喜欢的东西归给上帝的悲悯；为了已经被治疗的东西，他感谢神恩，为了那些还没被治疗的，他向上

---

[103] 西塞罗，《论目的》，2：21，69。

[104] 西塞罗，《论目的》，1：13—16。

帝祈祷。

21. 一切力量来自上帝，他的神意是万物之王，罗马王国就是真正的上帝统辖的

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真正的上帝才赐予了王国和帝国的力量。他只把天国中的幸福赐给虔诚者。但他把真正的地上之国给予不论虔诚与否的人，只要他愿意，这些人得到快乐都不是不义的。我们已经谈到那些他愿意我们清楚的东西，不过，要弄清楚人事中潜在的秘密，评判人间王国的价值，却是太重的任务，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力量。这样，那个唯一的真正的上帝没有放弃对人类的判断和帮助，他想让罗马人的国怎样和多广阔，他都给了。他也把这些给了亚述，甚至波斯——波斯人只崇拜两个神，一好一坏，这都包含在他们的书里——以及希伯来民族。我也不必多谈希伯来民族，我自认为，在前面已经充分讨论了他们，在他们有王国的时候，他们只崇拜唯一的上帝[105]。波斯人没有崇拜庄稼女神赛格提亚，但是上帝给了他们庄稼，他们也没有崇拜那些一个掌管一种事物或多个掌管一种事物的诸神，但是上帝也给了他们地上的各种礼物。罗马人自认为崇拜某些神就能获得王道，但是波斯人没有崇拜这些神，上帝还是给了他们王国。具体到个人也是如此。他给了马略的，也给了裘力斯·恺撒；他给了奥古斯都的，也给了尼禄；他给了韦伯芗(Vespasianus)父子[106]这最仁厚的皇帝的，也给了最残暴的多米提阿努斯(Domitianus)[107]；最后，看看这极端的例子，我们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他给了基督徒皇帝康斯坦丁的，也给了叛教者朱利安。朱利安本来生具异秉，后来为渎神和邪恶的好奇心引诱，倾心霸权，沉迷于虚幻的神谕，自以为必将胜利，焚烧载有军需粮草的舰船。随后，他鲁莽地左冲右突，很快就因为自己的莽撞被杀

[105] 本书4:34;5:18.3。

[106] 提图斯·伏拉维乌斯·韦伯芗(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69—79年在位)，罗马皇帝，他的儿子同名，79—81年在位。两人都以宽厚、仁慈、慷慨著称。

[107] 提图斯·伏拉维乌斯·多米提阿努斯(Titus Flavius Domitianus，81—96在位)，罗马皇帝，以惨酷不仁著称，迫害基督教，但非基督教的作家也不喜欢他。于96年被刺杀。

死，于是全军陷在敌境，没有粮草供应，除非作出违背疆界神的预言的事情，否则就无法逃走，于是罗马帝国的疆界被改变了。对此，我在前面一卷已经提到[108]。疆界之神没有让位给朱庇特，但现在让位给紧急状态的必然性（necessitas）了。唯一的和真正的上帝按照他的意愿统治和管理这些；虽然原因是隐秘的，但怎么会是不正义的呢？

22. 战争的时间和结果取决于上帝的判断

哪怕战争持续的时间，也取决于上帝的抉择，其中包含了他正义的判断和对人类的悲悯。他或是要惩处某个民族，或是要安慰某个民族，让一些战争速决，让另外一些持久。庞培与海盗的战争[109]，还有西庇欧指挥的第三次布匿战争[110]，都不可置信地迅速，耗时极短。逃亡的角斗士的战争，击败了很多罗马统帅和两名执政官，意大利生灵涂炭、土地荒芜，但在三年的清剿之后，还是消灭了。皮森特（Picentes）、马尔苏（Marsus）、匹利尼（Peligni）不是异族，而是意大利的民族，长期在罗马的轭下极为恭顺地俯首称臣，突然要抬头争取自由，虽然当时很多民族臣服于罗马帝国，迦太基也被翦除了[111]；在这场意大利战争里，罗马人屡战屡败，两个执政官和很多极为高贵的元老院成员阵亡，不过，这件坏事还是没有持续多久，到第五年就基本平定。但是第二次布匿战争却长达十八年[112]，给共和国造成巨大的毁灭和灾难，罗马的力量被拖疲，消耗殆尽；在两次战役中，七万罗马军兵阵亡。第一次布匿战争则持续了二十三年[113]；与米特拉达提的战争持续了四十年[114]。不能认为，罗马人最开始更勇敢，所以能速战速决；就是在那早期阶段，罗马人的各种德性都备受赞美的时期，与闪奈特人的战争持续了近五

[108] 本书 4:29。
[109] 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1:3。
[110] 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1:2。
[111] 李维，《罗马史》，72—76。
[112] 或十七年，参见李维，《罗马史》，30；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1:2；奥罗修斯，《历史》，1:4。
[113] 或二十四年，参见波利比乌斯，《历史》，1:1。
[114] 弗洛路斯，《罗马史摘抄》，3:5。

十年;在这次战争中罗马战败,甚至在轭下受辱[115]。那时候人们不是为了正义而爱光荣,反而好像是因为光荣而爱正义,他们随后就撕毁了所签订的合约。我之所以提这些,是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先前这些事,或假装不知道,一旦看到基督教时代有什么战争拖得长一些,就穷凶极恶地攻击我们的宗教,叫嚣如果没有基督教,如果仍然保留崇拜诸神的古老仪式,凭着罗马的德性,靠着马尔斯和女神贝罗娜,就像先前可以速战速决一样,现在也一定可以速胜。他们应该回忆他们所读到的,在古代罗马人那里,有多少持久战,有多么不同的结局,有多少悲惨的屠杀,就好像陆地变成了瞬息万变的大海,包裹在风雨如晦的坏事之中。他们该承认他们不愿面对的事实,不要再疯狂地用语言攻击上帝,那是愚蠢的自我毁灭和自欺欺人。

23. 哥特王拉达盖苏斯崇拜鬼怪,在战争中一天就全军覆没

在我们最近时代的记忆中,有一件事上帝表现出了极大的神迹和悲悯。那些罗马人对此事没有以感恩之心纪念,反而尽其所能想让所有人忘掉;如果我也不提,那我也是不知感恩了。哥特国王拉达盖苏斯(Rhadagaisus)带领大军气势汹汹地在罗马近郊安营扎寨,逼近咽喉要地,一天之中就迅速溃败。罗马军队不仅无人战死,我甚至可以说是无人受伤,但敌人却损折了远不止十万,国王和他的儿子们也很快被俘伏诛。如果那个不敬之人带着这不敬而庞大的军队打进罗马城,谁能幸免?他会尊重哪个殉教者的陵墓?他会在哪个人的面前畏惧上帝?他会让谁不流血?他会保全谁的贞节?他们会怎样大声崇拜自己的神?他们会怎样冒犯上帝地吹嘘,因为拉达盖苏斯每日对诸神的祭祀合宜,因为找来了诸神,从而能够取得最可能大的胜利,而基督教不会给罗马人带来这些?至高的上帝让他在罗马倾覆,但在他迫近这里的时候,他的名声正四处传扬,我们当时在迦太基,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些异教徒相信、传言,甚至吹嘘说,因为他每天向神献祭,诸神

[115] 参见本书3:17.2。

对他垂青，会保护他、帮助他。那些不礼敬这些罗马诸神，同时也不准别人礼敬的，根本无法击败他。可怜的罗马人却对如此悲悯的上帝丝毫没有感恩。罗马人的道德堕落本来应该用更大的灾难来惩罚，上帝只是用了野蛮人的入侵。他还以如此的仁爱缓解了自己的怒气：首先，他让野蛮人奇迹般地被打败了，以免软弱的心灵在战败后，把光荣归给拉达盖苏斯一直在敬拜的鬼怪。随后，上帝又允许罗马被别的野蛮人攻克，而又让他们违背历史上此前所有的战争惯例，在罗马人逃到基督教的场所时，野蛮人出于对基督教的敬意饶了他们。他们仿佛在以基督的名义对抗拉达盖苏斯所敬拜的鬼怪和不敬的祭祀仪式，他们对鬼怪的战争，好像比和人的战争惨烈得多。可见，真正的主和万物的统治者以悲悯来鞭策罗马人，通过击败那些鬼怪的敬拜者表明，即使是为了当前的福利，那些祭祀也没有必要。只要人们不顽固地反对，而是明智地看待，即使在当前的紧急状态下，他们一定不会抛弃真正的宗教，而会满怀信仰地保持对永恒生命的期待。

24. 基督徒皇帝的幸福是什么，是不是真正的幸福

我们说基督徒皇帝是幸福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统治的时间更长，或者是能寿终正寝，留下儿子继位，也不是因为能镇压共和的敌人，或者能够防范和镇压敌对公民对自己的反叛。此世的烦扰生活中这样那样的好处与慰藉，就是敬拜鬼怪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不属于上帝之国，而那些基督徒皇帝属于上帝之国。这些出自上帝的悲悯，但是上帝不希望信仰他的人把这当成至善。如果皇帝们以正义治国，如果那些赞美和谄媚的唇舌，那些过度的谦卑和礼敬不会让他们过于自大，如果他们不忘自己是凡人，我就说他们是幸福的。如果他们能够让自己的权力成为威严的上帝的侍婢，如果能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让人们崇拜上帝，如果他们敬畏、热爱、崇拜上帝，如果他们爱上帝的国（那个不必担心与人共享的国）胜过爱自己的国，如果他们缓于刑罚、敏于恕道；如果他们是为了王道的必要和保卫共和而用刑，而不是因为怀恨泄愤；如果他们网开一面不是因为徇情枉法，而是为了让人们改恶从善；如果对于他们不得不颁布的严厉政策，他们还能用悲悯仁义、宽宏

大量来补充;如果他们在可以纵情声色时克己复礼;如果他们比所有人都更憎恶荒唐的欲望;如果他们做这些都不是出于对空洞的光荣的热望,而是因为对永恒幸福的挚爱;如果他们为了赎罪,不忘记以谦卑、忏悔、祈祷向真正的上帝献祭,那他们就是幸福的。我们说,这样的基督徒皇帝现在拥有幸福的希望,以后会有幸福的现实,我们期待幸福将会降临他们。

25. 论上帝赐给基督徒皇帝康斯坦丁的繁荣

皇帝康斯坦丁(Constantinus)[116]并不敬拜鬼怪,而是崇拜真正的上帝。于是,好上帝赐给他以人们不敢企及的、圆满的地上幸福,为的是不让人们以为,崇拜他虽然能得到永生,但是这地上的国中的辉煌,不敬拜鬼怪就不能得到,因为那些精灵们在这些事上有能力。上帝命令康斯坦丁在帝国建立一个和罗马相侔的城,这个城是罗马的女儿,但是没有罗马那些鬼怪的神殿和塑像。康斯坦丁享国日久,能够控制和捍卫整个罗马世界,唯有奥古斯都能和他媲美。他在自己指挥和发动的战争中,能够战无不胜。他击溃各国僭主,所向披靡。他年老时因病寿终正寝,子孙即位。不过,皇帝当基督徒并不能只是为了像康斯坦丁这么享福,每个人当基督徒都是为了永恒的生命。上帝让朱维安比朱利安垮台得还快得多;他让格拉泰(Gratianus)[117]死在僭主的刀剑下,但他的厄运却比崇拜罗马诸神的老庞培轻得多。庞培让加图在内战中继承他的军队,加图却不能为他报仇。相反,西奥多(Theodosius)[118]为加拉泰报了仇(当然,这并不是虔诚的灵魂所必需的安慰)。

---

[116] 伏拉维乌斯·瓦勒里乌斯·康斯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306—337 在位),罗马皇帝。据说,他因在一次战役中看到异相,于 312 年皈依基督教。313 年颁布著名的《米兰赦令》,结束了罗马对基督教的迫害。

[117] 伏拉维乌斯·格拉泰(Flavius Gratianus,367—383 在位),西罗马帝国皇帝。他是圣安布罗斯的朋友,虔诚的基督徒,是罗马第一个放弃大祭司头衔的皇帝。他把胜利女神像从元老院移走。在马克西姆逼近时,他的部队抛弃了他,他被刺杀。

[118] 西奥多一世(379—395 在位),基督徒皇帝,他受过良好教育,随父在不列颠战场上学习兵法。他虔诚地听从圣安布罗斯。379 年,格拉泰把他指定为东部的皇帝。马克西姆杀死格拉泰后,他起先承认马克西姆。但当马克西姆驱逐了瓦伦廷后,他举兵击败了马克西姆,帮助瓦伦廷恢复王位。

当初加拉泰虽然有个幼弟，却让西奥多参与分国共治，是因为他更希望形成一个虔诚的团体，而不热衷于过多的权力[119]。

26. 皇帝西奥多的信仰和虔诚

26.1 西奥多不仅在格拉泰活着的时候极尽忠心(fidem)服侍，哪怕在格拉泰死后，杀害格拉泰的马克西姆(Maximus)[120]把格拉泰的幼弟瓦伦廷(Valentinianus)[121]驱逐出境，基督徒西奥多却把这个孤儿保护在自己那一部分帝国中，如父亲一般关爱他。如果西奥多更多的是对称王的欲望，而不是想做好事的爱心，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瓦伦廷，因为瓦伦廷已经失去了任何援助。但西奥多更愿意帮助他，让他保留皇室的尊荣，以仁心和恩义善待他。随后马克西姆的胜利使他更加吓人，但西奥多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关爱，没有做出渎神和非法的事情，而是派人到一个埃及荒野里的隐士约翰那里去，因为他得知这个声名远播的上帝之仆有预言的法力。西奥多从约翰那里得知，他必将取得胜利。不久之后，他杀死了僭主马克西姆，满怀悲悯的敬意，把瓦伦廷立为他被逐出的帝国的君主。后来不知道是遭到陷害，或是因为什么阴谋，或别的事故，瓦伦廷突然死去，另外一个僭主尤根尼乌斯(Eugenius)非法继承了帝位。西奥多又得到了一个预言，充满信仰，击败了尤根尼乌斯。他用祈祷而不是武力来和僭主的强大军队作战。当时在场的士兵向我们回忆说，从西奥多那一方刮来一股强劲的大风，把他们手中的武器都卷走了，这阵风不仅使西奥多那边的武器飞速袭来，而且使敌方自己射出的箭都调转方向，杀向了他们自己的身体。诗人克劳蒂安(Claudianus)虽然不知道基督的名，却就此赞扬说："啊，你这受神恩宠的，艾奥鲁斯(Aeo-

[119] 欧特洛匹乌斯，《罗马简史》，10:5—8.17—18；奥罗修斯，《历史》，7:28.31—33.35。

[120] 马克西姆(383—388在位)，罗马皇帝。他起先在不列颠统帅罗马军队，在不列颠军兵拥戴下，进到高卢，推翻了格拉泰。西奥多一世起先认可他。但在他侵略意大利、驱逐瓦伦廷后，西奥多推翻了他。

[121] 瓦伦廷二世(375—392在位)，罗马皇帝，瓦伦廷一世之子，格拉泰之弟。他幼年即位，后被马克西姆逐出，被西奥多迎回，392年死于维也纳，很可能是被刺杀。本书18:52提到的是瓦伦廷一世。

lus)的西风也披挂上阵，从洞穴中泼出雕翎，以太也前来助阵，战鼓一响，大风前来听命！”[12]西奥多相信也预见到了胜利，而今这胜利者摧毁了朱庇特的神像。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了对抗西奥多，用什么仪式在阿尔卑斯山立起这个神像并向它献祭。西奥多也高兴而大方地把神像上金铸的霹雳送给了他的部下，他们开玩笑说(当时的欢快气氛允许说笑)他们会高兴而快乐地接受这种雷击。他的敌人不是被西奥多的命令所杀，而是在战争中死于乱军。他的敌人的儿子们，虽然不是基督徒，却逃到了一个教堂里。西奥多想借这个机会传播基督教，他以基督的挚爱来爱他们，没有劫掠他们的财物，而是增加了他们的荣耀。胜利之后，西奥多不准部下出于私怨虐待敌人。他打内战不再像辛纳、马略、苏拉和别人那样，打完了仗还总也不想结束。他哀悼为什么要打仗，而不是希望在打完以后可以害人。当时异端瓦伦斯(Valens)[13]在阿里乌斯派的帮助下猛烈攻击教会。虽然日理万机，西奥多从即位的一开始，就没有停止以最正义和最悲悯的法律帮助教会对抗那些不敬的反对者。比起在地上称王，他更乐于把自己当作教会的成员。他到处摧毁异教的偶像，充分意识到，即使地上的好处也不能让鬼怪给予，而要取决于真正的上帝的力量。后来西奥多在帖撒罗尼迦处理一些非常严重的丑事，当时教会长老也来干预，西奥多许诺说要宽大处理。但是被他周围的人的鼓动所迫，他不得不惩处某些人。教会的纪律迫使他行告解。当他以帝王之尊面对民众俯伏于地的时候，人们更多为这景象而哭泣，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引起他的愤怒而害怕。什么会比这样一种宗教的谦卑更神奇呀？他做的这类好事很多，数也数不清。他在此世做了这些事，而人间的巅峰和至高点也不过是泡影。他做的这些事情的赏赐是永恒的幸福，上帝只给予真正的虔诚者。至于此生中大大小小的别的东西，比如世界本身、阳光、

[12] 克劳蒂安，《皇帝霍诺利乌斯的第三个任期》(*De Tertio Consulatu Honorii Augusti*)，96—98。

[13] 瓦伦斯(364—378在位)，东罗马皇帝，瓦伦廷一世的兄弟。他即位后不久，宣布皈依阿里乌斯派，迫害大公教徒。于378年战败被杀。

空气、土地、水、果实，还有人自身的灵魂、身体、感觉、心志、生命，上帝都慷慨地给了好人和坏人。在这当中上帝还给了帝国，根据他在各时代的管理而确定它有多广阔。

26.2 我认为，随后需要进一步回应我们的对手。我们用最明确的论证把他们驳倒和说服了，证明那么多伪神对于获得尘世的好处是无用的，而这种尘世的追求也是愚蠢的。但他们又试图宣称，崇拜那些神不是为了此生的利益，而是为了死后的未来的好处。对于那些耽于对此世的爱，总想崇拜虚无的人，那些抱怨说自己不被允许发挥那孩子气的感觉的人，我认为这五卷书已经足够回应他们了。在我发表了其中的前三卷以后，流传到很多人手上，我听说有人（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在准备写书面的回应。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写完了，但是在等待没有风险的时机发表。我要告诉他们，他们不必自找麻烦。凡是不想沉默的人，很容易自以为已经作出了回应。什么比虚妄更饶舌呢？虚妄如果愿意，能够比真理喊得更响，但这并不表明它比真理更有力。但是让他们仔细地看一看这一切，如果他们不存偏见地作出判断，他们最鲁莽的言词根本不会驳倒我所说的，而不过是用讽刺剧或轻浮的滑稽剧骚扰我的观点。让他们收起自己的表演，选择让明智的人修正，而不是让鲁莽的人[124]赞美。如果他们等待时机，并不想要真正的自由，而是企求随意说坏话的特权，那他们可别被西塞罗说中了，把犯罪的特权叫做了幸福："可怜的人啊，可以随意犯罪！"[125]对于每一个把说坏话的特权当成自己的幸福的人，如果他们不能做这些，反而会幸福得多。这样他们就可以把那荒唐的吹嘘之心暂且放在一边，这时候就可以和愿意反驳他们的人讨论，愿意听从他的朋友们诚恳、严肃、自由的辩难。

---

[124] PL本此处为"不明智的人"（imprudentibus）。一般认为这是个错误，是受了前面的"明智的人"的影响，而应该是"鲁莽的人"（impudentibus）。

[125] 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5：19，55。

上帝之城卷六

[本卷提要]至此，奥古斯丁一直在反对那些认为是为了尘世生活而崇拜诸神的人；现在，他要反对那些自以为是为了永恒的生命而崇拜诸神的人。奥古斯丁将在随后的五卷反驳这一点。他首先指出，就连异教神学中最受尊敬的作家瓦罗，其关于神的意见也是多么荒唐。他按照瓦罗的分法，把异教神学分为三类：神话的、自然的、城邦的。随后，他又谈到了神话的和城邦的神学，认为这两者都无法带来未来生活的幸福①。

① [译按]虽然奥古斯丁在上一卷末尾和本卷都宣称，他在后面的几卷主要讨论罗马宗教与永生的关系，但在后面几卷中，这个问题似乎不是那么重要。而第六到第十卷的总体框架，是按照瓦罗的分类批判古典宗教。在第六、第七卷中，奥古斯丁系统地批判了瓦罗的神学。正如西塞罗在《论学园派》中所说的，瓦罗的宗教思想非常系统。德尔图良等早期教父都花了很大力气批判他。但奥古斯丁并不像德尔图良那样一点一点地具体批驳，而是作出系统的批评。在本卷，他简单处理了神话神学（因为在前面，主要是卷四，已经批评很多了），主要批判了城邦神学。奥古斯丁的批判大大借助了瓦罗和塞涅卡自身的批判。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古典哲学家早已看到了神话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但他们并未因此否定神话，而是以神道设教的态度，希望通过宗教提升德性。因此，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其实永远不可能像奥古斯丁这样否定古典宗教。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立场出发，把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正是因为奥古斯丁的出发点与瓦罗等并不一样，他所关心的“永恒生命”问题，在瓦罗看来，并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批判古典宗教不能带来永生，完全是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古典宗教，对古典宗教自身来说，是无的放矢；对基督教来说，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因此，他所谓的这方面的批判，更多是基督教自身建构性的，而不是对古典宗教的严格剖析。

前　言

我的一些对手们认为，崇拜那众多的伪神对于必朽的此生和地上的事物是有益的。在前面五卷书，我认为自己已经充分地指出，基督教的真理相信，这群伪神的偶像是没用的，或者是肮脏的精灵和下流的鬼怪，是某种被造物，而不是造物主。仪式和服务（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 λατρεια），应该献给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他们却认为，应该用来尊敬和崇拜诸神。对于过于愚蠢和顽固的人，这五卷书不够，再写多少卷也不够，这一点谁不知道呢？他们认为，那虚妄的光荣不该屈服于真理的任何力量；被如此巨大的罪过控制的人，终将遭到毁灭。他们抗拒一切治疗的努力，不是因为医生太坏，而是因为病入膏肓，所以无药可救了。有些人对于自己在此所读的内容，或者根本没沾染，或是没沾染太大太多古代的谬误中的固执，就会理解和认真思考，看重这几卷，从而认为，在已完成的这五卷书里，我们远远满足了回答所提问题的必要，而不会认为还不够。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因为此生中的毁灭、地上的冲突、事物的变迁而试图把仇恨指向基督教；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受疯狂的不敬的驱使，不仅到处散播，甚至昧着良知鼓励这种仇恨。那些没有沾染谬误的读者们都不会怀疑，这些人完全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性，却充满了无比轻浮的畏惧和无比下流的敌视。

1. 有些人说，他们崇拜诸神不为此生，而是为了永生

1.1　随后，我会按照我承诺的顺序，驳斥并教育持另外的错误的人。他们宣称，崇拜被基督教摧毁的异教诸神，不是为了此生，而是为了死后的未来；我会用神圣的诗篇中一个真切的神谕来开始对他们的驳斥："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虚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②不过，在所有那些虚妄和偏向虚假之辈中，我们还应该更多、更有耐心地倾听哲学家的说法，他们并不喜欢民众的那些意见和错误。

② 《诗篇》，40：4。"虚妄"，和合本作"狂傲"。

那些民众为诸神塑像,把他们称作不朽的神,不管他们自己编造了这些虚假而可耻的故事,还是相信别人编造的故事,他们都把这些故事放进自己的崇拜和神圣的仪式当中来。一些人虽然不能自由驳斥,但还是嘟囔着非议这些信仰,凭自己的考察否定了它们。一些哲学家认为,这些神祇是一个神创造的,被那个神放在天上的不同层次,从而在上面的就比其他的神更优秀和高贵③。也许我们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不合适:为了死后的生命,我们是应该崇拜那创造了一切精神和物质的被造物的唯一的上帝,还是崇拜由一个神创造的众多的神祇?

1.2 我在第四卷里已经提到,罗马人把各种细小的事务一件一件交给诸神④。另外那些人怎么会说和认为,这些神能赐给永生呢?最富阅历和最睿智的人吹嘘说,他们著书,告诉了人们诸神带来的巨大福利,从而让人们知道什么时候向哪个神祈求,向每个神祈求什么,以免像可笑的丑角表演得那么荒诞而卑下。这些戏里表演,人们向利伯尔求水,向水中的仙女求酒⑤。在人向水中仙女求酒的时候,她们回答说:"我们只有水,向利伯尔祈求酒吧。"难道这些作者会让人随后说:"如果你没有酒,那么至少给我永恒的生命吧?"还有比这更怪的荒唐事吗?这些水中仙女是很爱笑的⑥,这时如果她们不想像鬼怪那样骗人,难道她们不会大笑着回答求祈者:"人啊,你听到了我们连酒(vitis)都没有,难道我们会有力量掌握生命(vita)吗?"就是虚无而短暂的此生,诸神只能说控制其中相当细小的一点小事,以及那些控制和维护这些小事的事务,而要向他们求祈永恒的生命,那真是最鲁莽、最愚蠢的事。本来此事是受某个神的保护和控制的,而人却向另外的神求祈,这是非常不恰当和荒谬的,就像那荒诞的丑角表现的那样。那丑角们知道这些,他们表演是为了让看戏的人笑,但是那些蠢人却不知道,做出来就更是要让整个世界笑。因此,对城邦所立的那些男女

---

③ 柏拉图,《蒂迈欧篇》,41a-d。

④ 见本书4:11,21,23。

⑤ 见本书4:22。

⑥ 维吉尔,《牧歌》,3:9。

诸神分别该求祈什么，博学的人仔细地列了出来，并流传给后人。比如，人们要向利伯尔求什么，向水中仙女求什么，向伏尔坎，以及别的神求什么，其中有些我在第四卷已经谈了，有些我认为该略过了。如果向刻列斯求酒，向利伯尔求面包，向伏尔坎求水，向水中仙女求火，就是错的，那么，如果向这些神求祈永恒的生命，不该被当成大得多的荒谬之事吗？

1.3 我们在考察是否能相信男女诸伪神能给人们带来地上之国的问题时，经过了完全的讨论后，已经证明，那认为这些伪神中的哪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地上之国的想法，离真理是多么遥远。毫无疑问，也不需要比较，永恒的生命高于任何地上王国，那么，如果认为这些伪神中有哪个可以带来永恒的生命，又是多么荒唐的不敬之说。这些伪神看来不能赐予地上王国，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伟大和超绝，认为地上这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值得高贵的他们屈尊下顾，而是因为，诸神显然是那么毫无价值，甚至无法赐予和服务于地上王国的这些小事。而鉴于人间事务如此脆弱，每个人是应该鄙视地上王国中的这些细枝末节的。就像我在前面两卷中讨论的那样，伪神的乌合之众，不论高贵低贱，根本无法给予必朽者必朽的王国，他们如何把必朽者变成不朽者呢？

1.4 那么，我们所与之辩论的对手会认为，他们崇拜诸神不是为了此生，而是为了死后的生命。是不能因为诸神的权限分别掌管各自不同的事务而崇拜诸神的；那些人所谓的，对诸神的崇拜对必朽的此生是必须和有用的，他们所相信的这一套不是出于真理的推理，而是因为虚妄的意见。我在前面五卷书里已经充分地反驳了这个说法。即使那些崇拜青春女神优文塔斯的人都青春常驻、精力旺盛，那些鄙视她的人要么韶华易逝，要么晚景凄凉；即使那些崇拜女神福图娜·巴尔巴塔的人会被她修饰得美髯飘飘，那些远离她的人，我们会看到要么不长胡须，要么胡子拉碴[7]；但即使我们退一万步说，这些女神能

⑦ 见本书4:11。

最大限度地行使权力，她们也只能限制在自己的权限中，因而我们不能跟优文塔斯女神要永生，因为她连胡子都不能给；我们也不能希望从福图娜·巴尔巴塔那里获得此生之后的善好，她在此生连年龄也无权赐予，而胡子却是依靠年龄的。但哪怕是那些在她们管辖范围之内的事，也没有必要求她们。因为很多崇拜女神优文塔斯的人并没有旺盛的青春，而很多不崇拜她的人却朝气蓬勃。同样，很多崇拜福图娜·巴尔巴塔女神的人不能免于不长胡子或长一部难看的胡子。谁要是为了长胡子而敬拜女神，一定会被自己那长胡子的同伴取笑了。要使人们认识到，为了此世的、转瞬即逝的利益，向掌管各项事务的诸神求祈都是荒唐可笑的，那如果他还认为他们会带来永恒的生命，那这人的心不是太愚蠢了？人们为了让愚蠢的民众敬神，把此世的一切事务分割成细小的部分，虽然他们认为诸神之数多如牛毛，但其中的每一个都不会无所事事。可是就连这些人也不敢说，诸神会带来永生。

2. 瓦罗讨论了异教(Gentium)[⑧]诸神的种类和仪式，只有完全保持沉默，才能更尊重他们。那么，我们究竟该认为他怎么想这些神呢

谁比马可·瓦罗更兴致勃勃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呢？谁比他有更博学的发现呢？谁比他更仔细地考察了呢？谁比他作了更敏锐的分辨呢？谁写得比他更认真、更丰富呢？虽然他的文辞并不很美，但是他的著作精思博引，学富五车，在我们所说的世俗教育，也就是罗马人说的自由教育中，他能够教给学生的事物，就像西塞罗的言词带来的快乐一样多。对此，西塞罗就给出过例证。在他的著作《论学园派》(*Academicis*)中，西塞罗说他和瓦罗就书中的内容有过一场辩论。他说："这个人当然是所有人中最睿智的，而且无疑是最博学的。"他没有说"最雄辩的"或"最健谈的"，显然在这些能力上瓦罗无法和西塞罗相比，但是，他说他"当然是所有人中最睿智的"。在这本书，也就是《论

---

⑧ [译按]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各民族的"。我们按照习惯把它翻译成"异教"，但读者需要知道，这里所谓的"异教诸神"，乃是各个民族的民族神。

学园派》中，虽然他说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但西塞罗却补充说："不必怀疑，他是最博学的。"西塞罗是习惯于怀疑一切的，但是他在这里却坚决地放弃了怀疑，虽然他就要从学园派的怀疑论的角度论辩，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是个学园派。他在第一卷书里谈到瓦罗的著作时说："我们在自己的城邦里像做客一样漫游(peregrinantes)徘徊，但你的书把我们带回了家，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谁和在哪里。你揭示了祖国的年龄，各个时代的特点，告诉了我们祭仪和祭司制度中的法律，展示了家庭和公共的纪律，各地的区位划分，一切神事与人事的命名、分类、职责、缘起。"[9]此人是那么出类拔萃、博闻强识，就连特伦提阿努斯(Terentianus)[10]也在一句极为优美而洗练的诗里提到："瓦罗饱学，无所不读。"[11]瓦罗读书极多，让我们惊讶他哪有闲暇写作；他写得也那么多，让我们觉得他很难有时间阅读。我要说，这么天才的饱学之士，如果他在写到所谓的神事的时候，能够攻击和破坏它们，说它们不是什么宗教，而只属于迷信，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写出那么多可笑、可鄙、可恶的东西。而他还是崇拜那些神的。他认为诸神应该得到敬重，以致在自己的同一部著作中说，他不怕这种崇拜因为敌人的攻击而灭亡，而怕因为市民的遗忘而灭亡。所以他说，他会把仪式从这毁灭的危险中救出来，让好人们记住这些，从而他的著作对于记录和保存敬神仪式的功劳，甚至超过了莫特鲁斯在火中救出维斯塔的神像的功劳[12]，以及埃涅阿斯在特洛伊毁灭后救出家族守护神的功劳[13]；他为后世保存的读物，智者和愚人都应该放弃，因为对宗教的真理是最敌对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这个最睿智和富有阅历的人，无法得到圣灵的解救，不能不受自己城邦的习俗和法律的限制，但他又不愿对触动自己的事情缄口不言，只是打着赞美那些宗教的幌子来谈论。

---

⑨ 西塞罗，《反学园派》，1:3.9。

⑩ 特伦提阿努斯·毛鲁斯(Terentianus Maurus)，2世纪后期的罗马诗人和语法学家。

⑪ 特伦提阿努斯·毛鲁斯，《论贺拉斯的文字、音律和韵脚》(*De litteris, syllabis et metris Horatii*)，2846。

⑫ 参见本书3:18.1。

⑬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19(仅见于奥古斯丁)。

3. 瓦罗的《稽古录》分为古代的人事和神事两部分

瓦罗写了四十一卷的《人神制度稽古录》。此书分为人事和神事两部分,人事有二十五卷,神事有十六卷,依循这种分卷理路,他把人事分成四个部分,每部分六卷。他要讲何人、何地、何时、做何事。他在最前面的六卷里写人物,第二个六卷写地点,第三个六卷写时间,第四个也就是最后的六卷写事件。四乘六只有二十四卷。在最前面单独的一卷,作为这些事情的概述。在神事的部分里,他使用了同样的分类方法,谈到了为诸神做哪些事:人们要在某地点和某时间完成某些仪式。我说的这四部分他各自写了三卷:最先的三卷写人物,随后的三卷写地点,第三个三卷写时间,第四个三卷写仪式。针对何人、何地、何时、何事,他都分得非常清楚。而因为他应该说这些是为谁完成的,并且人们都期待他写这些,他最后又写了三卷书来写每个神。这样三乘五是十五。按照我所说的,神事总共写了十六卷,他在最前面又写了单独的一卷,作为这些事情的概述。在这样分卷之后,他又在五部分里划分内容。在谈到人物的第一个三卷,他先谈大祭司,随后谈鸟占师,最后谈解释圣事的十五人[14];在谈到地点的第二个三卷里,他首先谈到了小的神坛,随后谈到神殿,最后谈到圣地;在随后谈时间的三卷里,他谈到了节庆的时日,首先是谈节日,随后谈竞技,最后谈戏剧表演;第四个三卷是关于仪式的,首先谈宗教祭献,随后谈私人的仪式,最后谈公共的仪式。谈完这拜神的"游行"之后剩下的三卷,他最后谈到了诸神自身,前面所有的都是针对他们的:首先他谈到了确定的神,随后谈了不确定的神,在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的部分,谈了主神和精选的神。

4. 在瓦罗关于古代诸神崇拜的论证中,我们发现更多的是人事而非神事

4.1 在所有这一系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细微的归类和划分中,

---

[14] 高傲者塔昆购买了《西彼拉占语集》之后,指明两个人负责解释。后来在平民争取权利时,解释者增加到十人,最后又增加了五人。参见本书3:17。

不可能追求或希望永生。这是最鲁莽的抉择，从我们上面说的以及将要说的内容里，人们都会非常容易就看到这一点，只要不是内心固执，与自己作对。因为这些要么是人设立的，要么是鬼怪设立的；我指的并不是那种好的鬼怪，而我可以更明确地讲，是肮脏的精灵，且无疑是邪恶的。他们有时候出于异乎寻常的恶意，偷偷地把有害的意见塞给那些不虔敬者的认识，使得人的灵魂越来越虚妄，无法接近和亲近不变的永恒真理。他们有时候公开散布这些感觉，尽其所能地用骗人的证据来强化这种观念。瓦罗之所以先写人事后写神事，就是为了表明，城邦是先存在的，别的都是依凭城邦设置的。但是真正的宗教不是由地上的哪个城邦设置的，而是自身创建了天上之城。真正的上帝，这永恒生命的赐予者，激励和教育他真正的崇拜者们建立了这个城。

4.2 瓦罗承认，他之所以先写人事后写神事，是因为神事是人们设置的。他的理由如下："先有画家，才有绘画；先有工匠，才有建筑；因此先有城邦，才有城邦设置的制度。"[15]他说如果他要全面写神性(omni natura deorum)，他会先写神事后写人事，但是他在此不是写全部，而只写一些；好像如果神性不是全部的话，神性就不能在人性之前。他在最后的三卷书里详尽解释了确定的、不确定的、精选的神，他怎么好像并没有删去什么神性呢？那他为什么说："如果我们要全面写神性和人性，我就会先处理神事，然后再触及人性？"他要么是全面写神性，要么写一些，要么根本不写。如果他全面写神性，那就应该放在人事之前；如果写一些，他为什么就不放在人事之前呢？普遍的人性不也该低于部分的神性吗？也许部分神事并不高于普遍的人事很多，但是至少是比罗马的人事高的。他在写到人事的几卷里，并没有谈到整个世界的事，而只写到与罗马有关的内容。至于写到神事的几卷，他说他是按照品级的顺序安排的，就像画家先于画作，工匠先于建筑那样。这就是最明确地承认，神事就像绘画和建筑一样，是人们设

[15]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09（仅见于奥古斯丁）。

置的。还有一点我们要明白，他根本就没有写什么神性。他不想公开说这一点，但却留给人们来理解。而就在他说“不是全部”的时候，这总是被理解为部分；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没有”既不是全部，也不是部分。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他要全面写神性，那就应该按照顺序，放在人事前面写；虽然他没有说，但事实明摆着，即使不是全部神事，而只是一小部分，那也应该放在罗马那些人事之前。他却放在了后面；如果这是对的，那么这就根本不是神性。他并不是不想把神事放在人事前面，而是不想把假事放在真事前面。在书中，他写的人事以编年史为本，那他所谓的神事以何为本？难道不是对这些虚无缥缈之事的意见吗？无疑，这就是他想表达的微妙的意思。他不仅把神事写在了人事后面，而且给出了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如果他对此保持沉默，别人对他的做法的辩解可以言人人殊。但是由于他自己给出了一个理由，他没有留下人们可以随意猜测的余地。这足以证明，他把人放在人设置的制度之前，而不是把人性放在神性之前。这样，他关于神事的几卷书并不属于自然的真理，但是却属于谬误的虚假。我在第四卷已经提到[16]，他在别处更明确地说，如果他要另建新城，他会根据事物的自然写作；但因为这些是从古人那里流传下来的，他只能追随这个风俗了。

5. 瓦罗所讲的三种神学：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城邦神学

5.1 随后瓦罗又说共有三种神学，也就是三种解释诸神的理路，其中一个是神秘的（mythicon），一个是自然的（physicon），第三个是城邦的（civile）[17]，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拉丁文的用法允许，他所说的第一种我们可以叫做 fabulare[18]；但我们称之为 fabulosum（神话的）[19]，因为“神话”（fabula）[20]已经有了“神秘”（mythicon）的意思，而“神秘”这个词来自希腊文 μῦθος，就是神话（fabula）的意思。而第二种我们称

---

⑯ 本书 4:31。

⑰ 参见本书 4:27 斯凯夫拉的分类。

⑱ 在拉丁文里，fabulere 是动词“讲话”、“传言”或形容词“神话的”。

⑲ 在拉丁文里，fabulosum 是“充满神话的”的意思。

⑳ 名词 fabula 的原意是“故事”、“讲述”，但一般被理解为“神话故事”。

为自然的(naturale),这符合拉丁语的语言习惯。第三种就称为城邦的[21],而瓦罗自己就是用的拉丁语[22]。随后他说:"我们所说的'神秘的',主要是诗人用的;'自然的'是哲学家用的;'城邦的'是民众用的。"他又说:"我所说的第一种当中,有很多违背不朽者的尊荣和自然的虚构。在这里,有的神从头顶出生,有的从大腿出生,有的从血滴出生;神会偷窃,会奸淫,会当人的奴仆;总之,不仅发生在人身上的事会发生在神身上,甚至发生在最卑贱的人身上的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23]只要他能够,他敢于,他认为自己不会因此获罪,他一定会揭示出,那些最最骗人的神话怎样伤害了诸神的自然,而不必云山雾罩地表达。因为这里他不是在说自然神学,不是在说城邦神学,而是在说神话神学,他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谴责。

5.2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第二种。他说:"我所说的第二种,哲学家们留下了很多书讨论:在这些书中,他们讨论了神是什么,神在哪里,属于什么种类,有什么特点,是存在一段时间,还是永恒的;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24]认为神来自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25]认为神来自数,伊壁鸠鲁认为神来自原子。还有一些,是在学校围墙之内的人容易听下去,在外面的广场上的耳朵根本不敢听的。"[26]他认为,所谓的属于哲学家的自然神学无可指责,瓦罗只是在评论他们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导致了很多相互分歧的学派。他让这种神学远离广场,也就是远离民众,把他们关在学校的围墙里面。但是他没有让第一种最骗人、最下流的神学远离城邦。啊,民众的宗教之耳呀!其中甚至

---

[21] [译按]也可译为"公民的"。但为了展现这种神学与城邦的关联,我们坚持译为"城邦的"。

[22] 前面两个瓦罗用的都是希腊词,奥古斯丁都改成了拉丁词。第三个瓦罗用的拉丁词,所以奥古斯丁没有改。

[23]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11(仅见于奥古斯丁)。

[24] 赫拉克里特,古希腊哲学家,仅有残篇传世。他认为,万物起源于火并回归到火,无物常住。

[25] 毕达哥拉斯,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在意大利形成一个苦修者的群体。他相信,宇宙按照数学法则形成。

[26] 德尔图良,《反异教》,2:2.1。

有罗马人！他们不忍听哲学家那样争辩不朽的诸神；但是诗人歌咏、史家记录，那么多违背不朽者的尊荣和自然的虚构，不仅发生在人身上的事会发生在神身上，甚至发生在最卑贱的人身上的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仅听了这些故事，甚至很愿意听。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神喜欢这些，而且用这种方式取悦诸神。

5.3 有人说："我们应该把神秘的和自然的神学这两种，也就是神话的和自然的神学，同现在讨论的城邦的神学分开，正如瓦罗自己那样分开。我们要看瓦罗是怎样谈城邦神学的。"我且来看城邦神学为什么要和神话神学分开：和城邦神学不同，神话神学是虚假的、下流的、低贱的。但要把自然神学和城邦神学分开，那不就等于承认城邦神学是骗人的？如果另外那种神学是自然的，那是因为什么不好的地方，使它被排除出自然神学之外呢？如果所谓城邦的神学是不自然的，那它还有什么价值，从而能被认可呢？瓦罗之所以先写人事后写神事，正是因为他在谈神事时根据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的设置。我们来看他如何谈城邦神学。他说："第三种是在城里居住的公民，特别是祭司们，应该知道和管理的。这种神学使人们知道应该当众崇拜哪些神，对每个神应该怎样举办仪式和祭献牺牲。"我们要注意随后他说的话："第一种神学主要针对剧场，第二种针对世界，第三种针对城邦。"谁看不出来他推重哪个？[27] 当然是第二种神学，即他前面说过的哲学家的神学。他认为这与世界相关，哲学家们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比世界更优秀[28]。而另外那两种神学，也就是第一和第三种，是针对剧场和城邦的，他是要区分还是要合在一起？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城在世界之中，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属于城的就是属于世界的；按照那些错误的意见，人们在城邦中崇拜和信赖的自然哪里都不在，既不在世界里也不在世界外。而剧场在哪里，不就在城里吗？剧场不就是城邦设置的吗？所设置的不就是戏剧表演吗？那些戏剧表演不就是为神事而设的吗？这一点，瓦罗在他的书里讨论得非常巧妙。

㉗ 直译为："他把象征胜利的棕榈叶给哪个？"

㉘ 西塞罗，《论神性》，2：7；2：14。

6. 就神秘神学，即神话神学，和城邦哲学，反驳瓦罗

6.1 马可·瓦罗啊，虽然你是最睿智而且无疑最博学的人，但是你还是人，不是上帝，你没有被圣灵提升起来，从而看到和宣告神事，进入到真理和自由当中。你把神事同人们的可笑和谎言分离开来，但是你不敢冒犯民众那有最大欠缺的意见、充满迷信的公共习俗，这些和哪怕那些伪神的自然都是背离的——由于人们心灵中的弱点，他们相信这些伪神存在于世界的元素中。而你在考察神的自然的时候，你在著作中推敲追问时都感到了这些。人最优秀的天性在这里又能做什么？在这个崎岖小径上，再复杂、再伟大的人间学问能帮你做什么？你还想崇拜自然神，你被迫崇拜城邦的神[29]。你发现另外的神话里的神的实质，自由倾吐你的感觉；你这样做的时候，也唾弃了城邦神，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说神话的为剧场服务，自然的为世界服务，城邦的为城服务。世界是神的作品，而城和剧场却是人的作品。那些在剧场里被嬉笑的神，正是在神殿中被敬拜的神；那些观看你的表演的神，正是你给他们祭献牺牲的神。如果你把他们区分成：一些是自然神，一些是人们设置的神，那岂不是区分得更加准确和微妙？对于那些设置的神，诗人的著作给出了一种讲法，祭司的给出了另一种，但是诗人和祭司之间是朋友，狼狈为奸，都向鬼怪们感恩，而真理的教诲和鬼怪是势不两立的。

6.2 暂且把他们所谓的自然神学放在一边，容后面讨论。难道人们会在诗人的、剧场的、表演的、戏剧的神那里追求或希望永生吗？当然不能；真正的上帝会让我们远离如此野蛮而渎神的疯狂。怎么？那些神喜欢这些戏剧，而他们所喜欢的，恰恰是在不断暴露他们的罪行，难道要我们从他们那里追求永生？我认为，没有人会如此愚蠢，竟然要冲向如此狂热的不敬的深渊。无论是神话的还是城邦的神学，都不会带来永生。前者播种诸神的虚伪下流的虚构故事，后者兴奋地收获；前者抛撒那些谎言，后者收集起来；前者在虚伪的罪行中追踪神

[29] 德尔图良在《护教篇》14 中把瓦罗称为“罗马的犬儒主义者”。

事，后者把表演他们的罪恶的表演当成神事；前者虚构诸神的恶心故事，写进人间的诗歌，歌之咏之；后者把这些搬上献给诸神的庆典，舞之蹈之；诸神的下流行径，前者唱，后者爱；前者展览或虚构的东西，后者或是证实为真，或是明知为假也乐此不疲。两者都下流，两者都该诅咒。只是，在剧场里表演的那一个，当众宣布了诸神的下流，而城中的这一个，还是装饰了他们的下流。这种神学连短暂的此世都污染了，难道还能从他们那里希求永生？如果我们和下流的人为伍，当他们赚得我们的喜爱和赞赏时，我们的生命就受到了玷污；如果我们与鬼怪在一起，用他们的罪行崇拜他们，难道这不会玷污我们的生命？如果罪行是真的，鬼怪们多么坏！如果是假的，崇拜得多么坏？

6.3 在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也许在不怎么知道这些的人看来，唯一不符合神圣的尊荣的、可笑而不值得赞美的，是诗人的歌中唱的和戏剧表演所演绎的；由祭司们，而不是演员们完成的仪式，则清除了所有这些不光彩的东西，已经不同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就不该在那么下流的剧场里宣扬他们的光荣，诸神也不该这样展示自己。但是却没人耻于这样在剧场里奉承诸神，因为神殿中的做法是一样的。虽然那位著名的作者试图把城邦神学同神话神学与自然神学区分开，作为独立的第三种，他更希望读者理解，它是受另外两者制约的，而不是和那两者分开的。他说，诗人笔下的诸神不值得民众追随，但是哲学家所写的神学，人们仔细研究会大有好处。他说："两者虽然非常不同，但是都有不小的一部分进入城邦的思考中。我们会勾勒出，城邦的神学与这些神学有哪些相同的特点，有哪些独有的特点[30]；我们更应该和哲学家，而少和诗人为伍。"[31]这样，城邦的神学并不是和诗人完全无关。但瓦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说[32]，至于诸神的谱系，民众更倾向于

---

[30] [译按]此处的读法有争议。前面半句是"Quare quae sunt communia cum propriis"，其中最后一个词，PL 本作"poetis"。如果是这样，整句话的意思就大体是"我们会勾勒出，城邦的神学与诗人的神学有哪些相同的特点。"但这样的语法就不是很顺畅。所以，我们按照"proriis"译。

[31]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18(仅见于奥古斯丁)。

[32] 瓦罗，《论拉丁语言》，10:55。

诗人的叙述，而不是自然神学的。他在《人神制度稽古录》中说的是应然的，在这里说的是实然的。他说自然神学家是为了实用写作的，而诗人是为了娱乐。这样，民众就不该追随诗人笔下的神，他们写的是神的罪行，但是这些还是会愉悦人和神。他说，诗人写作就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实用；他们写下的东西，诸神会期待，民众会表演。

7. 论神话神学和城邦神学之间的相似与和谐

7.1 神话神学，也就是剧场里那些极为低贱下流的表演，在城邦神学中被重新唤起，而这些是应该谴责和唾弃的，但却成为城邦神学的一部分，得到崇拜和遵从。正如我前面所要表明的，在城邦神学里，这并不是一个很不和谐的部分，好像外在于整个身体的，被勉强地扭在一起，挂在上面，而是完全和谐相处，如同一个身体的不同部分。在那些塑像上，诸神的体态、年龄、性别、习性不就是这样的吗？诗人们让朱庇特长胡子，让墨丘利没有胡子，祭司们不也是吗？丑角们如何扮演普里阿普斯[33]，即使祭司们不也是给他一个巨大的羞处吗？当他在圣所里站立着接受膜拜时，和他在剧场里奔跑着遭受嘲笑时，有什么不同吗？在演员那里，萨腾是老人，阿波罗是青年，神殿里的塑像不也是这样的吗？佛库鲁斯负责大门，利门提努斯负责门槛，这两个神是男的，他们当中卡地亚是女的，负责锁钥[34]，为什么是这样呢？严肃的诗人们在歌中不屑于吟咏的，不是在神事的书卷里有记载吗？狄安娜在剧场里手持武器，难道在城里就变成天真的少女了吗？阿波罗在戏剧中不是手拿竖琴吗？德尔斐的神缺少这技艺吗？不过比起那些下流的，这些还算更有荣耀些。人们在卡匹托利山给朱庇特放了一个奶妈[35]，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不是证实了欧西莫鲁斯（Euhe-

[33] 见本书4:11。

[34] 参见本书4:8。

[35] 这个奶妈名为阿马尔忒娅(Amalthea)。宙斯/朱庇特出生后，克洛诺斯/萨腾要吃他，阿马尔提娅把他藏了起来，用羊乳喂他。后来宙斯/朱庇特送给她一个丰饶的羊角。又说，她就是一只母羊。她后来变成了一颗星，即御夫星座中的五车二(Capella)。

merus)[36]的说法吗？他不像讲神话的人那样信口胡说，而是作为认真的历史学家写道，这些神一度都是人，是必朽的。那些人甚至把朱庇特的食客埃普罗奈斯们(Epulones)[37]列在朱庇特桌前，当神来供奉，这样做的人不是想嘲弄神事，还是想做什么？哪个丑角要是说在庆典的时候应该有朱庇特的食客，那看起来只是为了搞笑。而瓦罗就是这么说的。他并不是在取笑诸神的时候，而是在评论他们的时候这么说的；他并不是在人事诸卷里，而是在神事诸卷写到这些的；不是在写到戏剧表演的时候，而是在解释卡匹托利山的法律时写到的。总之，他被征服了，并且坦白说，人们按人形制作诸神，所以相信他们也会像人一样喜欢那些贪欲[38]。

7.2 那些邪恶的精灵从没有忘记自己的勾当，总在玩把戏来强化人们心志里害人的意见。据传，赫拉克勒斯神殿的守门人在放假闲暇的时候和自己玩掷骰子的游戏，两只手互相玩，一只手代表赫拉克勒斯，另一只手是他自己。他定下的赌注是，如果他自己赢了，他就用神殿的钱弄一顿好吃的，找个女人。但如果赫拉克勒斯赢了，他就用自己的钱满足赫拉克勒斯同样的欲望；结果他被自己赢了，就等于被赫拉克勒斯赢了，他就献上所许下的一餐饭，还把最有名的妓女劳伦提娜(Laurentina)献给神赫拉克勒斯。于是，这个妓女在神殿里睡觉，在睡梦中，赫拉克勒斯临幸于她。赫拉克勒斯说，她回去时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青年会付给她嫖资，她要相信那是赫拉克勒斯给的。她走出神殿后遇到的第一个青年叫塔鲁提乌斯(Tarutius)，极为富有，他很喜欢劳伦提娜，包了她很长时间，死后还让她继承财产。劳伦提娜得到了巨额财产，不愿对神的赐予忘恩负义，于是想到一个神祇们最能

---

[36] 欧西莫鲁斯，昔勒尼学派哲学家，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他认为，很多神是对人的神化。

[37]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的意思含混不明。在拉丁文里，epulones是“食客”(epulo)的复数形式。但大写的这个词指什么，却不很清楚。西塞罗在《论占卜》3:73中说，埃普罗奈斯是一群祭司，掌管祭祀宴。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在《善言懿行录》(*Factorum et dictorum memorabilium*)2:2中谈到，专门给朱庇特的祭司宴是epulum Iovis。奥古斯丁或许指的就是这个。

[38]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54(仅见于奥古斯丁)。

接受的办法，把罗马人民确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她不见了[39]，人们找到了这个遗嘱。人们说，由于她这项义举，她甚至要跻身诸神，享受荣耀[40]。

7.3 如果诗人创作了，丑角也上演了这样的故事，这无疑就成了神话神学的一部分，人们当然应该认为，这些要和城邦神学的尊荣分开。瓦罗这样饱学的大师谈到的这个故事，真不是诗人的耻辱，而是人民的耻辱；这不是丑角的耻辱，而是圣事的耻辱；不是剧场的耻辱，而是神殿的耻辱；不是神话神学，而是城邦神学。演员们用他们可笑的技艺表现那么下流的诸神，并没有什么失败，但是，祭司们试图用神圣的仪式为诸神创造本不存在的荣耀，却归于失败。朱诺的仪式在她深爱的萨摩斯岛上举行，她在那里嫁给了朱庇特[41]；还有刻列斯的仪式，在那上面，人们寻找被冥王普鲁托劫走的普罗塞耳皮娜。还有维纳斯的仪式，她在上面哀悼她的情人、英俊的阿多尼斯被野猪用牙撕裂而死；还有诸神之母的仪式，在其中，清秀的青年阿提斯(Atys)为诸神之母所爱，被一个嫉妒的女人净身，一群同样被净身的男子，被称为迦利，在哀悼他的不幸[42]。这些下流的故事比剧场里的所有表演更加恶心，人们为什么还要把诗人们虚构的神的传说(也就是剧场里的表演)同所谓的城邦神学分开呢？人们想让城邦神学属于城邦，好像这样就能区别开荣耀的与耻辱的，尊荣的与低贱的。人们也许更应该感谢演员们，因为他们饶过了人们的眼睛。他们没有赤身裸体地让人们观看，没有把围墙包围的神殿中藏着的东西暴露出来。如果那些在光天化日下举行的仪式都是如此恶心，在那些暗中举行的仪式里，我们能感到什么好处呢？他们私下里通过被阉割的废人会做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看得到，但是他们却很难隐藏那些不幸、可怜、无力、伤残的阉人。让他们说服他们可能说服的人，他们通过这样的人做了圣事。他

[39] [译按]这句话的意思，既可以理解为，劳伦提娜去世了，也可以理解为她失踪了。

[40] 盖留斯，《阿提卡之夜》，6：7。

[41]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15。

[42] 参见本书 2，7；7：25。

们总不能否认,这些就是位列神职、忙于神事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但我们知道谁在做。我们知道那剧场里到底在演出什么,即使是妓女组成的歌队中,也没有被阉的废人登场,但即使是那样的戏剧,也要由邪恶和下流的人表演,因为这是不能让有荣耀的体面人演的。连肮脏的表演中都不要的低贱人物,竟然被用来主持圣事,这还算什么圣事呢?

8. 自然理性的解释,异教诸师试图依靠他们的神阐发此理

8.1 他们说,这些事情都有自然学的[43]解释,也就是自然理性的解释,好像我们只从自然学的角度,而不从神学(即不从自然的理性出发,而从上帝的理性出发的学问)的角度探讨这个争论。而上帝之为真正的上帝,不是靠意见,是靠自然;不过并非一切自然都是上帝,因为人、牲畜、树木、石头都有自然,但都不是上帝。我们若遵循这种解释看待诸神之母的仪式,整个解释的第一点就是,诸神之母是大地。那还怎样进一步追问,如何探讨余下的问题?[44]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人们说的那个观点:那些神本来都是人?他们都是地上生的,因为他们的母亲就是大地。但在真正的神学里,大地是上帝的作品,不是他的母亲。但不论他们的仪式如何解释,也不论他们怎样援引自然事物,把男人变成女里女气都不是依循自然,而是反自然的。这样的疾患、罪行、耻辱,即使五毒俱全的人在遭受折磨时也不愿自承这些,但都包括在他们的仪式中。虽然人们已经相信,这些仪式比表演还要下流,但他们可以找到借口并撇清,因为他们自有解释,说这展现和代表

---

[43] [译按]此处原文为 physiologicas,现代学科分类中的 physiology 是"生理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旧版拉丁文词典(*Latin Dictionary Founded on Andrew's Edition of Freund's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 Charlton T. Lewis, Charles Short, William Freund,1956),在用 physiology 来解释这个拉丁词时,引的就是奥古斯丁此处的例子。但是,此处显然不能理解为"生理学"。两个英文译本都译为 physical,虽然可能传达了奥古斯丁的意思,但还是容易让人误以为此处在说"物理学"。因此,本译本按照服部英次郎的日文译法,称之为"自然学"。虽然这并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但奥古斯丁所表达的,就是"研究自然的学科"的意思。

[44] 赫西俄德,《神谱》,125—153;卢克莱修,《物性论》,2:599 以下。

了事物的自然(natura)：那为什么诗人们就不能得到同样的借口并撇清呢？人们还用同样的方式解释很多说来非常怪诞荒唐的事情，比如萨腾吞下自己的儿子，这被解释成，时间的流转（就是萨腾一词的含义）会消耗掉时间自己创造的东西[45]。瓦罗还认为，萨腾所掌管的种子会回到其所由生长的大地[46]。其他人也给出了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点；其他的神也一样。

8.2 这就是所谓的神话神学，它和所有这类解释都该遭到抵制、拒绝、批判。不仅自然神学（即哲学家的神学），就是我们讨论的城邦神学也应该批判神话神学，因为城邦神学据说属于城邦与民众。神话神学虚构了诸神的不光彩之事，所以被认为应该抛弃。无疑，写到神学的最睿智和渊博的人理解，对神话神学和城邦神学二者都该批判。不过他们更敢于批判前者，却不敢批判后者；他们揭露了前者的罪行，又暴露出后者与前者的相似之处。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心甘情愿推许城邦神学，而是为了让人们理解，二者都该唾弃。那些害怕批判城邦神学的人为了避免危险，主张让他们所谓的自然神学归于更高的心灵，暗含着对另外两者的鄙视。至于城邦的和神话的神学，都是神话的，也都是城邦的；人们只要明智地观察，就会发现二者都是虚妄和下作的，就会明白二者都是神话的；人们只要注意到，神话神学的戏剧表演都进入了城邦神学的节庆，也进入了城里的神事，就知道二者都是城邦的。城邦神学中诸神的形象和圣事都和遭到批判的神话神学中的那么相似，无论形体、年齿、性别、习性、婚配、谱系、仪式都是。这些神要么被理解为本来都是人，城邦根据他们的生与死设置了庆典仪式，鬼怪们制造并强化了这些错误；要么是那些最肮脏的精灵在某个时机潜入人们的心志欺骗人们造成的。这样的神怎么可能有力量给我们永生呢？

---

[45] 萨腾的希腊文名是“克洛诺斯”，意为时间。

[46] 瓦罗，《论拉丁语言》，5:64。在拉丁文里，Satus 的意思是种子。奥古斯丁在此并用了对萨腾之名的两种不同的解释。

9. 每个神的职责

9.1 诸神的职责竟然如此细密地分开，因而我们的对手说，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向他们祈祷。对此，虽然我们没有谈到全部，但也说了不少了。这哪有什么神圣的尊荣，这不简直更近乎丑角的丢人现眼吗？[47] 假设某人给婴儿请两个奶妈，其中一个只给吃的，另外一个只给喝的，这就像罗马人依赖两个女神：食物女神爱杜卡和饮料女神婆提娜，那这个人就太傻了，就好像在家里演丑角。他们认为利伯尔神的名字来自“释放”(liberamentum)，因为男人是靠了他的赐福，才能在性交后射精放松；他们还认为女神利伯拉也为女子提供同样的服务，让她们排卵，又认为利伯拉就是维纳斯；这样，这个神在神殿里的塑像就成了一半男身，是利伯尔，一半女身，是利伯拉。他们为此还给利伯尔配上女侍者，并通过酒来催动性欲。这样，人们就极度疯狂地庆祝酒神节[48]；瓦罗在这里也承认，除非心志受到鼓动，人们没法这样过酒神节。但后来，元老院里头脑清醒的人对此不满，下令取消了酒神节[49]。也许他们感到了这些是肮脏的精灵，当人们误以为是神的时候，能控制人们的心志。当然，在剧场里就不是这样了；因为那里是在表演，不是在发狂——不过膜拜喜欢这种表演的神，那也真是发狂了。

9.2 那么，瓦罗所认为的宗教与迷信的区别何在呢？他说迷信的人怕神，而信宗教的人像对待父母那样尊敬神，而不是像怕敌人那样怕他们。他说神都是好的，更愿意原谅罪人，而不是伤害无辜[50]，他还说，在产妇生育之后，有三个神保护她们，这样男神席尔瓦努斯(Silvanus)就不会在夜间前来骚扰她们了；为了象征三个神对女子的保护，夜间要有三个人围在家里的门槛处，第一个要用斧子敲门槛，第二个要用棒锤敲，第三个要用笤帚清扫，这些农业的象征使得席尔瓦努斯神无法进屋了。因为没有了铁器，树木就不能砍伐和修剪；没有棒

---

[47] 见本书 4:4,8,11,21;6:1.2。

[48] 瓦罗，《论拉丁语言》，7:87。

[49] 李维，《罗马史》，39:8.5—8。

[50]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33(仅见于奥古斯丁)。

槌，庄稼就不能收割；没有扫帚，收获的粮食就不能装仓。三个神的名字恰好来自这三件事。英特奇多纳(Intercidona)来自砍伐(intercicione)，皮鲁姆努斯(Pilumnus)来自棒锤(pilo)，德沃拉(Deverra)来自用扫帚清扫(deverrere)[51]。就是靠这三个守护神，席尔瓦努斯神的力量受阻，产妇得到保存。看来，好神的守护力量不敌行凶作恶的神的野蛮，只有几个好神同心协力，才能战胜一个恶神。也许，好的神在对抗他们所厌恶的邪恶而野蛮的森林之神[52]，因为他们是农业的象征，是森林之神不喜欢的。这就是那些神的无辜吗？这就是他们的和谐吗？这些神比剧场里那些滑稽的神还要可笑，他们这样就能让罗马城更安全吗？

9.3 在男女婚配(conjunguntur)的时候，要求助男神优加提努(Jugatinus)；这没什么问题。把新娘领回家(domum ducere)要求助男神多米杜古斯(Domiducus)；进家(domum ire)还要求男神多米提乌斯(Domitius)；要让女人和男人一生厮守(manere)，则还要求女神曼图尔娜(Manturna)。然后还要求别的哪个神呢？还是放过人的羞耻心吧；让人们隐秘的羞涩得到保护，让云雨之欲自由流露。连傧相都要离开，怎么能让这一大群神挤在洞房里呢？这些神留在洞房里，并不是以他们的在场来表明对贞节极为重视，而是因为新娘是弱势的性别，第一次会很慌乱，诸神是要帮她不费力地失去童贞。女神沃尔金嫩斯(Virginensis)、父神苏比古斯(Subigus)、母神婆列玛(Prema)、女神破童妲(Pertunda)，还有维纳斯和普里阿普斯都在场。为什么这样呢？如果男人完成这项任务有必要从诸神那里获得帮助，一个男神或女神不就够了吗？一个维纳斯就能办到了，因为据说她的名字就由此而起：不花点力气(vi non sine)，一个处女变不成女人[53]。即使神不要脸皮，人还是要点的。如果新婚夫妇相信有那么多男女诸神在场观看

---

[51] [译按]在奥古斯丁的原文中，虽然前面两个神名和词源都出现了，但并没有出现这第三个词“清扫”，而只出现了“扫帚”。因此，此处直译是“德沃拉来自扫帚”。为了明确德沃拉的词源，多数译本加上了“清扫”。

[52] Silvanus的意思是森林。

[53]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95（仅见于奥古斯丁）。

他们的好事，羞耻心怕是会让男人无法勃起，让女人不敢妄动。如果贞节女神沃尔金嫩斯在场，处女当然要宽衣解带；如果父神苏比古斯在场，男人会征服（subigere）女人；如果女神婆列玛在场，被压（comprimere）在下面的女人就会屈服，不敢乱动。但是女神破童妲[54]在那里干什么呢？为了让新娘脸红，让她迎上去；还是留给新郎做吧。那件她以之命名的事，如果不让丈夫自己完成，也太不光彩了[55]。不过，既然人们说她是个女神，而不是男神，这还稍可原谅。如果人们认为这是男神，把他叫做破童都（Pertundus），那么，丈夫就会为了保护妻子的贞节而求人帮着抵抗他，甚至超过产妇对抗席尔瓦努斯神的情景。但是我还说什么呢？那里还有未免太阳刚了的普里阿普斯，新娘被命令坐在他的极肮脏、极丑陋的阳具上面，据说这是妇人最荣耀的和最虔诚的品德。

9.4 让他们继续，试着区分那只有几希的不同：城邦神学和神话神学；城里的和剧场的；神殿的和表演的；祭司的圣事和诗人的歌谣；荣耀之事和下流之事；真实的和骗人的；庄重的和轻浮的；严肃的和可笑的；值得祈祷的和应该唾弃的。我们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知道剧场里和神话中的神学来自于城邦神学，神话神学不过是城邦神学的镜像，通过诗人的歌谣反映了城邦神学的内容。哲人们不敢批判城邦神学，但是可以更自由地揭露和抨击城邦神学的镜像，那些理解他们的意愿的人，看到他们对镜像的批判，就会讨厌这镜像背后的脸；而那些神看到镜中自己的形象，却欣欣然起来，我们无论从镜中还是镜外，都能更好地看出他们是什么。所以，诸神发出了可怕的命令，让他们的崇拜者用最肮脏的神话神学来膜拜自己，要为他们设置庆典，设置各种神事，这样就更明确地告诉人们，自己是肮脏的精灵。于是，那遭人厌恶和谴责的剧场神学，也就被当成了被尊重和认可的城邦神学中的组成部分。这套神学总体上是下流和骗人的，其中只有虚假的神，它的一部分出现在祭司的作品中，另一部分出现在诗人的诗歌里。至

---

[54] 破童妲是掌管女子失去贞操的女神。

[55] 破童妲（Pertunda）的名字来自“穿破”（pertundere）。

于它是否还有别的部分，那是另外的问题；在我看来，我已经充分证明，瓦罗所区分的城中神学和剧场神学都属于一个城邦神学。因为二者都是同样的下流、荒唐、无耻、虚假，真正的虔信者无论从这两者中的哪个，都无法希求永生。

9.5 最后，瓦罗自己谈论和列举了诸神，从人的受孕开始。这一系列神始于雅努斯，然后是与老人的死亡相关的一些神，与人相关的神直到女神娜尼亚(Naenia)结束，人们要在老人的葬礼上呼唤她。随后他又开始展示那些不与人直接相关的，但是和人事，如食物、衣着，以及此生必需的别的物品相关的神；他逐个讲解诸神分别掌管什么，人们应该因为什么而向他们祈祷，但在这纤细备至的列举中，他却没有指出和命名在哪个神那里，我们能求得永生，而我们正是为了这一点，才成为基督徒的[56]。谁会那么愚钝，以致不明白这一点呢：他这么费尽心思地暴露和揭示城邦神学，证明它和不光彩而该遭谴责的神话神学是一样的，已足够清楚地教给我们，神话神学不过是城邦神学的一部分，瓦罗不过就是为了在人的心灵中为自然神学留一块地方，这就是他所谓属于哲学家的神学。他做得很精微，批判了神话神学，却又不敢批判城邦神学，于是通过展示它的特点，暗中表明它是该批判的。这样，有正确的理智判断的人批判了两种神学，是否就只剩下自然神学该选择了？对此，我将在合适的地方，借助真正上帝的帮助，来作出更仔细的讨论[57]。

10. 论塞涅卡的自由，他对城邦神学的批判，比瓦罗对神话神学的批判还要猛烈

10.1 瓦罗虽然敢于批判剧场神学，却没有自由同样公开批判城里的神学。但安奈乌斯·塞涅卡[58]就不缺乏这种自由，虽然未必是完

---

[56]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95(仅见于奥古斯丁)。

[57] 参见本书 7:5—6,9。

[58] 卢修斯·安奈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公元前 4—公元 65)，斯多亚派哲学家，诗人卢坎的舅舅。他是皇帝尼禄的老师，但后来遭到尼禄的猜忌，因卷入一个阴谋而被令自杀。

全不缺乏，但至少部分如此。我们从不少证据中发现，塞涅卡出名时，就是我们的使徒的时代。他的生活中没有这种自由，但作品中却有。在他攻击迷信的书里面，他批判罗马城里的城邦神学，甚至比瓦罗对神话神学的批判都更丰富、更猛烈[59]。他就诸神的偶像谈到："人们用下贱的和死的东西来为神圣的、不朽的、不可侵犯的诸神塑像，让他们有人、野兽、鱼虾的形象，甚至男女合体、连体共生；人们称他们为神，但如果这些塑像真的有了气息，和人们撞见，那人们就当他们是怪物了。"在后面一个地方，在谈论自然神学的时候，他总结了某些哲学家的观点，向自己提问说："某人在这个地方说：我是否该相信天和地是神，月亮上面有神，月亮下面也有？我是听柏拉图的，还是听逍遥派的斯特拉波(Strabo)[60]的观点？前者说神是无形体的，后者说神是无心灵的。[61]"塞涅卡回应这个说法："难道在你看来，提图斯·塔提乌斯[62]、罗慕洛、图鲁斯·霍斯提利乌斯的梦就更真实吗？塔提乌斯把克罗阿琪娜尊为女神[63]，罗慕洛把匹库斯和台伯利努斯尊为神[64]，霍斯提利乌斯将'害怕'和'恐怖'尊为神[65]，而这不过是人类最讨厌的情感，其中一个是心志受惊吓产生的，另外一个甚至不是身上的疾病，而只是一种脸色。"难道你相信这是神，要把它们接引到天堂吗？[66] 对于那残酷而下流的仪式，他写得多么自由："一个人要阉割自己，一个要砍断手臂[67]。他们这样来对待喜悦的神，那诸神发怒了又该怎么办？如果他

---

[59] 塞涅卡，《论迷信》(De superstitione)(残篇)，31—43(参考德尔图良《护教篇》12，6；涂世华译，33页)。

[60] 斯特拉波，卒于公元前269年。他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约于公元前288年成为逍遥学派的首领。他执掌这一学派18年，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参考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5:58以下。

[61] 柏拉图《菲德鲁斯篇》86a；西塞罗《论神性》1:13，35。

[62] 参见本书4:23.1。

[63] 见本书4:8。

[64] 见本书4:23.1。

[65] 见本书4:15。

[66] [译按]因为塞涅卡原书已佚，"难道你相信这是神，要把它们接引到天堂吗？"这句话究竟是塞涅卡的，还是奥古斯丁的，颇有争论。我们把它算作奥古斯丁的。

[67] 参见拉克唐修，《神圣原理》，1:21。

们愿意这些，那他们就不值得崇拜。人的心志被打乱，疯狂地离席而起，为了取悦诸神，做出连神话传说中的最低贱的野蛮人都不会做的残酷事情。传说僭主会切掉一些人的四肢，但是他们不会下令人们自己砍。为了满足国王的欲望，宫廷里会阉割男人，但是主子不会让男人亲手自宫。但这些人自己在神殿里切碎阳具，用伤痛与血污向诸神祈祷。如果谁有空问一问这么做和这么受罪的人，他会发现，这大失荣耀、大悖自由、大失常态，如果只有少数人这么做，没人会怀疑这都是狂人；就是因为这样疯狂的人太多，反而使这种做法像是清醒的。"

10.2 随后，塞涅卡又谈到了在卡匹托利山已经成为习俗的仪式。他极其坦诚地攻击说，谁会相信，这不是傻子和疯子做的呢？在埃及的仪式里，人们先是哀悼欧西里斯(Osiris)的失踪，然后又以极大的喜悦欢迎他的归来。这里先是失踪伴随着哀伤，随后是归来伴随着欢乐，虽然根本没有失踪，也没有归来，但悲伤和快乐却像是真的。于是塞涅卡写道："这里的疯狂是有固定时刻的。人们这样一年一度发疯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你到卡匹托利山看看，人们煞有介事地装疯卖傻，疯狂变成了公共活动，不堪入目。有人向神列举着他的崇拜者的名字[68]，有人向朱庇特宣布着时间，有人是侍从，有人是敷油官，挥动手臂模仿子虚乌有的敷油动作。有的女人给朱诺和密涅瓦梳头(虽然他们煞有介事地用手指拢着头发，但那里不仅离塑像很远，就是离神殿都很远)；有人手里拿着镜子；有人祈求诸神为他们作证；有人拿出法律文件，解释自己的案子。见多识广的俳优老迈昏花，每天在卡匹托利山上演滑稽剧，好像诸神会尽情欣赏着人们已经厌烦了的东西。所有的工匠艺人都在这里奉承不朽的诸神。"不久之后他又说："这些还只是空虚无用的，他们没有向神许下下流和不体面的东西。那些坐在卡匹托利山上自以为得到朱庇特的喜爱的女人，如果你相信诗人的故事，她们要承受朱诺的暴怒，可怎么并不害怕她的目光呢？"

10.3 瓦罗没有这种自由；他只敢这么批判诗人的神学，却不敢

---

[68] [译按]此处含义比较模糊。名字(nomina)也可能是numina(神)。因此又可翻译为"有人向朱庇特神列举着崇拜他的诸神"。

批判城邦神学，而塞涅卡却把城邦神学切得粉碎。但如果我们真的注意一下，会发现在神殿里举行的，比在剧场里表演的还要糟糕。至于城邦神学的仪式，塞涅卡建议智慧的人在参与的时候不要把这当作心灵认可的宗教，而只须当作逢场作戏。他说："智慧的人服从法律的命令，而不是对神感恩。"随后又说："我们给诸神乱点鸳鸯谱，但是让哥哥和妹妹结婚，难道是虔诚吗？我们让贝罗娜嫁给马尔斯，维纳斯嫁给伏尔坎，还有萨拉西亚嫁给涅普顿。我们又让一些神保持独身，好像他们就难寻佳偶，特别还有女神独守空房，像波普罗尼娅(Populonia)、弗尔格娅(Fulgora)，还有女神鲁米娜[69]；难怪这些女神没有追求者。这些贱神的乌合之众，完全是流传久远的迷信给他们成的亲。"他说："我们还是该膜拜，不过我们记住他们的事更多是出于风俗，而和实际无关。"因为城邦神学中的法令和风俗都没有确立愉悦诸神、属于现实的内容。虽然哲学使塞涅卡有这种自由，但作为德高望重的罗马元老院成员，他还是崇拜他所批判的，从事他所驳斥的，膜拜他给定罪的；哲学确实教给了他很重要的东西，使他面对世界时不再迷信，但是对于城邦的法律和人们的风俗，他虽然不在剧场里表演那些戏剧，还是在神殿中模仿演员；他这么做的时候，还要让民众认为他是在真心实意地做，这种欺骗的做法，是更应该谴责的。倒是剧场里的演员，目的是要娱乐人民，而不是说谎欺骗。

11. 塞涅卡如何看待犹太人

塞涅卡在批判城邦神学中别的迷信的时候，也批判了犹太人的圣事，特别是安息日，强调说这样做毫无用处，每七天一个休息日，这样他们的生命就有七分之一无所事事，而且在很多时候一旦有紧急的事，他们会因为没有作为而受到伤害。至于已经和犹太人之间深存敌意的基督徒，他完全以中立态度谈论。他既没有打破祖国的古老风俗赞美基督徒，也没有违背自己的意志批判他们。但他在谈到犹太人的时候说："这个无比丑恶的民族的习俗变得强大起来，在各地都被接

---

[69] 见本书4:11。

受；被征服者把律法送给了征服者。"在这么说的时候，他颇为惊讶，因为他不知道这是神的作用，但他又说了一句话，表明了他对那些圣事中的道理的看法。他说："他们还是知道自己的仪式的原因的，但是罗马民众虽然多数拜神，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至于犹太人的圣事中，为什么神圣的权威这样设置，以后又如何和在何时被上帝的选民取代，上帝如何向这选民揭示了永生的秘密，我们在别处，特别是在反对摩尼教的地方谈到了[70]，在这本书里我也会在适当的地方谈到[71]。

12. 我们看到异教诸神是虚妄的，他们在现世都不能保佑我们，无疑也不可能给我们来生

我们现在谈的三种神学，希腊文分别称为神秘的、自然的、政治的，拉丁文中可以叫做神话的、自然的、城邦的。神话神学，就是崇拜众多伪神的人自己也非常自由地批判；城邦神学，我们已经表明，神话神学是它的一部分。两者很像，我们发现甚至城邦神学更糟。从这二者之中都无法希求永生。如果谁觉得这一卷里说得还不够，那就可以找前几卷一起看，特别是第四卷，在那里我们花大笔墨谈到上帝赐予幸福[72]。如果幸福是个女神的话，追求永生的人们除了她，还向谁献祭呢？因为幸福不是女神，而是上帝的赐予，除了向赐予幸福的上帝，我们还向谁祭献自己呢？这永生是真正的和最大的幸福，我们要靠虔诚的爱来渴望永生。我想，从上面说的来看，没有人会有疑问了，那些神根本不能赐予幸福，他们都是用如此下流的方式崇拜的，而如果不这样崇拜，他们就会更下流地发怒，这等于自己承认是最肮脏的精灵。他们连幸福都不能给予，又怎么赐予永生呢？我所说的永生，就是无限的幸福。如果灵魂活在永恒的惩罚里，像那些肮脏的精灵一样遭受折磨，这是永恒的死亡，而不是永生。没有哪种死比连死都无休无止（ubi non moritur mors）更可怕、更糟糕了。但是灵魂被造时就是不朽

---

[70] 奥古斯丁，《反摩尼教的福斯图斯》，全书。

[71] 本书 17：3。

[72] 本书 4：24—26。

的，因为灵魂的这个自然，灵魂总伴随着某种生命，所以她最大的死就是远离上帝的生命，遭受永恒的责罚[73]。这样，永生，也就是无限的幸福，是只有给予真正幸福的上帝才能给予的。而城邦神学中崇拜的诸神，我们已经证明不能给予这些。所以，不论现世和地上的幸福，还是死后的更重要得多的永生，我们都不能靠崇拜诸神得到。前者我在前面五卷谈到了，后者我在本卷涉及了，在其他地方也提到了。但是由于古老的习俗根深蒂固，如果谁觉得我还没能充分证明城邦神学是该批判和远离的，那么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在下一卷继续这个话题，让心灵关注吧。

---

[73] 关于第二次死亡和灵魂之死，参考本书13:2以下。

上帝之城卷七

［本卷提要］论城邦神学中的精选诸神：朱庇特、朱诺、萨腾等等，对他们的崇拜并不能把人带到永生的幸福[①]。

前　言

我异常努力地打击和清除那荒谬而古老的意见，它们对真正的虔诚充满敌意，长期深深而牢固地控制人类，植根于心灵中的黑暗角落。靠了真正的上帝的恩典，我的工作在上帝的帮助下得以进行。对于那些天性更敏锐、更优秀的人，上面几卷所述就已经非常够了，但是他们还应该耐心地、平心静气地跟随我的论述。虽然他们觉得再多的讨论已不必要，但为了别人，请不要因此就认为这是多余的。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当真正的、且真正神圣的神性显现给我们的时候，这虽然会给我们现

① ［译按］就内容而言，本卷主要批判了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其主题仍然是在剖析瓦罗的神学体系。严格讲来，这一卷的内容也是在继续批判城邦神学。但在批判当中，奥古斯丁也牵涉到了类似自然神学的问题，即对诸神的哲学解释。其中较为核心的是一神论与多神论的问题。在奥古斯丁看来，瓦罗等古典哲学家在哲学上已经有一神论的倾向，但他们又承认多神论的城邦神学，这是矛盾的。本卷后面对自然神学的批判就主要集中于这对矛盾。但我们同样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这个看似如此明显的矛盾，为什么古典哲学家没感觉到呢？也许，这矛盾本身仍然是基督教才会产生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古典哲学的问题。

在所过的脆弱的生命提供必要的支持，但是人们之所以追随和崇拜他，毕竟不是为了稍纵即逝的必朽生命，而是为了永恒的幸福生活。

1. 神性不在城邦神学中，那我们是否该认为能在精选诸神中找到呢

所谓神性(divinitas，我们还可以称为 deitas，我们的基督徒作者之所以不惮于使用这个词，是为了更准确地翻译希腊文的 θεότητα 这个词)：马可·瓦罗在他的十六卷书里所诠释的所谓的城邦神学中，并没有谈到 divinitas 或者 deitas。依照城邦建立的宗教制度，无论就城邦设立的这些神作为崇拜对象而言，还是就这样的崇拜方式而言，都不能带我们到永生的幸福。我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卷里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哪个读者还没有被说服，那他在读完这一卷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希望进一步清理这个问题了。瓦罗在最后一卷谈到了那些精选的主神，我们也稍微提到了。有人认为对这些神的崇拜还是会带来幸福生活，而且是永恒的。对这个问题我不会重复德尔图良所说的，他这么说更多出于权变，而非出于真理："如果诸神像洋葱那样选出，剩下的当然该遭到抛弃。"[②]我不这么说；我看到，在那些精选诸神中，还是有些比别的神更重要、更杰出。正如在战争中，在新招募的士兵里，还要选出一些从事更重要一些的军事活动。在教会中，当教牧人员被选举产生以后，其他人当然不是遭到抛弃，而是所有有好的信仰的人都因为各自的品德蒙召。在建筑物上，人们选出石头放在房角，其他的石头并没有被责抛弃，而是支撑建筑的其他部分[③]。有些葡萄用来吃，别的并不是被抛弃，而是用来酿酒。我们不必一一赘举了，因为道理已经很明显。至于精选的诸神，那些写作诸神的，崇拜诸神的，以及诸神自身，并不能因为某些神是选出的，而抛弃别的神。我们更应该考察这些神是什么，因为什么事被选出来。

---

② 引文出自《反异教》(Ad *Nationes*)2：9；在《护教篇》第 13 章，德尔图良说："你们不可能偏爱一位又不轻忽另一位，因为选择就含有抛弃的意思。所以你们是在轻视所抛弃的；因为在你们抛弃他们时，显然并不怕得罪他们。"与此的意思也相近。

③ 参考《诗篇》，118：22，"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2. 哪些神是精选的，他们能否免于低贱诸神的事务

瓦罗在讨论这个主题的一卷书里综述了精选的神：雅努斯、朱庇特、萨腾、盖尼乌斯、墨丘利、阿波罗、马尔斯、伏尔坎、涅普顿、日神、奥尔库斯(Orcus)、父神利伯尔、特勒斯、刻列斯、朱诺、月神、狄安娜、密涅瓦、维纳斯、维斯塔：总共有二十个，其中十二个是男的，八个是女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精选的，究竟是因为是负责掌管世界主要事务的神，还是因为在民众中更有名，从而得到了更隆重的崇拜？如果是前者，那些负责世界上主要事务的神得到更多崇拜，我们就不会发现他们混迹于那一群乱哄哄的神，掌管琐碎的事务。比如在怀孩子这件事上，雅努斯负责打开接收精子之路，是首要的，然后就开始了琐细的分工。那里有萨腾负责精子本身，还有利伯尔，负责让男子射精来得到放松，有利伯拉，被很多人当作维纳斯，负责女人的同样的事，也让女人通过释放阴精得到放松[④]。所有的这些神都被称为精选的。那里还有女神美娜，负责女人的月经，虽然是朱庇特的女儿，却很卑贱。瓦罗在谈论精选诸神的一卷里把管理月经的这项职能又给了朱诺。那是精选诸神中的王后。在这里，朱诺、鲁西娜，还有朱诺的养女，也就是那个美娜，共同负责掌管经血[⑤]。还有两个神是形象很模糊的，即维图姆斯(Vitumus)和森提努斯(Sentinus)。其中一个给予胎儿生命(vita)，另外一个给予感觉(sensus)。这些神虽然极为卑贱，但所掌管的比那些高贵和精选的神重要得多。生命和感觉几乎就是女人腹中的全部，如果没有它们，那胎儿简直就如同最低贱的泥土和尘沙。

3. 一些低级的神做了更加优秀的事业，我们实在找不出理由，为什么是别的神被当作精选的神

3.1 维图姆斯和森提努斯虽然“姓名不彰”[⑥]，但掌管的事务超过

④ 见本书6:9.1。

⑤ 月神、鲁西娜、美娜本是一个女神的不同名字，但奥古斯丁认为是不同的女神。参见本书4:11。

⑥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5:302。

了那么多精选的神，而那精选的神却要从事所有琐碎的分工，这究竟道理何在？精选的神雅努斯不过给精子提供了门径；精选的神萨腾负责精子本身；男神利伯尔负责男人的射精，女神利伯拉负责女人的阴精，她被当作刻列斯或维纳斯；精选的神朱诺（不只她自己，还有朱庇特的女儿美娜）负责月经，使受孕了的胎儿成长；而卑微无名的维图姆斯却负责生命，森提努斯负责感觉；而这二者虽然不如理智和理性，却高于前面那些事情。能理解、有理性的物种当然高过那些只有感觉和生命却没有理智与理性的牲畜；同样，有生命和感觉的生物也应该高过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生物。维图姆斯赋予生命，森提努斯赋予感觉，他们当然更应该成为精选的神，而不是接受精子的雅努斯、赋予或植下精子的萨腾、射出精子的利伯尔和利伯拉，除非精子能带来生命和感觉，否则人们就认为它们一钱不值。看来，精选的服务不是精选的神从事的，而是由那些名不见经传，就其尊荣而言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神完成的。也许我的对手会回答说，雅努斯拥有掌管所有开端的能力，因此完全可以把开启受孕的职责交给他；萨腾拥有掌管一切种子的能力，因此没有他的工作，人们就无法受精生育；利伯尔和利伯拉掌管一切射精的活动，这和人的生殖繁衍相关；而朱诺掌管一切的代谢与妊娠，妇女的代谢和人的诞生离不开她。如果他们这么回答，那他们该探讨一下怎么谈论维图努姆和森提努斯，是否会说一切有生命和感觉的都在他们的权限之下。如果他们承认这一点，那他们就要把这两个神放在非常高的位置。因为，从种子中诞生，就是在大地上诞生，在大地上成长；而他们甚至认为，星座中的诸神也有生命和感觉。如果他们说维图努斯和森提努斯只负责血肉之躯的生命和感觉，那么，那个使所有生物能生存、能感觉的神，为什么不把生命和感觉也给血肉之躯呢？把这种功能赐给所有有生命的事物，这不该是他的普世工作的一部分吗？那还需要维图姆斯和森提努斯做什么呢？如果那个给予了万物生命和感觉的神，把这些肉体的、低贱的事情交给诸神如同交给奴仆，那么，这些作为他的奴仆的精选之神难道就缺乏奴仆，不能同样把这些事交出去吗？他们那么高贵，以致被认为是精选的，为

什么还和低贱的神一起干活？朱诺是精选的女神，是天后，“既是朱庇特的妹妹，又是他的配偶”[7]；但她还是孩子们的指路人伊特杜卡（Iterduca），与最低贱的女神阿德欧娜和阿伯欧娜[8]一起工作。罗马人也把女神门斯（Mens）放在这里，她负责给孩子好的心志（mens）。但她不在精选诸神之列，就好像神还能给予人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同时是伊特杜卡和多米杜卡（Domiduca）的朱诺却位列精选诸神，就好像没有好的心志的话，她也能领着人们外出和回家[9]，而作出选择的，根本没有考虑，让掌管心志的女神位列精选诸神之列。其实这个女神都应该在密涅瓦之上，因为，按照这种琐碎的分法，密涅瓦负责孩子们的记忆。哪怕记忆力再强，有好的心志也比有好的记忆好多了。谁能怀疑这一点？有好的心志的人都不会做坏事，但是有些极坏的人有超常的记忆力，他们之所以能那么坏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所想的坏事。密涅瓦跻身于精选诸神，但女神门斯却被放在一群庸庸碌碌的神当中。我还怎么谈美德之神呢？还有幸福女神？对此我在第四卷已经谈了很多[10]；罗马人有这些神，却不愿意在精选诸神中给他们一席之地。而他们却让马尔斯和奥尔库斯在那里，前者给人带来死亡，后者接受死者。

3.2 这样琐碎的工作被一个一个分配给众多的神，我们看到，精选诸神与别的神之间，就像元老院成员与平民之间那样，一起做事。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神，虽然他们不是精选诸神，但是他们做的工作比那些所谓精选诸神的工作重要得多，也好得多。我认为我们就只剩这样得出结论了：那些神之所以被称为精选的和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负责世界上更重要的事务，而是因为知道他们的人更多。就连瓦罗自己也说，一些父神和一些母神都是偶然变得低贱的，这和人间一样。也许碰巧幸福女神没能跻身精选诸神之列，因为变得高贵不是靠品质，而是靠机遇。那么，命运女神当然应该被放在精选诸神之列，甚至

---

⑦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6—47。

⑧ 见本书4:21。

⑨ 朱诺的这两个别名，分别是领着外出（iter duco）和领着回家（domus duco）的意思。

⑩ 本书4:21,23。

放在他们之上，因为人们说这个女神不根据理性的标准赐予她的礼物，而是凭借偶然的机会。她应该在精选诸神当中占据最高的位子，因为她尤其在诸神当中展示自己最大的能力；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成为精选的不是靠美德，不是靠理性的幸福，而是靠命运的随机力量。他们的崇拜者知道，命运女神拥有这样的法力。最雄辩的人撒路斯提乌斯在说出下面的话时，也许想到了诸神："但是，毫无疑问，是命运在主宰着一切。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变得有名或默默无闻，而不顾事实。"[11]罗马人无法找到理由说明，为什么维纳斯得到推崇，而美德之神默默无闻；两个神同样受到崇拜，但在品德上无法相比。如果追随者更多的神就更高贵，而维纳斯的追随者比美德之神的多，那么，为什么密涅瓦女神受到推崇，而钱财女神却默默无闻呢？贪婪比技艺对大多数人更有吸引力。即使在那些工匠当中，你也很难找到，哪个人出售自己的技艺不是为了换取财富的。做事的目的总是比做事的手段有更多的价值。如果选择精选诸神是根据无知大众的判断作出的，为什么钱财女神不在密涅瓦之上呢？技艺可是用来赢得更多财富的。如果选择这些神是少数杰出的智者作出的，那为什么美德之神不在维纳斯之前呢？按理说，美德之神不是远远高于维纳斯吗？正如我所说，人们认为应该把一切交给命运女神，是命运在主宰着一切。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变得有名或默默无闻，而不顾事实。如果她完全根据自己多变的判断，偶然地来决定诸神的地位，决定应该让谁被推崇，应该让谁默默无闻，那么命运女神当然应该在精选诸神中占据高位，因为她有最高的能力支配诸神。但为什么又不是这样？除非认为命运女神有个相反的命运？那么，她把别的神变得高贵了，自己却并不高贵，真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4. 低级诸神并没有被弄得声名狼藉，反而得到了更好的侍奉，但罗马人却用下流的仪式推崇那些精选诸神

每个追求高贵和声望的人都会祝贺那些精选诸神，说他们是幸运

[11]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8:1。

的，却没有看到他们更多被选来遭受伤害，而非享受荣耀。因为没有名声，那群低下的神反而得到了庇护，不为恶名淹没。人类根据自己意见的幻想，在他们之间分配琐碎的工作。我们嘲笑他们，就像嘲笑那些聚敛杂费的税吏，或者那些银匠作坊里的工匠，他们要转手很多次才能完成一个器皿，而熟练工只要一个人就能够完成。除非人们认为每个工匠能够快速和简便地各自学会某项技艺，而不是让一个人拖沓而费力地学会全部工作，成为熟练工，否则就不会让很多人完成这个工作。在那些并非精选的诸神当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因为罪行而声名狼藉的；而在精选诸神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臭名昭著的恶行的。精选诸神可以下降到无名诸神当中，做他们那些卑贱的工作；而无名诸神却不会上升到精选诸神当中，从事那些高贵的罪行。就雅努斯而言，我实在想不起什么事是值得谴责的。很有可能，他活得很无辜，远离丑闻与恶行。他友好地欢迎逃亡中的萨腾，尽地主之谊，分割自己的王国，各自筑城而居，一个是雅尼库鲁姆，一个是萨腾尼亚(Sartunia)[12]。罗马人在对诸神的崇拜中，总要极尽羞辱之能事，他们发现雅努斯的生活没有什么下流之事，就用一个怪物形状的塑像来羞辱他，让他有时有两副面孔，有时又加倍，有四副面孔。难道说他们要表达的是，那些精选诸神不断做让人脸红的丑事，所以全无脸面，而这个雅努斯因为比他们更无辜，所以就多露出几张脸？

5. 异教徒们的隐秘教诲和自然理性

但我们还是更多听听他们的自然神学的解释，罗马人试图用这种更高深的教义增加色彩，掩盖那些极下流而可怜的谬误。瓦罗谈论这些解释时，首先说古代人建立诸神的塑像、徽章、装饰，是为了让人们在接近神话的教义时，用眼睛看到这些，就能够让自己的心灵看到世界的灵魂及其各个部分，也就是真正的神。按着这观点，人们按照人类的形象建造这些塑像，认为必朽者的心灵，也就是人类身体中的心灵，和不朽者的心灵是相同的。这就如同用容器来代表诸神的象征意

---

[12]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8：357—358；奥维德，《宴饮》，1：235 以下。

义,比如人们在利伯尔的神殿里放一个酒瓶,这就象征了酒,也就是装酒的容器代表了所装的酒;同样,这种具有人的形式的形象就象征了理性的灵魂,这人形的身体就是一个容器,中间装上了他们认为是神或诸神的自然[13]。这些就是那位博学宿儒所探究并准备呈现在阳光下的神秘教诲。但是,最睿智的人啊,这神秘教诲不是让你毁掉了本来的明智吗?依靠这明智,你本来清醒地看到,最先为民众树立偶像的人,去掉了他们的公民的敬畏,增添了错误,而且你看到没有偶像崇拜的古代罗马人是更纯洁的[14]。这些古代人为你提供了权威,使你敢于攻击后来的罗马人。如果最古老的罗马人也崇拜偶像,也许你会因恐惧而沉默,来压抑自己正确的感觉:不该树立偶像。你本来应该更加雄辩和理直气壮地证明,用这种方式崇拜神秘的幻象是有害的和虚妄的。你的灵魂是那么博学,天资不凡,这让我为你极为痛心,因为你的灵魂不能靠这些神秘的教诲到达上帝那里。你的灵魂是被他创造的,而不是和他一起被创造的;你的灵魂不是他的一部分,而是他的造物;他不是万物的灵魂,而是所有灵魂的创造者,只有你不对他的恩典忘恩负义,你的灵魂才能在唯一的他的光照下幸福起来。这些神秘的教诲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们,我会在随后的部分表明。这个博学的人承认说,世界的灵魂和它的各部分是真神;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全部神学,也就是他极为推崇的自然神学。它只能涉及理性灵魂的自然。在他所写的关于精选诸神的这最后一卷书的概述里,他用很小的篇幅谈了自然神学。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自然神学的解释,是否可以使自然神学同城邦神学一致起来。如果能够这样,那么一切都是自然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把自然神学和城邦神学分开呢?如果分开二者是正确的,那么他所推崇的自然神学都不是真实的(因为这神学到达了灵魂那里,却没能走到创造灵魂的真正上

---

⑬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15;瓦罗,《论拉丁语言》,5:59;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157。

⑭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116,本书4:9;对比奥古斯丁对外在偶像的看法,《忏悔录》,7:17.23;7:20.26。

帝那里），而城邦神学则是更该抛弃、更加虚假的，那里谈的最多不过就是物质的自然，而他自己的解释就已经证明了这点。瓦罗已经撮目举要，非常细致地讲到了这些，我有必要提一下他的一些解释。

6. 瓦罗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但按照他的意见，世界又有很多部分，有很多灵魂，其自然都是神圣的

还是这个瓦罗，在谈到自然神学的导言里说，他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世界也就是希腊人所谓的 κόσμος，而世界本身又是神。而他又说，有身体和心灵的人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智慧来自心灵；同样，他说世界也是由心灵和身体组成的，而世界是神也是因为心灵。这样看来，他就承认只有唯一的神，但是他还是引入了多神，首先说世界分成了两部分：天与地；而天也有两部分：以太和空气；地也分成水和土两部分。这样最高处就是以太，然后是空气，第三是水，最低处是土。这四者都充满了灵魂，在以太和空气那里的灵魂是不朽的，在水和地那里的灵魂是必朽的；从最高的天上到月球轨道之间，是以太的灵魂，就是恒星和行星，这些天上的诸神不仅可以认知，而且可以看到；在月球的轨道和风云顶端之间，是空气的灵魂，可以用灵魂感知，不能用肉眼看到，被称为各种半神、家神、守护神[15]。这就是他在谈论自然神学的概述里简单提到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瓦罗的观念，而且是很多哲学家的观点。在讨论完了关于精选诸神的城邦神学之后，我在真正上帝的帮助下，会更细致地完成考察这个问题的任务。

7. 雅努斯和特尔米努斯是两个相互不同的神，究竟有道理吗

瓦罗是从雅努斯开始论述的，我要问，这个雅努斯究竟是谁？他会回答：是世界。这个回答相当简洁和明确。那么为什么人们要把万物的开端归给这个神，而又把终结归给另外一个神，也就是所谓的特

---

⑮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西塞罗，《论神性》，1，14.36；1：15.40；2：25.65；2：15.25—26；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137—140。

尔米努斯呢?[16] 他们说,由于这两个神分别是开端和终结,人们把两个月份献给他们,一月(Januarium)给了雅努斯,二月(Februarium)给了特尔米努斯,另外的十个月则是三月到十二月。他们说这就是特尔米努斯节(Terminalia)放在二月庆祝的原因。但是二月的名称来自一种清洁洗礼仪式,他们称之为 Februm[17]。难道世界,也就是雅努斯,只能管开端,不能管终结,必须另立一个神来管终结吗?难道他们不承认,凡是在这个世界中开端的,也要在这个世界中终结吗?他们认为雅努斯只有一半的能力,但是却在他的塑像上安上两张脸,这是何等的虚妄?如果他们说雅努斯和特尔米努斯是同一个神,把一张脸给开端,把另一张脸给终结,那不是可以雄辩得多地解释塑像的两张脸吗?凡是做什么事的人都要照顾两者;在一切行动之中,不回顾开端的人也就不能瞻望终结。这样就有必要把记忆的回顾和意向的前瞻结合在一起;凡是不记得开始的人,同样也不能达到终结。如果人们认为幸福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开始,但要走出这个世界才能完成,因而他们只赋予雅努斯,也就是这个世界,以开端的能力,那就应该把特尔米努斯放在更高的位置,那就不该让他不能位列精选诸神。即使他们交给了两个神的是此世事务的开端和终结,他们也应该给特尔米努斯更多的荣耀。那么每件事在终结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快乐;一切在开端的时候会有更多不安,直到走向终结。这样人们在开始时极力希望、走向、期盼和渴望这个终结;除非到了终结的时候,否则人们不会为开端的事物兴奋起来。

8. 是什么原因,雅努斯的崇拜者让他的形象有两张脸,但有时又让他看上去有四张脸

我们来看他们如何解释雅努斯的塑像有两张脸。他们说这两张脸当中,一张朝前,一张朝后,这是因为我们张开的嘴很像这个世界;

---

⑯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248。

⑰ 瓦罗,《论拉丁语言》,1:6,13.34;《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68;奥维德,《宴饮》,2:19—36。

希腊人因此把上腭称为乌拉诺斯(οὐρανός)[18]。据说，拉丁诗人中也有人把天空称为“上腭”(palatus)。他们说，从张开的嘴出发，向前有路到达牙齿，向后有路到达咽喉[19]。你看，无论在希腊人那里还是诗人这里的语汇中，世界都和我们的上腭联系起来。那么这哪儿和灵魂，哪儿和永恒的生命有关呢？也许只是为了唾液才崇拜神，唾液通过上腭或天这个门(Janua)可以前后出入，要么被吞咽下去，要么被吐出来。我们却发现世界没有一个双向的门，要么通过它向内吸收，要么通过它向外吐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我们的嘴和喉咙与世界毫不相似，但是他们却据此在雅努斯的塑像中象征了世界，仅仅依照上腭的功能，而雅努斯和上腭一点也不像。那他们为什么又把他做成四张脸的，说这是双重的雅努斯？他们解释说这代表了世界的四部分，好像世界也像雅努斯的四张脸一样，要朝向外部的什么东西。这样，如果雅努斯就是世界，世界由四部分构成，雅努斯的双面像就是假的。如果因为我们说“东西方”的时候，可以理解为整个世界，所以它是真的，那么，在我们说另外两部分北方和南方时，难道就说是双重的世界？就如同他们说，四面的雅努斯是双重的。虽然人们能说，他们发现双面的雅努斯像人的嘴，他们却不能解释，世界怎么有四个门进进出出。除非涅普顿也前来助阵，送给他们一条鱼来作比喻，这样通道就不仅有嘴和咽喉，而且还有了左腮和右腮。但灵魂还是不能通过这些门走出虚幻的世界，除非听到真理说：我就是门[20]。

9. 朱庇特的法力，以及他与雅努斯的比较

9.1 让他们来表述一下他们所理解的朱庇特。他们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原因，都在这个神的法力之内[21]。无比高贵的维吉尔的诗

---

[18]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部分》，660a14；662a8。

[19] 西塞罗，《论神性》，2:18.49；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249。

[20] 《约翰福音》，10:9。

[21]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88.138—139，147—148；柏拉图，《克拉底娄篇》，396ab；《斐利布斯篇》，30d。

句证明了这件大事:"能够认识事物原因的人是幸福的。"[22]但是为什么雅努斯又在他之前呢?就此,那位最睿智最博学的瓦罗会回答说:"雅努斯是最先的,朱庇特是最高的。朱庇特应该是万物之王。最先的不如最高的,因为最先的只是时间上在前,而最高的有无可比拟的尊严。"[23]如果只是要看待行动的最先和最高,这样说是对的。开端是行动的开始,最高处是行动的终点;求知是开端,获知是最高点。在一切事务中,最先都是开端,最高都是终点。而这一点我们在讨论雅努斯和特尔米努斯的关系时已经谈过了。不过,人们归于朱庇特的是原因,是动力因(efficientia),而不是效果(effecta);在时间中,无论是行动本身,还是行动的开端,都不可能先于这些原因。做事者总是先于所做的事。所以,即使行动的开端和雅努斯有关,也不能先于被归于朱庇特的动力因。如果没有动力因,就不会有什么开始发生;没有什么会先于动力因而发生。这样,如果人们把朱庇特称为这样一个神,认为一切被造的自然的原因和一切自然之物都在他的法力之内,却又用那样侮辱性的和下流的罪行来崇拜他,这种渎神之举比认为没有神还要龌龊。他们最好还是把另外某个神冠以朱庇特之名,一个毫无尊严、声名污浊的神,用一个虚妄假造的形象来取代他,以接受他们的渎神行为(像所谓石头取代了朱庇特,被萨腾当儿子吃掉那样),[24]而不是说,那就是这个打雷和淫乱的神。这整个世界的王,却受到四面八方的侮辱。他拥有万物的自然和一切自然之物的最高原因,却没有让自己变好的原因。

9.2 随后我要问,如果雅努斯是世界,那么他们把朱庇特放在诸神之中的什么位置?瓦罗把真正的神定义为世界的灵魂及其各部分;那么,凡不是这样的,按照这标准都不在真神之列。这样他们就岂不是要说,朱庇特是世界的灵魂,而雅努斯是世界的身体,也就是可见的世界?如果他们这么说,他们就会讲,雅努斯根本不是神,因为世界的

---

[22] 维吉尔,《农事诗》,2:490。

[23]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251(仅见于奥古斯丁)。

[24] 赫西俄德,《神谱》,474—478;奥维德,《宴饮》,2:205。

身体不是神，按照他们的标准，只有世界的灵魂及其部分才是神。这个瓦罗最明确地说，他认为世界的灵魂是神，但他也说世界本身是神。而他说智慧的人虽然兼有心灵和身体，但是他的智慧来自心灵。同样他又该说，虽然世界兼有心灵和身体，世界是神是因为心灵[25]。这样，单独世界的身体并不是神，而只有它的灵魂，或是身体与心灵的结合是神。这样，是神不在于身体，而是在于心灵。如果雅努斯是世界同时又是神，那么，如果朱庇特也是神的话，他们岂不该说他是雅努斯的某一部分？他们更经常把整个世界归给朱庇特，所以说："朱庇特充满万物。"[26]朱庇特是神，而且是诸神之王，那么人们应该认为他就是世界，统治别的神，而别的神只是他的一部分。瓦罗在他的各种著作之外，还写了《论诸神崇拜》，在其中引用了瓦勒里乌斯·索拉努斯(Valerius Soranus)[27]的诗句来表达这种观念[28]；他的诗句是这样的："万能的朱庇特是万王、万物、万神之父，是诸神之母，是一个神，又是所有的神。"[29]他又在同一部书里这样解释：人们说男人射精，女人受精，朱庇特是世界，全部的种子从他而出，由他而入。"索拉努斯有理由写下朱庇特是诸神之父、诸神之母，同样有理由说他既是一个，又是所有的；世界是一，一切都在这一当中。"[30]

10. 雅努斯和朱庇特到底是否不同

既然雅努斯是世界，朱庇特也是世界，而世界只有一个，怎么却有两个神，雅努斯和朱庇特？怎么他们有不同的神殿，不同的祭坛，不同

---

[25] [译按]奥古斯丁此处指的应该是世界的灵魂和这个灵魂的各部分，而不是世界的灵魂和世界的各部分。可参见本书7:23.1的详细说明。

[26] 维吉尔，《牧歌》，3:60。

[27] 昆图斯·瓦勒里乌斯·索拉努斯(Quintus Valerius Soranus)，罗马作家，曾受到西塞罗的称赞(西塞罗，《论演说》，3:11.34)。没有任何作品流传下来。

[28] [译按]因为瓦罗的《论诸神崇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法确证此处的"de cultu deorum"真的是指这本书，还是一个一般的词组。如果不是书名，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瓦罗在他的书中除了讨论很多其他的关于诸神崇拜的问题之外，还引用了瓦勒里乌斯·索拉努斯的诗句来表达这种观念"。

[29] 索拉努斯，(残篇)，4(仅见于奥古斯丁)。

[30] 瓦罗，《论诸神崇拜》，(*De cultu deorum*)(残篇)，40(仅见于奥古斯丁)。

的仪式，不同的塑像？也许是因为掌握初始的力量是一回事，掌握原因的力量是另一回事，所以分别有了雅努斯和朱庇特两个名字。但如果一个人对两个不同的事物有力量，或者有两种不同的技艺，难道就因为两个力量相互不同，我们就说这是两个判断者，或两个工匠？如果说只有一个神，而他拥有初始的力量和原因的力量，仅仅因为初始和原因是两件事，我们难道就有必要把他当作两个神？如果人们认为这样区别是对的，那就该说朱庇特就是很多神，因为他们给了他很多名字，赋予了很多法力。他另外的名字来自万事万物，无穷多，又各自不同；我会提到其中几个。

11. 朱庇特的各个名字指的并不是很多神，而是同一个神

罗马人把朱庇特称为胜利者（Victor）、不可征服者（Invictus）、拯救者（Opitulus）、鼓舞者（Impulsor）、阻止者（Stator）[31]、百足之神（Centumpeda）、四面之神（Supinalis）、梁柱（Tigillus）、营养者（Almus）、哺乳者鲁米努斯（Ruminus），还有别的很多，不一一赘举[32]。人们之所以加给这个神这么多名字，是因为他是很多的原因，有很多能力，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就把他当作很多神。他可以战胜一切，但谁也不能战胜他，他给匮乏者以帮助，因为他有鼓舞、阻止、确立、摧毁的力量；另外他是支撑世界的梁柱，营养万物，而且作为哺育者鲁米努斯，像用乳头一样，哺育各种生灵。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伟大的事情，有一些渺小的事情，而这一个神这些都能完成。人们把唯一的世界的原因归给朱庇特，把开端归给雅努斯，我想这两者之间的接近程度，超过了支撑世界和哺育生灵两件事之间的接近程度。这两件事之间，无论就力量还是尊荣而言，都差距巨大，但也不必用两个神来负责；就前者而言朱庇特是梁柱，而就后者而言人们又把他称为鲁米努斯。我不想说，让生灵吃奶就更适合朱诺的工作，而不是朱庇特的，特别是已经有女神鲁米娜来帮助做这件事、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我想他们会回答

[31] 参见本书3:13。

[32]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238。

说，按照索拉努斯的诗句，朱诺其实就是朱庇特："万能的朱庇特是万王、万物、万神之父，是诸神之母。"[33]既然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发现他就是女神鲁米娜(Rumina)，为什么还要叫他鲁米努斯(Ruminus)呢？在一粒谷当中，要有一个威严的神负责谷粒，另外一个神负责谷皮，我们都觉得不合适，而在给生灵喂奶这么渺小的一件事情上，都需要动用两个神的力量，其中一个还是万物之王朱庇特，而且他还不和自己的结发妻子一起做；而是和一个据我所知名声不好的女神鲁米娜一起做；或许他自己就是鲁米娜，在给雄性动物喂奶时他是鲁米努斯，在给雌性动物喂奶时是鲁米娜？我要说，如果不是因为在索拉努斯的诗句中说他是万神之父，是诸神之母，人们不会愿意给朱庇特一个女性的名字。而在我读到的他的别的名字中，他还被叫做钱财女神，这是诸多下级神祇中的一个，我已经在第四卷里讨论了[34]。但让他们看看这个问题，既然男人女人都会有财富，为什么不同时叫他钱财女神(Pecunia)和财神(Pecunius)呢？——就像鲁米娜和鲁米努斯那样。

12. 朱庇特又叫钱财女神

罗马人给这个名字讲的道理真漂亮呀！瓦罗说："他之所以被叫做钱财女神，是因为一切都是他的。"[35]啊，这真是神圣名字的伟大道理！对于拥有万物的神，用"钱财"命名简直是莫大的冒犯与羞辱。和天地所包容的万物相比，哪怕人们称为钱财的一切都合起来，这钱财又算什么呢？定是贪婪把这个名字给了朱庇特，这样每个爱钱的人看上去就不是爱一般的神，而是爱万物之王。但如果把他称为财富之神(divitiae)，那就完全不同了；财富是一回事，钱财是另一回事。我们说智慧、正义、善好的人是富有的，哪怕他们没有钱财或只有很少的钱财；他们更因美德而有财富，靠了美德，哪怕缺乏物质生活必需的东西，他们都会满足。但贪婪的人是贫穷的，因为他们永远在渴求，永远

---

[33] 见本书7:9。

[34] 本书4:8,10,11,21

[35]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252。

匮乏;他们可能拥有大笔钱财,但是无论这有多丰富,他们都不能脱离匮乏。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上帝自身是富有的,不是因为钱财,而是因为他的万能。人们也说有钱人富有,但是他们如果很贪婪,内心就是匮乏的。同样,我们说穷人缺乏钱财,但是如果他们智慧,那么内心就富有。所以,用"智者是决不会追求的"[36]东西给诸神之王命名,一个智者该如何看待这种神学?如果他们从这教义中学到可救赎的、与永恒生命相关的内容,那就简单多了。世界的主神就不应该叫做"钱财",而应该叫做"智慧",对他的爱可以清除掉肮脏的贪欲,也就是对钱财的爱。

13. 在谈到萨腾是什么,盖尼乌斯是什么的时候,他们说,二者和朱庇特都是一体

如果别的神都等同于朱庇特,人们为什么还那么多地谈论他呢?既然他自己就是一切,那么认为有多神的意见就荒唐了,无论这些神被当成他的部分或能力,还是说,充满万物的灵魂的力量获得了诸神的名字——一般认为,这些力量要么来自可见世界中各个部分的混沌组合,要么是自然的各种功能。那么萨腾是什么呢?瓦罗说:"他是主神中的一个,万物的生殖受他控制。"[37]我们前面提到的索拉努斯的那几句诗不是已经说了吗,朱庇特是世界,一切种子由他而出,由他而入?朱庇特就是那控制万物的生殖的。谁是盖尼乌斯(Genius)[38]呢?瓦罗说:"他是这样一个神,有生育万物的力量。"除了世界之外,他们认为还有谁有这个力量?而世界就是朱庇特,因为他是所谓万物的父母。瓦罗在另外一处又说盖尼乌斯是每个人的理性心灵,说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而世界的心灵又是神。这样他回到了同一个结论:我们该

[36]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11:3。

[37]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240;《论拉丁语言》,5:64。

[38] [译按]本书7:6中的"守护神"也是Genius。但是,奥古斯丁在两处用同一个词时,指的并不是同一个神,但在下文提到每个人都有的盖尼乌斯时,他似乎又把盖尼乌斯当成了保护神。

相信，无处不在的盖尼乌斯是世界的心灵[39]。这正是他们所说的朱庇特呀。如果每个盖尼乌斯都是神，而每个人的心灵又是盖尼乌斯，就可以推导出，所有人的心灵是神；如果这个荒谬的回答让罗马人自己都不肯承认，那么他们剩下的做法就只能是把盖尼乌斯当作专有词来称呼那个作为世界心灵的大神，也就是朱庇特。

14. 墨丘利和马尔斯的职责

他们没能找到一种方式，把墨丘利和马尔斯当成世界的部分，或是神在各元素中的工作，于是让他们分别掌管言语和战争这种人事。如果诸神的语言能力也是从墨丘利来的，如果朱庇特说话也要取决于他的意愿，或是从他那里获得言语能力，那么诸神之王也受他的控制。这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我们仅把人类讲话的能力归给他，我们就无法相信，朱庇特愿意降临下土，不仅哺育孩子们，而且哺育牲畜的幼崽（正是因此他才叫鲁米努斯），却不愿意照管我们的语言能力，而这种能力使我们区别于禽兽。这样看来，朱庇特和墨丘利是同一个神。如果人们用词语解释神名，那么墨丘利的名字指的就是"言语"的意思。"Mercurius"这个词的意思是"在中间行走"，而语言就是在人们中间行走的。在希腊人那里，他叫赫尔墨斯（Ἑρμῆς），因为（ἑρμηνεία）的意思就是"语言"或"解释"（这当然也和语言有关）；墨丘利掌管商业，是因为买者和卖者之间有语言交流；他的头上和脚上长着翅膀，这代表了语言生翅，在空气中飞行；他被叫做信使，是因为一切思想都是通过语言传递的。如果墨丘利自己就是语言，那他们就自己承认了他不是神。如果他们把连鬼怪都不算的东西都当成神，那么他们在向不洁的精灵祈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鬼怪而不是神附体了。同样，因为他们不能找到世界的某个元素或部分来让马尔斯负责，不能让他在那里负责自然的某个职能，他们就说马尔斯是战神，这完全是人事，而且还不是人们很愿意要的事。如果幸福女神赐给人们永久和平，那马尔斯就没什么事做了。而如果马尔斯自己就是战争，正如墨丘利自己就是

[39] 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残篇），237。

语言那样，那就再明显不过：他不是神，战争本来就不该被虚伪地称作神。

15. 异教徒用他们的神来命名的一些星星

或者这些神就是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星星？他们把水星称墨丘利，把火星称马尔斯。但他们又把木星称为朱庇特，而朱庇特就是世界；他们还用萨腾命名土星，但是他也负责一项干系不小的工作，就是负责万物的种子；他们把最亮的金星称为维纳斯，但又说维纳斯是月亮；而朱诺和维纳斯又争夺那颗最亮的星，就像争夺金苹果一样：有人说启明星(Lucifer)是维纳斯，有人说那是朱诺；但是，像以前的争夺一样，维纳斯又取胜了。大多数人把那颗星给了维纳斯，现在几乎很难找到持不同意见的人了。他们说作为万物之王的朱庇特的星星却不如维纳斯的星星明亮，谁不会为此发笑呢？他比别的神法力大多少，他的星星就该亮多少。罗马人回答说，他只是看上去暗，因为他位置更高，离地球更远，所以让人觉得暗一些。如果位置越高尊荣就越高，那萨腾不是比朱庇特更高了吗？难道朱庇特当王的虚伪的故事无力达到星星了，使得萨腾得以在天上获得了在自己的王国和卡匹托利山不能获得的地位？但为什么雅努斯不能得到一个星星呢？如果是因为他就是世界，一切都属于他，那朱庇特也是世界，怎么能有一颗星呢？难道雅努斯尽力达成妥协，从而虽然在星系中不拥有一颗星，但是在地上拥有更多的脸？语言和战争不是世界的部分，而是人事，但人们因为水星和火星是两颗星，就把它们当作世界的部分，从而还能有墨丘利和马尔斯这样的神；那么，白羊座(Aries)、金牛座(Taurus)、巨蟹座(Cancer)、天蝎座(Scorpio)，以及其他此类的数量众多的天体为什么不是神呢？这些不是单个的星星，而组成了星座，他们说这些星星在更高的空中，在那里，星星依照固定的轨道连续运动。但是为什么人们不给他们设立祭坛、仪式、神殿，不把他们当作神？我说的还不是精选诸神，就是那些下级诸神中也没有他们。

16. 阿波罗、狄安娜，和其他被认为是世界部分的精选诸神

人们把阿波罗当成预言和医药之神，同时也把世界的一部分给他，说他是太阳神。同样，他的妹妹狄安娜是月神，又掌管道路。他们说狄安娜是处女，因为道路不会生育。两个神都有箭，因为天上这两颗星都发出光芒，照到地上。他们把伏尔坎当作世界的火，把涅普顿当作世界的水，父神狄斯，也就是奥尔库斯，是世界的土，也就是世界较低的部分。利伯尔和刻列斯掌管种子，前者掌管雄性的，后者掌管雌性的；或者说，前者掌管湿性的种子，后者掌管干性的种子[40]。这些合起来又是整个世界了，而这就是朱庇特，因此说，朱庇特是万物之父、万物之母，一切种子从他而出，一切种子从他而入。他们又说刻列斯就是大母神，这就无异于说她是大地，这就等同于朱诺了。他们又说她是事物的第二因。他们说朱庇特是万物之父、万物之母，因为他们认为朱庇特是整个世界。因为他们把人类的技艺交给密涅瓦，就找不到一个星星来安放她了，他们就说她要么在以太的高天，要么是月亮。他们认为维斯塔是最大的女神，说她就是大地。他们说世界上的火是轻逸的，与人们的日用相关，而不是像伏尔坎那么暴烈，应该归维斯塔掌管[41]。他们就这样说，精选诸神组成了世界，其中一些是它的整全，一些是它的部分：整全的是朱庇特，部分的是盖尼乌斯、大母神、太阳、月亮，或者说阿波罗和狄安娜。有些神是一个管几件事，有的是一件事几个神来管。一个神管几件事的比如朱庇特。整个世界是朱庇特，朱庇特管天空，据说朱庇特也拥有一个星星。同一个朱诺是第二因的女主，是空气，是大地，如果她能战胜维纳斯的话，还能有一颗朱诺星。同样，密涅瓦在最高的以太天，还是月亮，也就是他们说的最低空。一件事由几个神管的，比如雅努斯是世界，朱庇特也是。朱诺是大地，是大母神，刻列斯也是。

---

[40] 瓦罗，《论拉丁语言》，3:66.59。

[41] 拉克唐修，《神圣原理》，1:12。

17. 瓦罗自己都说他关于诸神的意见是模糊的

我作为例子举出的这些,可以代表其他的了,这些不仅没有解释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复杂了。谬误的观念追逐着他们,让他们朝秦暮楚,忽左忽右。连瓦罗自己都不愿肯定这些,而宁愿对一切存疑。他在最后三卷中的第一卷讨论了确定的神之后,开始在第二卷讨论不确定的神。这时他说:“我在这一小卷里会谈到关于神的有疑问的意见,我不该为此遭到指责。谁要是认为自己可以并应该作出判断,在听完我的讲述后,那就判断好了。而我自己,更容易怀疑我在前面一卷书所写的东西,而不是把这卷书里写的一切整合到一起。”看来,不仅对不确定的神,他把确定的神也变得不确定了。后来在第三卷讨论精选诸神的时候,他首先讲了他认为自然神学应该讲的内容后,开始谈城邦神学的虚妄和荒谬的谎言。这里,他不仅没有事物的真理的引导,甚至还被大众的权威压制。他说:“我在这卷书里会写到罗马民众的公共的诸神,罗马民众为他们建造公共神殿,以众多的象征来装点他们;但是,就像克洛丰(Colophonius)的色诺芬(Xenophanes)[42]那样,我给出我所想到的,而不是我要作出的结论。就此问题,人只能有意见,只有神才有知识。”瓦罗在谈到人类的制度的时候,并不是基于对事物的把握和坚定的信仰,而是只能带着颤抖的意见和怀疑的言词。所以他只知道世界存在,天地存在,星星辉映天空,种子使大地肥美,以及诸如此类。他靠坚毅的心灵坚信,自然之大块是由一个不可见的力量主宰和统治的,但他并不能同样肯定雅努斯就是世界,也不能明白为什么萨腾既是朱庇特的父亲,却又被他这个诸神之王统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18. 关于异教徒为什么有这样的谬误的一个更可信的原因

对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可信的原因:这些神都是人,人们根据

[42] 克洛丰的色诺芬(约公元前 570—480),希腊哲学家,可能是阿纳克西曼德的弟子。他认为,人不可能获得关于神的知识,反对任何人格神的观念。只有残篇传世。

他们的天性、道德、事迹、环境，把他们当成神来奉承，设立了仪式和庆典。人的灵魂和鬼怪的灵魂一样，贪图剧场表演，于是，这些庆典和仪式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灵魂中，播扬久远，经过诗人的捏造和加工，骗人的精灵们诱惑人们接受。瓦罗解释萨腾被朱庇特推翻的故事说，原因先于种子，而朱庇特执掌原因，萨腾执掌种子。但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是，某个不敬的青年害怕被同样不敬的父亲杀死，或者觊觎父亲的王位，从而逼父退位[43]。如果瓦罗的解释是对的，那萨腾就不先于朱庇特了，从而也就不能是他父亲。因为原因总是先于种子，而不会从种子中诞生。可见，为了给最虚妄的传说或人事一些自然的解释，连如此最睿智的人也变得狭隘了，我们真为他的虚妄伤感。

19. 关于萨腾崇拜起源的解释

瓦罗说，人们传说萨腾每生下一个孩子，就把他吞下去，这象征种子都回到了出生前的地方。但在朱庇特出生的时候，他吞下了一块土，而不是自己的儿子，瓦罗说，这象征着，人们开始亲手把种子埋在土里种植，这早于耒耜之用。这样他就把萨腾当成了大地，而不是种子；大地吞吃自己生下的一切，这就象征着土地上长出的种子都回归大地。那么，说他吞下泥土，而不是朱庇特，为什么就说明人们亲手种下种子呢？难道种子被土埋起来，就不会像别的东西那样被吞下了？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把种子埋在土里的人，就把种子给偷了，就像朱庇特被用土代替以后，他就从萨腾那里被偷走了一样。用土埋种子不是更深地吞下去吗？而且，这样朱庇特就是种子，不是他原来说的那样，是种子的原因。人们是在解释愚蠢的事情，当然找不到智慧的说法，这能怎么办呢？他说，因为萨腾有一把镰刀，所以他和农业有关。但是他在位的时候根本没有农业，按照瓦罗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在萨腾那时，初民是依靠大地里随机生长出的粮食生活的。难道是他在丢掉了权杖后得到了镰刀？那么这个本来悠闲的王在他的儿子统治下变

---

[43] [译按]可对比奥古斯丁此处对宗教起源的解释与后来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对各民族宗教起源的解释，如《图腾与禁忌》、《摩西与一神教》。

成了苦心戮力的劳工？随后他又说，有些民族烧死孩子向他献祭，布匿人就这么做，而在高卢等民族那里，连成人也烧。这是因为在所有的种子里，人类的是最好的。我们还有必要过多谈论这种极残忍而虚妄的行为吗？我们由此应注意到并坚持下面一点，这些解释都与真正的上帝无关，他是生生不息的、不在物质中的、不可改变的自然，人们求他是为了永恒的幸福生活。但是求萨腾却是为了物质的、此世的、变化的、必朽的事情。他说，神话中相传萨腾阉割了他的父亲天空(Coelum)[44]，这象征着萨腾的生殖器，而不是天空的生殖器，生产了神圣的种子。之所以这么理解，据说是因为天上的事物都不是从种子生的。但是你看，如果萨腾是天空的儿子，那他就是朱庇特的儿子。因为朱庇特就是天空，这是他们在多处认真肯定的。可见，不是来自真理的东西，不用谁来攻击，总是不可避免地自相矛盾。希腊语中用“克洛诺斯”来命名萨腾，代表时间过程，而如果没有时间，种子就无法生长。关于萨腾还有很多说法，都和种子有关。但是大能的萨腾掌管种子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别的神，比如利伯尔和利伯拉(就是刻列斯)呢？瓦罗谈到种子的时候谈到了这些神的很多事，但是根本没有提萨腾。

20. 厄柳西尼亚的刻列斯的仪式

厄柳西尼亚的刻列斯仪式是最有名的刻列斯庆典，这些仪式在雅典人那里是最尊贵的。瓦罗对此没有解释，只是在谈到粮食的时候提到了刻列斯，因为是刻列斯发现了粮食。他还在讲刻列斯的女儿普罗塞尔皮娜时提到了她，普罗塞尔皮娜被奥尔库斯劫走了，刻列斯失去了她。瓦罗说她象征了种子的丰收。人们认为，刻列斯的女儿象征丰收，普罗塞尔皮娜(Proserpina)的名字就来自富足(proserpendo)。当丰收时节过去之后，大地凄凉悲伤，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意见，说那是因为奥尔库斯把普罗塞尔皮娜劫走了，藏在了冥界。于是人们举行典礼，公众表达哀伤；而在每年丰收的时节，人们又表达喜悦，庆祝普罗

[44] 即希腊神话中的乌兰诺斯。

塞尔皮娜的归来，于是就设立了这个庆典。瓦罗于是说她的神话里谈了很多事，都和粮食的发现有关。

21. 人们膜拜利伯尔的下流仪式

利伯尔掌管湿性的种子，不仅包括果实中的水分，即用来酿酒的原料，而且包括动物的精子。要谈关于他的仪式多么下流，就语言而言，确实稍嫌冗赘；不过，既然他们如此高傲，我也就不惮其烦了。有很多内容我不得不删去，我只提到其中一点，瓦罗说，在意大利举办极为下流的利伯尔庆典，人们为了他的荣耀，甚至在十字路口祭献男人的阳具。人们还不存一点廉耻，不在暗处秘密进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展示，极尽肮脏之能事。在利伯尔的节日庆典期间，他们把这个见不得人的器官放在小车上，带着极大的荣耀，大肆矜夸。先是在乡下，随后又运到城里展示。在拉维尼乌姆小镇，整整一个月都献给了利伯尔，人们每天都讲最污秽的言语，直到把那器官运到讲坛上，然后再回归本位，才安静下来。当地最德高望重的妇人必须把一顶桂冠盖在这个卑下的器官上。这样，男神利伯尔就得到了抚慰，于是万物的种子就会快速生长，祛除农田里的妖魅。如果有贵妇在观看，连妓女都不会在剧场里做这样的事，贵妇却要当众表演。那不洁的灵魂之所以认为萨腾一个不够掌管所有的种子，从而要找机会增加神的数目，发明这样的渎神仪式，是因为灵魂过于肮脏，被唯一的真正上帝抛弃了，又贪于卖身给更多肮脏的伪神，于是把这些渎神之事称为圣事，让自己被那一大群污秽的鬼怪侮辱和污染。

22. 涅普顿、萨拉西亚、微尼利娅

相传涅普顿和他的妻子萨拉西亚居住在深海之中。为什么他又和微尼利娅[45]在一起？除非是因为灵魂渴望邀请更多的鬼怪来让自己卖身，否则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仪式。但瓦罗还是给了一个体面的神学解释，用理性来逼迫我们不再谴责。他说，海浪来到了岸边就是

---

[45] 此处的微尼利娅与本书4:11中掌管希望的微尼利娅并不是一个女神。

微尼利娅；回到深海就是萨拉西亚。那么，同样是海浪来来去去，为什么是两个女神呢？就是因为对更多神灵的疯狂渴望燃烧起来了。海水是来还是回并没有加倍；但这是一个虚妄的机会，可以让他们请来两个鬼怪，能够更多地玷污灵魂，而灵魂去了就不会回来了。我要问你，瓦罗，或者你们这些读过博学的人们的著作、自称学到了伟大的知识的人，请你们解释一下。我不让你们解释永恒而不变的自然，即唯一的上帝，而是解释世界的灵魂及其各部分，也就是你们认为是神的那些。你们说世界的一部分灵魂深入海里，就是涅普顿神，这个错误还可以容忍。但难道海浪来到岸边又回到深海，就是世界的两部分，或者世界灵魂的两部分吗？你们中谁会这么愚蠢，以致如此认为？为什么这就成了你们的两个女神？就是因为你们智慧的祖先不能让很多神统治你们，而只能让更多的鬼怪统治，这些鬼怪都是喜欢虚妄和虚假的。按照这种解释，本来萨拉西亚呆在她的丈夫下面的深海区域，但为什么她失去了那里？你们把她当成退潮的海浪，就把她放在了水面。难道是她恼恨丈夫另娶微尼利娅，从而到海面来赶他了吗？

23. 瓦罗确信，大地是女神，是世界的灵魂；而他认为世界的心灵是神，神性甚至会渗透到其身体最低的部分，在那里施加神力

23.1 大地只有一个，而且我们看到它充满了自己的生灵(animalibus)；而同时，在各种元素当中，它也是一个大块，是世界的最低部分，那么罗马人为什么要把它当作女神呢？是因为它肥沃膏腴吗？那么人不更该被当成神吗？因为是人的劳作使大地这么丰腴的，但他们靠的是耕种，不是膜拜。而他们说，世界灵魂的这一部分渗透到大地，使它变成女神。但是，人类无疑也是有灵魂的，这不是最明显不过的吗？但是人类没有被当成神。这真是该沉痛哀悼的事：人们自己比那些不是神的东西更好，可是却要把他们当神崇拜和膜拜，这简直是犯了一个奇怪而可怜的错误。瓦罗在关于精选诸神的书里明确提到，整个自然中的灵魂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贯通于生灵的全部身体，没有感觉，只有生命的形态，他说这种力量贯穿于我们身体中的骨骼、指

甲、毛发；世界中的树木不需要感觉，却能发育和成长，就是靠这种灵魂生存的。第二等级的灵魂是有感觉的：这种力量渗透到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皮肤。第三等级的灵魂是最高的，称为“心灵(animus)”，其中渗透了理智，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的必朽之物都没有[46]。这部分的灵魂若在世界中，瓦罗就叫做神，若在我们身上，他就称为“天性”(genius)。我们看到，世界中的石头和土地没有感觉，他说这是世界大神的骨骼和指甲；我们能感到的太阳、月亮、星辰，是神用来感觉的，就是他的感官；以太是他的灵魂；神的力量渗透到星星中，于是星星都被变成了神。渗透到大地的那一部分，就是女神特勒斯；渗透到海洋中的那一部分，就是海神涅普顿。

23.2 瓦罗还是离开他所谓的自然神学，回去吧，因为这样往复缠绕着兜圈子已经让他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他还是回去吧，我说，回到城邦神学吧。我们且让他在这里[47]多待一会，因为我就此还要多说一点。我还没有说，如果土地和石头像我们的骨骼和指甲，它们也应该和骨骼、指甲一样，没有理智，缺乏感觉。我也没有说，如果就因为骨骼和指甲存在于有理智的人们当中，就说骨骼与指甲有理智，那就太愚蠢了；而说世界的同样的东西中有神，就如同说我们的骨骼和指甲中有人一样愚蠢。这些问题我也许应该和哲学家讨论。而今我要把他当成一个政治神学家来谈。他好像愿意昂头到自然神学中寻找自由，但是在写目前我们谈的这部书的时候，在思考如何施行书中所写内容的时候，他并没有关心这问题：他这么谈仿佛是为了让人们不要以为，他的或别的城邦的祖先对特勒斯和涅普顿的崇拜是愚蠢的。但我要说，世界心灵的一部分渗透到大地，而大地是一个整体，为

---

[46] [译按]这是西方科学传统中影响很大的关于生命与灵魂的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物学。吴宗文译本将这三种灵魂分别译为“生魂”、“觉魂”、“灵魂”，我们虽未采用，但不失为妙译。

[47] [译按]此处说的“这里”究竟是指城邦神学还是自然神学，各家理解很不同。这涉及奥古斯丁对自然神学的理解。虽然他让瓦罗回到城邦神学，但下文所讲的仍然是对神的自然理解。不过，正如下面所说，奥古斯丁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解释，其目的都是服务于城邦，因此，表面的自然解释仍然是城邦神学的一部分。真正的自然神学，是第八卷所讲的柏拉图的解释。

什么大地不成为所谓的特勒斯女神这唯一的神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奥尔库斯，朱庇特和涅普顿的兄弟，罗马人所谓的狄斯父神，上哪儿去呢？他的妻子普罗塞耳皮娜(按照瓦罗在同一卷里的意见，她不是丰收女神，而是负责大地的底层)又上哪儿去呢？如果他们说，这部分的世界灵魂渗透到世界的上部，这样就能保留狄斯父神，而到下部则成了普罗塞耳皮娜女神，那么特勒斯又在哪儿？如果他们这样把本来该是她的大地分成两部分，分由两个神来管，那他们就不能找到第三部分在哪里和是什么了。除非有人说奥尔库斯和普罗塞耳皮娜是同一个神，就是特勒斯女神，但这样还不是三个，而是要么是一个，要么是两个。但人们还说是三个，当成三个神，有各自的神坛、神殿、仪式、塑像、祭司，于是，三个骗人的鬼怪通过这些玷污那些卖身的灵魂。让他回答这个问题：部分的世界心灵渗透到大地的哪一部分，会成为特勒莫[48]？瓦罗说哪部分也不是。他说同一个大地有两种力量。它的阳性的部分生产种子，阴性的部分接受和哺育种子。这样就阴性言就是女神特勒斯，就阳性言就是男神特勒莫。但是他自己又指出，祭司们除此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两个神，为四个神举办神事，分别是特勒斯、特勒莫、阿尔托(Altor)、鲁索尔(Rusor)。这又是为什么？上面已经说了特勒斯和特勒莫，那阿尔托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大地上生长的一切由此孕育(aluntur)。鲁索尔如何呢？他说，一切事物都会转回到(revolvuntur)原地。

24. 特勒斯的名字及其含义，这名字表达了多种事物，但并不能证明，这是指有很多神

24.1 因为同一块大地有四种力量，所以有四个名字，而不成为四个神，就像一个朱庇特有很多名字，一个朱诺也有很多名字。据说，所有那些多重力量都只属于一个男神或女神，而不是有很多个名字就有很多神。这就像那些水性杨花的淫奔女子，会因感到厌倦而供出众多的情人。同样，那些龌龊的灵魂卖身给肮脏的精灵，乐于增加神的

[48] 参见本书4:10。

数目，让自己完成那污浊的膜拜仪式。但她们也有时候厌倦了这群神灵。瓦罗也曾经感到这群羞人的鬼怪可耻，于是希望有一个女神特勒斯。他说："人们说她是大母神，她有一个鼓，象征着圆形的大地；她的头上有塔，象征着城镇。她的周围环绕一圈椅子，象征着万物流动，唯她不动。罗马人设置迦利[49]来侍奉这个女神，象征着缺乏种子的人应该投身大地，因为万物之种来自大地。人们在女神面前跳跃，就是为了劝勉垦殖土地的人不要闲坐，因为总有事要做。锣鼓铿锵，表示人们要忙于挥锄动手，还象征了农业活动中发出的各种声响。鼓是铜做的，因为古代的人们在铁器发明之前用铜器耕地。"他继续说："他们在女神身边放一只狮子，不系绳索，而且很驯顺，这是为了表示，再远再蛮荒的土地，也可以开垦耕种。"随后瓦罗说道：人们把特勒斯当作母神，给了她众多的名号，就以为有很多神了。他说："人们以为特勒斯是欧皮斯(Ops)，靠劳作(opus)改善大地；又认为她是母亲神，因为她孕育万物；认为她是大母神，因为她生产食物；认为她是普罗塞耳皮娜，因为果实由她丰收；认为她是维斯塔，因为她以绿草为裳(vestiatur)。还有别的女神，因为各种原因被当成她，并不荒谬。"如果她是一个女神(其实，她当然不是)，他们为什么还把她分成这么多呢？一个女神有很多名字，而不是有多少名字就有多少女神。不过，瓦罗的祖先错误太多，他们的权威还控制着他，使他在说了这些后，不得不在祖先的观念面前屈服。于是他随后说："祖先们提到这些女神的时候，认为是很多女神，这和我的观点并不抵触。"一个认为是同一个女神有很多名字，另一个认为有很多女神，怎么会不抵触呢？但是瓦罗说，这些可以是同一件事，一件事可以包括很多事。我可以承认一个人有很多事，但是这就意味着他包含很多人吗？如果一个女神管很多事，那么就有很多女神吗？还是让他们随便分割、综合、增加、加倍、复制吧。

24.2 这就是特勒斯大母神的辉煌神奇，其中一切都和必朽的种子与经营农业相关。那面鼓，那些塔，那些迦利，人们在她面前的跳

---

[49] 参见本书2:7。

跃，锣鼓的铿锵，狮子的形象，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些怎么能应许永恒的生命呢？那些被阉割了的迦利们服务于大母神，这象征着，缺乏种子的人应该投入大地。不正是为了服务于女神，这些人才被弄得缺少种子了吗？究竟是每个缺少种子的人一旦追随女神，就能获得种子，还是每个有种子的人一旦追随女神就失去种子？这究竟是解释还是指责？那些邪恶的鬼怪设下这样残忍的仪式，却不敢许下大一些的回报，人们竟然没有想过，他们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如果大地不是女神，人们就该靠双手耕耘从而收获种子，而不是在上面自残肢体，为了她而自毁种子。如果大地不是女神，就要靠别人的手侍弄得肥沃起来，她就不该让人亲手自宫，变得不育。在利伯尔的仪式中，德高望重的贵妇在众目睽睽下给丑陋的阳具加冕，也许她的丈夫也站在旁边。如果她还有一点脸皮，那一定会脸红汗出了；在婚礼庆典中，新婚夫妇被命令坐在普里阿普斯的男根上。比起那最残酷的下流和最下流的残酷之事，这些事可真算无足轻重了。在那两个仪式中，鬼怪的伎俩羞辱了男女两性，但毕竟没有伤人。在第一个里，人们害怕农田中的巫术，但在大母神的仪式中，他们却不怕那种伤残肢体之举。新娘坐在私处上已经很羞辱了，但她没有变得不孕，也没有失去贞洁；被割去阳具的人，却既没有变成女人，也不再是男人了。

25. 希腊智者的学说中对阿提斯的阉割的解释

迦利们的阉割是为了纪念阿提斯（Atys，又作 Attis）的爱[50]，而瓦罗根本没有提到他，也没有寻求一种解释。但是博学而智慧的希腊人对如此神圣而辉煌的事情并未保持沉默。高贵的哲学家波斐利（Porphyrius）[51]认为，在春天，大地的表面比其他时节都美，而阿提斯象征着花朵。因为在果实成熟前花朵要凋落，所以他也要凋落。这样，不

---

[50] 事见《埃涅阿斯纪》，9；阿诺庇乌斯，《反异教》，5。

[51] 波斐利（约公元 232—304 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的学生，基督教的坚决反对者。他写了十五卷书批驳基督教，但只有残篇传世。他的《灵魂的退化》（*De Regressu Animae*）因为奥古斯丁的引用而有残篇传世。奥古斯丁在本书 10:11 提到的他的书信流传了下来。虽然他对基督教的态度非常强硬，奥古斯丁对他一直都很尊重。

是人，也不是他们称为阿提斯的假想的人，而是阿提斯的阳具与花朵对比。阳具凋落了，他还能活。其实阳具并不是真的凋谢了，也不是采摘了，而是被阉割掉了。花朵凋落后，并没有长出果实，反而变得不育了。那么他阉割后剩下的东西象征了什么？那指的是什么？这该怎么解释？希腊人徒劳的寻求诠释的努力只是告诉我们，流言所讲的，书籍传说的，不过就是一个被阉割了的人。难怪我们的瓦罗望而生厌，不愿谈到这些。这么博学的人是不会不知道它的。

26. 大母神的下流仪式

瓦罗也不愿提到那些献身给大母神的雌性男人，他们简直不具备无论男女的任何廉耻心。他们就在昨天还把头发弄得湿漉漉的，涂脂抹粉，体态矫揉造作，女里女气地在迦太基的大街小巷招摇过市，还恬不知耻地勒索钱财来维持生计[52]。我在哪里也没有读到对此的说法。没有解释，理性都要因此而脸红，语言只好沉默。大母神战胜了她所有的子神，不是在神力方面，而是在罪行方面。和她的怪诞相比，雅努斯的古怪面相是小巫见大巫了。雅努斯不过只是塑像上稍微变形，而大母神却在仪式上变态而残酷；雅努斯多了一些石头的器官，而大母神却让人伤残肢体。哪怕是朱庇特的诸多下流的淫行，也无法与之媲美。朱庇特虽然玷污了很多女子，只是因为伽倪墨得斯(Ganymede)[53]他才污染了天堂，而大母神却公然使用雌化男子，污染大地，毒害天堂。萨腾曾经阉割父亲，也许我们可以把他和大母神的残酷之举相比，甚至他还超过一些。但是在萨腾的仪式里，毕竟还是别人动手杀人，而不是让人自宫。诗人们说，萨腾吞下了自己的儿子，不管自然哲学家怎么解释，但就历史而言，他是杀了自己的儿子。布匿人把儿子当作祭品，罗马人并没有接受这做法。但是诸神之母甚至让阉人走进罗马的神殿里，保持了这种残酷的风俗。人们以为，她让男人割掉阳具，有助于罗马的雄风。与此相比，墨丘利的偷盗，维纳斯的放荡，还

[52] 参见奥维德，《宴饮》，4:350 以下；西塞罗，《法律篇》，2:9。

[53] 伽倪墨得斯，特洛伊的英俊王子。宙斯/朱庇特把他弄到天上当酒童和男宠。

有别的诸多下流污秽之事(哪怕每天不在剧场里表演和歌唱,我们可以从书中征引),又算什么呢?这么大的坏事,也只有大母神才配,他们又怎能相比呢?据说,另外那些故事是诗人虚构的。那么,诸神喜悦和接受这些表演这回事,难道也是诗人的编造?歌曲和书本上的,或许出自诗人的莽撞和不慎,但是那些用于神的仪式,赞美神的荣耀的项目,完全是诸神命令强加的,不是诸神的罪行是什么?这就是鬼怪们的坦白书,是对可怜的人们的欺骗。认为需要人们阉割献身来膜拜诸神之母,这可不是诗人编造的。诗人们被吓得不敢歌唱这些了。人们被弄得生前不得过有尊严的生活,而要被如此卑贱的迷信压服,服务于如此肮脏的鬼怪,献身给精选诸神,难道还能得到死后的幸福生活?但他说,这些都和世界(mundus)相关。他没有看到,这反而更是肮脏的(immundus)[54]。凡是被证明是在这个世界中的,怎能不朝向这世界呢?我们所追求的心灵,要用真正的宗教约束自己,不把世界当作神来膜拜,而是为了上帝,把世界当作上帝的作品来赞美;只有荡涤干净世界上的污浊,灵魂才能回到创造了世界的上帝那里。

27. 论自然学家的虚构,他们崇拜的不是真神,完成的也不是崇拜真神的仪式

27.1 我们看到,精选诸神确实比别的神更加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品德应该张扬,而是他们的丑事无法遮盖了。因此,更可信的是,他们都曾经是人,这不仅见诸诗人的吟咏,而且有史家的记录。维吉尔就说:“萨腾首先从奥林匹斯山顶的以太中逃亡到这里,因为他被朱庇特打败,失去了他的宝座。”[55]这事之后的故事,欧西莫鲁斯在史书中都有叙述[56],埃尼乌斯又翻译成了拉丁文。针对这类错误,因为有很多人在我之前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写过,我在此就不必多费笔墨了。

---

[54] [译按]在拉丁文里,mundus有两个意思:“世界”和“清洁”。奥古斯丁这一段在有意利用这个词的双重涵义。

[55]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8:319—320。

[56] 参见本书6:7。

27.2 当我看这些自然学的解释的时候，我看到博学而睿智的人试图把人事转变成神事。我看到他们只涉及在某时某地发生的，只有物质自然的事物。哪怕这些事是不可见的，但还是可变的，不可能是真正的上帝。如果这些崇拜能够稍微与真正的宗教的意义对应，虽然这会遗憾地不能宣布和预兆真正的上帝，但毕竟还会靠某种方式，不至于陷入那么卑鄙下流的东西。灵魂只有栖居于真正的上帝之中才会幸福，只要不崇拜上帝，无论崇拜身体还是灵魂，都是违背神法的，那么如果这崇拜不会带来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光荣，这不更是远为不敬吗？如果人们把应该为真正的上帝设置的神殿、祭司、祭仪，用来崇拜世界的各元素，或是崇拜某些被创造的精灵，哪怕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肮脏的和邪恶的，这种崇拜也是邪恶的，这并不是因为用来崇拜的手段是恶的，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能用于崇拜唯一的上帝，只有他能享受崇拜与侍奉[57]。另外，如果有人说，他崇拜唯一真正的上帝，但是是用那些愚蠢而怪诞的塑像，杀人作祭品，不知羞耻地为阳具加冕，用卖淫的钱财，切割肢体，阉割生殖器，靠雌化的男人服侍，用肮脏淫秽的游戏表演，来崇拜唯一的真正的上帝，所有灵魂和物体的创造者，那么，这些人也是有罪的，但不在于崇拜了不该崇拜的对象，而是因为崇拜者用不该用的崇拜方式崇拜上帝。如果谁用下流而肮脏的方式，不崇拜那制造了灵魂和身体的上帝，而是崇拜了被造物，哪怕这被造物并不下流，无论是灵魂，是物体，或是既有灵魂也有物体，崇拜者都对上帝犯了双重的罪，一方面是崇拜了不该崇拜的对象，一方面用不该用的崇拜方式进行崇拜（无论是否上帝都不该用这来崇拜）。他们用怎样下流而污秽的方式崇拜，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崇拜谁或崇拜什么，却是模糊的。幸亏有他们自己的史书见证，坦白了这些卑鄙下流的仪式，是诸神以可怕而残酷的命令强加的。这样就清除了模糊之处：整个城邦神学都是发明各种方法，吸引无法无天的鬼怪和最肮

[57] [译按]这段话的逻辑略有些复杂：世界的元素和被造的精灵不是恶的，而是好的，因为是上帝的造物。用来崇拜的手段也是好的。但是，如果用这种手段崇拜这些元素和精灵，就是恶的，是因为它们不该得到这样的崇拜。

脏的精灵，邀请他们观看荒谬的形象，从而摄住愚蠢的人心。

28. 瓦罗的神学学说自相矛盾

瓦罗这个最博学最睿智的人，通过巧妙的论证，试图把所有的神都还原和归结到天与地。他做得怎样呢？他做不到。诸神逸出他的手掌，跳踏、回旋、坠落。他这样说女神："我在第一卷里谈到地点时，说诸神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所以人们就说有一些神是天上的，一些是地上的。我在前面一卷首先谈天上的神，说到了雅努斯，有些人说他是天，有些人说他是世界；在谈到女神的时候，我要首先写特勒斯。"我能感到，这个天才在写下这些的时候承受着很大的麻烦。他出于某种类比的推理，把天当成主动力量，把地当成被动的，于是把雅努斯归为阳性力量，把特勒斯归为阴性。但是他根本没注意到，是制造了这一切的上帝制造了这两者。他在前面一卷同样地解释了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s)的著名神话，以极大的宗教热情许诺说，他会写下人们不曾注意的故事，并把它们送给人们[58]。他说他在那里收集了很多证据，说明诸神是比喻，分别代表了天空、大地，还有万物的型相(exempla)，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瓦罗希望人们把朱庇特理解成天空，朱诺理解成大地，密涅瓦理解成理念。天空是创造者，大地是创造的质料，型相是创造的根据。我还没有说，柏拉图认为理念有极大的力量，并不是天空依照理念来创造，而是天空本身就是按理念被造的。我认为，在关于精选诸神的那卷书里，他放弃了这三个神包含一切的说法。他把天空归给男性诸神，把大地归给女性诸神。他把密涅瓦放在女神当中，虽然以前他把她放在天空之上。于是男神涅普顿在海里，好像他和大地而不是天空更有关。后面又有父神狄斯，他在希腊人中称为普鲁托(πλο υτων)，是男神，也是前面两个神的兄弟，但却是大地之神。他占有大地的上部，又把下部归给妻子普罗塞耳皮娜。这样，他怎么能说男神在天上，女神在地上呢？这样的说法怎么会牢靠、连贯、清醒、明确呢？特勒斯是女神之首，是大母神，

[58] 瓦罗，《论拉丁语言》，5:58；西塞罗，《论神性》，1：42.119；希罗多德，《历史》，2:51。

却让那些雌性的阉人自宫之后跳跃着来服侍她，充满荒唐而下流的噪音。他怎么能说雅努斯是男神之首，特勒斯是女神之首呢？雅努斯有那么多头，这么荒谬，怎么会是一个"首领"，特勒斯带来狂热，如何会是清醒的首领？他为什么荒唐地让这样的神代表世界呢？即使罗马人能这么做，也没有虔诚的人崇拜这样的世界，而不是真正的上帝。但是真理表明，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这些更多指的是已死的人和邪恶的鬼怪。

29. 自然学家认为代表世界或世界的各部分的神，都应该归于真正的上帝

根据这些神的神学中的自然理性，他们都属于世界。但这些都应该毫无保留地归给真正的上帝，才不会渎神。上帝创造了世界，我们应该看到他是所有灵魂和身体的建造者，用这个方式来论证：我们崇拜上帝，不崇拜天地，因为这只是世界的两个部分。我们也不崇拜充满一切生命的一个或多个灵魂。我们只崇拜创造天地、包含万物的上帝。他创造了所有灵魂，不论其生命方式如何，包括一切没有感觉与理性的，一切有感觉的，以及一切有理智的灵魂。

30. 我们要靠虔诚把被造物和造物者区别开，要崇拜唯一的神，而不要把他的那么多作品一件件都当作神来崇拜

现在我要开始探讨唯一而真正的上帝的各种工作，那些罗马人却试图通过最下流的仪式和最肮脏的解释，把这些工作本身当成荣耀的，为自己制造出众多的伪神。我们要崇拜那个上帝，是他创造了整个自然，建造了一切存在与运动的开端和结果。他握有万物的原因，知道万物的原因，并且安排这些原因。他创造了种子的力量，把理性的灵魂(rationalem animam)，即心灵(animus)，赋予他拣选的生灵。他给人们赋予使用语言的能力。他给他喜欢的灵以预言未来的天赋，通过他喜爱的那些人揭示未来。他通过他喜爱的人救恶去疾。如果人类需要战争来矫正和惩罚，他调节战争的开端、发展和结局。他制造并控制着这个世界上最暴烈最动荡的火，让它与整个无穷的自然相

配相合；他是所有的水的创造者和导引者；他让太阳成为最亮的发光体，赐予它相应的力量和运动；他对下界的生灵也不吝啬主宰的力量；他为必朽者创造了或干或湿的种子和食物，相应地赋予各种自然；他创造并滋养大地；他把大地上的果实慷慨赠给动物和人类；他知道并安排的不仅是一切的首要原因，而且包括随后的原因；他确定了月亮的运动轨迹；他指引着天上地下一切的运行道路；对于他创造的人类的天性，他还送给各种科学技艺，帮助他们的生命和自然；他让阴阳结合，帮助他们繁衍后代；他让一代代人类在大地取火，极简便地用于取暖和照明。瓦罗这样最博学、最睿智的人，不知道根据哪种自然解释，也不知道是他从别人那里接受的还是自己发明的，苦心费力地给那些精选诸神分配这些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唯一的真正上帝的创造和行为。上帝无处不在，不会有任何限制，不会有一丝羁绊，不可分割成部分，任何部分也不会变化，随时随处充满天地，不缺乏任何自然。他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让它们具有各自的特点和运动。任何事物不能没有他，但任何事物又都不是他。他通过天使做很多事，但天使也需要他的赐福。在很多情况下，他向人类派出天使，但这些赐福不是天使给的，而是上帝自己给人类的，天使也是从上帝得到赐福的。我们也从唯一真正的上帝那里希求永生。

31. 除去他的慷慨馈赠外，上帝还会给真理的追随者什么福泽

上面说的这些福祉，上帝给好人也给坏人，我们已经说过不少了。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看到他只给予好人的大爱。是因为上帝，我们才存在，才生活，才能看到天地，才能有心志和理性，让我们靠心志和理性来寻求创造这一切的上帝。但我们的力量尚不足以说完对他的感恩。当我们为自己的罪所压垮和吞没，不愿意沉思他给我们的光，沉浸在黑暗的邪恶之中，且以盲目为乐，他并没有完全抛弃我们，而是向我们派出了他的圣言，也就是他的独生子，为了我们化成肉身、出生、受难，我们知道上帝是怎样关心人类。他用这一次牺牲，把所有人的罪都清洗干净，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散播他的爱，一切困难都克服

了，我们通过对他的沉思，到达了永恒的安宁和不可名状的快乐。无论谁的心灵，无论多少语言，哪个足以表达对他的感恩？

32. 在过去的时代里，基督救赎的仪式从不缺乏，但总是以不同的象征表现出来

从人类的开端开始，关于永生的神话都用和时代相配的象征和仪式，通过天使宣示给合适的人。后来，希伯来民族聚成一个共和国，完成这样的圣事；在那里，有时是理解其含义的人，有时是并不理解其含义的人，预言从基督来临到现在以至以后的事。这个民族后来散居在各个民族中间，为的是做圣经的见证：通过他们，基督带来的永恒救赎已被预言。这不仅包括言词的预言，不仅包括生活的箴言，文字中对道德和虔诚的强调，而且有真正的仪式、祭司、帐幕、神殿、祭坛、燔祭、典礼、节日和别的一切属于对上帝的服务的东西，在希腊文里恰当地称为 λατρε ια，象征和预言了很多事情。让我们这些相信基督带来永恒生命的人相信这已经完成，看到这正在完成，或期待它将来的完成[59]。

33. 只有通过基督宗教，才能揭示那些邪恶精灵的欺骗，他们喜欢的是人类的错误

只有通过这唯一真正的宗教，我们才能看到，异教诸神都是最肮脏的鬼怪，或是借助死去的灵魂，或是借助世上的某种生灵，渴望被人当成神。他们窃取神圣的荣耀，高傲地沉浸于那些污浊和下流的事物，对朝向真正的上帝的人的心灵含沙射影。只要人相信，基督为了救人而设下的谦卑的榜样，足以与他们堕落时的高傲相抵，那么人就能从这极肮脏、极不敬的鬼怪的霸权下得到解救。这不仅适用于我前面谈到的罗马诸神，以及别的民族和地域中类似的诸神，甚至还包括我正在谈到的精选诸神。这些神之所以被选，不是因为他们有德性的尊荣，而是因为他们的罪行尽人皆知。至于他们的相关仪式，瓦罗试

---

[59] 参见本书第 17 卷。

图归结到自然理性，把下流事物变得荣耀起来，但他找不到一个办法来安排和协调这二者。他认为是，或试图认为是那些仪式的起源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它们的起源。不仅他的这些解释，还有别的类似的解释，虽然无法在宗教中寻求到真正的上帝和永恒生命，不过毕竟还试图回到事物自然的理性，降低那些下流和荒唐的仪式带来的伤害，他试图结合剧场里的故事和神殿中的神话来完成这一点。他没有放过剧场与神殿的相似，反而谴责神殿与剧场的相似；他通过提供自然理性的原因，试图减轻这些可怕的事物对感觉的侵害。

34. 元老院下令焚毁努马·蓬皮利乌斯的著作，以免人们知道设置那些仪式的原因

我们还发现，与此相反，正如这个最博学的人讲到的，努马·蓬皮利乌斯的书里面谈到的设立仪式的原因，根本是不可容忍、不该存在的，不仅是虔诚的人所不能读和知道的，而且哪怕在暗处也不能藏这些著作。在本书的第三卷，我曾许诺在合适的地方谈这个问题[60]。那我现在就谈。在这个瓦罗的《论诸神崇拜》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一个叫特伦斯(Terentius)的人[61]在雅尼库鲁姆那里有一块农田，他手下使牛的人在努马·蓬皮利乌斯的墓旁犁地，从土里犁出了努马的书。那里写着设置仪式的原因，他把这些送到罗马城的官员那里。官员读了开头，觉得非同小可，就送到了元老院。主要的元老院成员在书中读到每种仪式为什么设立。他们同意死去的努马的做法，虔诚的贵族们把他的书交付官员焚烧禁毁[62]。每个人怎么想就怎么认为吧，但还是让那些捍卫这种大不敬的人们把暗中嘀咕的疯狂想法说出来吧，这些足够提醒我了，按照罗马人的仪式的创建者蓬皮利乌斯王所写，仪式的原因不适合让民众、元老院，甚至祭司自己知道。就连努马·蓬皮利乌斯自己，也是出于一种不该有的好奇心，才获知了鬼怪们的秘密，

---

[60] 本书3:9。

[61] 不是诗人特伦斯。

[62] 参见李维，《罗马史》，40：29；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努马”部分；普林尼，《自然史》，13:3.84以下；拉克唐修，《神圣原理》，1：2。

并写了下来，以便阅读时提醒自己。他自己是国王，不必怕谁，但还是不敢把这教给谁，也不毁掉或用别的办法消灭。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怕教给人们邪恶的事，但又害怕销毁，怕鬼怪们发怒，于是就找了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来埋藏，就是他的坟墓，以为没有犁会到达附近。元老院不敢谴责祖先的宗教，因而一致同意努马的做法。他们认为这些书是那么危险，以致不再命令重新埋藏，以免人们因强烈的好奇心去寻根问底，而是把这不敬的遗物付之一炬。因为他们认为有必要完成仪式，宁可容忍人们因对仪式的原因无知而犯错，也不愿让知识搅乱城邦。

35. 努马在作水占[63]的时候，被鬼怪的影像所欺骗

上帝没有派遣先知，也没有派遣圣天使到努马那里，于是他只能作水占，在水中看到诸神的影像，或更确切地说，是鬼怪的把戏。他听这些鬼怪说，应该设立和遵从怎样的仪式。据瓦罗说，这种占卜术是从波斯人那里学来的，努马和后来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都用过这种占卜术。他说通过这种办法，还可以用血来占卜地下的鬼魂；希腊人把这叫做“起死术”（νεκρομαντε ιαν）。但不管称之为水占还是起死术，看来同样都是用死人预言。这用的究竟是什么技艺，让他们自己看看吧。我不想说，在我们的救世主来临前，这就已经在异教城邦里被法律禁止了，并且用极刑惩罚。我先不说这个，也许那时候这是法律允许的。蓬皮利乌斯就是通过这种占卜术学到了仪式，而在他设立了那些仪式后，他又掩埋了仪式的原因；他是那么害怕他学到的东西。元老院又把写有仪式原因的书付之一炬。这样我真不知道瓦罗怎么给这些仪式以别的什么自然解释。因为如果这些书中包含这些解释，那他们就不该烧毁；否则，虽然瓦罗把书题献给大祭司恺撒，恐怕这书也会被元老们以同样的理由焚毁的。在上引书中，瓦罗说，努马·蓬皮利乌斯在他作水占的地方汲（egesserit）了水，或者说取走了水，所以，人们说他娶仙女伊格里娅（Egeria）为妻。本来是很真实的故事，被东

---

[63] ［译按］“水占”的译法来自服部英次郎的日译本。

一句西一句的谎言变成了神话。总之,这个最好学的罗马国王通过水占学到了仪式,就是祭司自己的书里记载的仪式。他也学到了仪式的原因,却不愿让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知道。他小心翼翼地单独记载这些原因,让它们给自己殉葬,这样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书中的记载有两种可能。第一,书中记载了鬼怪们极为肮脏和有害的欲望,以至于在这些自己采用了那么让人脸红的仪式的人看来,整个城邦神学都是该诅咒的了。第二种可能是,异教各民族长期以来认为是不朽诸神的,那时却被发现不过是死人。那些鬼怪们喜欢这些仪式,以死人的名义享受这样的崇拜,用骗人的奇迹作证,叫人们把那些死人当作神。是真正上帝隐秘的神意,使那些鬼怪因为水占这种技艺,被蓬皮利乌斯征服了,并向他们的这个朋友坦白了一切。但上帝没有允许他们告诉努马,说他应该在死前烧掉这些,而不是把它们殉葬。他们无法阻挡这些被犁给挖出来,大白于天下,也无法阻挡这些东西会通过瓦罗的笔让我们也记住。他们不能做他们不被允许的事;至高的上帝的正义的审判,允许人们因为他的品行而遭到鬼怪的打击、征服,或欺骗,这是正义的。元老院在发现这些著作的时候,宁愿烧掉蓬皮利乌斯埋下的东西,却不肯害怕努马当年害怕的事情。由这件事就可看出,这些著作中记载的是多么危险,离真正的神性有多么遥远。不愿拥有虔诚的生命的人,却要通过这些仪式追求永生。不愿意和那些邪恶的鬼怪为伍的人,不该被他们所崇拜的有害的迷信所吓坏。让他认识真正的宗教吧,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揭露和战胜鬼怪。

上帝之城卷八

[本卷提要]奥古斯丁进入了第三种神学，也就是所谓的自然神学，谈到了与诸神相关的这个问题：对诸神的崇拜是否有助于带来死后的美好生活。柏拉图主义是各派哲学的当然领袖，而且与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更接近，所以奥古斯丁主要与柏拉图主义者讨论。他首先反驳了阿卜莱乌斯(Apuleius)，以及其他认为应该把鬼怪当作神和人之间的信使和翻译来崇拜的人。奥古斯丁证明，鬼怪受制于自己的罪过，热衷于正直与明智的人所厌恶和谴责的事情，诗人们虚构的渎神故事，剧场中的表演，用魔术引进恶毒而污秽的东西，还乐此不疲。这些鬼怪不可能让好的神和人和解[①]。

① [译按]本卷又是《上帝之城》中非常重要的一卷，很多学者专门研究它甚至其中的一个章节。奥古斯丁在此比较清楚地叙述了他对古典哲学道统的理解和批判，特别是谈到了他与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渊源。他对古典哲学传承关系的理解，究竟来源何处已不可考，大体上应该是通过西塞罗，或是其他关于希腊哲学的拉丁文献。他所讲的传承关系以柏拉图为核心，其他哲学家并没有独立的意义。他认可了柏拉图哲学与摩西思想之间的关系，但否定了很多教父所持的，柏拉图在埃及学习的说法。在理论上，他对柏拉图没有什么批评；他的批评完全集中于柏拉图宗教思想中的多神论。因此，我们可以把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看作用一神论诠释的柏拉图哲学。这个主题在后面两卷还将继续。

1. 要和有更优秀的学识的哲学家讨论自然神学问题

而今，比起解决和诠释我们在前面几卷里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心灵需要更大的努力。因为，要讨论他们所说的那种自然神学，不是和一般人，而是和哲学家讨论。神话神学和剧场相关，城邦神学和城邦相关；前者展示诸神的罪行，后者表明诸神有更罪恶的欲望，由此可见这些更像邪恶的鬼怪，而不是神。但自然神学与这二者都不同。如果我们要用拉丁文解释哲学家的称谓，那就是“爱智”的意思（amorem sapientiae）。如果说智慧就是上帝，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就像神圣的权威和真理所表明的那样[2]，那么真正的爱智者就是爱神者。爱智者这个名字，指的是爱神这个事实，但是，并非所有享受“爱智”的光荣的人，都能名实相符。每个名为哲学家的人，未必都是真正智慧的热爱者。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观点和著作中，我们应该挑选出一些，值得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反驳所有哲学家的所有著作中的虚妄意见，而要找到那些和神学有点关系的（我们知道，来自希腊文的“神学”一词，指的是关于神性的道理和言说）。但不是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同意存在神性，关心人事，但是还不认为，对唯一不变的上帝的崇拜就足以达到死后的幸福生活。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崇拜很多神，而这些神是唯一的上帝创造和设置的。这些哲学家的意见比瓦罗的更接近真理。瓦罗只能让他的整个自然神学到达世界和它的灵魂，但是这些哲学家承认上帝在灵魂的所有自然之上。上帝不仅创造了可见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天地，而且创造了所有的灵魂；他使理性和理智的灵魂（人的灵魂就是这样的）分有了他的不变的光芒和超物质的幸福。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是从他们的导师柏拉图得名的，只要是对这门学问略知一二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关于柏拉图，我会简单谈到与当前的问题必然相关的几点，首先说一下

② 《智慧书》7:24 以下。

时间上先于他的同类著作[③]。

2. 意大利和伊奥尼亚两个哲学派别及其创始人

人们认为，希腊的语言比别的民族的语言都更尊贵，而希腊文献中传承了两个哲学派别。一个是意大利派，起源于意大利以前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部分；另外一个是伊奥尼亚派，起源于现在还称为希腊的地方。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是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名称据说就是他发明的。在此之前，凡是其生活方式看起来比别人的更值得赞美的，都称为"智者"(Sapientes)[④]；而当人们问毕达哥拉斯他从事什么，毕达哥拉斯回答说他是个哲学家(Philosophum)，也就是学习或热爱智慧的人；若说是智者，在他看来，那就太狂妄了[⑤]。伊奥尼亚学派的真正开创者是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⑥]，所谓的"希腊七智者"之一[⑦]。另外六个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关于如何过好的生活的格言。只有泰勒斯为了后继有人，更穷究万物的自然，并用文字把他的观点记录下来；使他尤为出类拔萃的是，由于他懂得如何计算天文，他能够预测日食和月食[⑧]。他还认为水是事物的本源，世上万物的元素、世界本身，以及世界生养的万物，都来自水。而对于在我们看来如此奇妙的世界，他并不认为是神的心志产生

---

③ [译按]奥古斯丁关于哲学史的说法来自哪里，没有定论，现在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来自凯尔西努斯(Celsinus)被译成拉丁文的《哲学观大全》(*Opiniones Omnium Philosophorum*)。

④ [译按]王晓朝先生译为"贤者"，或许是为了与一般用来指智者学派的 Sophist 区别，并且在下文与"希腊七贤"的传统说法相配。但是奥古斯丁此处用的 Sapiente 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智者"的意思。并且，在本书中，奥古斯丁始终没有用过希腊词源的 Sophist 一词。我想，他并未严格区分希腊人的"贤者"与"智者"。如果将此处译为"贤者"，会遮蔽这个词与"爱智"之间的关联。因此，这里依照吴文宗的译法，译为"智者"，并且为求统一，也将传统的"希腊七贤"译为"希腊七智者"。

⑤ [译按]关于毕达哥拉斯的这一段，可能来自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5:3,8—10。奥古斯丁之所以提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因为本书 8:4 中他与柏拉图的关系。而意大利的其他哲学学派，他就没有谈到。

⑥ 泰勒斯，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据说曾在一年前就预言了公元前 585 年的日食。

⑦ 奥古斯丁在本书 18:24 谈到，泰勒斯生活的时间与罗慕洛在位同时。

⑧ 西塞罗，《论占卜》，1:49。

的作品。他的学生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9],继承了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改变了对万物的自然的观点。他不再像泰勒斯说来自湿物那样,认为世界来自一个本源,而是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从自身的本源(principium)诞生的。他认为,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本源是无限的,从中产生了无数世界,万物从其中兴起;他认为有的世界在消亡,有的又在诞生,每一个都按照自己的可能性存在若干年;他也没有把这些事物的运转归因于神的心志。他的学生阿纳克西美尼(Anaximene)[10]继承了他。阿纳克西美尼把万物的起因归结为无限的空气。他没有否定神,也没有保持沉默;他不认为空气是被神造的,而认为神都是从空气中诞生的。他的学生阿纳克萨哥拉(Anaxagora)[11]感觉到,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事物都来自神的心灵的作用。他说,神圣的心灵用无限的质料创造了各个形态和种类的事物,而质料当中包含着彼此相同的颗粒。阿纳克西美尼的另外一个学生第欧根尼(Diogenes)[12]说,空气就是万物的质料,万物由此产生;而空气中都有神的理性,否则什么也不能产生。继承阿纳克萨哥拉的是他的学生阿凯拉斯(Archelaus)[13],他也认为,彼此相同的颗粒组成了万物,他还说有一个心志,把永恒的物体,也就是那些颗粒,排列组合成万物。苏格拉底(Socrates)[14]是他的学生[15],是柏拉图的老师。我之所以简单罗列

---

⑨ 米利都的阿纳克西曼德(约公元前 610—公元前 540),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地图学家,泰勒斯的学生,认为万物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本源。奥古斯丁的说法不很准确。

⑩ 米利都的阿纳克西美尼,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阿纳克西曼德的学生。他认为万物都是空气不同程度的压缩组成的。

⑪ 阿纳克萨哥拉(约公元前 500—公元前 428),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认为心灵是万物的本源。他于公元前 480 年来到雅典,据说是来到瑞典的第一个哲学家。《斐多篇》里记载了苏格拉底学习他的学说的过程。但他不是阿纳克西美尼的学生。

⑫ 这不是犬儒派的第欧根尼,而是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可能是阿纳克萨哥拉同时代的哲学家。阿里斯托芬在《云》里讽刺了他。西塞罗在《论神性》,1:12 谈到了他。

⑬ 阿凯拉斯,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哥拉的学生,据说是苏格拉底的老师。他认为,所有伦理原则都来自于习俗,认为自然倾向高于道德法则。

⑭ 苏格拉底(公元前 496—公元前 399),雅典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他将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变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后被雅典人判处死刑。他述而不作。他的学说见于他的学生色诺芬、柏拉图等人的著作。

⑮ 苏格拉底是阿凯拉斯学生的说法,见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5:10。

这些，是为了谈柏拉图。

3. 苏格拉底的学说

我们把苏格拉底当作第一个试图用整个哲学来矫正与整合道德的哲学家，而在他之前的哲学家，都更多费神于探索自然事物⑯。我看不出苏格拉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好像厌倦了对模糊和不确定事物的考察，心灵朝向发现清楚而确定的、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事物。而所有哲学家的不倦努力都指向这个目标。有些更善意的人认为，他不愿意让贪图尘世享乐的肮脏心灵污及神性。他看到，这些人在探讨万物的原因；但他相信，只有唯一和至高的上帝的意志，才是最初和最高的原因。他认为，只有被清洗过的心志才能理解上帝；于是，他认为人们要靠好的道德清洗生活，除掉心灵繁冗的欲望，用自然力量把自己提升到永恒之处，用纯粹理智思考超物质的和不变的光的自然。在那里，一切事物创造的原因都安稳地活在其中。显然，他总是和那些笨拙愚蠢但又自以为智慧的人讨论，主题是他以整个心灵投入的那些道德问题。他要么承认自己无知，要么隐藏自己的知识，靠脍炙人口而奇妙的对话和无比睿智的风格刺激及劝说。他的这些惹来敌意，遭到诬告，被判罪处死。但在他遭到公众宣判后，雅典人也当众悼念他。人们变得非常厌恶控诉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遭到民众的攻击，被打死；另外一个虽然逃过同样的责罚，却以主动请求永远放逐为代价⑰。苏格拉底生前死后都享受了辉煌的名声，他的哲学有众多的追随者，他们竞相谈论道德问题，热情考察怎样能获得最大的善好，使人获得幸福。在苏格拉底的讨论中，他提出各种说法，先肯定，再撤销，所以他的观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人们从中拣选自己喜欢的，把自己看到的当做终极的善好。所谓终极的善好，就是说每个达到那里的人都是幸福的。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对终极善好有很多不同的

⑯ 西塞罗已经谈到了苏格拉底的转向，见《图斯库兰讨论集》，5:10；《论学园派》，4。

⑰ 当指莫勒图斯和阿努图斯。莫勒图斯被杀，阿努图斯被放逐。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43。

说法(简直难以相信,一个大师会有那么多追随者)。这些人中有人说快乐是最大的善好,比如亚里斯提普(Aristippus)[18],有人说德性是最大的善好,比如安谛斯提尼斯(Antisthenes)[19]。还有很多别的人持别的观点,不赘述。

4.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中最杰出的,他把所有哲学分为三部分

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中,柏拉图享有最高的光荣,让别的所有人都黯然失色,这并不是浪得虚名。柏拉图是雅典人,在同胞中也出身高贵,享有荣耀,出色的天性使他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同学;他认为自己和苏格拉底的学说都不足以使哲学臻于完美,于是尽可能地四处游历,只要哪里因某种知识而著称,他就去求取。这样他到了埃及,在埃及学习了那里存在的和教授的所有伟大的知识。他又来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名声很高的意大利地区,跟随最杰出的老师学习,很容易就掌握了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所有哲学[20]。因为他极为热爱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在自己的几乎全部对话里当主要的说话者,让他说出哪怕是自己从别人那里学到的,或是他靠自己的理智看到的,把这些都融入苏格拉底那脍炙人口的道德对话中。对智慧的追求(studium sapientia)包括行动与思考。可以说一部分是行动,另一部分是思考。行动的部分与生活(agendam vitam)相关,就是立德;而思考的部分与考察自然的原因和最纯粹的真理相关——在人们的记忆中,苏格拉底长于行动,而毕达格拉斯长于思考,极尽理智所能达到的程度。柏拉图之所以值得赞美,在于他把二者结合起来,使哲学达到了完美。他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道德哲学,主要涉及行动;另外是自然哲学,与思考相关;第三是推理(rationalem)哲学,在于区分

---

[18] 昔勒尼的亚里斯提普(约公元前435—公元前366),昔勒尼派创始人,认为感觉享乐是人生的目的。所有的享乐之间只有程度不同,应该为理性所节制。

[19] 安谛斯提尼斯(约公元前444—公元前368),希腊哲学家,认为快乐来自德性,而德性来自知识。他是苏格拉底的忠实追随者。

[20] 柏拉图游历埃及和意大利的事,见于西塞罗,《共和篇》,1:16。

真假[21]。最后这一种对于行动和思考都很重要，不过，主要是思考的哲学，把对真理的探讨作为自己的领域。所以这种三分法和上面的两分法（即对智慧的追求包括行动和思考）并不矛盾。不过，要细致考察柏拉图谈到的每个部分，即他所认为和相信的一切行为的目的何在，一切自然的原因何在，一切理性之光何在，那就太冗赘了，而且我也觉得没必要一一讲述。柏拉图喜爱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非常著名的风格：掩盖自己的知识或意见，把苏格拉底当作他的书中对话的主角时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使得人们不容易看到柏拉图自己对主要问题的观点。就人们读到的而言，我们应该在这部书里诠释和包括他关于一些问题的讲法，包括他说的，他所叙述或引用的别人说的，同时看来他也同意的，包括他对真正宗教的支持，是我们的信仰认可和捍卫的；还有看上去相反的，就是关于唯一上帝和多神的问题，特别是死后的真正幸福生活的问题。那些赞美和追随柏拉图、正确地认为他比任何民族的哲学家更智慧和更接近真理的人，感到了他对唯一上帝的观点，在上帝那里发现了万物的原因、理智的道理、生活的秩序[22]；这三者分别与对自然、逻辑、道德的理解相关。如果人是这样被创造的，他通过自身内最优秀的东西[23]，能够达到一切事物中的最优秀者，也就是唯一、真正、至善的上帝。没有上帝，自然就不能存在，学说不得传授，就没有什么有用的行为可言。我们追寻他吧，他为我们安排了一切；我们认识他吧，一切事物由他确定；我们热爱他吧，一切事物因他而正确。

5. 我们最好和柏拉图主义者讨论神学，因为他们的意见超过了所有哲学家的教条

如果柏拉图说，智慧者就是对这一个上帝的模仿者、认知者、热爱

---

[21] ［译按］柏拉图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三者。这种三分法最早见于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的残篇，1；引用于塞克斯图斯·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反学究》（*Adversus Mathematicos*），7：16。

[22] 存在—生命—理智这三者的关系，是柏拉图主义中的重要主题，见柏拉图《智者篇》，248e。本书8：6再次谈到了这一主题。

[23] 关于人自身内最优秀的、与上帝相似的三位一体结构，参见《论三位一体》，14—15。

者，对上帝的分参就是幸福，那又何必考察其他的哲学家呢？在我们看来，没有人比他更接近我们了[24]。让神话神学和城邦神学让位给他吧。神话神学用诸神犯罪的故事蒙骗不敬的心灵；在城邦神学里，不洁的鬼怪以神的名义诱惑民众祭拜地上的快乐，希望借人的谬误获得神性的荣耀，让他们的崇拜者观看他们罪行的那些表演，以激起人们对他们的最污秽的崇拜热情，而诸神则自己也乐于观看那些表演。在城邦神学里，神殿中充满荣耀的仪式，也因为与剧场中的污秽场面相联，而变得下流了；而剧场中的那些下流表演，比起神殿中的丑行，反而更值得赞美。瓦罗从这些仪式中得到解释，说这代表了天地以及生灵的种子和活动，但瓦罗强加给仪式的解释，并不是仪式真正的含义，因此他的努力不能带来真理。而哪怕这些解释是对的，理性的灵魂也不该把自然秩序中低于自己的事物当神来崇拜。既然真正的上帝在万物之上，灵魂就不应该提升这些事物，当神来崇拜。努马·蓬皮利乌斯让与敬神仪式相关的文献为自己殉葬，后来被犁出来，元老院下令烧毁。这一类的还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事，看了他的事，我们就会觉得努马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亚历山大写给母亲的信，提到了埃及的大祭司列奥向他揭示的秘密[25]。在那里，不仅匹库斯、法乌努斯、埃涅阿斯、罗慕洛、赫拉克勒斯、埃斯科勒庇俄斯、西美拉（Semela）[26]生的利伯尔，廷达鲁斯（Tyndarus）[27]的双生兄弟，以及别的很多，是被神化的必朽者，甚至异教的主神（就是西塞罗在《图斯库兰讨论集》中没点名指的那些：朱庇特、朱诺、萨腾、伏尔坎、维斯塔，等等，也就是瓦罗努力要转化为世界的部分或元素的那些），都不过是人类的虚构。列奥和努马一样，害怕那些神话被揭露，警告亚历山大，在把这些写信给母亲看过之后，就要用火烧掉。还是让神话神学和城邦神学这两种神学让位给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吧，他们说，真正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

---

[24] 参考奥古斯丁，《论真正宗教》（*De vera religion*），7。

[25]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亚历山大”部分。

[26] 朱庇特的情人之一，与朱庇特生了狄奥尼索斯和利伯尔。

[27] 廷达鲁斯是拉克戴蒙的英雄，丽达的丈夫，因此就是海伦和她的双生兄弟的继父。

者、真理之光、幸福的赐予者。不仅如此，凡是那些心志受到身体的束缚、认为自然的本源是物质的哲学家，像说本源是湿物的泰勒斯、是空气的阿纳克西美尼、认为是火的斯多亚学派、认为是原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不可感知的物质颗粒）的伊壁鸠鲁，都让位给那些认识到如此伟大的上帝的伟大的人们吧。此外还有很多哲学家，我们这里不必一一列举了，不论他们认为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之都是物质，是万物的原因和本源。他们中有人相信，有生命的事物可能由无生命的事物而来，比如伊壁鸠鲁；还有人相信，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都是从有生命的物体而来，但毕竟物质是从物质而来。斯多亚学派认为本源是火，也就是组成可见世界的四大元素中的一种物质。火就是活的和有智慧的，它是世界和世界中的万物的制造者。这派哲学家认为火就是神。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哲学家只能从自己心中所想来思考，而他们的心受肉体的感官限制。不过，他们心里还是会想到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对于他们曾经看到的东西，即使他们当时没有看到，而只能想象，他们也能在内心想象出来。因此，他们在视线下认识到的并不是物体，而是物体的幻象。使他们在心灵中看到这物体的幻象的，既不是物体，也不是物体的幻象。而他们用来判断所看到的是美是丑的，当然比被判断的事物要高。这就是人的心志，是理性灵魂的自然，一定不是物质；在心灵中观看和判断的，所想象出的物体的幻象，本身不是物体。它不是地、水、风、火，这四种物体也就是所谓的四大元素，我们看到它们组成了世界。如果我们的心灵不是物体，创造心灵的上帝怎么会是物体？[28] 如我所说，让这些哲学家让位给柏拉图主义者吧。还有人虽然羞于说上帝是物体，但认为我们的心灵和上帝的自然是一样的，他们也要让位给柏拉图主义。这些人不为灵魂的可变性所触动，违背神法说，上帝的自然也是如此。但他们说，是物体改变了灵魂的自然，而灵魂本身是不变的。他们还不如说，物体伤害肉体，但肉体本身不会受伤。总之，不可变的事物不能被

---

[28] ［译按］奥古斯丁这段颇为复杂的讨论，体现了他一贯的心理学倾向。我们可以把此处的说法与《忏悔录》和《论三位一体》中的心理学段落相互对照。

任何东西改变，所以物体只要能被什么东西改变，它就是可变的，而不能说是不可变的。

6. 柏拉图主义者在所谓自然哲学方面的见解

我们看这些哲学家在名声和光荣上都超过了别的哲学家，这不是浪得虚名。他们看到上帝不是物体，于是他们对上帝的探讨超越了所有的物体。他们看到，凡是变动的都不会是至高的上帝：要探讨至高的上帝，就要超越一切灵魂和一切变动的精灵。他们又看到，各种变动的物体，那使它们是其所是的形式，不论是哪类，不论其自然如何，除非来自真正存在的上帝，都不可能存在，因为上帝是不变的。不论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及它的形态、性质、或运动的秩序，天地之间的各种元素，以及在这些之中的各种物体，还是所有的生命，要么是只能滋养和维持的树木，要么是还有感觉的牲畜，要么是还有理智的人，要么是不需要滋养，却能维持、感觉、理解的天使，如果不是来自简单地存在着的上帝，都不能存在。因为在他那里，存在(esse)和生存(vivere)不是两回事，不能生存的就不能存在；生存和理解也不是两回事，不能理解就不能生存[29]；理解和幸福也不是两回事，没有幸福就不能理解；这样，生存、理解、幸福就是他的存在。通过这不可变性和简单性，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而他自己不可能是被任何事物创造的。他们注意到，所有的存在要么是物体，要么是生命；生命比物体更好，物体的形式是可感的，生命的形式却是可知的。可知的形式超过了可感的。我们所谓可感的，就是能用身体的视觉和触觉感到的东西；所谓可知的，就是能用心志之眼理解的东西。肉身的美，不论是静止的肢体的(比如相貌)，还是运动中的(比如歌谣)，都不能不用心灵来判断。但是除非心灵中有一个更好的此类的东西，否则就无法判断它。这个东西既无形体，也无声音，不占空间时间。除非这个东西是可变的，否则一个人对可感形式的判断就不会比另外一个人好。天性高的人比愚钝的人更好，有经验的人比没经验的人好，多经磨练的人比很少磨

[29] [译按]在此，奥古斯丁再次涉及了柏拉图主义中存在-生命-理智之间的关系。

练的人好，同一个人变得更专业了，这之后的判断比这之前好。凡是有多少的，无疑都是可变的。天性高的、博学的、在这些上面多经锻炼的人，更容易得出结论，最初的形式不在可变的事物中。而在人们的眼中，身体和心灵多少都有形式。如果这形式完全不存在，那就根本无法生存，于是他们看到，一定在哪里有一个最初和不变的形式，是无法比拟的；他们无比正确地认为，在那里有万物的本源，不是被造的，却能创造万物。于是，人们能认识的上帝的特点，上帝自己向他们揭示了出来。他里面不可见的部分，人们通过他的创造物来理解和观看；他的大能（virtus）和神性是永恒的[30]，可见的和此世的万物是他藉此创造的。这就讲了他们所谓的自然（physicam，naturalem）哲学的内容。

7. 柏拉图学派在逻辑学，也就是推理哲学方面，比别的哲学家更杰出

至于他们另一部分的哲学学说，逻辑学，或者叫推理哲学，那些把对真理的判断放在身体的感觉中的哲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那些哲学家，比如伊壁鸠鲁主义之流，认为应该用这些不可信而骗人的整套规则作为标准，来判断我们所学的；即使斯多亚派，他们虽然极端热爱被称为“辩证法”的论辩术，竟然也认为这些观念是从身体的感觉导出的；他们所谓的ἐννοιας，也就是他们通过定义来解释的概念，他们确信是心灵从身体感觉得到的。他们学习与教授的整套道理，就由此推演并联系起来。不过我非常疑惑，为什么他们说，只有智者才是美的？身体的什么感官看到了美，什么肉眼看到了智慧的优雅形体？而柏拉图学派，我们把他们放在其他学派之上真是应当的，他们把心志所看到的，同感觉观察到的区分开；不把感觉所能做的取走，也不把超出感觉所能做的给它们。而我们用来学习一切的心志之光，就是创造了万物的上帝。

[30] 《罗马书》，1:19—20。

8. 即使在道德哲学上，柏拉图学派也占了鳌头

剩下的一部分是道德哲学，希腊语称之为ἠθικήν，探讨的是最大的善好是什么。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并且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它自身而追求它，我们要变得幸福，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他们把这称为终极的，因为我们追求别的都是为了它，而它的目的就是它自身。于是有人说，这使人幸福的善好来自身体，有人说来自心灵，有人说来自二者在人性中的结合。他们看到人是由心灵和身体组成的，就相信，真正的幸福必须从其中一个或两个出发，朝向某种终极的善好，使人变得幸福。这种善好，是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指向的，并且为了达到它，不再需要别的什么。有人说还应该加上第三种幸福，就是所谓外在的幸福，比如荣耀、光荣、钱财，等等。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算作终极的，即自身就值得追求的，而是用来追求别的目的的。对于好人，这一类的好是好的，但对于坏人就是坏的。于是，人类所追求的善好，不管是心灵的，是身体的，还是两者兼有的，他们还是认为，都是在人上追求的。而追求身体的善好的人，是在较低的部分追求的，追求心灵的善好的人，是从较好的部分追求的；两者都追求的，是从整体的人追求的。不论是其中一种，还是追求整体，还都只是人的。这些差异，虽然只有三个，却造就了很多不同的哲学流派。因为对于追求身体的善好、心灵的善好，两者兼有的善好，不同的哲学家都有不同的意见。而所有这些哲学家都该让位给那些说幸福不是让人享受身体，也不是享受灵魂，而是享受上帝的哲学家。如果要找一个比喻，这不像心灵享受身体，也不像心灵享受自身，或朋友享受朋友，而是像眼睛享受光明。这个比方究竟什么意思，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在别处尽我所能揭示出来[31]。而今我们应该说，柏拉图认为终极的好就是按照德性生活[32]，而只有认识上帝并且模仿上帝的人才能做到；幸福没有别的原因。他并不怀疑，爱智（philosophari）就是爱上帝，而上帝的自

㉛ 指的或许是本书 9:16,17。

㉜ 《高尔吉亚篇》470d;508b。

然是超物质的。他们认为，追求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当他开始要享受上帝时，就是幸福的。享受自己所爱的人，未必都能得到幸福。很多可怜的人就是爱上了不该爱的东西，结果在享受所爱的时候变得更可怜。但是，如果不享受所爱，就没人会幸福。就是那些爱上不该爱的东西的人，也并不认为是爱使他幸福，而是享受。这样，一个人如果享受所爱的，并且爱上的是真正的最高善好，除了最可怜的人，谁会否认他是幸福的呢？柏拉图说，这个真正的和最高的善好就是上帝，而哲学家就是热爱上帝的人。哲学指向幸福生活，爱上帝的人在享受上帝时就有福了。

9. 这样的哲学更接近基督教信仰的真理

于是，哲学家感到了最高和真正的上帝，他是一切被造物的制造者，一切可知事物的光，是一切行动朝向的好。自然的开端、学问的真理、生活的幸福，我们全从他引伸出来。不论人们更确切地称之为柏拉图主义，还是用别的名字称呼这个流派；不论是伊奥尼亚学派中的主要哲学家，比如柏拉图或那些很好地理解他的人，感到了这一点，还是意大利学派，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或是这个地区的别人，也碰巧认识到了这一点。还有别的民族中的人，那些被认为是智者或哲学家的人，在阿特拉斯的利比亚人[33]，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迦勒底人、锡西厄人、高卢人、西班牙人等等之中，都有人看到并教授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超过了所有别的哲学家，承认他们和我们非常接近了。

10. 基督宗教无比优秀，超越了所有哲学技艺

10.1 有的基督徒只受过教会文献的教育，根本不知道柏拉图主义者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曾经有两派讲希腊语的哲学家：伊奥尼亚派和意大利派。不过他并不是对人间的事情充耳不闻，以致不知道哲学

---

[33] [译按]这里不是指大西洋人和利比亚人，而是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下居住的利比亚人。

家追求智慧,或宣称自己是智者。他防范那些根据这个世界的元素研究哲学,却不根据创造了世界的上帝研究的人。他遵从使徒的教导,虔诚地听使徒的话:“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照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34]为了不让他认为所有哲学家都这样,使徒让他听到了关于哲学家说的这些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35]使徒在向雅典人谈论上帝的伟大功业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于是他接着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36]他清楚地知道,就是对这些哲学家,也要警惕他们的错误。虽然他自己就说过,上帝通过他的创造物,向理智显明了不可见的自己,但是那些人并没有正确地崇拜上帝,因为他们把只属于上帝的神圣荣耀也给了不该给的别的东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37]他希望我们把这理解为,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以智慧的名义荣耀的东西。对此我们后面再讨论。至于那些哲学家,他们承认唯一的上帝是这个宇宙的真正主宰,认为上帝不仅超越一切物体,是非物质的,而且超越一切灵魂,是不腐的,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善好,我们认为他们超越了别的哲学家。

10.2 基督徒虽然未必知道他们的著作,不能用没有学到的语言来论辩,比如不用拉丁文或希腊文的“自然”一词来指称讨论自然问题的那部分哲学;不用“推理”或“逻辑”来指称那部分用来探讨追问真理的方式的哲学;不用“道德”或“伦理”来指称那部分关于如何做才能从

---

[34] 《歌罗西书》,2:8。原文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它们掳去。”

[35] 《罗马书》,1:19—20。

[36] 《使徒行传》,17:28。

[37] 《罗马书》,1:21—23。

善去恶的哲学，但他们并非不知道，是从唯一、真正、至善的上帝，而有了我们的自然，我们是依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有了我们用来认识上帝和自己的学说，也有了我们用来得到幸福的恩典。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认为柏拉图主义者超过别的哲学家的原因。因为别的哲学家用自己的天性和热情探讨事物的原因、学问，和生活的方式，但柏拉图主义者认识了上帝，从而找到了宇宙构成的原因，找到了用来发现真理的光，找到了幸福的源泉。柏拉图主义者，或别的哪个民族中这样认识上帝的哲学家，和我们想到一起了。但是因为柏拉图学派的著作更加有名，谈到这个原因我们就更多说到他们。希腊语是异教民族中最有名的语言，所以他们赞美这些著作的声音很大；而拉丁民族受到了他们的优秀或光荣的鼓舞，于是更用心地学习这些著作，所以这在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后，变得更高贵和辉煌了。

11. 柏拉图能够和基督教的知识如此接近，他是从哪里获得理解的呢

有些和我们一同享受基督恩典的人，听到或读到柏拉图对上帝的感知，知道这非常符合我们宗教的真理，会很惊讶。颇有人认为，柏拉图在到了埃及时，也许听到了先知耶利米的话，或者在那次游历中读到了先知的经卷[38]。我在自己的书中也曾持有这个观点[39]。但是如果按照历史纪年仔细推演时间先后，就会发现柏拉图出生在先知耶利米之后足足一百年。他活了八十一岁。后来埃及的托勒密王下令从犹大地取来希伯来语的先知圣经，命令懂希腊文的希伯来七十贤人翻译保存，距离柏拉图去世也有足足六十年了[40]。因此，在他的旅途中，柏拉图不可能看到早已去世的耶利米，也没能读到尚未翻译成他擅长的希腊文的圣经。退一步说，柏拉图极为博闻强识，也可能通过翻译学得到，正如他学到埃及的经典那样，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让人译写那

[38] 这是早期教父中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参考殉道者尤斯丁，《护教篇》，1:60；奥利金，《反凯尔苏斯》，4:39；尤西比乌，《论福音书箴言》，11:9.2 等。

[39] 参考奥古斯丁，《基督教教义》2:43；《回顾》2:4。

[40] 参见本书 15:13。

些著作，因为就是托勒密王，也要靠王权和威吓，并且广施恩泽，才获得这个特权。柏拉图最多能够通过讨论学习书中尽可能多的内容。如果这么认为，我们也有一些证据支持。比如《创世记》开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41]柏拉图写的《蒂迈欧篇》是一篇关于世界的形成的对话，他在其中说，上帝最先的工作是把地和火结合[42]。显然他这里把火放在了天上。他这个说法和圣经里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很像。随后他在这两极之间放了两种中间的元素：水和风。有人认为，这就是他对圣经"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理解。他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怎样讲上帝的灵，而风(aer)又称为"灵"(spiritus)，他就以为这里在讲四大元素。还有，柏拉图说爱神的人就是哲学家，圣经中也没有比这更热诚的话。所有这些，以及别的很多证据，足以让我确认，柏拉图并非不知道那些圣经。在神圣的摩西通过天使听到上帝的话，上帝命令他把希伯来人从埃及解救出去时，他问命令他的那一个的名字是什么，上帝回答说："我是我所是。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所是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43]这就是说，他是真正的存在，是不变的，和他相比，那些被他创造的可变的，都不是存在。柏拉图也坚定地持这个观点，并且作了最精彩的诠释。我不知道在柏拉图之前还有什么书这么说过。也许只有这处："我是我所是。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是其所是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12. 即使是柏拉图主义者，虽然确实很好地感到了唯一真正的上帝，但还认为应该完成膜拜多神的仪式

且不管柏拉图从哪里学到了这些，不论他是从前人的书里，还是像使徒说的那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41] 《创世记》，1:1—2。

[42] 《蒂迈欧篇》，31b。

[43] 《出埃及纪》，3:14。"我是我所是"，和合本作"我是自有永有的"。"那所是的"和合本作"那自有的"。

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44]我选择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与他们讨论我们正在研究的自然神学问题，要获得死后的幸福究竟是应该崇拜唯一的上帝，还是应该向多神完成仪式，现在我已经足以说明，这样的选择是不无道理的。他们感到了创造天地的唯一上帝，比别的哲学家都更加光荣和精彩，所以我们最该选择他们。因此，在后人的判断中他们远比别人优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45]是个天性超绝的人，他的言词不如柏拉图，却显然在很多人之上。他创建了逍遥学派，因为他讲课时习惯于走来走去，所以得名。因为声名显赫，就在他的老师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聚集了很多学生。在柏拉图死后，他姐姐的儿子斯彪西波(Speusippus)[46]和他的爱徒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47]继承了他的学校，就是所谓的学园(Academia)。因此他们和他们的继承者就被称为学园派(Academicus)；晚近喜欢追随柏拉图的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自称为柏拉图学派，而不愿自称逍遥派或学园派。其中有很多著名的希腊人，如普罗提诺(Plotinus)[48]、杨布里科(Iamblichus)[49]、波斐利，还有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的非洲的阿卜莱乌斯，也是著名的柏拉图学派。但是所有这些，以及这学派中别的人，甚至柏拉图自己，都认为应该完成崇拜多神的仪式。

13. 柏拉图把神定义为美德之好、美德之友的观念

柏拉图主义者在别的很多重大问题上和我们有分歧，而我刚谈到的这一件事情关系非小，而且我们现在正在谈到，所以我们首先由此

---

[44] 《罗马书》，1:19—20。

[45]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哲学家，色雷斯人，到雅典随柏拉图学习哲学。柏拉图死后，曾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著述很多。现存的著作多为讲课笔记，于他死后编订。

[46] 斯彪西波(约公元前407—公元前339)，柏拉图的外甥，继承他成为学园的首领。他著作很多，但都已亡佚。

[47] 色诺克拉底，斯彪西波死后成为学园首领。

[48] 普罗提诺(205—270)，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从四十岁开始在罗马教授柏拉图哲学，直到去世。他的学说由弟子波斐利编辑成《九章集》。

[49] 杨布里科(约250—325)，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斐利的学生，著述很多。

发问：他们认为应该对哪些神顶礼膜拜，是好的呢，是坏的呢，还是好坏兼顾？我们这里有柏拉图的观念，即诸神都是好的，没有一个神是坏的[50]。由此就可以推论认为，应该对好的神顶礼膜拜，因为不是好的就不是神。如果是这样(谁能认为诸神不是这样呢?)，那种认为有些仪式是为了攘除坏神，避免他们的伤害，而有些仪式是为了呼唤好神之助的意见[51]，就不攻自破了。凡做坏事的，都不是神，而他们说，仪式中的荣耀是应该敬献给好神的。那么，究竟是谁热爱戏剧表演，要求把这当作圣事，用这种方式展现自己的荣耀呢？他们的力量表明他们不是不存在的，他们对这些的极度欣赏表明他们是坏的。柏拉图怎么看待戏剧表演，也是众所周知的。诗人们吟诗作赋，所写的却根本不配诸神的威仪和善好，柏拉图说应把他们赶出城邦。那么，究竟是哪些神和柏拉图争夺这种戏剧表演呢？当然，柏拉图不能容忍诸神被虚假的罪行污蔑，而诸神却认为应该用那些罪行赞美自己。他们早先设置了这些表演，不仅耽于下流，甚至传播邪恶。因为提图斯·拉丁尼乌斯不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把他的儿子摄去，带来疾病，而当提图斯·拉丁尼乌斯完成了命令后，又撤去了疾病[52]。柏拉图认为不该惧怕这些坏神，而他的观点是极为一贯和强硬的，认为，诗人们所有那些渎神的胡说，只能取悦一群龌龊之徒，所以无疑要从人民建造好的城邦中去除。我们在第二卷已经提到[53]，拉贝奥把柏拉图当成一个半神。拉贝奥认为，对于坏的神，应该用血腥的牺牲和相应的祈祷攘除，而对于真正的好神，应该用表演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愉快的事。那么为什么柏拉图这个半神不是从半神那里，而是从神，而且是好的神那里，撤去这些他认为下流的娱乐？诸神很明确地反驳了拉贝奥的观点。他们自己在拉丁尼乌斯那里，不仅表现得极为放荡和逸乐，而且很残忍和可怕。柏拉图学派和他们的导师一样，认为神都是好的、诚实的、与

---

[50] 《法律篇》，4：716d以下；8：828a以下；《理想国》，2：379a。

[51] 波斐利，《论心灵的节制》(*De Abstinentia Animotorum*)，2：39.10。

[52] 见本书4：26。

[53] 见本书2：14。

智者的德性为伍，认为如果不这样认为哪个神，就是违背神法的。那让他们解释上面说的事情吧。他们说："我们来解释。"那我们洗耳恭听。

14. 有人持这个意见：理性灵魂分为三种，即，天上诸神的，空气里的鬼怪的，和地上的人的

14.1 他们都说，凡是有理性灵魂的生灵，可分为三类：神、人、鬼怪。诸神占据最高处，人在最低处，鬼怪在中间。诸神的位子在天上，人的在地上，鬼怪的在空气中。他们位置的尊荣怎样划分，他们的自然也一样划分。于是，神比人和鬼怪都高；人的位子在神和鬼怪之下，无论就他在元素序列中而言，还是就品德的差别而言。鬼怪在中间，他们比诸神低，但是又在人上面，比人高。他们的身体和诸神一样，是不朽的，但心灵和人一样富于性情。因此，柏拉图学派说，那些鬼怪喜欢污秽的表演和诗人的虚构就不奇怪了，因为他们和人一样会为情绪所动，而神根本不会，与他们完全不同。于是可以得出结论，柏拉图之所以厌恶诗歌和禁止虚构，不是针对神的，而是针对鬼怪的，因为神都是好的，在高处，他们不会喜欢表演竞技中的逸乐。

14.2 很多人的著作中也都有这个说法，尤其是柏拉图学派的玛道拉的阿卜莱乌斯，他专门写书讨论这个问题，特意题为"论苏格拉底之神"(*De Deo Socratis*)。在书中，他谈到和解释了苏格拉底与什么神有关并建立友谊，他习惯于听从这个神的建议，在他想做的事没有好的结果时，这个神会阻止他去做。他最明确地说，并且最充分地讲明，那不是神，而是鬼怪[54]。他非常仔细地讨论了柏拉图的那个观点，即神是最高的，人在最低处，鬼怪在中间。这样，诸神就根本不受人间的污染。那么，柏拉图把诗人赶出城去，就从鬼怪而不是神那里，夺走了舞台上的享乐。他怎么敢呢？除非他要让人的心灵，那仍然困在必

---

[54] ［译按］苏格拉底的守护神一般写作 daemon。在希腊文化里，这确实不是主神，但可以当作精灵或守护神。参考《苏格拉底的申辩》，31d。但奥古斯丁用到 daemon 一词时，已经赋予了很强的否定色彩。因此，为求统一，我们在此仍然把 daemon 译成"鬼怪"。

朽的肢体中的心灵，靠辉煌的荣耀蔑视不洁的鬼怪的命令，厌恶他们的龌龊。如果有最大荣耀的柏拉图谈到了这些东西又禁止它们，那么鬼怪们乞求和命令这些表演，当然是最下流的。也许阿卜莱乌斯弄错了，苏格拉底的朋友并不是那类的神祇；也许柏拉图自相矛盾，一方面要荣耀鬼怪，另一方面又把鬼怪喜爱的快乐从道德很好、秩序井然的城邦中赶出；要么苏格拉底和鬼怪的友谊就没什么好赞美的，阿卜莱乌斯对此就有些踌躇。他将书命名为"论苏格拉底之神"，但按照他的论调，他在细致而充分地区分了神与鬼怪之后，本来不该称为"神"，而应该称为"论苏格拉底的鬼怪"。不过他还是更愿意把这个说法放在讨论之中，而不是书名上。毕竟还有健康的教诲照亮了人事，使所有或几乎所有人害怕"鬼怪"的名称。因此，每个人在读到阿卜莱乌斯赞美鬼怪的尊荣的论述之前，如果看到"论苏格拉底之鬼怪"这个名字，会认为苏格拉底不是个好人。就是阿卜莱乌斯自己，除去鬼怪们高贵和坚实的身体、较高的居住位置之外，他还能找出什么值得赞美的东西吗？他在谈到鬼怪们的总体时，说到了他们的道德，不仅没有说他们有什么好，而且谈到了很多坏事。因此读了他的书的人就不会对神事中的那些下流场景大惊小怪了。他们也不会惊讶，鬼怪们为了自己被当作神，会喜欢诸神的罪行。而那些仪式中或辉煌或下流残酷的场景，不论可笑的，还是可怕的，都和他们的情感吻合。

15. 鬼怪们空气的身体和较高的位置都不能使他们超越人类

15.1 真正虔诚的心灵是真正上帝的仆人，怎么能因为鬼怪有更好的身体，就说鬼怪比自己更好？要那样，很多野兽也应该超过人类，因为它们有更灵敏的感觉，有更轻便快捷的运动速度，有更凶猛的力量，它们体格的健康也能延续很多年。谁的视力能和鹰隼媲美？谁的嗅觉能和狗类相比？谁的速度能和兔子、鹿、各种鸟类相比？谁的力量能和狮子与大象相比？谁能活得像蛇那样长，甚至能到了老年又蜕皮，返老还童呢？但是，就推理和理解而言，我们都超过了它们。同样，我们活得好、活得荣耀，也应该比鬼怪好。虽然上帝的神意让我们

超过他们，但给了他们更好的身体，那么我们超过鬼怪的那些方面，就应该被认为比身体有更高贵的价值。我们知道鬼怪有更优秀的身体，但是我们是因为好的生活超越他们的，因此，我们应该学会蔑视身体的优秀。我们也会拥有不朽的身体，但不是遭受永罚折磨的身体，而是在纯洁的心灵引领下上升的身体。

15.2 就所在的位置高度而言，鬼怪们在空气里，我们住在地上。如果被这件事所触动，由此认为，鬼怪比我们高，那就太可笑了。如果这么认为，我就会说飞鸟都比我们高。但他们说，如果飞鸟飞累了，为了恢复营养或体力，会回到地上休息或捕猎，而鬼怪们不会这么做。要这么说，他们就认为，飞鸟高于我们，而鬼怪们又高于飞鸟了？如果这意见是最疯狂的，那就没有道理因为鬼怪住在更高的元素中，就让我们尊崇他们，就让我们以宗教的情感来服务他们。空中的飞鸟不仅不能超过地上的我们，而且，因为我们的理性灵魂的尊荣，还要听从于我们。因此，虽然鬼怪们在空气中，并不见得因为空气比地高，他们就比地上的我们更好；相反，他们的绝望无法和虔诚人类的希望相比，所以人类是比他们好的。按照柏拉图的道理[55]，共有四大元素，按顺序排列，不断运动的火和不动的地在两端，风和水二者在中间，这样，水和风的距离、风和火的距离，是同地和水的距离一样的；这样就足以告诉我们，灵魂的价值不是根据元素的高低判断的。阿卜莱乌斯自己也说，人和别的动物都在地上，而地上的动物比水中的动物高[56]，但是柏拉图认为水比地高。我们的理解是，物质看上去有个高低序列，但是灵魂的价值并不按照同样的序列排；有可能较低的物质中有更好的灵魂，而较高的物质中有堕落的灵魂。

16. 柏拉图主义者阿卜莱乌斯所认为的鬼怪的道德和行为

这个柏拉图主义者在谈到鬼怪的时候，说他们与人一样，会为心

---

[55] 《蒂迈欧篇》，32b。

[56] 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3。

灵的搅扰所刺激，会被伤害困扰，喜欢奉承和礼物，热衷于荣耀，喜欢各种神圣的仪式，如果被忽视就会暴怒[57]。在各种特点之外，他又说，鬼怪们还通过鸟占者、脏卜者(aruspicum)[58]、算命者、梦境来预言祸福，各种奇迹魔术来自于他们[59]。他简洁地为鬼怪们下了定义，说他们属于生灵，心灵有性情，心志有理性，身体是空气，寿命永恒。在这五点当中，前三点和我们一样，第四点是独特的，第五点和神一样[60]。而我看到，在他们和我们共有的三点中，有两点与神也是共有的。阿卜莱乌斯谈到神也是生灵。他按照各自的元素划分生灵：我们和那些在地上生活、有感知的，是地上的生灵，鱼和别的水族在水里，鬼怪在空气里，神在以太中[61]。根据这种划分，鬼怪属于一种生灵，不仅与人，而且与野兽与诸神都一样：他们与人与神一样有理性的心志；他们的寿命是永恒的，这只与神一样；他们有有性情的心灵，只与人一样；他们的身体是空气的，这是他们独有的。他们属于生灵，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野兽也一样；他们有理性心志，这不比我们高，因为我们同样也有。他们的寿命是永恒的，但如果不是永恒的幸福，这又有什么好的？暂时的幸福也比永恒的悲惨好。他们的心灵是有性情的，这怎么能超过我们？我们也一样，但如果我们不堕入悲惨，就不会这样。他们的身体是空气的，但是这有什么意义？灵魂总是高于所有身体的，无论其自然是什么。宗教崇拜应该出自心灵，不该出自低于心灵的事物。而在阿卜莱乌斯所谓鬼怪的特点当中，他如果提到德性、智慧、幸福等等，说他们和神永恒地共有这些，那他就赋予鬼怪们更值得渴望和赞美的特点了。不过，我们并不会因此就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他们，而只应该崇拜上帝自己。我们知道，鬼怪们是从上帝那里接受这些的。这些空气做的生灵的神圣尊荣差得太多了，他们有理性就是要

---

[57] 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12，14。

[58] [译按]脏卜和鸟占一样，是一种特定的占卜方式，是利用动物内脏的占卜法。本书2:24中苏拉用的，就是脏卜。

[59] 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6。

[60] 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13。

[61] 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7。

变得悲惨，他们有性情就是要承受悲惨，他们永恒就是要无休止地悲惨下去。

17. 人们要从那些精灵的罪过中解放，那是否还该崇拜他们

17.1 因此，我略去其他内容，只讨论他所谓鬼怪与我们共有的东西，也就是心灵中的性情，如果说四大元素中都充满与各自相应的生灵（不朽的在火与空气中，必朽的在水与地中）的话，我要问为什么鬼怪们的心灵会被性情的旋风和动荡所惑。这种搅扰在希腊语中称为πάθος；他想用这个词表示他们的心灵是被动的（passiva），因为这个词来自动词πάθος，意思是灵魂遭受（passio）违背理性的运动[62]。那么为什么这存在于鬼怪的心灵中，而不在野兽当中呢？如果野兽出现类似的反应，那并不是这种搅扰；因为野兽没有理性，也就无法违背理性。但在人当中，愚蠢或悲惨就会导致这种搅扰了。在我们尚未到达那应许的完美智慧的幸福的时候，我们还无法从必朽的限制中解放。他们说，真正的神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幸福的，所以不可能遭受这种搅扰；这是因为，神也拥有理性的灵魂，又完全免于任何堕落与疾病。而神之所以不会遭到搅扰，是因为他们是幸福的生灵，而不是悲惨的；野兽不会遭到搅扰，因为它们是既不会幸福，也不会悲惨的生灵；而要说鬼怪和人一样遭受搅扰，那他们就不是幸福的，而是悲惨的。

17.2 鬼怪有和我们相似的罪过，在真正的宗教看来，我们要从中解放；而按照某些宗教，我们要服从鬼怪，这不是愚蠢或疯癫吗？阿卜莱乌斯对鬼怪过于宽厚，还给他们以神圣的荣耀，不过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也会被激怒[63]；真正的宗教告诉我们，不能被激怒，而要反抗这种情感。鬼怪可以被贿赂征服，真正的宗教告诉我们，不能因接受那样的礼物而偏向谁。鬼怪可以被荣耀击垮，真正的宗教告诉我

[62] 西塞罗在《图斯库兰讨论集》4:6,11 中谈到了类似的意思。奥古斯丁或许是从他那里得到的这个说法。

[63] 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13。

们，不能为此虚荣所动。鬼怪恨某些人，爱某些人，不是因为明智而平静的判断，所以阿卜莱乌斯把他们的心灵称为有性情的；真正的宗教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64]。最后，阿卜莱乌斯说，鬼怪们会愤怒和迷乱[65]，但真正的宗教命令我们，要抛弃一切心中的动荡和心志的不安，平息心灵中的波澜和风暴。因此，除非有愚蠢而悲惨的错误，你怎么会谦卑地膜拜一个你不想变得和他一样的东西呢？最高的宗教是模仿你所崇拜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膜拜你不想模仿的呢？

18. 这种宗教教人们通过鬼怪的鼓动祈求好的神，这是什么宗教

阿卜莱乌斯同那些和他想法一样的人赋予鬼怪这样的荣耀，说他们在空气中，位于天上的以太和大地的物质之间，因为，按照柏拉图的教导，“神和人都两不相涉”[66]。于是鬼怪们把人们的祈求送给神，又给人带回诸神的应答。这完全是空谈。相信这些的人认为，人和神交往、神和人交往，都是不合适的；而鬼怪同神和人交往，都是合适的。于是，鬼怪一方面送交人的请求，另一方面带回神的赐予。人本来是纯洁的，对那肮脏的魔术完全陌生，而鬼怪是热爱这些魔术的。人就要鬼怪们当自己的保护神，通过他们，使诸神听到自己。但其实，如果他不爱这些，就会更荣耀，他的祈求能更容易、更自由地上达天听。那些鬼怪热爱下流的表演，而纯洁者不爱。他们喜欢用这种技艺作恶，杀害成千上万的人[67]。无罪者不会喜欢这些的。那么，纯洁和无罪的人如果想从神那里求得什么，他无法获得他应该得到的，除非靠敌人来帮助他。他不就是试图证明这诗人的虚构和剧场的表演吗？我们有他们如此看重的导师柏拉图，来对抗他们的这个结论：要让人的纯洁糟踏自己，他不仅要热爱下流，甚至还要把这当作对神的感恩。

---

[64] 《马太福音》，5:44。

[65] 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12。

[66] 阿卜莱乌斯，《论苏格拉底之神》，4。

[67]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7:338。

19. 那魔术极为不敬，人们却通过它求得邪灵的保护

极不幸和不敬的人们认为光荣的那些魔术，我不是可以用公众的眼光作见证来攻击吗？如果这真是用来崇拜神明的工具，它们为什么遭到重法的严惩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基督教法律的设置，使魔术遭到了处罚？最有名的诗人的诗句，无疑表明，这对人类是极为有害的。这还有别的意思吗："亲爱的，我对着天神起誓，我对着你，亲爱的妹妹，我以你美好的生命发誓，我之所以要用魔法武装自己是出于不得已的。"[68]维吉尔还在别的地方谈到魔术："我看到他把成熟的庄稼转到别的地方。"[69]这指的是此种害人而丑恶的学说所教的，如何把别人的庄稼转移到另外的土地上的法术。西塞罗不是提醒我们了吗，在罗马人最古老的十二铜表法中写到，这样的做法应该给以处罚？[70] 最后，是在基督教的法官面前，阿卜莱乌斯才因为魔术被控诉吗？在被控诉的时候，如果他认为这是神圣的和虔诚的，与神圣的事物相吻合，那他就不仅应该坦白，而且要昭之于众。如果法律认为这应该被禁止和谴责，那他应该谴责法律，说这些是神奇的，应该得到尊重。他这样就能说服法官听从他的意见，或者，如果人们一定按照不公的法律行事，因为他宣扬和赞美魔术而处死他，那么鬼怪们应该给他的灵魂以应得的奖赏，这样，他为了提倡和赞美神的事，就不怕失去生命了。正如我们的殉道士，他们的基督信仰被当作罪而遭受责罚，但他们知道自己会得救，会享受永恒的巨大光荣，并不选择靠否认信仰来逃避人间的惩罚。不过他们会承认、宣布、宣扬基督教，虔敬而坚韧地忍受这一切，因为虔诚，死了也会有保障，于是禁止基督教的法律不得不感到羞愧，只好作了改动。这位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留下了一份极长极雄辩的演说，辩护说，他自己不懂魔术这种罪。他说无罪的人不会从事这些，从而否定了这些魔术，这当然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无罪的[71]。他正确

---

[68]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4:492—493。

[69] 维吉尔，《牧歌》，8:98。

[70] 普林尼，《自然史》，28:2.17。

[71] 阿卜莱乌斯，《自我申辩》(*Apologia de Se*)，又名《论魔术》(*De Magia*)。

地感到，所有魔法幻术都是该谴责的，这些都是鬼怪们的教导和做法。但他为什么还认为，鬼怪们是该荣耀的呢？既然我们必须回避鬼怪们的事才能把自己的祈祷传给诸神，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通过他们，来把祈祷传递到诸神那里呢？然后我要问，他认为是人的哪种祈祷需要鬼怪们传递给好的神，是魔术的，还是合法的？如果是魔术的，诸神是不愿要的；如果是合法的，诸神是不愿通过鬼怪的。如果一个罪人为了忏悔而祈祷，特别是，如果他就是犯的和魔术有关的罪，他本来是因为受到鬼怪们的唆使和撺掇而屈服于他所痛悔的罪行的，难道能够因为鬼怪的干预，而得到神的宽恕吗？或者鬼怪们为了忏悔者们得到宽恕，先为自己的欺骗忏悔了吗？从来没人这么说过鬼怪。如果是这样，他们自己也希望通过忏悔达到神恩，那他们就该根本不敢希求享受神的荣耀了。鬼怪们的高傲是不可救药的，而忏悔需要谦卑。

20. 我们是否该相信，好的神更愿意和鬼怪而不是和人沟通

也许有个紧迫而不得已的原因，使得鬼怪们做了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向神递送人的祈求，向人传达神的佑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怎样的必要呢？他们说，因为神和人无法沟通[72]。如果神不和祈祷的人沟通，反而和傲慢的鬼怪沟通，那这神的神圣性也太奇妙了。他不和忏悔的人沟通，反而和骗人的鬼怪沟通；他不和逃往神性的人沟通，反而和伪造神性的鬼怪沟通；他不和寻求神的宽恕的人沟通，反而和劝他们做坏事的鬼怪沟通；他不和在哲学著作里宣称要把诗人赶出建好的城邦的人沟通，反而和通过城邦的元首和祭司，使诗人们编造的可笑故事在表演中表演的鬼怪沟通；他不和禁止编造诸神的罪恶的人交流，反而和那些喜欢诸神虚构的罪行的鬼怪沟通；他不和在正义的法律中禁止肮脏的魔术的人沟通，反而和传播、玩弄魔术的鬼怪沟通；他不和不愿意模仿鬼怪的人沟通，反而和用骗术含沙射影的鬼怪沟通。

---

[72] 参见柏拉图，《会饮篇》，203a。

21. 诸神利用鬼怪当信使和翻译，受鬼怪的骗，究竟是因为无知，还是有意的

21.1 这之所以很必要，是因为在以太中照管人的诸神，只有通过空气中的鬼怪做信使，才能知道地上人间的事，这真是极为荒唐而龌龊；以太与大地遥远悬隔，而以太和大地都与空气相接。多么奇妙的智慧呀！哲学家们既愿意诸神是完美的，照管人事（否则就不必崇拜他们），又认为，由于元素之间的距离，他们不知道人事。他们之所以这样以为，不过是为了相信鬼怪们是必需的，认为他们需要崇拜，这样，神才能通过他们了解人事，在必要的地方帮助人。如果是这样，那么好神更能和鬼怪交流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更接近，而人不能因为有好的心灵而和神交流。多么痛苦的必要性！我宁愿嘲笑和抛弃这虚妄，也不愿把神性说成虚妄的！如果诸神的心灵不会受到物质的阻隔，能够自由地看到我们的心灵，那他们就不需要这些鬼怪做信使了；而如果以太中的诸神要了解心灵的物质表征，比如表情、位置、运动，必须通过他们的身体，也通过身体获知鬼怪们通知给他们的东西，那他们就可能被骗人的鬼怪瞒骗。如果诸神的神性不会被鬼怪欺骗，那么这神性就不会不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

21.2 我希望他们能告诉我，鬼怪们是否告诉诸神柏拉图不喜欢诗人们所虚构的诸神的罪行，而向诸神隐瞒他们自己喜欢那些？或者，他们是否两者都隐瞒了，更希望神不知道这一切？或者，他们是否把柏拉图对诸神的明智的宗教态度和自己那伤害诸神的欲望都告诉了神？或者，他们是否不愿意让神知道柏拉图的观点（即他不希望因为诗人那不敬的放肆，散播诸神那虚构的罪名），却一点也不羞于或惮于暴露自己真实的邪恶（他们因为这种邪恶而热爱那些赞美诸神不光彩的事的表演）？我以提问的方式列出了四种可能，让他们去选择。不论他们选择哪一种，他们都会认为那些好神是坏的。如果他们选择第一种，那他们就承认，诸神不可能和好的柏拉图有沟通：柏拉图禁止对诸神的中伤，而坏的鬼怪们渲染对神的中伤，诸神却和鬼怪们有沟通；好的神和人相距好远，必须通过坏的鬼怪才能了解，但是他们对身

边的鬼怪也毫不了解。如果他们选择第二种，说鬼怪们二者都隐瞒了，那么诸神就什么都不知道，既不知道柏拉图最合宗教的律法，也不知道鬼怪们渎神的喜好；既然诸神不知道好人如何为了好神的荣耀，抵御坏的鬼怪的欲望，诸神怎能通过鬼怪这信使知道人事？如果他们选择第三种，那么鬼怪信使们不仅把柏拉图禁止中伤诸神的观点，而且把就是这些作为信使的鬼怪自己对神中伤的渲染告诉了诸神，那么鬼怪究竟是在报告，还是在冒犯？诸神两者都听到了，两者都知道了。虽然邪恶的鬼怪的欲望和做法都违背了诸神的尊严，也违背了柏拉图的宗教，但是，诸神不仅没有封锁他们前来报告的道路，而且还通过他们的坏邻居，送给距离好远的柏拉图以好的赐予。那么诸神是如此受到元素的秩序链条的限制，必须和毁谤他们的鬼怪相邻，却不能和捍卫他们的人相联；他们两者都知道，却无力改变空气和地的分量。如果他们选择剩下的第四种，那就比其他的更糟糕。如果鬼怪们把诗人们给不朽诸神虚构的罪行、剧场里下流可笑的表演、他们自己最狂热的欲望和最甜美的享受，都报告给了神，但对于柏拉图的严肃的哲学，他要在最好的共和国里清除这些的说法，保持沉默；那么这些好神通过这些信使得到的最糟糕的坏事，不是别人的，而是这些信使自身的，但他们却不能知道与此相反的哲学家的好的说法。前者是对他们的中伤，而后者才是对诸神的荣耀。

22. 抛弃鬼怪崇拜，反驳阿卜莱乌斯

只有这四者都不选择，我们才不会按照其中任何一种，以为神是坏的；剩下的是，我们无法相信，阿卜莱乌斯和其他持同样观点的哲学家所试图宣扬的：鬼怪在人和神中间充当信使和翻译，上达我们的请求，下传神的佑助。他们是一心想着伤害我们的精灵，与正义完全不沾边，骄傲自大，嫉妒成性，精于骗术。他们在空气中居住，是因为他们从高空中被赶了出来，他们遭到惩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而被罚待在空气这适合他们的监狱之中。空气虽然在位置上高于地和水，但是鬼怪们的价值并不因此高于人类。但那些选择了真正上帝的保佑的人，非常容易就能超过他们，不是靠地上的身体，而是靠虔诚的心志。

对众多显然不配参与到真正的宗教中的人，鬼怪们像对待俘虏和囚犯一样统治。对大多数人，他们通过行为或预言，制造了奇迹和骗人的表象，通过这些说服人们自己是神。但对于那些更认真、更仔细地观察他们的罪过的人，鬼怪们无法说服他们，自己是神，于是假装自己是神和人之间的信使和善良的翻译。但是那些不相信他们是神的人，见到了他们的坏事，认为就连这种荣耀也不该给他们。他们希望神都是好的，不过却不敢说那些鬼怪完全不配有神的荣耀，主要因为怕冒犯大众。他们看到，这些大众因为古老的迷信，为鬼怪们设立了那么多仪式和神殿，来侍奉他们。

23. 三尊赫尔墨斯如何理解偶像崇拜，他怎么能知道埃及的迷信应该废除

23.1 埃及人赫尔墨斯，人们称为三尊（Trismegistus）[73]，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写了下来[74]。阿卜莱乌斯认为那些鬼怪不是神，但是他还是说，他们在人和神之间来来回回，而人们要把他们当成诸神的成员，对他们的崇拜和对上界的神的崇拜不可分割。而这个埃及人说，一些神是最高的上帝造的，一些是人造的。每个听到我这么说的人，都会明白他指的是神像，因为这都是人手的作品。而他说，那可见可感的塑像，只是神的身体；会有一些精灵附在这些身体中，有的有力量伤人，有的能满足人们的某些欲望，从这些人获得神的荣耀和膜拜仪式。某种技艺把不可见的精灵与物质的可见形体结合起来，于是产生了有灵魂的身体（animata corpora），使神像从属于精灵，受精灵的控制，赫尔墨斯说，这就是“造神”，这种神奇的造神大力会让人把他们当作神。这个埃及人谈这件事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的文字就是：“因为我们要谈到神和人的亲缘与友谊，埃斯科勒庇俄斯呀，你要看到人的能力和力

[73] 三尊赫尔墨斯（或三尊墨丘利）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多次谈到的传说中的人物，有人把他当成神，可能就是埃及神透特（Thoth）。人们认为很多哲学、宗教、天文学、魔术、炼金术的著作是他写的。他的对话《埃斯科勒庇俄斯》被阿卜莱乌斯翻译成拉丁文，这个拉丁文本今存。

[74] 参见拉克唐修，《神圣原理》，1:6。

量。正如我们的主、父、至高的上帝创造了天上的诸神，人类创造了神殿中的诸神，那些愿意和人比邻为居的神。”[75]他稍后又说：“这样，人性中总是充满了对自己的自然和起源的记忆，保留在对神性的模仿中。正如我们的父和主把永恒诸神造得像自己，人类在造神的时候也按照自己的面孔创造。”对话的对象主要是埃斯科勒庇俄斯，他这时回答说：“你说的是那些神像吗，三尊？”三尊回答说：“是那些神像。埃斯科勒庇俄斯，你看你自己还是这么不信。那些有灵魂的神像充满了感觉和精神，做了那么多那样大的事；有的神像能预知未来，通过卜筮、预言、托梦和别的各种方式来预言；他们让人生病，然后又治好他们，根据人们的品德让他们悲伤或快乐。埃斯科勒庇俄斯，你不知道吗，埃及就是天空的形象；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天上发生和完成的一切转移和下降到下界。如果是这样下降的话，事实上，我们的土地不就是整个世界的庙宇？因为一个明智的人要预见到一切，你若不知道这些，就违背神法了：虽然埃及人盲目地心志虔诚，忙忙碌碌地敬神，但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这一切仪式都会变得毫无用处，化为虚妄。”[76]

23.2 随后，赫尔墨斯花了很多笔墨来谈这个问题。他好像预见了今天，基督宗教不仅更加真实、更加神圣，而且也将同样更加猛烈、更加自由地摧毁那些虚构的谬误；最真实的救世主的神恩把人从人造的诸神那里解救出来，让他们臣服于造人的上帝。不过，当赫尔墨斯预言这些的时候，他好像那些可笑的鬼怪的一个朋友一样说话，而不会清楚地说出基督教的名字；相反，他带着一种哀悼和泪水预言这些在后来的摧毁和颠覆，好像遵守这些仪式就能在埃及建立一个准天堂。关于赫尔墨斯这样的人，使徒也谈到了：“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77]这一段很长，不赘引。

---

[75] 托名三尊赫尔墨斯，阿卜莱乌斯译，《埃斯科勒庇俄斯》(*Asclepius*)，23。

[76] 托名三尊赫尔墨斯，阿卜莱乌斯译，《埃斯科勒庇俄斯》，24。

[77] 《罗马书》，1：21—23。

赫尔墨斯就世界的创造者、真正的唯一上帝谈了很多，好像真理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会变得昏暗，而忘记了他承认那些神是人造的，反而总想让人臣服于他们，哀悼于他们未来的毁灭。难道还有比被自己的虚构统治的人更不幸的吗？崇拜自己制造的神的人，更容易变得比人更低，而人所造的神却不那么容易成为神。人自身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像造的，在人还没有把自己的造物放在上帝的造物之上以前，“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78]的情况会更快地到来。当人让自己的作品超过自己时，人就当然地离开了制造他的上帝。

22.3 埃及的赫尔墨斯哀悼这些虚妄的、骗人的、有害的、渎神的东西，因为他知道这些将来会毁灭。不仅他用以理解未来的方法是不明智的，他的哀悼也是莽撞的。圣灵并没有像显现给先知们那样向他显现。先知们是这么兴高采烈地预言未来：“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79]另外一处又有：“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记念。”[80]与我们所谈的相关，同样是在埃及，圣以赛亚谈到此事时预言说：“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兢。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81]诸如此类。和先知们同属一类的，还有那些知道某事一定会发生，因而在发生之后非常兴奋的人：像西面[82]，像亚拿[83]，立即认出了降生的耶稣；像以利沙伯，圣灵让她知道受孕的是基督[84]。像彼得，因了圣父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85]但是那些向这个埃及人昭示他们未来的毁灭的精灵，就是那面对道成肉身的主基督颤抖着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么”[86]的。这

---

[78] 《诗篇》，49:20。
[79] 《耶利米书》，16:20。
[80] 《撒迦利亚》，13:2。
[81] 《以赛亚书》，19:1。
[82] 《路加福音》，2:25 以下。
[83] 《路加福音》，2:36 以下。
[84] 《路加福音》，1:41—45。
[85] 《马太福音》，16:16。
[86] 《马太福音》，8:29。

或是因为他们知道毁灭是会来临的，只是以为会晚一些，而现在突然而至了；或是他们所谓自己的毁灭，指的是，他们被认出后，遭到了鄙视。而“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时间还没到，那时候他们要和同他们一起被拘的人遭受永恒的责罚。这就是既不会骗人、也不会受骗的宗教所说的；这不像赫尔墨斯那样，“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87]，他真假混杂，对于本来已承认是错误的宗教，还要哀悼它以后的毁灭。

24. 赫尔墨斯公开承认自己父辈的错误，为什么又为这错误的覆灭而哀伤

24.1 赫尔墨斯很久后又回到这个问题，再次说那些神是人造的。他这么讲：“但是我说这些就足够了。我们还是回到人和理性，据说是靠了神的恩赐，人才有理性的灵魂。那么，关于人所说的这么多奇迹并不是最神奇的。比所有奇迹更大的奇迹，是人可以发明神性，也可以制造神性。我们的祖辈对神的知识大为错误(erro)[88]，不信仰，又不愿崇拜宗教和神性，于是发明了制造诸神的技艺。完成这个发明后，他们把世界的自然中相近的力量(virtus)与之结合；这些相结合后，他们还不能制造灵魂，于是就召唤了鬼怪或天使的灵魂，给他们赋予神圣的像和神的奇迹，这些灵魂使得那偶像能有力量做好事和坏事。”[89]我不知道，如果让鬼怪们自己坦白，他们是否会像赫尔墨斯坦白这么多。他说：“我们的祖辈对神的知识大为错误，不信仰，又不愿崇拜宗教和神性，于是发明了制造诸神的技艺。”不论怎么委婉，他还是说祖先“错”了，从而发明了造神的技艺；或者他可以说“错误”，而不必加“大为”？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大错和不信，不崇拜宗教和神性，于是发明了制造诸神的技艺。他们由于大为错误、不信仰、心灵偏离崇拜，

---

[87] 《以弗所书》，4:14。

[88] [译按]erro在拉丁语里兼有“徘徊于”、“探求而不确定”和“犯错误”的意思。依照赫尔墨斯的意思，译者认为似乎更接近于“徘徊于”或“探求而不确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祖辈摸索对神的知识，而无确定的结论”。而奥古斯丁更愿意把这理解为“犯错误”。

[89] 托名三尊赫尔墨斯，阿卜莱乌斯译，《埃斯科勒庇俄斯》，37。

偏离神性的宗教，而发明的人造神的技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将要覆灭，而这个智慧的人却又把它当成真有神性的宗教来哀悼。你看，是不是神的一种力量驱使他揭露自己的祖先先前的错误，魔鬼的力量又驱使他哀悼于鬼怪未来遭受的惩罚？但是如果他的祖先对神的认识犯了那么大的错，不信神，心灵偏离神性的宗教，于是才发明了造神的技艺，如果他们发明的这种龌龊的技艺，偏离神性的宗教，如果将来神性的宗教把它摧毁，真理纠正谬误，信仰驳斥不信，皈依改变偏离，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24.2 倘若他不提原因，只是说，他的祖先们发明了造神的技艺；只要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和虔诚，我们就该注意和看到，他们如果不厌恶真理，如果相信与神的尊荣相配的神事，如果心灵系念着神性的宗教和崇拜，那么他们就不该发明这种人造神的技艺。而如果我们说这种技艺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巨大错误，是不信仰，是犯了错和不信仰的心灵对神性宗教的偏离，那么这种对真理的鲁莽抗拒就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这个赫尔墨斯一方面承认人造神这种技艺的力量超过了人类所有别的奇迹，另外又哀悼，在未来的时代，人类虚构和设置的所有神都会被法律下令毁灭；如果他承认并解释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说是他们的祖先的巨大错误、不信仰，还有心灵放弃对神性和宗教的崇拜，导致了这些造神的技艺，那我们能说什么，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感谢我主上帝，他以同这些制度的原因完全相反的道理，清除了这一切。通过众多错误建立的，只能靠真理之道清除；在不信仰中建立的，要靠信仰清除；因为偏离对神性宗教的崇拜建立的，要靠对唯一的、真正的、神圣的上帝的皈依来清除。不仅埃及（只有在那里，鬼怪的精灵通过赫尔墨斯在哀悼），而且整个大地，都要为上帝唱新歌。真正神圣的先知的著作里已预见到了这一点，其中写道："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90]这首诗篇的标题是："写于被掳后神殿建造之际"[91]。我主建造的神殿就是上帝之城，就是圣教

[90] 《诗篇》，96：1。

[91] 这个标题，今本圣经大多没有。参见奥古斯丁《〈诗篇〉解》中对《诗篇》96 的详细诠释。

会，就建在整个大地上，建在人们被鬼怪们俘获当俘虏之后。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成为活石，在上面建造灵宫[92]。不会因为人创造了诸神，人就不会被他的创造物所俘获。人在崇拜诸神的时候，被拉去入伙了，也就被俘获了；我说的"伙"（societas），可不是那些蠢笨的偶像之伙，而是狡猾的鬼怪之伙。那些偶像，不就是圣经里写的"有眼却不能看"吗？[93] 不管怎样说他们，不管从什么物质刻出形象，他们还是没有生命，也没有感觉。但是靠这种龌龊的技艺，肮脏的精灵附上了这些神像，拉那些崇拜者入伙，使他们的灵魂可怜地当了俘虏。使徒说："或说偶像算得甚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94]邪恶的鬼怪俘获了人们，在这之后，整个大地上建造了上帝的宫殿；这就是那首诗用这个题目的意思。于是诗中写道："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耶和华创造诸天。"[95]

24.3 在未来的时代，偶像崇拜会被摧毁，鬼怪对崇拜他们的人的霸权也将摧毁。谁要为此哀悼，那就是受到了坏的精灵的鼓动，希望永远停留在鬼怪的俘虏之中，而诗篇中唱到，等到在整个大地建造了永远的宫殿，这也就终止了。赫尔墨斯已经哀伤地预言了此事，但先知们兴奋地预言了此事。因为圣灵是胜利者，他通过圣先知歌唱此事；就连赫尔墨斯，虽然他不愿意这些被摧毁，为此而哀悼，但他也奇迹般地不得不承认，这些不是明智、虔诚的信仰者设立的，而是错误、不信仰和偏离对神性宗教的崇拜的人设立的。他虽然把他们称为神，但他还是说他们是那些人造的。我们当然不该和造神的人一样。不管是不是愿意，他都表明，那些同这些造神者不同的人，就是明智、虔

[92] 《彼得前书》，2:5。
[93] 《诗篇》，115:5。
[94] 《歌林多前书》，10:19—20。
[95] 《诗篇》，96:1—5。

诚、信仰的人，不该崇拜这些神。同时他也证明，那些造神的人自己引人的神根本不是神。先知的话真是对了："如果是人造的神，看啊，它们不是神。"[96]这些神，这些人的神，这些人用技艺造出的神，当赫尔墨斯称他们为"人造神"(指的是，通过不知道什么技艺，这些鬼怪们的欲望之锁把他们和偶像绑在一起)时，他还没有像柏拉图学派的阿卜莱乌斯那样，把他们当成上帝所造的神与同一个上帝所造的人之间的翻译和信使，把人的祈祷带给神，把神的保佑带回给人(这我已经充分谈过，并证明这是多么不当和荒谬)。相信人造的神对上帝造的神的影响，比这个上帝造的人的影响更大，这是多么愚蠢！靠了人的不敬的技艺，鬼怪与神像结合，被造成了神；但只是这些人在造，不是全体人类。只有人在犯错、不信和偏离真正上帝的时候才会造的，这是什么神呢？那些在神殿中崇拜的鬼怪，通过不知道什么技艺进入塑像，也就是和人自己相似的形象。用这种技艺造神的人，是在犯错误，偏离对神性宗教的崇拜的时候造的，而这些鬼怪不是人和神之间的信使和翻译，因为他们沾染了最坏、最下流的品德。人类虽然犯了错，不信仰，而且偏离对神性宗教的崇拜，但无疑还是比他们好的，因为那些神就是他们用技艺造的。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那些神所能做的，都是鬼怪在做。鬼怪们要么假装做好事而伤害更大(因为这就更有欺骗性)，要么公开做坏事。而他们之所以能做这些，也一定是得到了上帝至高而隐秘的神意的默许，而不是那些鬼怪因为和诸神的友谊在人神之间作中介，从而以法术作用于人类。那些好神我们叫做圣天使，是居住在天堂的理性而神圣的被造物，鬼怪们根本不会是他们的朋友。"无论是有位的，主治的，还是执政的，掌权的"[97]，他们心灵中的性情离鬼怪很远，就像罪过远离德性，战争远离善好。

25. 论圣天使和人能共有的东西

那些神(或者说好的天使)的友善和好意，根本不需要鬼怪的中介

---

[96] 《耶利米书》，16：20 和合本作："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

[97] 《歌罗西书》，1：16。

来寻求，而是靠我们拥有了他们那样的好的意志来寻求。通过这些，我们会和他们共在，一起生活，一起崇拜他们崇拜的上帝，但是我们用肉眼，不能像他们那样看到上帝。我们的意志越是不如他们，越是比他们脆弱、不坚定、悲惨，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就越不如他们，而不是因为身体所在的地点遥远。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肉身住在地上，而是因为我们不洁的心思念地上的事[98]，无法和他们结合。一旦我们被治好了，我们就变得和他们一样；靠了信仰，我们会接近他们；靠了天使的帮助，我们相信那使他们幸福的，也会赐福我们。

26. 所有异教都完全是关于死人的

26.1 这个埃及人虽然哀悼那些信仰未来在埃及的毁灭，不过他还是承认，那是因为巨大错误、不信仰，偏离了神性宗教的崇拜而设置的。除了另外那些，他还说了这些话："最神圣的大地上座落着神龛和庙宇，却充满了坟墓和死人。"[99]好像，如果这些不被摧毁，人们就不会死，或者死后埋在大地之外的地方。时日越是流转，坟墓就越来越多，因为死人越来越多。但他好像在哀悼，我们纪念我们的殉道士的纪念碑将取代他们的神龛和庙宇。这样读的人心灵与我们对抗，是堕落的。他们认为异教徒崇拜庙宇里的神，而我们崇拜坟墓里的死人。不虔诚的人真是瞎子，他们撞上了泰山，还看不到眼睛前面是什么，根本没有注意，异教徒所写的诸神那里，根本找不到或几乎找不到，哪个神不是人，死后得到了神的荣耀。我这里且不提瓦罗所说的，他认为所有死人都成了阴间神(manes)[100]，他用那些展示给几乎所有死人看的仪式来证明，在葬礼上的表演表明了极大的神性，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敬神，就不会有这些表演。

26.2 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赫尔墨斯，就在他哀悼未来的事情、宣称"最神圣的大地上座落着神龛和庙宇，却充满了坟墓和死人"

---

[98] 《腓利比书》，3:19；《歌罗西书》，3:2。

[99] 托名三尊赫尔墨斯，阿卜莱乌斯译，《埃斯科勒庇俄斯》，24。

[100] 罗马人把祖先变成的神称为 manes。

的那本书里证明，埃及的神都是死人。他说他的祖先因为在对神的认识上犯了大错、不信仰，偏离了对宗教和神性的崇拜，发明了造神的技艺。他说："完成这个发明后，他们把世界的自然中相近的力量相结合；这些相结合后，他们还不能制造灵魂，于是就召唤了鬼怪或天使的灵魂，给他们赋予神圣的像和神的奇迹，这些灵魂使得那偶像能有力量做好事和坏事。"随后他仿佛用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说："埃斯科勒庇俄斯，令祖是医药的最早发明者，他的庙宇建在利比亚的山上靠近鳄鱼岸边的地方，那里躺着他的肉身[101]，也就是尸体。他剩下的更好的那部分，或者整个人（如果'整个人'就是由感觉生命组成的人）回到了天上。他现在还能用法术治疗所有人的疾病，就像他当初用医术治疗一样。"[102]看，人们就在坟墓所在的地方把死人当神崇拜。那是假的，骗人的，因为他回到了天上。他随后说："先祖赫尔墨斯和我有一样的名字，他不就待在那个以我们的名字命名的国家，帮助和保佑从各地来拜访的必朽者？"那个老赫尔墨斯，也就是墨丘利，据说是他的祖先。他在赫尔墨斯城（Hermopolis），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邦。你看，埃斯科勒庇俄斯和墨丘利，他说这两个神都是人。希腊人和拉丁人都知道埃斯科勒庇俄斯是人，但是很多人就不认为墨丘利是必朽的了，不过还是赫尔墨斯说那是他的祖先。也许赫尔墨斯神和他的祖先不是一个，虽然他们有同一个名字？我不愿过多争论，二者是不是一个。三尊是他们自己人中的杰出者，还是赫尔墨斯的后代，他的见证就足以证明，就像埃斯科勒庇俄斯一样，墨丘利也是从人变的神。

26.3 此外他还说："我们知道，欧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Isis）在高兴时带来了多少福泽，在生气时带来多少灾害！"随后，他为了表明有一类神是人用技艺造的（这样，他就让我们理解了，他认为鬼怪们来自死人的心灵。人类因错误、不信和背离宗教而发明了一种技艺，他们通过这种技艺，把鬼怪们的心灵送到神像中，这样就造出了神。至于制造灵魂，他们是不会的），在谈了他们知道伊西斯生气时带来很多

---

[101] 直译为"尘世的人"。

[102] 托名三尊赫尔墨斯，阿卜莱乌斯译，《埃斯科勒庇俄斯》，37。

灾害之后，他接着说："地上的尘世之神确实容易生气，因为人所制造的当然也由两种自然构成。"[103]他说由两种自然构成，就是灵魂和身体。其灵魂是鬼怪，其身体是神像。他说："还有，在埃及有些动物(animalia)也被当成神圣的，一些城邦崇拜一些生时被神化的动物的灵魂，于是根据这些动物的法律生活，并自己取了动物的名字。"他为什么满含泪水地抱怨，埃及最神圣的大地上本来座落着神龛和庙宇，将来却充满坟墓和死人呢？那些鼓动赫尔墨斯这么说的骗人的精灵，也不得不通过他承认，那块大地那时候也充满了坟墓和死人，而人们把他们当成诸神崇拜。那通过他抱怨哀悼的就是这些鬼怪，叹息在纪念神圣的殉道士的地方，他们将受到惩罚。在很多这样的地方，鬼怪们遭到折磨、坦白，于是被赶出了他们曾占据的人的身体。

27. 基督徒如何给殉道士们荣耀

27.1 我们并不为殉道士设置神殿、祭司、仪式和燔祭，因为殉道士不是神，他们的神才是我们的神。我们在把他们当作上帝的圣徒来荣耀他们的纪念地，他们为真理而战，宁可杀身成仁，为的是传播真正的宗教，告诉人们那些伪神是虚构的。即使在他们之前，也有人认为那些神是假的，这却被恐惧之心压制下去。哪个信仰者曾听到一个祭司，站在为了荣耀和崇拜上帝而设的祭坛前，哪怕是建在圣殉道士的身体上的，祈祷说，我把燔祭献给你，彼得、保罗，或西普利安(Cyprianus)？在他们的纪念地那里，这些是献给上帝的，上帝把他们创造为人，也把他们创造为殉道士，还把他们与他的圣天使们结合起来，享受天上的荣耀；我们之所以纪念他们，是要感谢真正的上帝对一切的胜利，同时也对他们记忆犹新，让我们模仿他们，如同去争取桂冠和橄榄枝，像他们那样，呼唤上帝的帮助。这样，不论人们在殉道士的坟墓那里献上什么样的宗教仪式，都是对他们的纪念地的装点，而不是用仪

[103] 这段引文与《埃斯科勒庇俄斯》中的原文略有不同。原文不是"由两种自然构成"，而是"来自外在的自然"。

式和燔祭来把死人当神崇拜[104]。至于向他们祭献食物的，那就不是好的基督徒，在很多地方没有这个习俗；不过如果这么做了，人们那是愿意通过殉道士的品德，以殉道士的主的名义，将食物祝圣，拿出食物，祈祷了，拿走吃掉，或是周济穷人[105]。知道基督徒在那里所献的一份燔祭的，也知道，这不是献给殉道士的。

27.2 这样，我们既不会用神圣的荣耀，也不会用人的罪行，而像他们崇拜他们的神那样，崇拜我们的殉道士。我们不给他们献燔祭，不把他们的羞耻变成圣事。据书中记载，埃及女神，欧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的祖先都是国王。伊西斯在向她的祖先献燔祭的时候，发现了一株庄稼，于是把谷物献给国王——她的丈夫，和大臣墨丘利，于是人们想说她就是刻列斯。她所做的很多坏事都记载了下来，但不是诗人们说的，而是埃及人的神秘著作中记载的。亚利山大向母亲奥林匹娅写信，说了祭司列奥所揭示的这些内容。让那些愿意和能够读这封信的人，回想一下他们读到了什么。让他们看清楚，那些在死后被当成了神，还被人设置仪式祭奠的，是什么人，他们做了什么事。不管他们怎样把这些人当神看待，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从任何方面把这些神同我们那没有当成神的圣殉道士相比。我们没有为我们的殉道士设置祭司，没有献上燔祭。因为这是不合适的，不应该的，不合法的，我们只应该把这些都给唯一的上帝。我们并不用他们的罪行或最下流的表演愉悦他们，不像他们那样，在表演中赞美他们神的羞辱之事。这些可能是他们是人的时候犯的罪，而如果那些不是人，他们就是用虚构的故事愉悦龌龊的鬼怪。苏格拉底如果有神的话，他的神不会属于这类鬼怪。但是那些希望吹嘘这种技艺的人，给一个对这种技艺完全陌生的无辜者硬加了这种技艺。还用多说吗？崇拜那些精灵无助于死后的幸福生活。只要有点明智的人，就无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会说，神都是好的，而鬼怪有些好，有些坏。那么，我们要到达永恒幸福的生活，就应该崇拜他们认为好的那些神。这个问题，我会在下面一卷讨论。

---

[104] 参考奥古斯丁，《反福斯图斯》，20：21。

[105] 奥古斯丁，《忏悔录》，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
(思想与社会)
ISBN 978-7-5426-2452-9

Ⅰ.上… Ⅱ.①奥…②吴… Ⅲ.神学—研究
Ⅳ.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8387 号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

著　　者 / [古罗马]奥古斯丁
译　　者 / 吴　飞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20 千字
印　　张 / 21.5

ISBN 978-7-5426-2452-9
C·184　定价:39.00 元